

## 长篇小说

### 淘金记

—

一九三九年冬天。

早晨一到，整个市镇的生活又开始了。

人们已经从被窝里钻了出来。他们咳嗽着吐着口痰。他们大多数的人都睡得很好，既没有做过好梦，也没有做过恶梦。因为一切在他们看起来都是平常的和简单的；纵然某些新的事物，如物价，兵役和战争，有时虽也叫人感觉生疏，感觉烦恼，但时间稍久，也就弄习惯了。

浮上他们略嫌混沌的脑筋里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工作。但这也平常而简单：昨天如此，今天如此，已经做过好多年了。女人们上灶门口劈引火柴，腋下夹了升子到街上余米，或者带了桶去井边提水。男子汉对自己的职业也熟练，是都在进行着各种必要的准备了。

有着上等职业和没有所谓职业的杂色人等，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工作日程，而那第一个精彩节目是上茶馆。他们要在那里讲生意，交换意见，探听各种各样的新闻。他们有时候的谈话是并无目的的，淡而无味的和繁琐的。但这是旁观者的看法。当事人的观感并不如此，他们正要藉它来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找出现实的利益来。

北斗镇是并不大的，它只有着一条正街，两条实际上是所谓尿巷子，布满了尿坑，尿桶和尿缸的横街，但它却拥有九个茶铺。赶场天是十三个。按照社会地位，人事关系，以及各种莫明其妙的趣味，它们都各有着自己一定的主顾。所以时间一到，就像一座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各人都到自己熟识的地方去了。

人们已经在大喝特喝起来。用当地的土语说，这叫做开咽喉。因为不浓浓的灌它两碗，是会整天不愉快的。有的则在苏苏气气的洗脸，用手指头刷牙齿，一面和同座的人讲闲话。那个来得最早，去得最迟，算是涌泉居的主人的林么长子，已经把半斤豆牙菜摘罄尽了。

这是一个健旺的老人，很长很瘦，蓄着两撇浓黑的胡须。他早年的绰号是林么长子，现在叫林×嘴，因为自从民国十五年失势以后，他忽然变来喜欢吵闹，更加纵容着自己的嘴了。他曾经是有名的哥老会的首领，但他手下的光棍多半是乡下的老实人，被他半带强迫挪入流的。因此，在他的流水账簿上有人曾经发现这样一类有趣的项目：李老大来玉米两斗，去光棍一个。如此等等。

现在，用那细长的蓄着指甲的手指，他正在把那些散乱在自己面前的豆牙十分当心地聚在一起，不让有一根漏网。一面却又不时回过头去向他身后一席的茶客张罗，对他们的谈话表示一点零碎但却引人入胜的意见。大多数的茶客，我们不妨说正是为了他若干大胆锋利的谈吐来的。他们要借他来发泄怨气。他们在镇上的地位是屈辱的，无望的，但是野心却又没有完全死尽。在这一点上，么长子无疑占着一个在野派的领袖的地位。

在他身后一席一共有五个茶客。全是江湖上的朋友，曾经凭着手枪或者骰子使人侧目，但现在已经规矩起来，主要的靠各种正经生意找饭吃了。他

们谈话的内容是关于将在城里举行的冬季行政会议的节目。会期是十一月十号，只差两三天就开幕了。

他们的材料大半都是靠着传闻和臆揣来的，所以有时互相矛盾，而且极可笑的。但有一点却很一致，他们觉得是在被暗算着，威胁着了。他们担心着什么新的提案，同时也忧虑若干早经通过的提案会认真实行起来。此外，还有一点也彼此一致，他们都乐于谈那些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有着直接关联的问题，隔得远的，他们总一笑置之，似乎以为毫无讨论价值。

由于这一类人所共通的狭隘心情，在禁政问题上，坐在下首的芥菜公爷蒋青山，甚至同气包大爷万成福赌起气性来了。后者是正派袍哥，没有某种秘密嗜好，他再再力说种种传说都是故意放出的空气，值不得顾虑。而芥菜公爷则是著名的瘾者，那毒物不仅养活了他，并且使他发胖起来，长了所谓烟膘。他曾经戒过三四次，吃过种种苦头，都失败了。

如他的浑名所暗示，他是一个带点辣味的人；至少嘴上如此，因为实际他是很温和的，他担心着拘留所和强戒期内那些夹着鼻涕眼泪的呵欠以及瘫软。他的胖脸上掠过一丝不快的冷笑。

“你给我保险，”他鄙视的咕咕着，“我还不知有这样一个好靠山呢。”

“不是那么讲，”气包连连解释，因为他是深知道对方的脾味的，一点小事他也可以唠叨几天；“这样说你哥子就多心了。我不过说是不会实行。你我还见少了么？你去打听一下看，一年的捐款要收好多万呀！”

“现在不同了，”另一个人沉吟着说，“去年的皇历翻不得了。”

“我就没有看出什么不同来！”么长子忽然回过头来，“那些喝人脑髓的不一样在吃人吗？……老弟！都是骗弯毛根的，你倒听进去了！”

“对对！看我明天还会拿茶壶做斗子么！”

公爷苦笑着，大声他说着反话。这惹得全茶堂的人笑了。

当笑声停歇，那种在同样的情况下容易发生的不大自然的沉默跟了过来的时候，一个坐在挨近炉灶的方桌面前，无须的矮老头子，他嗽嗽喉咙，讲起一段茶壶做斗子的故事。这是那种孤人，没有恒产，也无职业，但却永远保持着自由独立的身份。

这人名叫戴矮子。他所听说的故事发生在光绪年间一位富翁家里。那富翁已经快落气了，但他还担心着他那庞大的产业，怕给他的独子完全抽进那个其大无对的烟斗里去。他逼着儿子要给他一个戒绝的诺言才肯瞑目。这个机会叫他选择上了，所以他的亲骨肉果然发了誓，说他决心戒除这种害人的嗜好，至多只抽一口……。

“以后他硬只抽一口呢，”老头子接着说：“不过这家伙也会想，他就拿他妈一个茶壶来做斗子，一口泡子要管一天，这么大！”

“看你把我说得热么！……快爬你的呵！”公爷笑着骂了。

“他不是打趣你，”么长子解释着，“这是真的呢！我都听讲过。他们说他的枪就像吹火筒样，要用绳子吊在帐顶上烧！……”

还没说完，他自己便已捧腹大笑了。

别的人也都跟着笑，但却十分谨慎，生恐从芥菜子那里引起不大愉快的反响。一两个讲究息事宁人的老好人，则正在设法把话题从那毒物牵开，希望谈点别的问题来转换一下空气。

这时候街面上已经逐渐热闹起来。在那些烧饼匠手里的小木棒儿，是在光亮的木桌上跳动着，吵嚷着，发出清脆的声音。叫卖豆腐的担子担了沿街

吆喝过去，街上偶然也出现三五个外表与本地人稍异的高长大汉，穿着褴褛，却极健康。他们是西北面老山里的山民，背上高耸着一两百斤重的茶叶包子。他们稳重的步态很像骆驼。

额外，是零零落落的碱巴担子和乌药担子。除开棉花，玉米和沙金，乌药和碱巴也是北斗镇一带山域地区的特产。但是从前一般人并不怎样重视，谁也想不到它们会在抗战中大出风头，因此繁荣了市面。而且胀饱了一批批腰包；许多人都因为它们发了财了。

么长子在两年前便看准了这一着的。那个在城里做着小公务员的侄儿曾经告诉他，乌药可以代替某种原料，将来一定涨价，但他的金钱有限，胆量有限，他把注意搁在别类生意上面去了。所以一有机会，他总要向那些乌药贩子探听一下行情，虽然每一次都只能加深他的悔恨，使他摇头叹气地惋惜一通。

因此，当他从一个头缠黑布的乌药客询问市价，而对方胡乱应了一声，一面伸出三根指头比比之后，他禁不住叫唤了。

“娘卖×的，这是见风长呢！”他恨恨的说。

“这把有些人倒搞肥了呵！”气包叹息了，他所谓有些人是指他们共通的敌人在朝派说的：“今天也在收，明天也在收，就像抢水饭样！”

“他收个屁！”么长子嚷叫着，“要是老子胆大一点，他收？！千万手头太短促了！真说不得，前年才好几个钱一担呀？不要多。搁他妈十担在那里就是了。”

“其实现在还干得的，”公爷认真的建议，“我们集股来怎样？”

“不行不行，”气包摇摇头说，“听说要捆商了。”

“你又在乱放空气！”长子向他瞪着眼睛。

“实在的。听说所有的东西都要捆呢：乌药，盐巴，……。我看以后大家只有喝风好了；横竖米这样贵，城里老斗二十元了。”

这样一来，谈话于是转入一般的生活的诉苦上去。

在这种问题上，谈话最多最精彩的是戴矮子一类的两三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仿佛一架活的物价指数表样，从满清到现在，其间米价肉价的涨落，他们都大体记得清楚。他们只笼统知道目前的情形是怎样来的，所以多少不免感到不满。

“这样搞下去怎么了呀？”那个半瞎的老医生追问着：“哼，鸡蛋会卖一角钱一个！恐怕前头就是做梦都没有梦见过吧！”

“这就稀奇了么，”矮子接着说：“你去郭金娃馆子里吃二分白肉看呢，——四角！才几片呀，薄得来可以一口气吹上天！从前怎样？医生是知道的，进去一坐：来四分白肉，红重！还要去皮带瘦呢，——八个小钱。不信你去问，郭金娃那个老狗人的还没死呀！”

“这还要问！”么长子也插入了，“我小时候也吃过的呀。八个小钱一碗的白蹄面，那几多？吃一碗就塞得你半饱了。不过，戴矮子！你有什么抱怨的呢？一个人一天烫两三个金夫子就够你吃了。”

“像你这样说，那些金夫子，都像是发财人呢。”

“发财人倒不是，可是你个家伙好烫猪呀！”

“你老先人积积德吧！”矮子正经起打皱的脸：“要是我戴矮子的心肠有这样硬，连金夫子都要骗，我早当汉奸去了。你自己也看见的，大家屁股都在外面，饱一顿，饿一顿的，夜里就盖几根稻草。”

“那你一天在梁子上喝风呀？”

矮子意味深长的笑着，并不答话，也不再往下说。

他是一个光棍，一个靠着骰子纸牌生活的人。并且他已经在北斗镇混了几十年了。他知道这里的风俗，有许多人你是沾也不能沾的。所以他不能说那些被他哄骗的对象就是镇上各位大爷兼金厂主人的手下管事，摇手，沙班，等等工头工匠。他害怕着报复。

“我知道你的鬼多得很，”长子紧接着笑骂了，“谨防剥指头呵！”

“没说的！我大小是个光棍呀，要那样有那样。”

“那就行：不过说句老实话，那些马尾子真也太可怜了，要上吊，也找大树子吧！看你杂种将来还落得到一个好死么！”

×嘴自己开着金厂，他深知那些可怜的人们的实际情况，所以他的半玩笑的劝告，完全出自当时当地的诚实，丝毫没有虚假。他那坚硬坚实的心肠甚至隐隐约约冒出一股苦趣。

么长子并不是一个善良人，还很贪鄙，但纵是一个恶棍，他也会在某些时机享受一点那种于自无损的同情之乐，特别是今天，心里充满着愉快，他就自然而然对人好起来了。这愉快有两个来源，一，他的新槽子出金了；其次，他正期待着一种更大的喜讯。

夜里，那个金厂管事附带告诉他，根据一种传闻，一个新金矿被发现了。就在烧箕背，那金厂梁子最高的地方。而且还不是沙金，是成颗成粒的，成色同章腊金不差上下。这是一个刘糟牙的槽子上的老工匠漏出来的；他十七岁开始当马尾子，在金洞里爬上爬下背沙的时候便是那里，而且他还发现一个金门门呢。

但其实，这传说已经是很普遍很早的了，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究竟，总是恍惚迷离的。在许多老年人当中，有的说好多年前烧箕背确曾开过槽子，但并无结果，所以很快就封闭了；有的又以为金子是出产的，半途而废的原因在于士绅们和业主的反对。因为那里是风水地方。现在，既然有过中人证明，情形就大变了。

所以在听完报告之后，么长子便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催促他的管事去找那老金夫子，约着早晨在涌泉居会面。他要亲自同他谈话，然后秘密进行开采手续，他叮咛他的管事不要张扬出去，因为如他所说，这镇上长手杆，粗喉咙的饿蟒，实在是太多了。

这时，因为新来了一个茶客，那个代表一个银行收买金子的委员，茶堂里的空气更热闹了。虽然这个人两年前还是一个城里杂货店的老板，不足道的，但目前既然兼差着大银行的职务，人们的看法自然不同起来，大家提高嗓子招呼茶钱不说，还争着开，争着让出好位置来。这是因为彼此都想从他占点便宜的缘故。

么长子的首席是从来不让人的，便是城里的士绅来了，他也仅仅干叫两声茶钱，至多抬抬屁股。但现在，他竟从座位上挺直地站起来了。他把右手一摊，做出一个谦恭的邀请的姿势。

“坐起来吧，”他欢笑的说：“不要客气……”

他又把他拖了一把，那委员这才坐下去了。大家于是七嘴八舌的探问着金价。

“我今天就要进城看电报去了，”那小胖子高深莫测的说。“噫，这个战事像这样再打下去，恐怕还要涨呀。么大爷，你倒搞肥了哇，见天几

钱！……”

“你听什么人说的？”么长子佯装着吃惊了：“像你说的，耳朵也早挤落了！你替我们想一想吧，工价好贵？还找不到人呀！”

“无论怎么说，你们总不会亏本的。”

“那也看……。”

急眨着深陷的微带灰色的眼睛，么长子含含糊糊的说了：

“这说不定，这要看运气……”

“当然啊！要是靠得准长钱，我也来了，这里的出产也确乎不行，没有响水沟旺，单是肖三大爷那个明窝子一天挖多少呀！”

“那你又讲得太过火了，”公爷客客气气的辩护，“烧箕背要是开出来，抵你十个响水沟呢！他肖老三算得什么？”

“你瞎说！”长子装模做样的连连摇头：“你又在放空气了！”

“说起来你哥子也不相信，金厂里什么人不得呀！你去问刘糟牙槽子上那个沙班吧，他就在那里背过沙呢。并且……”

“是不是还挖过一个金门子？”

“你也听说过吗？！”

“比你早！还是娃儿头的时候就听过几千遍了。不过，看样子你真像耳朵里夹毛钱，听进去了呢，——一根金门子！……”

×嘴嚷叫着，一连打了一串响亮而清脆的哈哈。他想岔开关于烧箕背的传说，减少不利于他的注意，他立刻就做到了。芥菜子公爷脸红筋涨的，觉得上了谣言的当。所以大家胡乱笑了一通之后，谈话就转到风水，迷信，和一般谣言问题上去了。不再是烧箕背。

但是，谈话虽然精彩，茶客已经陆续回家，吃早饭去了。那些节省大家，在走的时候先把自己的茶碗移向桌心，这是表明早饭过后他们还要再吃，不再另外泡茶。芥菜子公爷向他的同伴眨了眨眼睛，彼此陆续若无其事的向郭金娃馆子走去。因为生活过高，现在通不兴玩漂亮了。只有少数人没有走。林么长子便是其中一个，他在期待着那个老年工匠。

他的独苗苗孙儿土狗子，那半点钟前跑来拿走豆芽，并且顺便抢走一张毛票的七岁的孩子，拖着鼻涕，跳蹦着跑来请他吃饭，但他费了很多唇舌终于把他赶起走了。

他还要等一会，他不耐烦地急眨着他的深陷的眼睛。

## 二

北斗镇的开采沙金，已经是相当久远的事了。然而，为人所熟知，像目前一样的那种比较大规模的发掘，却在辛亥革命前后五六年间。那时候最时髦的有两件事，其一是恭而敬之的送上半锭纹银，几个响头，取得一个光棍名义；又其一，便是淘金。

但时间过得很快，虽然光棍的组织至今还是这个偏远市镇上一般生活的决定要素，人们仍然把它看成正派风气，以能人流为荣，淘金的潮流却并没有延长多久。然而，在一九三四年左右，当那批准亡命者从他们感觉生疏，感觉屈辱的都市里返回他们可以趾高气扬的生活的故乡以后，黄金的气运又复兴了。

和前一个时间相似，那些实际上沾了黄金的光的人们，他们所经常藉口的是赈济灾民。仿佛要不是他们让那些在饥饿中彷徨的庄稼汉子，满身泥污，背了尖底背兜，在那暗黑而危险的矿洞里爬上爬下，所有的农人便会断种，

而这世界也就要垮台了。他们总向山沟里找人手，因为那里困苦最深，也就是说工资更低更廉。

最近一个时期始于七·七前后。起初的措词也一样，因为刚才遭了荒年。但随着抗战的开展，矿洞增多，最显著的是黄金价格的高涨，旧的藉口讲起来要红脸了。同时，人们也似乎变朴质了；他们坦然的流露出对于黄金本身的迷恋。但却又立刻来了新的口实：他们是开发资源，是在抗战建国了。他们于是大挖特挖。

所谓金厂梁子的正式称呼叫东山。但自从这个倒霉的家伙被一般贪婪者挖上一些大坑小洞之后，它的本名便失传了。它并不很高，没有树木，远看起来只是一埂漫远的黄土丘陵。现在，则自然是一座充满喧嚣的庞大的野市了。到处都散布着肥肠汤锅，红宝摊子和粗野的人影。有的地段甚至粗具了市街的模样。

就在这种地段当中，一家小酒馆在昨天开张了。但这所谓酒馆，是和肥肠汤锅比较说的，他只贩卖着烧酒、猪头猪尾等等不成材料的货色的卤味。因此，倘若同认真一点点的酒馆并列，那便卑卑不足道了。它的顾主，除开管事，沙班水班，锄沙的和洗沙的之外，高一等的人间或也来凑凑兴致，和工匠们胡吃一通。

新开张的生意总是很兴旺的。现在，又正当中午的时候，那个小小的蔑折篷子，已经给客人塞满了。但也通共只有两张桌面。在那关圣帝君的神位下面一张方桌子上，因为上席靠壁不能坐，连挂角一共有七个人。右手的圈椅上坐着一个面貌有点浮肿的，黄面孔的五十上下的人。细眉细眼，微瘪的阔嘴上蓄着两撇稀疏柔软的胡子。

由于这外表，以及他那比较同桌子的人的斯文迟缓的举动，他的神气是和蔼可亲的，而且经常带着笑意。但他就是镇上有名的白三老爷，混名叫白酱丹，一架大爷，一个没落的绅士，在金厂梁子上是没有他的地位的，但却普遍的对感到畏惧。淘金一开始他就奔走着，张罗着，希望自己是厂主，或者同别人合伙。

直到现在他还存着这点野心，虽然人们一样对他敬而远之，再再回避着他。他们不仅畏惧着他本人，以及他那无穷无尽的巧妙的诡计，他们更担心着那一两个挡在他面前，实际上握着权力的人物，他的家产早玩光了，但是自视甚高，并不感觉处境的尴尬。他的纽扣上吊着银质的牙签，手上是响水烟袋，看来很是神气。

他的烟袋是红铜衬底，白铜刊花的，而且正因为如此漂亮，所以吃饭，走路和上厕所，他都从不离手。因为一个水班头子称赞着烟袋的做工的精致，他自己也就举起来瞧瞧，吹了一口沾在上面的细碎的烟丝。

“还是城里焦大爷送的；”他俨然的说，“吃了几十年了。”

“现在单是铜恐怕也要值好几个钱呢！”

“毛钱都卖好多钱一斤了呵！”

“请酒！请酒！……”

有谁拿着杯子一举，招呼着，大家于是就又继续喝将起来。

但酒是无力控制谈话的，反而刺激了它，所以酒杯一搁，筷子一搁，口舌又在别种欲望下工作了。不过旧的话题已经让位，已经不是白酱丹的烟袋了，他们在交换着金厂上的消息。

“刘大鼻子又挖夜了，”一个秃头的中年人说，“蚀了好几百元！其实

该长钱的，就是人没有请对头，叫别人骗了。又抓过一次

“好久的事？”三老爷问。

“还不是前一回的事，十几个水班全抓光了。沙子堆起出不了货，又叫贼偷了。总有一二十担吧，真是卖灰面碰见吹大风！”

“其实这些人也该振，平常嘴巴又臭……！”

三老爷不怀好意地笑了；但他接着又问。

“现在还出沙吗？”

“已经停工了！说是要顶。我看没有人肯接手吧。”

“为什么？”

“挖夜了的槽子都不愿意呀！不吉利。就像结亲样，……”

“我倒不管他这一套，”三爷放肆的说，“二婚亲就不生娃娃了么？！”

他想提醒大家，他不仅是个老爷，还是道地的大爷，任何提撒野的话他也来得了的。他引得全席人都发笑了。

他们大都知道他是老早就想拥有一个金洞子的。便是不知道的人，现在也从他的口气里得到暗示，只要大鼻子的停了工的洞子肯出货，他便可能收买。但他们却不知道，他现在是怀着另外一种目的来的，他的说话只是一时的凑趣。

谈话停顿了一会。随后一个塌鼻头的沙班，头发已斑白了，红丝眼睛，为了讨好一个表面人物，他忽然想起似的问了：

“你想顶么？……算了罢！倒是挖烧箕背比你什么地方好呢！”

“那里挖得出什么……！”

他触到了三老爷的心病；他正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但他装着毫不在乎的神气。他故意反驳着他。“是好，老早山都挖空了呵！”白酱丹接着说。

“满清时代就有人挖过，出点麦麸子金。所以才几天就搁起了。”

“你亲眼看见过么？”一个人伸着头问。

“他们老一辈人说的，我那时候还在吃奶子呢。”

“那就不确实，我讲的是真的呢……！”

虽然从塌鼻谈话的开始，那秃头和其他两个人有点吃惊，并且想把话头岔开，因为他们不久也才知道了同样的消息，却不愿意传播开去。他们想阻止他；但是没有做到，那沙班照旧说下去了。

这是那种藏不住半句话的人，而且酒已喝得够了，因此没有看出同桌的其他两三个人的焦急和不满，他只对了带着渴望清楚一切底细的白酱丹的黄黄的圆脸，想把他听来的，趁新鲜原封不动的讲了出来。他骄傲他有了发泄的机会。

“他亲自在哪里做过呢！”他继续说。“他讲才挖了七八天，就发现牛子，出了沙了。简直是成颗成粒的，好成色呀！”

“那以后为什么又搁起了呢？”三老爷逗引着他。

“有人不答应呀！说是风水地方，怕把龙脉挖断了！”

“那地方风水是有，”白酱丹抖抖纸烟灰，说：“何寡母他们就是靠那里的几座祖坟才发的呢，可是现在不兴这一套了，——迷信！”

他把他那永远带着笑意的细眼睛盯住秃头。

“你听说过没有？真的吗？”他问。

“什么真的！只要你肯听，更热闹的还有呢。根本就是他妈一个乱扯乱弹的，几杯马尿水一灌，他就胡说白道起来了！”

“你不能这样说，”塌鼻不平的，忸怩的辩护，“一个人喝了酒就不讲真话了么？还有人偷来试过呀！怎么能算是乱说呢？”

“什么人？！”好几个人注意地问。

塌鼻子并不回答。他傻笑着，搔着为酒涨红的脸颊。

“讲呀！没有那个会卖你的，”人们催促着。

“说出来是不大那个，”沙班还在忸怩。

“呵唷！你说就说呀！”

“那我不提名子，”他终于决心了：“总有这么一个人嘛，也是大鼻子槽子上的。他家伙听熟了，去偷了两回，淘了好几钱呢！”大家忽然都沉默了。虽然沉默的时间异常短促，但其间各个人的内心活动却是很复杂的：彼此似乎都窥见了那在黑夜里偷盗矿沙的光景，看见那诱惑人们仿佛云霞一般的黄金。

他们有的人在一刹那间，甚至觉得自己也在偷盗着了。

“他没有告诉你原先开采的地带吗？”松了口气，白酱丹首先充满关心的问：“要是实在，他就一定知道！”

“我没有问他。我搞忘记问了，”

“我看是空事！”那秃头叹着气说，“就算是真的吧，那何寡母肯让人家破坏她的风水呀？她才不得让你挖呢！……三老爷你说是吧？”

白酱丹意味深长的向他瞄一眼，唯唯否否的哼了一声。他明白那秃头有一半意思是在提醒着他，但他在心里暗笑了。

他深信只要不是传闻，只要他肯做，任何泼妇他都可以应付。

“大鼻子的槽子在那里？”他若无其事的问。

“喏！……那不是呀！从那间茅草棚过去，倒右手拐就到了但是沙班的热心的指点，并没有使得白酱丹发生如何显著的反应，好像他的问话只是一种随便举动。本是一个成府很深的人，而且见过的局面也不少了，他是能够沉住气的。

他照常和他们不动声色的继续喝酒；关于那老金夫子的事，从此一个字也不提了。仿佛刚才不过讲了一些毫无何等作用的空话。甚至已经忘记了它。直到餐事结束，那个秃头抢着把酒饭钱惠了，他才支吾开他们，独自望着那老沙工指示的路线走去。

他从一个凉粉担子后面转过去，然后转上一条小径。那小径沿着山腹蜿蜒下去。相当僻静；但一望下面的洼地，其热闹正与山脊以及前山的阳面相同。所差异的，只是山腹以下只是一些大坑小洞的所谓明槽子，没有隧道，看起来恰像干涸了的泥沼。

那些泥沼的面积大小不等，但面积小的多半是一直正在向下挖掘，是已经发现牛子，找到矿脉的了。面积大的则多数还在焦急地向四面扩张着，试探着，希望不要长期受骗，空自消耗人力财力。泥沼的边沿上一例安置着龙骨车，有的一两架，有的三五架，正在喝着干着那一坛坛的混浊的泥水，以便淘取沙石。

迈开一个路毙，白酱丹直向三五个席地而坐的马尾子走去。那路毙大张着嘴，赤身裸体，下身围着一块席子，肤色已经黑了。那几个同样有着路毙的前途的马尾子们，则正在吃饭，他们，围着一鬣清淡的臭咸菜汤，用树枝做筷子，硬塞着麦麸和玉米混合做成的面团。他们比暗槽子的工人还污浊，周身全是泥浆。

白酱丹作事照例是从容不迫的，而且非常细致和知道怎样掩护自己。他不声不响走近金夫们去，看他们吃。然后，他才轻轻笑了一声，来提起大家的注意，仿佛他们的吃法十分打动了他们。

“你们这样吃，”他微笑着，“应该落得到几个钱回家过年呀？”

“落个屁！”一个头蒙白布中年人的回答，“糊得圆就好了。”

“怎么样，不是都增加了工钱了么？”

“那有多大用处呢？！”这次回答的是个老者：“说起来两块三块的，看买得到一碗米么！我倒宁肯挣从前串把钱一天好些。”

白酱丹同情的笑了。

跟着他就问他们那个混名丁酒罐罐的老金夫子，他们当中有没有人认识，他现在正在什么地方。因为这里正是大鼻子的槽子的所在。他立刻满意了。那个中年人还自愿亲身领他到厂棚里去。

丁酒罐罐住的蔑折的人字形的棚子，位置在一处土坎上面，地方虽然比较高，但却同样潮湿，棚子里散乱着一些谷草，有两三床破棉絮；已经有了窟窿的棉花的颜色变黑了。但这还是工匠们的特权，一般只能出卖气力的马尾巴们是不能住的。

里面坐着四五个人，谷草上狼藉着吃空了的鬃子饭碗。大家正在吃饭后烟。土制烟卷，叶子烟，以及烟袋烟棒，都出场了。只有酒罐罐还在席地坐着吃饭，这是因为烧酒耽误了他。这是一个矮老头子，嘴已经瘪了，没有胡须。他是褴褛不堪的，但却有着一种孩子般的快活神气。他对来客立刻表示了欢迎，因为他已知道了他的名气。

他的同伴也站起来让坐，并且唠唠叨叨地抱歉着地方太坏。白酱丹终于在一通闲话之后提到烧箕背的传闻，但态度仍然是若无其事的。仿佛他不过偶尔来到这里，偶尔趁兴头探问一下。

但是酒罐罐并不这样作想。他趁了酒兴渲染着，鼓动着，说他所讲的全是一丝不假的真话，要他开发。他尖着嗓子嚷着：

“现在金价好贵了呀？”他把上身倾侧出去，为酒涨红的眼睛泛着热情；“让它荒起真可惜了！只要大老爷肯干，一切都包给我……！”

“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三老爷摇摇头切断他，因为他看出老头子在说酒话了。“那个寡母子肯答应呀？我也不过随便问问罢了。”

“这个话不错，”有人承认着，“是别人的风水地方呀。”

“现在什么人还在讲究这一套啊！”酒罐罐显然不大满意。“银子是白的，眼睛是黑的，多拿几个租金，她会连裤带也解了呢！哈！哈……”

“你在说酒话了呀？”白酱丹说。

“那个狗人的说酒话，都是一真二实的！难道三老爷要做什么人还敢阻难吗。顶凶，多拿几个钱给他就是了！这还算看得起他呢，实在不对挖了就是了……对，打旗旗算我的！”

“你真说得便当呢！”

白酱丹嘟哝着，轻描淡写的把谈话撇开了。

“不过不要生气哇，”他随又微笑着问，“你认真见到过金门子呀？”

“完了！”老头子有点见怪了，“完了，我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娃儿呀！还有磨子沟会翘辫子那个老狗人的也看见的。不多不少，官秤一两三钱几分。那个时候，单是说，好多人都把眼睛看红了啊！”

“其实，只要肯出货也就算不错了。”

“货那倒是出的！”别的几个人嚷着证明。

“你听听吧！”酒罐罐快活地叫了，“他们总没有吃酒呀！”

“酒罐罐在么？！”

随着叫声，一个矮子和一个长人走了进来。

这进来的是林么长的管事毛笨和么长子本人。后者早上的约会并未成功，但他却又非看看丁酒罐罐不可，现在他亲自来了。然而，他没有料到他会碰见他的表弟，同时也是他的敌对的白三老爷，这就叫他有点吃惊不小了。

他们都是富有经验的人，一看便互相猜出各人来这里的作用了。但他们还是彼此隐瞒着，希望能够蒙混过去，应付过去。

“我怕是个！”三老爷首先显得惊异的笑着说了，“么哥呢！”

“怎么样，来不得吗？”长子多少有点着恼。

“怎么来不得？这里又没有喂得有老虎呀！”

掩盖过这些充满了心机，计谋和策略的谈话，不识不知的毛笨也在嚷着，半开玩笑的抱怨着丁酒罐罐。他是个新近才由么长子提拔过的光棍，所以他总时刻注意到他所应有的袍哥派头。

“咱们猫虎十会哨，”他急急的笑嚷着，“真碰齐了！我说等你吗，你说等我；可是袍哥，踩水来不得哟！咱们弟兄一是一，二是“你做什么？”么长子望着他爆发了，“总是肝筋火旺的！”“他说他也在等我呢……。”

“的的确确，”老头子证实着，“当真等了好半天呢，不过舵把子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那确是实在的，一天出不了两把金子我丁酒罐罐不姓丁了！只要你干，我钻山寨海总来一个；不来不算光棍……！”

没有人接上话，大家忽然莫×其妙的沉默了。

这沉默的主要酿造者是么长子和白酱丹。前者满脸的大不痛快，有点哭笑不是的光景。他觉得有点进退两难，后一个是一直浮着冷然的讽刺的微笑，细着眼睛，脸蛋看来更浑圆了。最后他终于站了起来，含意颇深的微微一笑。

“好，我先走了哇，你们细细谈吧！”他说。

“都听得呀，又不是那个想谋王杀驾！……”

么长子锋利的回答着，没有站立起来，也没有留他。

### 三

白酱丹在镇上的处境是相当奇特的。

说他是绅士吧，他的田产在二十年前已经完了。他现在生活的实况是零落的和可笑的，就经常仗着两三个赏识他的大人物的提携，以及种种无穷无尽的五福会田园会度日子。但他确又是个绅粮，只是他看不起别的绅粮，而别的绅粮也看不起他，他看不起他的同类，是他以为他们不过多着几个脏钱。

但在北斗镇的袍界中他也并无显赫的地位；虽然他的话在哥老会头目中具有相当的力量。他的没有实际的权力，因为他是一个靠了挥霍出头的所谓一步登天的大爷的缘故。既没有耍过枪炮，也没有在自己车上留下一点光荣的创伤。然而，毫无疑义，他的手腕是比么长子强的，所以对于他们一种奇异的会晤他很恬静。

现在，他已经把那个和他向着同一目标竞走的对手，全忘怀了。他正在考虑着开发烧箕背的各种步骤。由他一个人创办，自然是顶理想，但他没有本钱，而一触及借贷，他的信用又早破产了。请会虽是一法，但数目是有限的，他将不能应付那种庞大的开支。而且当他满面喜气回家的时候，老婆又催促要买米了。

仿佛命定的一样，他很快直觉到只有同旁人合伙了。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本场的主任，那个把他当成智囊的龙哥。这是一桩很自然的事，而且不能不依仗他的权力；但他又觉得他的喉咙是太粗了，他的报酬一定渺不足道。其次想到的是彭尊三。这个人虽也胃口不小，但他可以控制他，而他们有亲戚关系。

然而这也有不妥当的地方，龙哥知道了会说他们出卖他的。这是一种袍界的最大忌讳。也是一种每每弄坏人事关系的主要原因，所以他将有着不仅在表面上，还在实质上变成一个全市镇无足轻重的人物的危险。这是需得再考虑的，但他已经烦躁起来，失掉了他那种惯常的沉着镇静。

他想暂时把它丢开。他拿起烟袋，抽起烟来。但他，老吹不燃捻子，而且实际上，也摆不开脑子里那些互相排挤的想头。在昨天他还不知道这件事会这样使他激动，他率兴连烟也不抽了。

“唉！一辈子就是吃了金钱的亏……！”

他磕的一声搁下烟袋，怨恨的长长的叹了口气。

“其实，就是彭胖子也是不好惹的，”他想，“喉咙也粗得很！这就叫越有钱越想钱！你有什么办法啊……！”

他忽然注意到了坐在堂屋门边的他的女人。

“你们真是会吃！一斗米才两三四场就没有了。”

“我总是盘了娘屋了啊！”

她回着嘴，长长地咽了一口酸苦的气。这是一个半瞎的四十岁上下的女人，除了一个十岁的女儿真真，她便没有任何的亲人了。丈夫早年的爱情是家庭以外浪费掉的，他对她一直存着鄙视。

白酱丹忽然感觉到有点歉然，他难过了。

“你说这些气话做什么？”他温和的说，“我是说吃得真太快了。好像做作的样，米越贵越吃得。不要说了吧，明天去借几担谷子。”

“等你借到人都会饿死了。”

“你就只晓得泼冷水！”因为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穷困，他生起气来。

“那我不开口好了啊。”女人叹着气。

“我不是不要你开口，但你说得太没志气了，好像马上就要饿饭的样子。什么时候我总要买几十担米让你慢慢胀嘛……。”

他想起了烧箕背和他正在谋划的事业，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了。于是在那种由于赌气而激动起来的发热的想像当中，他看见他的景况是复兴了，他的女人也不再鄙视他，只是感到惭愧，但却十分满足……。

她没有妨害他的幻想，但最后，终于又开口了。

“说呢，又要发脾气了。又是找主任吧，那个女人你也该去试试看呢。”

“我向她开口！我才犯不上去找她那个泼妇！”

“那我看你又找那个。”

“找那个……？我就找龙哥本人！是他亲口答应过我的。”

“那么好，等他从城里回来再吃饭吧！”

“啊！你倒一句话把我提醒了……！”

对于老婆大胆的回嘴不但没有见怪，他倒充满愉快的笑了。因为由于这提示，他立刻想到一个适当办法，赶快乘龙哥不在把金厂组织起来，而在他回来时分润一些干股谢罪。

“我这个人的记性真太好了！”他接着说，手掌击了一下额头；“不过

不要焦吧，总不会饿死你的，我要到彭胖家里去了。”

这时候和母亲同样可怜的，营养不良的女儿走了进来。帽子上插着一个毵儿。她瘦弱，规矩，穿着一件旧棉背心。她显然吓怕着自己的老子。十分胆怯的行了个礼，就靠近母亲去了。

“野人吗？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哇？”老头子问。

“在门口打毵儿来的，……”

“就贪玩吧，”他说，一面朝外面走，“看将来怎么样考学堂啊。”

那个终日淌着眼泪的女人叹了口气。

这叹气的意义很清楚：他们的女儿现在读着小学，就连教科书也买不齐全，常常缺乏着文具，升学当然更艰难了。是无望的和不可能的。但这种想法，却把那个正在洋溢着乐观情绪的父亲弄恼怒了。

“你就料定翻不了身吗！？……”

他想这样叫嚷出来，但浮上一个冷然的微笑，他又回头走了。他觉得和女人争执是无味的，而他现在也还未到夸口的时候。

他的宽大为怀，在家庭间算是一桩难得的事。正如感情激动在他难得一样。而这两种情形又同是来自那过分刺激了他的关于黄金的梦想。他平日只顾自己穿着整齐，以及用他那半食客的身分在镇上饱饫酒食，妻女的生活他是少关心的。而且，每当她们提出什么必要了求的时候，他总以为她们是在和他作对。

这通常有着两样解释，她们是又在利用生活负担胁迫他了，这是其一；其二，她们企图败坏他的兴致，而且使他的体面受到损害。他是很讲究体面的，年青的时候用遗产，现在是手段，以及装腔作势。单看他的派头谁也不相信他是光蛋。烟袋牙签不说。他还穿着花缎背心；虽然是几年前流行背心时用一件坏了袖子的马褂改的。

他那细小的眼睛多少有点毛病，所以当看书写信和看告示的时候，他的老光眼镜又在鼻梁上架起来了。他喜欢批驳别人的文字，便是县府下来的公示也都逃不过他。而这一切又是从他的自负不凡来的。在整个北斗镇，不被他公开藐视和说坏话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龙哥，一个便是他正要拜会的彭尊三了。

彭尊三同是本镇的捐班出身的大爷，但他的真正的势力的基础却在他的大批田产，苏保沟的山场和现金。反正前后，镇上大半的粮户都曾遭过绑票，他却一直没有住过苕窖，没有尝过粗粮拌饭的异味。因为世风一转，他便立刻加进袍界了。而且设法和大人物交结，联亲或者拜把，故意闭着眼睛吃些损害不大的小亏。

民国以来，镇上的统制者一共变更了五次。他们有的被人挤掉，有的被官府和军队枪毙了，但他们当中有着他一个儿女亲家，三个干亲家，一个拜把兄弟。然而，他是并不企图从他们取得什么积极的利益的；虽然他也并不拒绝那些送上门来，或者膀子一伸便可以拿到的物事，但主要的却在怎样保护自己。

他已经三代人没有分过家了。同着他的父母，三个兄弟，他们安安静静的住在一所旧式的宅院里面，它位置在市镇东头，门口有着两间铺面，一间是酱园，一间做着油酒买卖。它们已经存在了好几十年，因为他的祖宗是以此为业的。虽然以后它们的作用只在保存家风，一方面藉此开支日常用度。但现在的意义却又变了，它们也兼做油酒，以及油酒以外的囤压生意。

当白酱丹抱着水烟袋走进他的大厅的时候，彭尊三本人正站在一些菜油篓子当中，手上拿了算盘，在和五六个力夫算账。那些菜油显然是才从县城的东南区，土桥崇镇一带汗坝里运到的，因为那一带出产丰富，价钱比山沟里便宜。力夫是在分辩着，扰嚷着，赌神发咒说他们没有作弊，因此不该克扣力钱。

彭尊三是个又白又胖的四十多岁的胖子。加之衣服又很宽展，他的堆头看来更庞大了。因为营养得好，又因为喜欢以刮脸为消遣，他的外貌看来还很年青。他是那么的多肉，以致乍看起来你会以为他是生着几个下巴，但有时又一个下巴也没有了。

他的语音很低，但却很宽，仿佛是在对着坛子发音的一样。他正在一面拨着算珠，哼着数字，一面却又在不时尖声尖气的嚷叫。“你把咒再赌伤心些吧，”他含怒的说，“看还把我说得软么！”

“这几天囤油倒想对了呢，”白酱丹摇摆过去，一面说。

彭胖立刻注意了他。

“囤倒囤得，只是价钱也够受呢！……你坐呀！”

“上这个数么！”白三老爷笑着比了比指头。

“不止不止！就叫城里面抢贵了。”

胖子应酬着，一面照旧敲着算盘。那些力夫的大声的发誓，则已变成了暧昧不明的唠叨。因为他们有人本已承认了胖子的算法，后来才又弄清楚是吃了他的大亏，抱怨起来，但是已经迟了。

再过几分钟，他们的力钱便已被那理财专家结算清楚，由在场的铺子上的店员们领了出去付款。力夫们虽然还在唠叨和不服气，但这已是他们互相关的事了。胖子觉得一切都很满意，而且听白酱丹表明是来找他说事情的，于是他就领他退进客室里去。

客室并不很大，安着两张对面铺，对面坐着便可以促膝谈心，关于任何秘密都用不着咬耳朵劲。正面靠墙安置着一个木柜，一盏菜油灯。从那只有一根灯草的昏暗的光亮中，可以恍惚看出一幅单条，写着一个斗大的魁字，是机笔写的，正像魁星一样。

木制的望顶很低，已经被积年累月的各种烟霭熏污黑了。但却没有阳尘吊子，因为房主人是相当爱整洁的。进来之后，胖子首先走近木柜，将灯草拨成两根，一面照例装穷的诉起苦来。“现在简直连灯油也照不起了，”他笑着说。

“岂止灯油！”白酱丹赞成着，举起手上的纸捻，“你卑拿纸捻说吧，一天要多少钱呀？我又是把习惯养坏了的，离不得！”

“唉！像这样一天燃着，一年算起来要笔钱呢。”

“那不是！不过也没办法，总要抱在手里心上才好过呀！”

“其实你能够把嗜好早戒掉，总算是看准了。现在不要讲大瘾哥，就是两三口的小瘾，算起来也比吃人参燕窝贵呢。”

“所以说哟！……当初大家还劝我不要戒呢。”

彭胖没有接话，但却忍不住打了一个呵欠。

他们的家风是谨守着早睡的习惯的。至于原因，在这冬季，主要的是每天天亮，当家人便要到肉市上收牙巴骨回来炖汤。这是一种功效极大的补品，大家说彭家惯出胖子的秘密就正渊源于此。

“今天太起早了，”呵欠之后，他解释的说：“猪还在杀房里躺起呢。”

“你这个习惯好呀，像我们就不成！……”

虽然凭着他那不慌不忙的性格，白酱丹喜欢绕圈子，但因事情的紧要，胖子的呵欠，再远天远地兜向目标，是不行了。

所以沉默了一会，他就扼要地讲明了他的计划。

“我就是为这件事特别跑来的，”他继续说。“大家不是外人，你出钱，我出力好了。你是知道我的境况的。分多分少没有关系。

“要得嘛！”胖子漫应着。

他的神气异常淡漠，虽然他的瞌睡已经跑了。他去拨了拨灯草，在退转来过后，才又浮上一种近乎玩笑的微笑，加上说：

“不过，我的事你清楚，人多嘴杂，开不得玩笑啊！”

“这你尽管放心！你我两老表对不住人的事总不会有。”

“不是这个意思，你多心了，”胖子微笑着。

“我说的也是本心话。银钱账目我是不懂的，你来。”

“这倒没有多大关系。可是丁酒罐罐的话真的靠得住么？”

“靠不住我又不来找你了哟！”对于彭胖的过分的持重和机心，白酱丹多少是见怪了，他认真的说：“不相信你明天就亲自跑一趟，总不会有半个钱假的。老实说，好多人已经张开嘴了！”

“已经有人知道了吗？”

“多啊！所以我说，要搞就赶快搞呀。林么长子今天就在那里东漩西漩的死盯住酒罐罐不放：你想，他是什么好人么？！”

“他不要紧，嘴巴乱吹一顿罢了！”

但是，虽然交涉如此顺利，若说肥人已经相信了他，那是不正确的，但说不相信也一样不对。一件事情没有到了实行的时候你是捉摸不住他的。所以，接着三老爷便又向他谈起各项具体计划。

他说得从容而且详细，具着一种很深的自信。怎样雇用工人，需要多少木料做厂和打撑子，多少刨锄子和鹤嘴锄，等等。他总把数字说得比实际的需要更小一些，但肥人，仍然不时微微摆着他的脑袋。

然而，他并不岔断他。直到白酱丹的叙述完毕，估量了一笔三千元的开办用费之后，他才抽了口气，摇着肥头，沉吟着说了：

“这个数目太大点吧？”他当心的望着对方。

“你不算算什么东西都贵了呀！……毛铁都卖多少钱一斤呵？一把刨锄子就要十多元。你总不能用手淘呀！”

“不过数目太大了，也有点冒险呢。”

“挖金子是冒险呀！”白酱丹突突而出的说。

“所以说，”胖子紧接着说，“你看大家挖得多起劲呀，我总无非搭点股就是了。蚀了，也不多。这又比不得做囤压，有东西在，……”

“但是你要想想金价现在值多少呀！挖的又是什么地方？没有把握敢约你么？我更是吃得补药，吃不得泻药的人呢。……”

他于是激动着，分辨着，简直快要发脾气了。他的表弟是个出名的皮糖性格，很难说动的人。而且有时还要反悔。这是他深知道的，同时也就正是他这个镇静自若的人每每感到头痛的地方。

金价的诱惑之外，他又讲了一个足以证明烧箕背产金最富的极具体极新鲜的佐证来坚固对方的信心。他接着说：

“还有呢！刘大鼻子偷了两三背沙，就洗了好几钱！……”

“好吧！”为了不再听重复话，胖子抢着说，“暂时就依你吧。事情到了那里再说。不过我看问题倒是那个寡母子身上啊！”

“你先从儿子下手呀！两盒漂烟就解决了。”

“还有龙哥呢？”

白酱丹忽然做作的叹了口气。

“是他在又容易了啊，”他说：“他又不在。去城里开了会还要下州。我们只有做起来再说。一两个干股子总跑不脱他的。”

分手的时候，他才又提出谷米的事来，他满足了。

#### 四

何寡母是全个市镇有名的富孀，她的有名，是不仅因为她有钱，还因为她是镇上门弟较高的人家。自己又是一个能干的女人。而且三代人都守寡，三代人都只有着一个独苗苗儿子。

她的独养子的曾祖父是经营烧房的小商人，三十上下便去世了，祖父后来就继承了这同样的行业。但因为当时他的叔祖成了北斗镇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举人，凭着这份声势，那烧房于是扩大起来，还兼做着其他的杂粮米谷买卖。他可以大胆的拒绝烧锅税和酒税，以及随便规定粮市上的粮食价格。所以不上十年，很快便吃肥了。

后来虽然才三十六七就咯血死了，但妻子的才干并不在他之下。她浑名阎王婆，民国三年葬送在一批土匪手里。土匪原是要钱不要命的，但阎王婆却阻止她的儿子赎取，不愿出钱，甚至连强盗们软禁期间的用费都不承认。然而，那儿子，何寡母的丈夫，在赎回她那已经缺了两样肢体，并且腐败了的尸体的时候，依旧出了五百银子。

因为这点打击，而举人们的声势又被袍界所压倒了，加之，何寡母的丈夫，不但赶不上母亲的能干，连父亲也及不到一半，柔弱，懒惰，只能躺在床上抽烟。寡母本人又是书香人户出身，不愿料理商务，生意便停门了。然而，靠了女人的管理支持，却还能保持住原来的门面，从来没有遭受过什么大的亏损。

何寡母的坚苦支持家务的时期，算是丈夫逝世后那三五年间。他在民国七年，便结束掉他那二十八岁的年龄了。跟着寡居，首先来到的是产业的纠纷。举人老爷在的时候并没有和烧房主人正式分家，因此双方的继承者曾经发生过三次争执；而以寡妇遭遇的一次为最厉害。这时举人的遗产已经被荡尽了。

两方面继续打了三年官司，但却毫无结果。最后，还是凭着镇上几个大人物评断才勉强收场了的。这一次的纠纷磨练了寡妇的办事才干，但同时也改变了她的观念。她再不以正派人自居，一味信赖官府的庇护了。和一般富室一样，此后她总经常和镇上的名人，主要的是哥老的家庭维持着联络，甚至攀扯一点瓜葛关系。

然而，对于他们，她的信任是有限的，她随常警戒着她的独养子的加入袍界。因为许多富家子弟，都因此而破产了。同时她也防范他读书升学。而且，为了对付他那任性而胆大的要求，当他十六七岁的时候，这做母亲的，便只好求救于烟枪和女人了。她赶快替他做了喜酒，备办了一付十分考究的烟具。她的目的是达到了。

儿子现在二十九岁，名叫宝元，浑名何人种。他在城里读着高级小学，当母亲听说他约着几个级友，要到成都去另考学校的时候，她把他逼迫回来。

从此就辍学了。代替课室的是闺房之乐和那烟毒的嗜好。他一向很少出门，连茶馆也少进。但七八年前逃难回来以后，却又完全变了，变来喜欢应酬，而且觉得售店的物事更要过瘾一些。

这变动起初引来作母亲的不少的反对和眼泪，但日子一久，她也只好由他去了。她并不是一个顽固份子，倒是相当识时务的。虽然一个举人的后代进出售店未免有损体面，但现在的体面已经属于另一类人，而且有了新的解释。便拿她自己说，十多年前她提到的是那有着功名的叔父，现在似乎那酒商才算是祖宗了。

至于儿子本人的喜欢进出售店，那原因是简单的，那里热闹而且有趣，既可以散心，又可以增长各种见识，所以，虽然那里有着臭虫，虱子，以及各种各样人体的气味，他总觉得躲在那里够味得多。家里是沉闷的，在一般社交中又是他吃亏的时候居多，因此，售店里那种平等愉快的空气也顽强的吸引着他。

因为北斗镇邻近松茂，有个时期又是产毒区域，虽经政府严格禁戒，现在也还有着七八家售店，开设在棚门外面的多是茅棚，专门供给苦力吃的。这一类的地方居多，比较漂亮的只有两三家。自然不是茅草棚子，而且有着帐子，茶水，专门跑腿的用人等等。人种常去的一家就在关帝庙隔壁，老板是个半老妇人。

她只有三盏灯，现在全已照得红堂堂的。已经满了座了。这时是早上十一点钟，客人是来过早瘾的。他们大都沉默着，只是抽吸着，或者打着盹，或者专心泡制，或者一面泡制一面打盹。有一个中年人是由售店里的堂倌扶持着的，自己单是张开嘴巴享受。他在一味的打盹。大张着嘴，额头点着，已经离开灯是很近了。

就在这种奇妙的背景当中，白酱丹，或者如一般人见面时所称呼的白三老爷，一下子静悄悄出现了。他在三张铺上各自张望了一回，然后便向了堂倌打听。

“何大少爷还没有来吗？”他问。

“没有。他有时候在家里过早瘾呢。”

他退出去了。但他离开不久，何大少爷便已在铺位上蜷缩着了。那个头缠破布的堂倌特别为他新开了一盏灯，让他同另外一个客人对躺着工作起来。

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肤色原很白净，由于他那恶劣的嗜好，现在是成了苍白色了。他的嘴唇尖尖的，鼻子也很尖削，因此，看起来也就更加瘦小。他有着一双过份弯曲的近乎女性的眉毛。

那躺在他对面的，正是那个有着稀疏的黄色胡须，穿着整齐，头上缠着毛织围巾的汉子。他的嗜好已满足了；他伸着懒腰坐了起来。

“真是怪事年年有，”他夹着呵欠嚷叫出来，“我昨天晚上又碰见开洋荤的呢！……”

“那就给你道喜！”对面有人鼓励着他：“又是老腊肉吧？”

“你才猜不到呢：张鼓眼儿的媳妇！这个老杂种也是报应啊！那样大的岁数还东搞西搞的，现在该媳妇来还账了！”

于是他吹了一通他的奇遇的经过，以及张鼓眼的孽债。那个原早一边工作，一边打盹的半老的老人，也精神勃勃地一骨碌坐起来了。别的人也都陆续坐了起来，互相补充着各个人的谈话。而且，触类旁通的把范围扩展开去。

镇上好几家人的大门闺房，都被他们大打开了。

客人中只有宝元没有参加。因为来得最后，他的嗜好还未满足。加之，对于镇上的生活知识，他是极有限的。但他突如其来的说：

“不要造口孽，”他微微撑起身来，“人人都有姐妹！……”

“你又在装正经了，”那缠围巾的截断他。“你们老头子就是一个骚货，又不择嘴，连扯猪草的都来。所以怎么不吐血死呀！”

他无所顾忌的纵声大笑起来。

“哦！”因为感觉自己的玩笑过于放肆，毛围巾忽又大惊小怪的叫了。

“我倒忘记问你一件事呢，林么长子说你要同他打伙开金矿呀？！”

“瞎说！……”

“你怎么同那个老狗人的合伙呀！”对面铺上有人紧接着叹息说：“以为他是你表叔吧，他是连自己的娘老子也要吃的人呢。”

“我倒没有答应他啊，”人种说：“他自己乱吹……！”

于是辩解似的他们向他们说了一番他和×嘴谈话的经过。

那是昨天黄昏时候的事。他正从涌泉居门口经过，么长子忽然那么亲热的把他招呼住了。他请他吃了碗茶，而且十分直率的提出了他的请求，要他承认共同合伙来开发烧箕背的金子。

虽然面情极软，而又毫无定见，因为直接受过×嘴的亏损，而又知道他是很贪鄙的，他把事情推在了他的母亲身上，但他却缠着他不放松，并且立刻做出不快的脸色来了；于是为了脱身，为了那倒霉的面情太软，他红着脸说了，“的确，我是没问题哩！……”

他很失悔这后一句话，但他没有把它叙述出来。

“你们单看这些人挨不挨得！”他鄙弃的说，“简直像大麻疯哩！”

“不过，我又要劝下你呢，”那包围巾的接着说，“若是真的出产不坏，你就自己干吧！我来给你帮忙。……”

“我倒不缺钱用。”

“你自然不缺钱。自己倒是弄几个钱在手边方便一些！你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总不好零用钱都要伸起手要呀！”

“你乱说！”宝元红脸了。“我家里用钱倒自由啊！”

“当然！现在你好大了？还不多多少自由一点么！不过一个人自己总该做番事业呀！他们说的话样，现在都不想找钱的，只有懒虫！你看陈大恍吧，杂种吃了又睡，睡了又吃，都做起生意来了！”

这说话的人叫季熨斗，江湖上的哥哥，以能言会语见称。因为对于任何人的任何别扭和不痛快，就像熨斗之于衣服上的一切必要的皱纹一样，他都可以用他那巧妙动人的语言使你平服。他的话已经有了效果，但两个哈哈一打，他就赶向那个他所赖以营生的赌场去了。

围巾走后不久，又新来了一两个客人，关于金厂的事，便打断了。终于把这谈话继续起的是最后来的白三老爷。但已经不是在那公共地方，而是女老板的私室里面，白酱丹同她是很熟的，不仅戒烟以前常来照顾，当她年轻的时候，他们共同还制造过一些动人的艳闻。所以他得到了这个方便，可以不加戒备的进行谈话。

当大少爷嗫嚅着表示，昨天夜里么长子已经向他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藉此来缓和三老爷的提议的时候，话还没完，白酱丹便吃惊了。他扬起眉毛紧盯着他。

“你答应他没有呢？”他问。

“我没有，”宝元平静的回答，“我说我作不得主。”

三老爷轻轻叹了口气。

“他向你提过条件没有？”他接着注意的问。

“还没有说到这一层啊！”

“我想他也不会说的，”三老爷阴险的笑了：“等把你套上了呀，他才来慢慢收拾你呢。他这一手我又顶清楚啊。”

他小心的窥探了一下对方的反应。

“要是我们来么，”他大胆的继续说，“你放心，丢人的事是没有的。大家都是本地方面子上的人，不是吹牛，骨头也比他的重呀！”

“当然啊，这是用不着说的。”

“那么怎么样呢？”

“可惜我作不得主呀，”人种说，浮上一个抱歉的微笑。

除了他自己，他的搪塞，白酱丹也多少看出来。至于他没有像对么长子那么爽快的原因，并不是他把白三老爷的地位看得要低一些，恰恰相反，是高得多的；然而，从昨夜以来，人种就三两次同他谈到这件事，所以，虽然并无经验，他也不能不慎重了。

白酱丹觉得直截的再谈下去是无益的，他想到怎样来转换一下空气。这是他经常对付谈话对手的方法，一到成了僵局，或者谈话无法进展的时候，他总自动抛开本题，另外找些无关大体的事情来谈，以和缓空气，或者给对方一个反省的机会。现在，当他的那种惯常的策略正在寻觅口实的时候，老板娘忽然走进来了。

老板娘是个四十多点的女人。她没有丈夫，没有家族，她的生存是靠她的历史和社交维持着。她有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养女，浑名烟膏西施。她早年的风韵还残存在于她的用锅烟添改过的假的眉毛上面。

她站在床前，将头歪在一边，摇两摇，做声做气的说：

“大少爷，你撑住下呢，像又想给我摆祸事了！”

“怎么样！”三老爷抢着说，“这样的客人难道来错了吗？”

“他倒不错，我可就错多了！”

她笑着说，一屁股坐在床沿上面。

“你还不知道啊！”她对了白酱丹撒娇的说，“他们老太太已经来闹过两三次了。开口说我勾引良民子弟，闭口说我勾引良民子弟。三老爷呀，你没有见到那股劲！有一次全家人都扑来了！”

“你个家伙瞎扯！”何宝元咕咕着。

“哦！说起来又像扫了你的面子了！”

“这倒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白酱丹笑着说，“那一家人都是免不了的。像我年青时，我们老太太还不是一个样。”

“那也没有她这样厉害，”老板娘瘪一瘪嘴：“简直像管犯人一样！”

“说起来也是要好些，”三老爷立刻加以承认：“不过说句老实话，那个时候我自己有办法，并不完全靠家里呀！”

于是他坐将起来，点燃一根捻子，一面抽着他的签花烟袋，嘴只张开那么细小的一个洞儿，徐徐缓缓的吐着烟气；一面就在这烟雾缭绕中讲述着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他如何在一种顽强的意志下建筑自己的道路，交友同开辟财源。他讲得很精彩，而且以为他目前的能够存在就是靠这些来的，并不是

靠家庭。

这多少有着一些事实，并且他一直如此作想来理解他自己安慰他自己的，但他现在讲它却还有着另一种意义，那便是在使当场的某一个人要以他作例，不要迁就家庭，倚赖家庭，应该自己经营自己的场面。他所说的原来已经很充实了，而老板娘更一面正正经经替他帮腔，从反面举出例子来证实他的夸口。

在她所举出的例子当中，最能发生效果的是何丘娃，那位何大少爷的堂兄，举人老爷的直系后代。一个堕落的纨绔少年。

“你二婶给他盘的钱还少了吗？！”老板娘愤愤的继续说：“管得来像囚人样。啊！只等自己眼睛一闭，这个来提一下翘毛根，那个来提一下，几提就提光了！唧唧，这就是自己不争气呀！”

“所以古人说得好。……”

“还有呢！”并不让白酱丹抢过话头，女的紧接着说，“城里焦二娃你是知道的吧？小时候家里好管得紧呀！……”

这时外面有人忽然大叫起来，是催收货钱，或者上油取货的，于是她只好匆匆忙忙结束说一句，“这种事我看得多啊，”走出去了。

“这个老妖精！”她才一转身，宝元便忍不住笑骂了一句。

“现在算好多了啊！”白酱丹愉快的叹赏着，“年青时候那才更要命呢，不过她说的话也有道理，究竟经验多了。”

他沉默下来，小心的审视着对方。

“怎么样呢，”他笑了一声，继续说，“你在家硬一点主不能作吗？”

“我真强着要做什么，还不是要做！”

在急想顾全表面和发挥少爷脾气这两点原因上，带点矜持，大少爷突然这样说了。但是叹了口气，他又立刻加上：

“不过我不愿意闹罢了，闹起来难听。……”

“这你又不对了！”白酱丹赶紧笑着说，“你为什么闹呢？又不是没有道理的事。老实讲，假如真是做什么做不得的事情，我也要劝你的，不怕你闹。自然，现在我们讲的事情不同了。”

于是他主张应该和平谈判，应该拿理由征服她。

“比如你还可以这样说，”他接着说：“我这样大的人了，难道就一辈子坐着吃，睡着吃么？就是外人不笑话，自己也难为情呀！”

“这一套我倒不要你教啊，”人种自负地笑着插入。

“当然。难道你还有什么傻瓜吧？！”白酱丹激赏的大笑了。“你不过装傻就是了。怕我不知道吧，你们何家那一个不是精灵透了的。……”

对方没有回答，但却显然感到了满足。

“那吗怎么样呢，”停停，三老爷又问，“像是不相信我们吧？”

“这你又见外了，”宝元说，仿佛对待一个真心朋友一样：“你想，我怎么一下就答应你呢？要是万一办不到，不丢人么！？”

“你看你傻不傻？”三老爷敞声发笑，“你看你傻不傻！……”

“所以，”大少爷忍住害羞和矜持激起的愉快接着说，“你要我马上承认你怎么行呢？我们又是才在社会上来处事的，……”

“不要解释了吧！”白酱丹大笑着阻止他：“快把这口烟抽了，我们找个地方去慢慢的说。……嗨！你今天倒把我麻住了呢！”

人种的嗜好已经满足，他们一同走出到街上来了。白酱丹申言要再请他吃一台闲酒。但当到门外的时候，他却因为地点问题迟疑起来。去郭金娃馆子里虽然方便，但菜太贵，谈话也不方便；彭胖家里自然合宜，但平常他家里只有牙巴骨炖萝卜的。

他踌躇着，一时决断不来。但正在这时候，一个柱着长烟杆子的长人，浓黑的胡须边露出微笑，甩脚甩手的走过来了。

这是林么长子。在金厂里同白酱丹的偶然相遇，虽然叫他感觉到厌烦和不痛快，生恐他的图谋让白酱丹看破了，或者占了上风。但到了夜里，他的担心便释然了。因为他自以为他的表侄将会承认他的提议，答应将来向自己的母亲要求，同他把烧箕背开发出来。

他是个急性子人，而且，深知孀妇难于说话，他必须在她回来之前把他的计划推进一步。他的到处找大少爷就是为了这件事的。他相信他能够成功，因为他已经踏稳了第一步。他要请他到郭金娃馆子里吃一台，那么，那个毫无社会经验的青年人，一定会是他的囊中物无疑了。

但是，他却并没有料到他竟会同着白酱丹一道。他迟迟疑疑的在他们面前四五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他强笑着说：

“你把我好找呀！”他故意不看白三老爷：“到处都不见你！”

“我好半天都在里面呢，”宝元稍稍感觉有点不安。

“就在里面？那狗人的杜矮子怎么说不在呢？”

白酱丹意味深长的，眯细眼睛笑了。

“他总是在外边瞅一眼就回头走了，”他说。

“啊！那你们才钻得深呢。”

么长子刻毒的笑着。他随又转面向了宝元。

“还没有吃饭吧？……走呀，我已经向馆子里招呼过了。”

人种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的好，这不是因为这两天来，镇上两位颇有地位的人对他突然表示出的优渥有点使他受宠若惊，而是他们目前那种使他感觉难于应付的显然的敌意为难了他。

“怎么做呢，”他终于红着脸说了，“还是我来请你们吧！”

“哦！你今天一下也想开豁了么？！”

长子讽刺地打量着白三老爷，因为他对他的宴请人种更加感到惊怪。

“这也值得大惊小怪吗？”三老爷抱了烟袋的两手勒住肚子，毫不在乎的平静的说：“要是不嫌气，就一道走呀！”

“要得呀，不过我是百吃不还一席的人啊！哈哈……”

于是就由么长子的响亮的笑声开道，他们到饭馆里去了。然而，虽是如此，对于一个历世未久的人，这短促的一幕，却给了何大少爷以深的印象，使他以后难于忘怀。因为所谓还席，那显然是么长子对白酱丹的毒辣的讽刺；纵然他本人仅仅一笑了之。

他同么长子的互相敌视，本是由来已久的了。但在十多年以前，他们却是很相得的。由于三老爷的帮助，他还做过本镇的团总。然而，不到一年，就由这个亲自捧他上台的人，又把他摔下来了。白酱丹这浑号就是此后他的敌手送赠他的，把他比做一味只会坏事的烂药。而且不管好肉腐肉都很见效。这也许太恶毒，但看光景，他也只好顶着这个称号进坟墓了。

至于这件近于卖友的不名誉的行为，在白酱丹本人，都是振振有辞的，而一般人在私心上也以为么长子的摔倒实是一桩痛快的事。因为上台不久，

他的喉咙便变得更粗大了，他甚么钱都吃，而且利用他的权势勒逼乡下人加入袍界，以便索取礼金，以及种种孝敬。甚至白酱丹也给归入了被吃的范围。

自从这件纠纷之后，两个便永远隔阂着了。虽然因为本镇的士绅曾经加以解调，么长子的破口大骂是少有了，白酱丹也很少再用他那平稳而含意很深的语调来数说他的作恶的细节，但他们互相间的关系，依旧是微妙的和奇特的；表面上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却总无意间凭着各人的性格露出若干敌意。现在，既然双方直觉到了一种新的冲突，情形自然更加坏了。

然而，他们还是不能不一道去吃东西。在这一点上，两个人的打算是相同的：他们要看一个究竟，至少，要使对方感到一些小不痛快。而且，还有一点也很相同：他们都相信自己已经有了确实可靠的把握，而对方是落了空了，毫无希望的了。他们就这样到了郭金娃的馆子里面，貌合神离的一同大吃特吃起来。

他们的谈笑是僵冷的，好像本来没有话说，但又不能不找些话来应付场面。但事实上比这个还要坏，因为通常的应酬很少有恶意的，而在他们之间，除了那个世故不深的少爷，两方面却都针锋相对，把他们互相间的仇恨悄悄的暗藏在那些原来无关大体的话语中间，就如游击队员的埋伏地雷一样。

么长子，也是喜欢几杯酒的，经常凭了它们的力量他的谈吐也就更加放纵起来，大胆起来。有时是无意的，真的醉了，有时却不过是所谓借酒发疯。所以当第一壶酒已经喝光，堂倌去酒店里取第二壶酒的时候，他的敌意也就更显露了。

他带着一种流氓腔的傻笑紧盯着白酱丹。

“怎么样，”对方含蓄的说，“有二分醉了吧？”

“像就把你吃痛了呀？！”

么长子大笑着回答了。

“不要担心！”他又做作的安慰他说，“还是我来请客好了。老实说，你的东西他们说是吃不得的，吃了……”

“难道有毒吗？”白酱丹不大愉快的截断他。

“毒倒没有，——有点儿药，——他们说是烂药！”

长子慢慢的说，说完便又意味深长的笑将起来。

这可有点使白酱丹吃不住了，因为他是最忌讳旁人提起他这个不大荣誉的浑号的，拿来打趣，自然就更激恼他了。

他沉默了一会来稳定自己的感情，然后不怀好意的恶毒的说：

“要得嘛，可是谨防我给你弹一点在身上啊。”

“请酒请酒！”这时堂倌刚刚把酒拿来，人种于是好容易找到一个机会，把话头岔开了：“我来一个人敬你们一杯！”

他拿过酒壶，站起身来要三老爷先喝光自己酒杯里的残酒。

“我是够了，”但他推谢着：“你看我已经说酒话了呢！”

“不行！至少要浅斟一点。”

他们互相推让着，客着气；但却无意间给了长子一点刺激。

他猜不定，大少爷是否因了白酱丹的花缎背心和签花烟袋才对他表示尊敬，但却毫无疑问，在那个年青人的眼睛里，他的敌手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因此，他的胜利的信心，是第一次动摇了。

他多少感觉了一点不舒服。他怀疑白酱丹已经真的向他弹了烂药，败坏了他的表侄对他的诺言，不愿意再同他合作了。至少，他们的合作是不会为

他所想像的顺利了。他设想着他应该把事情的真相揭开，但他又拿不稳这样做对他是否有利。

当他决了心要把问题公开出来的时候，大少爷正提了壶向他劝酒；而芥菜子和气包大爷，以及别的两三个江湖上的兄弟，也恰恰走进来了。他们歪戴帽子，领口敞开着，显出一付无牵无挂的神气。他们是从涌泉居来的，才在那里用嫉妒和羡慕，谈着关于烧箕背的传闻，所以那显在眼前的情形使他们很吃惊了。

芥菜公爷照例是喜欢多嘴的，而且喜欢恶作剧，喜欢从旁人张惶狼狈来觅取那么一点无邪的愉快。现在，在他的同伴当中，他自然比谁都勇敢了。他望三老爷们的食桌上仔仔细细的扫了一转，然后扭歪胖脸做了一个表示自己卑微的怪相。

“怎么样，”他恳求似的说，“我们来补一名马尾子，行吧？”

三个人谁也不知道如何回答的好。尤其是那年青人，他微微涨红了脸，支支吾吾的打着招呼，但这却使闯入者们更加得意起来。得意他们的风闻和判断是正确的，烧箕背就开采了。

“酒现在倒不吃，”芥菜子回答着：“等你们挖到金门子再谈吧！哈哈！……可是何大少，我们未必连一名金夫子都不够格吗？”

“你从那里听来的啊，——笑话！”宝元否认着。

“笑话倒不是，镇上可角角落落都嘲遍了昵。就是我们几个傻子还蒙在鼓里。林哥！”芥菜子忽然转向么长子，继续说，“你哥子也兴卖我们的拐哇。好，给你哥子道喜！挖倒王爷菩萨的时候一饼鞭炮兄弟们是买得起的，只有三响：擗，把，蓬……！”

“老弟！你这张嘴要扣饭呢，”么长子半气半笑的说。

“米这样贵，少吃两碗也不错呀。”

公爷搭讪着，退向自己的同伴已经选定的桌子上去了。

他们的桌子就同三老爷们的桌子并排着，他坐了首位，一面吃喝起来，一面继续着他那种不明不白的趣话。从少爷听来，他的话是难堪的，他的同伴也不大舒服，白酱丹甚至是生气了。

他虽然也是袍哥，但是绅粮班子，对赌棍或出身不明的人总多少感到一点厌恶。他常说哥老会的被人小视全是该这班人负责的。那个满身烟骠的汉子。因为出身上的差异，也同样看不起他，所以没有和他打趣；但这却一点没有减少他对他们的憎恨。

相反的，这倒更使他不快意了。他低声嘱咐宝元：

“真看不惯！几下吃了，我们让一手吧。”

这一个立刻赞成了他，因为他也同样感到厌烦。

“好的，”他说；一面叫着堂倌，“来算帐吧！”

么长子是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只觉得突异，觉得他的上风已经给白酱丹占了。一想到这点他就得到了勇气，认为当着三人在场把事情问个明白，在目前确实是一种十分必要的举动。

至少，他可以在未来的纠纷中先占一个地位。这不仅在哥老界是必须的，在其他任何社会关系中都该如此处置。

“账我来会，”他阻止着他们：“大家再坐一会好吧？”

“你还没有喝够吗？”白酱丹打趣的问。

“酒倒可以了，”他不大自然地笑着，“我还有话想当着你们两位谈一

谈呢，”说着他不怀好意的轮流审视着他们的表情。

“唉，要得，我就陪你再坐一下好了。”

“我先走一步好吧？”何大少爷征求着同意。

“你走了又没有戏唱了啊！”么长子率然的说；但他随又改变了口气，脸色也显得好看点了，“我主要的就找你说呢。不管是巴骗亲也好，我们总算不是外人；在你爷爷时候还是在来往的，……”

“你怎么这样说啊，么表叔！”宝元嗫嚅着。

“确实的，”x嘴接着说，“难道我硬好意思说我们是滴溜溜的亲戚么？——笑话！不过不管亲戚也好，不是也好，我这个人一根肠子通屁眼，作不来假，你也不是小孩子了，我们大家都不要玩手段啊！”

“你们究竟是怎么一会事啊？”白酱丹装做不懂的问。

么长子瞄了他一眼，好像是说，真会装疯！

“你像真不懂呀？”他反问着。“好嘛，那我又来讲给你听好了。”

假笑一声，于是他叙述一遍烧箕背和宝元的诺言。

“我才一提起他就答应了，”他继续说：“我还叮咛过：这不是说到玩的啊！他说没有问题！是不是？你说，我绝没有问题！……”

“你记错了，”人种分辩着：“我那里是这样说的呢？！”

“自然。你说还要问过你们老太太，对的。我也并不是现在就要强着干，不过今天当着三老爷也在这里，我随便提提罢了：你是亲口答应过我的，免得将来发生误会大家都不好看。”

“我真不懂，”白酱丹微笑着摇摇头：“你们已经订过契约了么？”

这是一个阴险的暗示，么长子立刻警觉出了。因此，他也大大的愤激了，他把脸一横，胡子两摸，佯笑着嚷叫出来：

“你倒说条鸟呵！……难道亲口说的还靠不住吗？！”

“你再说亲口吗，手续是手续呀。”三老爷客气的说。

“我也并没有亲口答应过呢，”宝元赶紧解释一句。

“完了，”白酱丹笑了，“我看你们只有找包文正了，”他说。

除了大睁着一双带点凶气的深陷的眼睛，么长子没有回得上嘴。他觉得他是被他的敌人的阴险和他自己的鲁莽所玩弄了。

最后，他狞笑一声，鄙弃的啐了一口。

“你没有答应过，——为甚么又说等你们老太太回来商量好就动手呢？何大少！这样不是我搬开你的嘴巴说的吧？……”

“这个话我承认。”

“那就对了呀，”白酱丹笑着插断他们，“这还有甚么扯的呢：一句话，事情总还在他们老太太手里，等她回来大家慢慢商量好了。”

因为事情已经频于解决，他又独断的紧接着说：

“我看就这样吧。……堂倌，来拿钱去！……”

当芥菜子他们进来的时候，发见三个人在一道喝酒，他以为白酱丹和么长子，是已丢开宿嫌，开始在烧箕背合作了。听了刚才的质问以及声明，他们才又恍然大悟事情没有想的简单。他们两个人是在斗争着，抢夺着那个袍哥眼睛里面的所谓毛子。

在哥老会里存在着一种成规：凡是破坏自己人的生意；叫杀黑河，是最大的忌讳。虽然袍界的道义已经早没落了，但它还经常是攻击人的口实。所以，在那种旧有的不满上面，不满意白酱丹的绅士派头，以及别的种种，芥

芥子们对他是更不平了。

当白酱丹付了吃账，大家正要退出去的时候，为了给么长子撑腰，为了让别的两个失点面子，芥菜子站了起来，大声的说：

“林哥！再坐下来喝两杯吧！……我们不怕你变叮狗虫的！”

他们固执着邀请他，别的两个瞪着眼睛，不很愉快的走了。

芥菜子们继续廉价的向×嘴抛掷着同情，讽刺着白三老爷和何人种。并且询问着；他同大少爷的交割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白酱丹又忽然插进来了。他们断言有了他凡事都会塌台！

么长子站在自己利益上扼要的把经过说了一遍。

“没有说的，”他气愤的继续说，“这个老杂种一定下了我的烂药了！不过我也不是好惹的人呢，要烂大家烂呀！……”

“你哥子也真是！”芥菜子惋惜说，“你早给我们透股风呢！”

“过去的事不要讲了，”气包说：“即然答应了你，你给他挖开来再说呀！我不相信他就长的四个卵子！……”

么长子摇摇头，但却把反对的理由留在肚皮里面。因为他觉得，同他们闹闹玩是可以的，听凭他们怂恿却是一种胡涂举动。“我这样老了还来披红衣裳呀！”他在心里向自己说。

## 六

在郭金娃馆子里，当其临走的时候，白三老爷虽然受了一点芥菜子公爷的奚落，但比起他的愉快来，那却是不足道的。而且，从他的眼光来看，那徒然是在暴露着奚落者自己的无赖气和流氓气，其于对方并无损害，所以他的怒恼很快就过去了。

自然，他的计划不能说是已经成功。他还没有同人种谈到具体的开采问题，甚至连正式的承认的话都没有说过，但无疑义的，他已经把他的竞争者攻击倒了。而这不是一个成功的可靠的预期。因为那个能够对林×嘴让步的人，是断不会对他表示拒绝的，这只需他继续像箱子一样的执着，事情便无论如何不会失败。

从茶馆里出来，他们又去售店里躺了一阵，两方面的感情是更接近了。就用么长子的那种近于骇诈的态度作题目，他们谈到北斗镇一部分袍界的种种恶行，以及何府上连年来所吃的一些零星苦头。而在这一点上，宝元已不复是一个堕落无能的少爷，而是改革者了。虽然这大部分仍然是从少爷脾气来的。

不管出身如何，凡是在江湖上放荡的朋友，是总一致承认着这样一个信条：见猪不振三分罪。在他们眼睛里，宝元自然是带着猪相，便在白酱丹看来也非例外。但他背着本心，支持着他的论点，而且针对着对方的自尊心理，他向他大胆的期许着：以为只要他肯跨进正当社会，他将不难取得一种适当地位。

他所谓正当社会，是指以本镇的龙哥作中心构成的那种人事关系的范围说的。他自己便是其中之一，而对于这个特殊地带，大少爷已是深知很久了。他不满意他们的某种性能，但在比较上，他又觉得他们正大，对他们的声势感觉一种敬畏，而且以能同他们往来为荣。所以，白酱丹的说词立刻被默许了。

最后，三老爷打算提出金厂的事来，但被老板娘打断了。但他并不介意，以为从容不迫的来推动他的计划倒也并无害处。说起来反而好些，因为这可

以不致引起对方的猜疑，以为，他也是么长子一流货。所以直到分手的时候，他才邀约他次日到畅和轩打小牌玩，预计在一番周密布置下来迫近他的目的。

畅和轩是龙哥一般当权者的活动圈子。也是全市镇人用尊敬和仇恨混杂的感情集中注意的地方。有许多人是宁肯在话语上吃亏，金钱上吃亏到那里周旋的，因为倘使能够入流，他们便可能从别的方面捞回他们的利益。至少，另外一些无穷无尽的莫名其妙的亏损，他们是藉此减少些了。

畅和轩在装璜布置上也比市上一般的茶馆考究，有着专供客人打牌靠灯的雅座。全镇惟一的川戏清唱，也是经常在这里举行的，每天夜里专用它的皮簧高腔吸引着大批观众。有时连街道也给闲人们拥塞断了。在舆论方面，畅和轩不用说也是占着重要地位的，这里闲谈中得出来的结论往往就是法律。

这一天，因为白酱丹的事先邀约，而且经过打听，考虑，认为烧箕背是有可能的，吃过早饭，彭胖就赶到畅和轩来了。客人还很少，那个乐天知命的堂倌正在喝着早酒。他每天可以不吃早饭，但酒却是不能少的。至少三次。他的穿着褴褛，脸上抹着炭烟，但却永远浮着一种极高贵极自由的神气。他浑名么女子。

他十分倨傲的坐上首席，面前摆着一茶碗烧酒。他一面唱着，一面在同附近的小贩们乱扯乱弹，说着种种趣话。胖子听了一阵，觉得没有什么趣味，于是摸摸下巴，随即感觉无聊的叹了口气。

“老是这一套！”他向那堂倌说，“几下吃了，去叫一声骆代召吧。”

“又要刮么？”么女子故意大惊小怪着：“越刮越长得快呀！你看我，我就不管它。……你看连一根毛也找不出来呢！……”

“你个杂种人没有变全呀！”

胖子做出一个指责的手势，忍不住嘻嘻哈哈的笑了。

和多数胖子一样，彭尊三生着满嘴满脸的络腮胡子，而当闲着无事的时候，便总是叫了剃头匠老骆来胡刮一通。老骆是镇上有名的老派理发师，性情顽固，对于挖耳捶背非常精到。他是干瘪的，永远赤脚趿鞋，除却一双手的手掌，遍身都是垢甲。

替胖人刮一回胡子，每每要浪费他很多时间，因为间或刮到一半的时候，胖人发出鼾声，睡着了。于是代召立刻停下剃刀，叹一口气，自己也在一旁打起盹来。等客人醒来后再又重新工作。这一天也没有例外，刚才刮着下巴，老骆就不能不停下来了。

当白酱丹同着何大少爷一道走来的时候，彭尊三还在打瞌睡，神情看来无挂无虑，非常幸福。三老爷忍不住笑了，接着叫醒他来。

“你的瞌睡像是放在荷包里的呢！”他感觉有趣的说。

胖子打了个呵欠，揩揩口涎。

“你们才来么？”他说；“我才闷了一会儿，……”

“才一会儿，”老骆叹着气，想道，“怕有半顿饭久了呢。”

“嗨！……你站着做什么哇？赶快两刀刮完滚吧。”

在重新仰躺在躺凳上以前，他又同宝元应酬了几句，把他们的茶钱会了，这才清清醒醒的让那个可怜的工匠收拾下去。

他没有让他挖耳，连平常那样啧啧称赏的滚眼捶背等等巧妙节目，竟也全拒绝了。这使得老骆非常扫兴，因为这些正是他足以自豪的特长。胖子给

过了工价，就拿全付精神同人种张罗开了。

但这所谓全付精神，是指他的内在活动说的，表面上，他却显得很随便，甚至很冷淡的样子。他就是这么一种性格的人，外表上看来他对什么事情也不热心。不拿架子，也不对什么人表示特别的亲近。有时候很像感应迟钝的人。但事实上他却非常敏感，没有事情瞒得过他，不过是出格的持重而已。

除了刮脸和猪牙巴骨炖萝卜，他甚么嗜好也没有，不喝酒，不抽烟，甚至连纸烟也从未上口。有时候虽然也打打麻将，这却要算是十分难得的例外了。他把这例外给了何大少爷，要他搓四圈消遣消遣。宝元答应下来，因为每回过年，他也常来参加这里的赌局。于是各人端了自己的茶碗，到茶堂后面的房间里去了。

因为手头紧榨，白酱丹对赌博原是很慎重的，他也破例凑了一角。其余一个是胖子的妻弟黄松庭，浑名叫做狗老爷的络腮胡子。同彭尊三相反，狗老爷是不相信剃刀的，平常总是用两个铜板当钳子，自己一根一根的钳掉。倘是夜间，随手钳掉，就随手栽在蜡烛上面，自以为算是一桩出色的举动。

这是个安份守己的粮户，一向对畅和轩的权力是极端相信的；这也便是白酱丹和胖子邀约他来参加牌局的另一理由了。他们搬了庄。大少爷的上首是胖子，下首是白酱丹，对面坐着的正是又矮又黑但很结实的黄狗老爷。他们闲谈着，一面合着麻将。

“看按麻福呵，”胖子说，“我好久都没有摸牌了。”

“我才是生手呢，”宝元客气着。

“他讲的是实在话，”白酱丹说，“那我又知道呵。人不对头，他是连牌桌子向也不向一眼的呢。宁肯去打瞌睡；今天也是人不同了。……”

“一手成哇！”

狗老爷突然的说，同时掷了骰子。

他是个寡言的喜欢沉默的人，但一上牌桌，他的话就多起来了，发一张牌必说一句。他把五索叫女学生，三索叫男学生，诸如此类的乱叫，装做精通的样子；虽然他的另一浑名又叫解款委员。

他并不参加另外的谈话，一径自言自语着；除了堂牌和自己手上的牌，什么也不关心。他呸了一口，很生气，很蔑视的甩出一张牌去。

“我两个的缘法真像好呢，”他叫着，“你个麻精麻怪！……”

“后对！”人种放了两九筒下来。

“你这一对碰得香呢，”三老爷说；但又立刻接上刚才断了的话头，“所以我说，那些人你都挨得么？一沾惹上就没有好事情的！你只要看昨天在郭金娃馆子那付神气就知道了。”

“是呀，”宝元承认着，“他像是把我当毛子看呢。”

“你究竟对他是怎么说的呢？”

“我怎么也不会答应他呀！他是做什么的？难道我还不清楚么？人家说粪桶也有两个耳朵，他还以为我真是大少爷呢！”

“这个夹张还不错！”白酱丹斯斯文文的搁下一个七索，一个五索，“……我还以为你真的承认过他什么哟，这个人真越来越无聊了！”

“他管你这一套，”胖子微笑着，“看见大粪也要沾一指头尝的呢！”

除掉狗老爷，大家都十分开心的笑了起来。

“不过老实说，”他又正色道，“你们那个地方空起来也真太可惜了。十年难逢润腊月，现在的金子啥价钱呀。……”

“我也正这样讲呢，”白酱丹抢着说。“我昨天就同他谈过了，假如信得过我们大众来干，就是蚀了本也不会累在一个人身上。”

“对呀，不过这要看他放不放心呵！——碰十福比！……”

“这个话你就见外了！”宝元说。

“他倒是放心的呵，”白酱丹解释的说，“就只有一点；他要等他们老太太回来，”说着，他略带讽刺的一笑。“……这个一万打在肋巴上了！”

从这微笑，人可以理解成何大少爷的话，在白酱丹看来不过是一种推口，但也可以解释成那是取笑他的毫无主见。

宝元的反响正属于后者，所以他涨红了脸立刻回答：

“你不清楚我们家里的事情，……”

“那就没指望了，”胖子装模作样的说，好像没指望毫无关系。

“为什么呢？”大少爷紧接着问。

“老太太怎么会答应开金厂呀！她们都是要做稳当生意的，囤点麦子呀，乌药呀倒差不多。这种险她们才不冒呢。”

“当然！不过我总有我的办法嘛。……”

“炮手来了呀！”

狗老爷叫着，打出一张白板，人种把自己的牌全部推下来了。他原是还要讲几句结实话的，现在他一心一意数起福来。

虽则这种正很投机的谈话的中断，白酱丹起初感觉有点扫兴，随后他的全部精神却也集中到牌上去了。甚至停止了吹烟。因为大少爷福的牌并不小，而且接着又一气联了三庄。所以此后的谈话也就成了纯赌博的，不再充满那种勾心斗角的外交意味。

他们一连打了八圈，大家都很兴奋；连何大少爷的嗜好都忘掉了。虽然数目不大，他赢的钱最多。除开过年，他平常是只同镇上的几个小学教员搓的，现在这样的场合还是第一次参加，所以很是高兴。狗老爷照例钳了一顿胡子，解来一部款项。但他却不拿出钱来，说是记下来再说；这可使得白酱丹生了气了。

因此，当人种去找厕所的时候，看见没有外人，可以随便说话了，他就用捻子指了那个黑而茁壮的矮子，告戒他说：

“不要丢人哇！没有钱就不要打！……”

“把他好几个钱啊！”狗老爷满不在乎。

“钱自然不多，可是他会以为我们干揩他呢！……”

大少爷进来了。

他并不在乎钱，只要大家拿平等的身分待他就使他很满足了。他拒绝收狗老爷的欠帐，并且提议请大家到馆子里去。

“不过我先要到别处去去呢，”他加上说。

“瘾发了吧？”白酱丹笑了。“都不是外人，我们就都到彭大老爷家里去好了。又近，又好讲话。行吧？”他转向胖子加上一句。

“好呀！我还剩得有点花叶子呢。”

彭尊三并无嗜好，但为联络某些人物，他却有着一付漂亮行头；还是他十多年前代理团总时期备办下的。那时候北斗镇正以产烟闻名，拿烟招待客人就像请人吃碗便茶一样的普通。

一到彭家那间挂着一个魁字的小房间里，一方红木盘子便摆设好了。狗老爷是没有瘾的，但却喜欢靠灯，他就暂时代理了枪手，一锭一锭裹将起来。

是真的货色，才一近火，那毒物便溃黄透亮的膨涨大了，恰像小孩子吹着玩的肥皂泡子一样。

大少爷一连抽了三口，于是精神焕发，热闹的谈话是开始了。在以前，他认为眼前这些人是不好接近的，现在却已发生了不同的感觉，他们亲切，平凡，并不处处占上风，使人难于相处。所以他的话语竟也随便起来。他同他们列论着毒物的种类：西土、南土、阴山货、阳山货，以及清水货和渗了灰的之间的种种不同之点。

但和大多数瘾哥一样，他也觉得不是一回好事，把人的精神弄颓败了，而且担心禁政会在这僻远区域认真严格起来。

“能够戒掉，我真想不吃了呢，”他略感不安的摇一摇头，“价钱贵都不说，还要背他妈个不好的名声，——瘾民，仿佛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一样！”

“其实烧两口也没有大关系，”白酱丹惋惜的说，“你这样成天清玩我倒不赞成呢。钱也有，人缘也不坏，什么不好干呀。”

“你放心烧好了，”胖子浮着暗笑，“洪宪元年那么紧还禁不掉呢，”他的用意是暗示他，他们多少总可以替他保险。“不过白三老爷说的倒是实在话，你这样清玩太可惜了。我们编个事干好吧？”

“我也是这样想呀！他像还在犹豫呢。”

白酱丹照例浮上他那暗示力强大的微笑。

“可是我真想不通，”他不大赞成的摇摇头，继续说，“你这个人看起来倒很有决断的样子；你们看，他像优柔寡断的人吗？”

“这也难怪，”胖子沉吟着，“本来我们还没共过事。”

大少爷难乎为情似的笑了。

他觉得在这些有面子的人面前承认了他们的判断是有失体统的，加之他今天又特别高兴，他感到他不能再沉默了。

仿佛受了损害似的，他打赌的抢着说：

“你们这样说就糟了呢，”他红着脸，冲激着热情；“要是有半点不相信，我今天也不来了，我这个人就这样，事情没有做出来我不说的。难道我就想胡里胡涂吃一辈子闲饭么？大家看好了。”

“那我们这点倒相信呵！”胖子和白酱丹同时说。

“不过看你的意思，”白酱丹继续下去，“是打算自己一个人做吧？这也好，本来我们也无非随便提一提，大家凑凑热闹，……”

“像你这样讲，那就等于说我卖朋友了！要干当然大家干！办法呢，你们两位怎样说怎样好；看我姓何的有二话讲吧！”

“你像多了心了！”白酱丹打着抱歉的哈哈。

“那个龟儿子说一句假话！”

“那个来！”狗老爷叫道，“这一口真裹展意了！”

但谁也没有靠下去享受络腮胡子的得意的产品，他们还在热情的分辩着，解释着，生恐对方多心，失去一个要好的朋友。他们的友情的分辩一直到吃饭时候才得暂时告一段落。

## 七

经过彭尊三家里的聚会，何人种同畅和轩的来往更密切了。而烧箕背的开采也就随之成为一般街谈巷议的主要材料。在一个小市镇上你是什么也隐瞒不住人的，因为那些闲着无事，专门打听，专门猜疑和专门义务散布新闻

的人是太多了。

但烧箕背之成为公开的谈资，还有别种原因在的：其一，是何大少爷经常出入那些做着违法买卖的场所，而这种地方的作用，在一个市镇上是和广播电台不相上下的；又其一，那便要算林×嘴了。自从在郭金娃馆子里起了一次不大愉快的波澜之后，他的信心便已动摇起来。也就是说，他开始向白酱丹和何宝元攻击了。他四处咒骂着他们。

他声言何大少爷是答应过他合作的，他决不放弃自己的权利。而对于白酱丹，他认为他便是主要的破坏者，其目的则在梦想独占。当他听到彭府上的欢聚的时候，胖子便也立刻成了他的攻击的带捎。但不管他的谈锋是何等尖刻，而且它们总照例立刻吹向畅和轩去了，那里的主人公们却并不十分重视它们。

他们相信他只能够骂出一些丑话来的。他们只一心一意同大少爷联络着，把他们的计划朝着实际方面推动。而且还不防说是已经成功了。因为他们已经具体拟定，大少爷出地盘，彭尊三出钱，白酱丹出面总理一切，彼此合伙经营。但却还有一点不大不小的遗憾，事情依旧必须寡妇回来才作最后决定。

虽然宝元再再申明这仅只是个步骤，但他的伙伴们是深知道那孀妇的厉害的，所以在某种打算下，白酱丹藉口雇请工匠困难，物价随时在涨，一切用具也该早先购备，已经由他作主，派人到城里和沸水沟去了。就在这一天晌午，他们第一次在何府上聚会了，名义是吃闲酒，实际倒要算是十分慎重的还席。

来客依旧是三五天来常相聚会的人，彭尊三，白酱丹和络腮胡子。他们已经喝了不少的酒，现在是该让谈话占上风了。但题目并不是烧箕背的开采计划，他们只一般的胡谈着，从战争到物价，随后又落在本地的人物评介，转到是林么长子身上去了。

“他那张×嘴这几天又在乱说了呢，”白酱丹冷笑着说。“早上从涌泉居过，正在讲我们！可是一看见我，他又不好再开腔了。”

“他是出名的狗呀，”胖子鄙夷的说。

“我猜他对我一定很厉害吧，”大少爷浮上一个恶意的微笑；“我才不管他那一套！我这个人么，对头了就要我把裤子脱下来你穿都成，骂都把我骂得倒吗？我强起来了连我的妈也不管呢，——你！”

于是乘着酒兴，他说了一两件关于他的任性的故事。

但他的故事显然是不近情理的，因为实际上他并不强项，虽然由于性情的不安定，他的有时容易兴奋倒是事实。但和这个一样真实，他也容易挫折；他只是特别喜欢赌气罢了。

他的故事之一是这样的：他并不喜欢烟膏西施的货色的，那里的嗜好品掺灰太重，床铺是褴褛的和不清洁的，但自从他的母亲跑去闹过一场之后，他倒反而非去不可了。然而，他的解释虽然欠妥，白酱丹听了却是很高兴的，因为他泛泛的觉得这点同他有着某种关联。

“当然当然！”他激赏着，“没有一点脾味还做事么！我们试看古今中外的大人物，那一个是流汤滴水的？都要熬那股劲呀！”

他一本正经的讲起历史来了。

这个对胖子是感不到兴趣的，他读书不多，他的能够勉强写信还是当过团总以后的事，瞪着眼睛听了一会，他就把注意移在狗老爷身上去了。因为

狗老爷正在用两个铜板钳着胡子。

他笑了笑，要了那铜板过来，用手量量，而在交还的时候，他故意打趣的说：

“我看你怎么办，成都已经在不准用铜板了。”

“成都是成都，它还管不到北斗镇来！……”

仿佛说了一句十分聪明的话语似的，络腮胡自己笑了。

白酱丹和宝元的对谈还在进行。三老爷虽然酒量并不宏大，但一过量他就照例哆嗦起来了。而且他还有个习惯，喜欢把吃残了的菜并合在一起，叫厨房从新煎热；就这样三番四复的拖沓下去。他是受不住凉东西的，即使他的肚皮已经塞饱满了。

大少爷也已到了语无伦次的程度，是在说酒话了。不知道怎么一来，他忽然把话扯到早年升学的问题上去。他抱歉他少读了书，认为这是一个缺陷。他叹息了，显出一种颓废诗人的模样。

“要不然，我老早大学毕业了！”他说，“这不讲别的，说起话来也要响亮些么？！你不知道我们在这镇上受了好多气啊！……”

“哪里！——你简直是开玩笑！”

“确实的，难道我们还是外人么？不管对什么人，我们总是吃茶开茶钱，吃酒开酒钱，嗨，大家对你都还是不瞅不睬的！仿佛你是该上寿的一样。不然我怎么会一天都靠灯呢！”

他兵的拍了一拳桌子，连碗也跳起来了。

“我现在就要操一下，看那个撞得弯么？！……”

“你太说深沉了！……太说深沉了！……决不会的！”

白酱丹一面截断他和安慰他，一面向那两个清醒白醒的汉子咧嘴，使眼色，要他们设法赶快结束这场餐事。虽然他觉得大少爷这种感情于他有利，但再发展下去却要发酒疯了。

胖子也是承认这见解的，不管他对任何激动的场面他都能够镇静自持。所以在三老爷的暗示下面，他立刻行动起来了，先藏开酒壶，然后申言他非常同情主人，但让大家赶紧吃饭，随后他们好到烟膏西施那里去无所顾忌的谈个通夜。

然而事实上，还来不及下席，大少爷便已呕起来了。他们好容易才把他弄到客房里去，张罗着种种解酒的物事，醋汤，葛花，白糖开水等等。他们彼此都觉得不很光彩。尤其因为少奶奶在后厅里大声的咕咕着，抱怨着，拖着那个半聋的女用人泄气，这就越发使他们感到不自在了。他们觉得进退维谷。

但他们的不自在并不是无原由的，何家素来注重规矩，不肯容许任何狂躁的行为，如像酗酒狂赌之类。而那个惟一的男工，又跟同孀妇一道出门去了。所以把一个醉酒汉丢下既不合适，留下来看护，也觉有失体统。因为这样会妨碍那年青妻子出来照应。但当他们正在踌躇的时候，那个真正的主人回来了。

何寡母是个身材瘦小，肤色白净的中年女人。因为很会保养，样子看来才三十五六，虽然实际已经四十几了。喜欢整洁，随时都摆出一付深识大体的太太模样。她的祖父是城里的拔贡，所以多少读过点书。但因此也就更加自负，自觉得非常尊贵。她穿着件狐腿旗袍，浓黑放亮的头发上翘着一枝黄金挖耳。

在第一眼发现她的客人的时候，她多少有点吃惊。因为她同白酱丹们平日并无深切的来往，虽然她知道他们都是镇上的名人，而且是认识的。她觉得他们有点不安的神气，而且桌子上摆着吃剩下的菜食饭碗，她于是懂得是怎么回事了。

白酱丹对于应酬比较精到，而且同何家有着亲戚关系，他的妹子曾经许字过宝元的叔父；虽然还未接配便夭折了。所以在互相打量了一下之后，他便微笑着抱歉的说：

“大表嫂才回来么？你看我们乘你不在来打扰你呢！”

“怎么说打扰！请都请不来的呀！”

她客气的回答着，笑着，一面眼睛搜索着她的儿子。

“大少爷怎么不出来陪客呢，”她问着那半聋的用人。

“什么？”

“问你大少爷怎么不出来陪客？”

那个正在卸下夹背的男工，大声的补了一句。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强壮的青年，名叫刘二，他立刻使那个聋子听清楚了。

“在书房里吐呢！”她也大声的说，仿佛别人也是聋子。“已经没有吐了，”客人们不安的笑着说。“其实喝得也不很多。”

“总是好强呀，”孀妇强笑着接口说；“把客人丢下来，自己倒去乱呕乱吐去了。你们看多不懂事呀，——幸得都不是外客呢！”

于是从容不迫的咕咕喳喳着，客气着和张罗着。虽然儿子的醉倒她也多少感到不快，但当了客总不好发作的。而且木已成舟，生气徒然多添烦恼。所以她只一心一意设法把客人待好一点。

因为听见客人并未吃饭。才端上碗宝元就呕吐了，她又立刻叫用人重新备办。并且措辞异常得体，不使人难为情，。

“你看，”她笑着说，“这屋里我一走就什么都乱糟糟的！”

“那里的话，已经很周到了，”白三老爷说。

“我们走吧，”胖子傻笑着说，“好让太太太休息一下。”

“这怎么成！是嫌弃么？几下就弄好了。”

“不！菜已经胀饱了呢。”

“都是本街坊的人，不要客气吧；我也还没有吃呢。”

她终于把他们留了下来。

在把他们重新安置下来之后，她就到后厅里去走了一转，又去看了看她的儿子，低声的抱怨了几句；但回答的只是鼾声。

她对付客人的容忍和礼貌，并不是无缘因的。她是一个自负的女人，她总想处处得到人的好评。而且，对于目前的客人，能够好好接待一下，在某些方面对她自己也并不是全无益的。恰恰相反，十年以来，她已经认为这种张罗是必要的了。

由于一时的错觉，现在，她认为儿子的能够同白酱丹们来往倒是一件高兴的事。仿佛觉得这个平常她以为糊涂和无能的儿子，就快要在社会上出头了。所以她竟原谅了他。

当她从书房里退出来的时候，饭食已重新摆设好了。她重新安置好他们，一面吃着，一面进行着充满交际意味的谈话。

何寡母是满想给儿子的出处作一番布置的，她叹息着说：

“宝元就是太年青了！你什么都教不会他。我就常说，你要少同那些无

聊的人来往。我并不是怕你在社会上露面，但也要选择一下呀！我们何家也要算门大户不小的，……”

“其实大太太的福气也就算顶好的了！”客人们称赞着。

“那里话！就是没有个替手：有福气又不会这样一天忙到晚了。你不知道我们家里的事，买个钱豆芽也要我操心呢。操心也不说，他们年青人还不知道，以为你多事，嘴巴罗嗦。……”

“当家人总是这样的。”

“也不尽然。翟大老爷娘子就比我们家里好得多了。儿子管事，媳妇管事，翟大老爷娘子只提个头。所以我常常说，这个家我总当不了一辈子的，你们要学着干，不要靠我，——有什么用呢？！”

“年青人都这样，”白酱丹说，“慢慢来就好了。比如先分一些事情让他去做，自己提到领口；慢慢也就练出来了。”

“我也这样想，”孀妇叹息的赞成着：“你要他自己肯呀。首先嗜好就染错了。你在屋里烧也对呢，偏偏要去乱钻！这一点我倒希望你们老前辈帮我劝一劝呢！我真嘴巴都说玉了。”

“这是自不待然的，”胖子同白酱丹同时说。

“这是自不待然的，”白三老爷说；“才上桌子的时候我们就劝过他，那些烂地方是去不得的。年纪青青的，最好把它戒了。”

“是呀，又没病没痛的，”孀妇附和着。

“我们说，你又不缺人，又不缺钱，自己又满聪明，要搞什么搞不起来？只要手里有点舞的，人自然就变振作了。”

一边说着，他那细长的眼睛瞟了一下胖子。意思是问：

“那件事就向她提提好吧？”

胖子眼睛里的回答是个否定。

“总之，许多事都是无聊弄出来的，”三老爷叹息了。“你想吧，好大个地方哟！吃没吃的，玩没玩的；转过去茶馆烟馆，转过来茶馆烟馆，……”

“唉，大家怎么不请点菜呀，”孀妇说。

“你看老在吃呀；一点都不客气。”

“就要不客气才好呢，”孀妇回答着；一面接上白酱丹的中断了的话头，“是呀，就是地方太小了，风气也坏。像他这样能够向各位领教，我也丢心多了，……怎么就放碗了么？”

“你看我胀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呢！”

狗老爷恭而敬之的回答。同时别的人也都准备要退席了。退席之后，主妇又陪他们吃了一杯便茶，然后才送走他们。

一般的说，何大太太这天相当满意；他们虽然并非善良的人，但在镇上是有实力的绅士，而且相当顾全大体，所以她所散布的应酬的种籽，将来总会多少有着一点收成。这个并不困难，只要他们在派款的时候客气一点，这就行了。

把客人送走后，她又去书房里看了一转，然后才退回后院里自己的房间里去。她在厢房的阶沿上碰见她的媳妇。一个苍白的温和本分的年青女人。她抱着一个八个月左右的孩子，正想上前厅去。

“你们也该劝他少喝一点呢，喝多了又来吐！”她说。

“你想他的脾气吧，”媳妇强笑着说，“我劝得到么？……”

“像你这样说我就离不开一步了。”

母亲叹了口气，随即审视了一番那个瘦弱多病的婴儿。

“晚上还是闹么？”她担心的问。

“总是吃不够呀，”媳妇愁苦的说；“奶子又越加少了。”

提到这件事，孀妇照例是要唠叨一阵的。因为根据一种相当流行的错误可笑的意见，奶母之所以工价高涨，而且不容易雇，这和日常生活中其他许多反常的现象一样，都是由那些富有的外来者制造出的。

“连米汤也不吃么？”她稍感愤怒的说；“我又打发佃客到城里去了，一百元都请！上个月说好一个，又教背时的金库主任抢过去了。”

于是她照例数说了一遍几个月来雇请奶妈的周折。

“这一次随便多少钱都请，”她结束着，“你先吃点发奶的药吧。”

她一边说一边打着小小的呵欠，因为起身的时候她并未在佃客家里满足她的嗜好，已经感觉很疲惫了。于是她立刻走进卧室里去。叫那个半聋的女人烧起火盆，把盘子摊了开来。

## 八

何寡母的嗜好已经有着十六七年的历史了。她原是痛恨那毒物的，为了这点既不名誉，又不吉利的嗜好，她还曾经同着自己的丈夫发生过无数的争执，甚至以死胁威他戒掉。然而，自从受了新寡以及种种家庭纠纷的打击，她也习染上了。

起初，是为了要医治她的气痛病。所以当时她一面吸食，一面仍然表示着她的痛恨，申言身体复原后就立刻戒除；然而她却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但和别的黑籍中的朋友不同，烟没有颓败了她，甚而给她以充分的精力来治理家务。而且非常喜爱整洁，家具常是亮堂堂的，脸也亮堂堂的；她就常常借此来安慰自己。

但虽然这样，这件事她仍然很忌讳的，有人一提起她便即刻感到不安。上瘾以后，她的特别喜欢打扮便可以说全是为了堵截外人的疑忌，免得大家胡说白道，以为她真的是瘾者了。所以此外她还特别考究一切有益滋养的食物，而这样也就更使她显得年轻起来，白皙红润，鲜嫩得像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人一样。

她不能说是不爱自己的儿子，甚至到了溺爱的地步。十二三岁她才和他分铺，到了分房的时候，宝元已经快结婚了。但不管怎样，她总认为他无能，容易受骗，是无法自立的，所以当其发觉儿子和镇上的名人应酬时，她虽然一时感到满意，以为这是一件什么值得庆幸的事，现在，一瞧着那盏引人入胜的灯，怀疑又袭上她了。

她一面工作着，一面思索，想要猜透儿子和白酱丹们来往的究竟。使她最吃惊的，是她竟想不出一点理由来说明这种交往的合理。因为无地位着想，年龄以及平常镇上一般人对于宝元的观感着想，她都觉得不可能，而且很奇怪的。那最后，并且自然而然想到的一点，便只有何家的家声和财富了。

但说到家声，理由不充足，实际她倒是仰仗他们的时候多些。

当她想到某次为了家庭产业纠纷，去邀请他们主张公道时所曾遭到的繁难，以及摊派某种公债时的呼嚎的时候，她简直灰心了。于是她的想头便又立刻落到财富上去，然而这却使她略略吃惊起来。

因为跟着这个想念来的便是欺诈，蒙混，等等。

然而，她的这种因为平常过分警惕而自然生产的危惧，并未任性的发展下去，她的自负使她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容易。

因为儿子的用度是按月发给，而家政又完全操在自己手里，任何欺骗都极有限的。但问题既然进入这个危险地带，那种希望探明究竟的心情，是变来更急迫了。她急想知道一切。

她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的卧室是相当大的，里面塞满了木器，柜子箱子以及立柜等等。床边的高脚火盆燃得很旺，上面炖着一壶开水和一小瓦罐红枣桂圆水。这是孀妇冬季喜食的饮料。那个半聋女工进来上炭，打皱的，鸡爪一样的手上提着一只竹篮。

她来孀妇家里已有十五年的岁月了。她在初来的时候并不残废，但她已经聋了两年。她的主妇向她高声发问：

“大少爷还在睡吗？”

“还在书房里空床上躺起呢；喝得太多了，……”

“大少爷娘子呢？”

“在哄奶小姐睡。奶子不够，吵得很呢。”

“怎么不搭点米汤呢？讨也讨一点呀。”

“不肯吃！又比不得我们乡坝里的，味口细呀。我们乡里半岁就吃稀饭了；我两三个都是稀饭喂大的；少奶奶又不肯。”

孀妇忍耐的叹了口气，她随就叫女工去请孙表婶来。

孙表婶是个四十多岁的孤人，何家的一房远亲。但她的寄食并非由于这点，是因为她那精巧的手工，以及常常出入善堂为孀妇这才看重她的。她是一个聪明的寄食者，处身行事都很慎重。

和一般孤人一样，她是沉默的和迟缓的。虽然瘦弱，她却有着一付很高的身材。当她进来的时候，孀妇又从床上坐起来了。

她望了她一眼，现出不快的脸色。她轻声的说：

“你们也替我管点事呢，”她叹了口气，“才走了几天，这屋里就乱得不成话了，随便酗酒，喝醉了又来吐！……”

寄食者抱歉的笑了一下，好像是说，这我怎么能管呢？

“还在外面书房里么？”她又问。

“大约是吧，”表婶回答着，在大火盆边坐了下来：“我在房间里呢。”

“枕头帕还没有做完么？”

“要不是胡二老爷娘子家里念皇经，早就完了。一牵扯就闹了两天，搁下来了。她请得很切，我自己又带便有点事。……”

这胡二太太是她们共同的善友，但她没有说明，她去找她的附带的目的，乃是为了她的小规模的囤积。自从去年冬天以来，她便把她那一点可怜的积蓄，搁在种种杂粮的翻囤上了。

对于从那里听来的关于烧箕背的传闻，她也一字未提。她是深恐沾惹上是非的，而她的居停主人又并不是一个怎样容易相与的人。但她却带便谈到了经堂的布置，以及最后一次抬机的情形。她是深信此道的，所以她的态度也就随着严肃起来。

“看来一时不会太平的了，”她叹息着；“上次彭祖临拈也是这样说的：金不换，银不取。这就是说，将来的日子还要苦的，……”

“这大家早就讲过，是劫运呀！”主妇说。

她皱皱眉毛，叹了一口气，好像忽然间变悲观了。但实际却是从她那种漠然的不安来的。所以，停了一会，她又漫不经心似的追究起来。

“我走过后，宝元做些什么，你知道么？”她问。

“不是今天请白大老爷他们吃饭么？”表婶略带狡猾的笑了。

“这还要你说！我早知道了。”

“那我别外就不清楚什么了。”

孀妇是善于侦查和怀疑的。并不答话，她望着对方奇怪的笑了起来。她常用这种冷漠而带野性的笑容使人感到不安，她做到了。

“像前两天他们也请过他吧，”寄食者加上说。

但这点补充并没有叫她满足，反而把她探究的欲望更增大了。其时媳妇正走进来，她是对自己的婆婆隐隐畏惧着的；畏惧着她的巧妙的压制以及种种防范。当她新婚期间，孀妇曾经亲身隔板壁偷听他们的密语，直到认识了她的柔弱为止。

只要孀妇在家，她是每天要进来坐几次的，算是问安，也算是一种恭服的表示。不然婆婆便会生气，以为被媳妇所遗忘，破坏家规。当她出现的时候寡母子立刻望她打量着了。

“昨天有人请宝元吃饭吗？”她集中注意的问。

“前天，”媳妇改正着；“是彭大老爷他们。”

“你知道为什么请客么？”

“像是吃着玩吧。”

“他总向你说过什么呀。”

他是指宝元，而当他从彭府上醉醺醺的回来之后，确也向她说过不少的话，夸口着他同白酱丹们的计划以及自己的将来；他很骄傲他自己同镇上的名人们有交情了，而深以为荣。

但她是不能照实说的。并非顾虑夫妇间感情发生波折，他对她早已没爱情了。她所顾虑的是会担上一个不加劝告的罪名。同时又让丈夫生气。并且她已感觉出，因为她生育的不是一个传宗接代的男孩，寡妇对她已经冷淡多了。她是土财主的女儿。

既然不能直说，所以掠掠头发，她胆怯的笑着，支支吾吾的说：

“你想他有话肯跟我说么？又喝醉了。……”

“好！看你们大家瞒得到我一辈子么？”

十分简捷，寡妇冷笑着这样说了。

“我跟你讲，”她又加上道，“要是醒了，你叫他不忙出街哇。”

她带着恼怒重新躺下，继续工作起来。

她的满足嗜好是有一种特别派头的，那物事裹得要紧要小，就像羊子粪样。因为这样既不败气，又不容易让习染自由发展下去，扩大下去。而且每吃两口就要掉换一次已经挖空灰粪的新的斗子。

她在平时是很能克制自己的感情，很能守礼貌的，靠灯和靠灯以后就要随便一些。每到这些时候她总容易激动，变来更爱说话，更爱挑剔和更自负了。正如醉酒以后的大部分的人们一样。而且在喜欢提说过去，发泄宿怨这一点上也是相像的。似乎自从娘肚里下地来便有人和她为难，而她终于应付过去了。

她这种脾气是全家人所熟知，而且最感觉头痛的。但她们却不能远离开她，甚至还要像聆训一样来领教的。不然她便会怪人冷落了她，把她的谈话看作厌诈。所以当重新一面工作，一面唉声叹气的时候，孙表婶和媳妇知道她的牢骚又开始了。她们屏着气互相望了一眼，无可如何的在想念中摇了摇头。

她们预想她一定要提起宝元来的，但是她们错了。因为虽然她急想知道他和白酱丹们来往的底细，而且怀着恐怖，但是她却并不如她们一样，知道烧箕背的事的。现在，她已经把这件事丢开了，她那兴奋了的神筋所接触的是她去巡视田产的经过。

老实说，她这一次的巡行的经过是非常顺利的，并没有遭遇到往年曾经发生的麻烦。所有的租谷都早已封好在仓里了，毫无拖欠。连那个难于应付的异常调皮的张烂眼睛，也都破了先例，服服帖帖的履行了他的全部义务。既没有诸神发誓的抵赖，也没有痛哭流涕的跪下来请求减免。

然而，正是这些反常的情形给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此外，她又发觉他们的生活比以往容易过活多了，有的人甚至养着肥猪，家里有了整匹的布匹。虽然他们也抱怨着人手不够，工价过高，随时担心着抓派，这却依然掩盖不了他们对于景况稍稍好转的喜悦。而且寡妇根本怀疑他们的话乃是一种托词。

把这些生疏的印象，和她所熟知的镇上粮食尤其是杂粮的上升不已的价格相连接，她大大的兴奋了。因为根据她的估计，单是地主没份的小春的售价，就可以超过佃户以往一年间的全部收入有余。这也即是说，种田的人是太占利益了。

其实去年以来她就有着这种见解的。只是相当模糊，而且以为对于自己并无若何损害。现在却完全不相同了。她工作着，一面向她的媳妇食客敷衍着她的观感和她已经考虑过的对策。而且怀着妒意，再三赞叹佃户们的生活过得太好。

“连那个穿刷把裤子的李瘟牛都阔起来了，”她不平的叹着。“每个人拿出来就是五元十元的票子，比我们这些人还漂亮。难怪好多人抢着租啊，不像往年主人家找客户了！”

“那不是，”孙表婶附合着说，“焦三老爷去年就加了佃了。”

“岂止加佃，你把耳朵伸长点吧，连租也加了呢。还是我们这些人心地恬淡，不然早就要说话了。佃倒不在乎，现在的钱算得钱么？加点佃有什么用？反而闹来背了场恶名。”

“加租也是对的，姚开全他们就这样，一亩地半个棉花。”

“对了啊！你算半个棉花值多少钱呀？！”孀妇兴奋的说。

她从床上撑将起来；套着戒指的手上巧妙的拿着签子。这时那儿子轻脚轻手的走进来了。

他已经没有了醉态，有的只是大醉后的疲惫，和那种近乎麻木的沉静。他的眼睛绕着黑圈，头发蓬松着，好像病人一样。孀妇望着他不声不响的走将进来，微微皱了皱眉头。

当走近靠床安着的五抽柜面前的时候，他摸了摸那把摆在上面的茶壶，去试探温度；然后便凑在嘴上大喝特喝起来。

终于母亲叹息了。接着沉了脸指责的说：

“吃不得我就推个杯呢！……”

宝元双手掩着脸，呵欠着，大大伸了个懒腰。

“就拚命的喝，”孀妇继续说，“也不想自己有多大的量。”

“才吃好几杯啊，”宝元咕咕着。

“好几杯？……那总还喝少了嘛：我看，就是胡子白了也还不懂事呢。说话倒有本事，烧烟倒有本事，……”

“啊唷，”儿子不耐烦的打断她，“这就不得了了！”“有什么不得了？醉坏了是你，又不是我；可是我看不惯！有本事的我就自己找了钱来喝，不要坐着吃，坐着穿。吃饱了穿暖和了还要磨皮擦痒的惹事生非！真像我该背黄包袱呢。”

“那你又不要背吗？！”儿子脱口而出的说。

他的头脑还很昏，他没有考虑过他的话语的重量，也来不及注意自己的态度。但当说出来的时候，他立刻觉得自己是做错了。他随即在火盆面前坐了下去。

寡妇望着他好一会没有张声。

“这才会说呢，”她浮上一个勉强的微笑，“是什么人教你的？我看你越来越懂事了！你怎么早不这样说呢？早这样说也免得我苦苦守你们了！今天才晓得，好像还是我错了呢！”

她的声调略带悲哽，她觉得她的眼睛已润湿了。她是一个矜持的人，因此，儿子的不常的忤逆总往往使她不平，觉得受了不义的待遇。而每当这时候她便为悲愤所压倒。特别是今天，她才劳累了回来，成绩又很不坏，她的心里正在感到骄傲，那种不平的感觉就更厉害了。

寄食者和媳妇是深知道她的脾味的，她们相信跟着来的一定是眼泪和埋怨和那种没有止境的诉说，她们劝慰着她：

“你理他做什么呢，吃醉了的人！……”

宝元不大输气的横了她们一眼。

“吃醉了！”母亲冷笑了，“你们就只晓得替他圆梦呢！你怕我不清楚么，这屋里就多了我一个人，别人早就看不惯了。”

“哎呀你总是讨闲气忧，”表婶说。

“我倒不讨气忧，可是我现在什么都看穿了！我什么也不管了，管你们把这个家务鸡毛毳样一足踢了也好。什么，变了牛还遭雷打吗？这真叫做有好心没好报呢！……”

宝元清楚这一来她又会细数一场她的苦况的，但这他已经听过千百回了；而每一次这却只会增加一层他的不满。虽然在年纪幼小的他曾经从它们得到过若干的感动。

他显得厌烦的神气站了起来，想退出去；一面截切她说：

“我怕我今天碰到鬼了呢！”

“转来！”

母亲大声的制止住他：

“我倒要问你，什么人是鬼？！”

宝元没有出去，也没有答话；他扭歪着脸重坐下去。

“真搞得好，”母亲强笑着说，“我才走几天就变得这样子了！一天就酗酒呀，打牌呀，是人不是人都伙着来往，……”

她想到了儿子同白酱丹们的往还。

“难怪得啊，”她忽然充满了敌意，因而恶意的笑着，“总是找到军师了嘛。这个鹅毛扇子真扇得很不错呢。”

“那个给我扇鹅毛扇子啊？！”他厌恶似的向她一瞥。

“这还要问我么？”孀妇反问着，“好像别人都是蠢东西呢。好吧，我管你们也管够了，不对我们把这个家分了好吧。”

她说，留神的期待着儿子的反应。

她原是最讨厌这一着的，每当和人种赌气的时候她都自然而然想起这件不快的事。现在，因为儿子的意外的行动，她的疑虑和忿恨也就反加大了。她急想弄清他的本意。

“你怕我想当这个家得很么，”因为儿子没有张声，她又说；“分了看我还清静一些，少变几天牛马；像我想把持住呢。”

“好歹都是你一个人在说哇，”宝元忍不住回嘴了。“真是别人讲的恐怕天都会闹破了，——分家！”他冷笑了两声。

“分家怎么样？难道我想把这个家务背在阴司里去用么？！我想拿去顾娘屋么？好得很，我天都闹破了！今天我才晓得我是个泼妇呢。好得很，我倒要请几个人来问一问。……”

这种没有料到的结果使她发出一串神经质的笑声，随即哭了。

“又没死人，”宝元咕咕着；他也恼怒着这不曾料到的结果。

“就要死我这个千人恨，万人厌的了！”母亲带了哭截住他：“看你们还过得到几天好日子么？你明天就来当这个家好了！”

“家我倒不当啊，我要做生意！”他毫不自觉的说。

“你就拖懒杆子我也不管！”

“像这样吃下去我倒要拖懒杆子呢！不晓得抓那么紧做什么啊。一谈到做点事总说不行，恰像你连鼻涕也不会揩！”

“这才本事大呢，”母亲忍着哭，渺视的说；“你要做做你的呀！”

“做我的！上前年想同蒋有才做碱生意也是这样说，等你约好人又不来气了；那年说上去割漆也是这样，……”

“你不要讲那么多！”孀妇负气的截断他，忽然觉得心里好过点了。“要做什么你说出来呀！可是做烂了不要又来污我，……”

“你是只会封赠我这些好话的！”

“那怎么会，”她作弄的说：“做发了我这个老婆子还会沾你的几天的光么。我倒要先看看是个什么生意呢，总还有个打算么。”

宝元没有即刻回答。并不是因为怕她悔口，他是知道怎样来征服他的母亲，而他已然不曾预料的软化了她。根据经验，他只需道出他的愿望就好办了。但他一时说不出来。

“我要开槽子淘金，”他终于吃吃的说了。

他很快的瞥了孀妇一眼。

“地方都看好了，”他继续说，“有白大老爷，就在烧箕背挖。”

“那个烧箕背？”她集中了她的全部注意凝视着他。

“就是我们老坟那里。他们说就在侧面挖，又不会伤到坟，……现在也没有人讲究那一套了。又伤不到坟，……”

他停住嘴，朝母亲看望了，于是没有再说下去。

当他说出那风水地方来的时候，她希望那是另一个地方，而在他肯定了她的猜疑之后，她简直震惊了。她想到了那是他家里的发祥的老坟，想到由它所引起的一次纠纷。因为十多年前为了么房砍伐坟上的树子，他们几乎掀起一场官司。

她认为儿子做的是一件糊涂事情，而且看清了便是他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很正当的，她的心情也就更坚定了。

“真是好主意，”她冷笑着，“看你将来还要把死人的骨头挖出来车纽子卖呢！——不晓得你是发的什么疯啊！……”

“我倒没有发疯啊，……”

“那总是我呀！人做事情也要想一想吧，你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了，就不怕犯到自己，也该怕闹笑话呀！”

看出儿子已经失了主宰，她就更加坚决起来。

“我同你讲”，她决然的继续说，再对于儿子的横蛮存留若何的顾忌，“当到你表婶婶也在这里，只要我在一天，那个要动一下我的祖坟我就和他拚命！……我怕没有脸见死人！……”

沉默一会，她随又鄙视的笑了。

“难怪得啊，这些条也真要白酱丹才想得出来呢！”

接着她就躺了下去，没有再说什么。其他的人都陷在沉默当中。而在末了，人种忽然掀倒椅子站起来；“总之，你把我腌在家里好了！”他大声的叫着，冲冲跌跌的走了出去。

## 九

在寡妇家里，在近两年来，口角已经成为一种寻常事了。这大半是从儿子方面来的。他常常感到自己受着限制，受着委曲，而这又都是那个一直把他当作孩提看待母亲所造成的。

那种残余的男子气概常常催促他有所活动。使自己在人们眼中不仅是生理，即是行为上也是一个成年的人。这种想法越加繁密，他所感觉到的束缚也更大了，因此他就常常同母亲抵触说些忤逆的话。而种种不快的事件也就随之而生。

但在起初，因为一直以来的驯服，且又并无明确的意向口角的情况，并不如何厉害。而且只需把母亲急得哭泣起来，他的不平已消失了。争吵得最激烈的割漆同囤集碱巴，但因为孀妇对于儿子的无能的肯定，以及一种不自觉的自负，当时虽然是答应了，事后却又设法撕毁了自己的诺言。

关于淘金的争执，在人种气冲冲的退出去以后，母亲以为还会不服气的，但是一两天过去了，儿子并没有再行提起。不仅因为感觉压力太大，他自己对于事情的不很正当也开始反省到了。而且还是为了那倒霉的面情太软，他连大门也羞于出了。仿佛真想就把自己腌在家里不再露面一样。

在出事的夜里，寡妇的阻止便在镇上传播开了。这是应该感谢小市镇上的居民们的多闲的。一般的反响都很平常，不过觉得有趣罢了。少数野心家则采取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恰像这件事对于自己是一桩委屈。现在才好容易得到了一个伸张的机会一样。他们甚至还尽力设法挑剔。

当他们偶然碰见白酱丹的时候，他们总要问到烧箕背何时开采，自己是否可以得到一个沙班或者马尾子的差事，作为喜讖。他们对于林么长子竟也如法炮制，但在末尾却又用了同情的口调劝他一顿，认为他实在也用不着再失望，再生气了，因为那些阴谋者已经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报赏。……

在何家两母子发生口角的翌日早上，涌泉居的茶客们照例又上班了。在谈过一些无味的琐事之后，芥菜子公爷就提出挖金的事来，给×嘴进着忠告；虽然多少带着嘲弄的神气。

“忧什么啊，”他用唱歌般的调子说，“你就弄到手还是一个样。那里有别人的发家的坟呀！又比不得是吃不起饭。……”

隔了一会，×嘴这才冷笑一声，现出一付不瞅不睬的骄傲态度。

“我忧！”他冷然的说，“那样爱忧，我早就忧成气包卵了！”

于是他把左脚上的鞋子踢去，腿杆一提，登向凳子上去；右手拐靠了膝

头，捻着又粗又硬的胡子，自己想心事去了。

邻座的芥菜子们暗笑起来；但为了对付拜兄伙的礼貌起见，他们立刻谈到别的事情上面去了。主要的是生意经和牌经。随后虽然又是挖金，但不是烧箕背，而是一般的情形。他们热切的关心着某人是挖发了，某人又挖穷了。什么人的槽子发现了棚式板，或者正在打横洞，宰耳口，企图挽回歹运。

他们只顾自己谈得热闹，并没有引诱长子参加。他们知道他的习惯，是正在想着心思。每当他带了那付流氓架势捻着胡子，那便谁也不好惹他的了。然而，正当他谈及杨善人的明窝子的幸运，大家都显得羡慕不置的时候，×嘴站起来来了。

他穿上鞋子，大大的喝了一口浓茶。于是一面去取靠在墙角的烟杆，一面大澈大悟，自言自语的说：

“唉，盐也只有那么咸，醋也只有那么酸！……”

他一径走向茶馆里面自己家里去了。

这在他乃是少有的例外行动，因为照规矩他是非到饭菜端上桌子不回家的，从来没有蹲在家里催饭吃等饭吃的习惯。但这天早晨，一进门他就立刻钻到灶房门口去了。

他的老婆同寡媳正在烟雾腾腾的灶门前工作。女人身体壮健，已经四十带了。么长子很怕她，这是因为她的口舌比较自己更为粗鄙的缘故。她一发觉丈夫正在门口探望，还没有张口，便嚷叫着，怒气冲冲的抓来一只竹篮靠近他去。

“就在外面翻花就是了吗！去择了来！……”

“怎么，菜还没有择好么？”×嘴吃惊的问。

“一个人只有一双手呀！”

女人大声的说，一面响着铲子，长子无可奈何的笑了。因为媳妇子在面前，他只在喉咙里咕噓了一句怪话，退了开去。

当走回堂屋门口的时候，他看见孙儿跪在地上弹着弹子。

“快来帮爷爷择菜，”他叫着，“吃了饭给你一个铜元！”

“你那个×嘴里的话都靠得住呀！……”

“嗨，这个龟儿子娃，”老头子激赏的大笑了，“你像吃孽了呢！”

“你不是呀，”因为得到鼓励，那个顽皮孩子更胆大了，“你向婆婆说了不再赌钱，那天又输光了！×嘴，婆婆骂你！”

“杂种，婆婆是婆婆呀！……谨防火闪娘娘淋你的尿！”

“你才骗不倒我呢，先生说那是电气！”

“还是疝气呢，电气！……赶快来吧，我要叫你妈了！”

在这屋里，土狗娃是只怕娘的，他四下望望，收起弹子，周身氓灰的站起来来了。但正在这时候，老太婆又从厨房里叫了起来，说饭已蒸好，菜可以不择了，赶快去厨房里帮着端饭。

在饭食当中，虽然那个精神勃勃的太婆还在抱怨那天钱输多了，但长子并不回答。他只顾吃自己的饭，吃完他便要赶着到何寡母家里去了。他觉得既然白酱丹的阴谋受了挫折，凭着亲戚关系，也许他还可以挽回自己的运气。这自然可笑，但是每个痰迷心窍的人，他们总是那么深信着自己的特殊的逻辑。

这种想法起因于何家的口角。这昨天夜里就打动了，到了早上，便已固定起来，拔也拔不脱了。生活还在上涨，金价已经爬到百换以上，他是无

论如何也不会对烧箕背断念头的。何况有过成约，要想断念也就更困难了。他本是很贪婪的，更不是一个软弱可欺的人，他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坚持到底。

经过郭金娃馆子里的那场不快的会谈之后，他所经心的只是怎样来破坏他的对手。就像在一场竞争里，一件宝贵的磁器被一个有力者所抢夺了，他只想设法毁坏了它，使得彼此都全无好处，现在既然被原有的主人争了回去，于是他所当做的，便是怎样才能骗取那个他所求之不得的赃物。

他觉得他所图谋的满有希望，至少可以竭力一试，所以吃完早饭，他便挟起烟杆，到孀妇家里去了。正如早上喝茶的时候不让他的心思透露一点那样，在把自己的行动做得相当秘密，仿佛他不过是随随便便向大街上溜达一趟。

到了孀妇门口，他两头瞟了一眼，就笔直走进去了。他在耳门口停止下来，向大厅里窥探着，因为他听见有好几个人讲话的声音。那里寡妇在同佃客争论，他被她发觉了。

“是老么表么，”主妇招呼着，“请进来坐呀！”

他有点吃惊，她的态度拘谨而欠自然。

“我看你不得空吧，”×嘴说，一面却提起烟杆走了进去；“倒没有什么事，不过顺想看看你。……在讲租谷么？”

“是呀。收这几颗谷子也就够烦人了。……怎么不坐呀？”

“不要客气，你们继续谈吧！都是自家人。”

“请么舵把子说说吧，”一个蓄着喜鹊尾巴的乡下人忽然说了，“一亩田加半个棉花怎么做呢？也该给我们留条路嘛！”

“这样说像我还做挖苦了呢！”主妇佯笑着。“老实讲，我们也就天公地道了，一个人不要光吃甜的！……”

“不晓得我们那回吃甜的来，去年贴他妈好几百！”

“快答应下来算了，”么长子劝诱着。“你是常乐坝的？”

“后桩沟。我叫王老九；怎么，还是去年么大伯栽培的呢！”

“快少说些空话吧！”×嘴红脸了，切断他说；“光棍就该吃裹缠么？做得着就做，做不着就退，主人家好另外招佃，——值味一点！”

“这就说对了呵，”主妇高兴的叫了。“不过么老表还不知道呢，这两三家都没话说的了，就只他一个人扯皮得很！”

“我们没有答应过哇，”一个老头子忸怩的说。

“你们最好去打听一下，”主妇接着说，“把耳朵扯长点，看我挖苦你们没有。对，下一场来换佃，不对，退佃好了；不勉强你们。”

“唉，”老九嗫嗫着，“唉，这不逼死人么？……”

然而孀妇并不理他，她一心和客人张罗去了。她把他邀向堂屋里去。因为虽然是亲戚，平常却少往来，而且还存着强烈的戒心，所以她的接待也就特别充满着一种交际意味。

为了难于猜透她所捉摸不定的拜访的理由，而直接发问又是失体统的，她只好把换佃的事作为应付的话题。

“么老表都知道的，”在说过交涉的经过之后，她接着说，“现在的生活好高呀？又是这样款那样捐的，不然那个愿意提啊。自己寻到找些气忧。你看吧，这个还没说好，那个又翻盘了。”

“不要紧，”×嘴慷慨的说，“等下我同王老九说一声好了。”

“那就太费心了。本来都没事的，就是他一个人傲起。”

“那些湾毛根晓得什么好歹啊！自己当了个光棍就了不起了，以为可以随便抓拿骗吃；袍哥的好处倒一点都没学到！”

“是呀，前几年都是听说听讲的人，”孀妇脱口而出的说。

她禁不住笑脸了，因为这句话显然是得罪人的。但么长子却并不介意。他原是很性急的，他只想着该怎样把问题提出来。

“不要紧，”他胡胡涂涂的说，“我去说他一顿好了！”

“那就太费心了。……请点热茶呀！”

“不要客气，——哦，我今天来是找你谈个事呢，”他假咳着。“其实我倒无所谓，不过我们这场上的事，你是晓得的，有些人是不择生冷的呢！一天就编筐筐，门框框，拖人下水，……”

“好在我们从来也没有得罪过那个。”

“他倒不管你那一套啊！有些人是心肺把身都黑透了的。比如吧，听说又把你们宝元编上手了，要在烧箕背挖金。……”

“其实也不过讲讲罢了，”主妇机谨的说，一面提心吊胆的窥探着对方。“那里又有我们的祖坟，谁也不相信我会答应的呀。”

“你是这样说，别人可又有别人的想法呢。……”

×嘴的高深莫测的口气使得主人吃惊的扬起眉毛。

“这一下我看你又画什么圈圈！”并不留意孀妇，他愈说愈胆大了。“你总不能抬我的门，踏我的槽子，老子依法纳税！我看只有这样：自己挖！你忙不过来呢，我帮你跳。都不是外人呀。”

“这个意思自然很好，”孀妇透着气说，“但是，……”

“我总不会害忌你的，”×嘴抢着说，“一百多换一两，啥劲杖呀！头钱又不要多，买五石米就足够了。家具都不必买，我有！”

他大摇大摆的站了起来，吹燃捻子搁在茶几边上，燃起叶子烟来。这时孀妇已经镇静过来，她假装着感谢的神气笑笑。

“么老表的关心我很感激。……”

“一天不出两把金子踢我的脚头！呱，呱，呱，……”

“么老表的意思自然很好，”她佯笑着，“但是，就是挖金娃娃吧，这件事情我也不愿干的。明白人背后骂都是小事，将来怎么好拿脸去见死人呀。我又只有一个儿子，犯着了我更担当不起！”

“你放心，呱，呱，不会撞到坟的。挖槽子是有窝路的呀！……”

“我们妇人家见识短，”她有点生气了，“总之，我绝不能做！”

长子从嘴里取出烟杆，叹息了。浮上一个狞猛的冷笑。

看了他的神气，孀妇虽是一个胆大自负的人，却也多少感到了一点畏怯。这还因为对于他的名声，她是太熟悉了。

“别人要怎样我管不了，可是我总有我的想法，”她匆忙的说。

她尽力装出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气，接着又问：

“么老表在外面听到有什么话吗？”她想试探一下。

“当然，不然我也不必来了，”×嘴坦然的说。“你想吧，已经到了口边的菜，还有放了的么？恐怕没有那样的好事，——哼，哼，……”

出乎本愿，他多少露出一幸灾乐祸的神气。

“像么老表这样说，”主妇激恼了，“不是他们要强迫我答应罗？！”

“要不是这样我也就不必来了。所以，……”

“这样也好，看我们还会打场耍耍官司么！”

“那你又想左了！”么长子紧接着说，“现在的官司都是人打的么？同衙门里没关系，红的还要给你闹成黑的呢，——讨空气忧！”

孀妇没有张声，他认为他的说辞已经见了效了。

“依我看么，”他又说，自信的点着下巴，“只有自己来挖！”

“这个话请么老表不必说了！”

“可是假若别人定要挖呢？”他不怀好意的直盯着她。

“那就只有先挖个坑坑把我两娘母活埋了再说！”

么长子轻轻的笑了。他叭着烟袋，好一会没有开口。

“既然如此，”他扣去烟蒂，带点不满的站起来了，“我也不敢劝了！”

“再喝杯热茶走呢？”

“不喝了。今天逢场，我又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孀妇一直勉强的送他出去，当走进大厅，他又站住了。

“老嫂呀，”他含着笑懒懒的说，“现在的事情想开点啊！”

他带点威吓的微微晃着他的脑袋。

“我们坤道人家就是想不开呢，”她避开他的视线，恼怒的说；“不再坐一会么？今天太把么老表麻烦够了，又碰见逢场，……”

她忽然停住了嘴。因为当她避开×嘴的视线的时候，她看见白酱丹从耳门边走进来了。抱着烟袋，神气显得很正派的样子。一发觉他，她就立刻更加感到不快意了。

白三老爷先向主人打过招呼，随又打量似的望着×嘴。他的态度不大自然，因为他忽然想到，长子定是来使过坏了。

“怎么，我才来你就要走么？”他问。

“你不知道，”×嘴讽刺的回答，“我自来就怕挨你的呢！”

“那就怪了，”烂药平静的笑着；“好，等一下喝茶吧。”

长子什么话也没有再说，从鼻里笑了一声，车身走了。

主妇对于新来的客人显然并不热心，她没有让他到堂屋里去。她猜准了他是为了什么来的，而且×嘴带给她的不快还在发生作用，因此这日常以干练自负的女人，感觉到不能自持了。她多少显得有点张惶失措，十分惊怪着他的拜访。

白酱丹也不如往常的镇静了。他深知道对方是难惹的，而又选错了拜访的时间！他开始担心他的游说将会成为不快的会晤，但是凭了他的年龄，经历，他依旧装出镇静的样子，斯斯文文的抽着水烟，斯斯文文的同孀妇谈着不相干的琐事。

他已经看清了主妇的情绪欠佳，一不对劲就会弄成僵局。因此他得先使她平复下来。他毫不厌倦的继续着闲话：

“听说今天米又涨了，”他轻轻的弹着烟灰，“我看，要是关不起冬，开了春还要往上爬呢！表嫂的谷子该还囤起在么？”

“啊哟，我们好几颗谷子哇！”孀妇已经感到不耐烦了。

“也就算好了啊，人又少，……”

“就因为人手少才处处受欺负啊！”孀妇赌气的说。

白三老爷偷着向她膘了一眼，而且立刻得到判断：谈话是失败了。他希望另选一个时间再来。他是只有这样做了。

“哦，”他忽然装出关切的神情，“老实话，你们老太爷病好了吧？”

“早就好了，多谢你问。只是左半边瘫了，动不得。……”

“真可惜，多好一个人呀！不管做人，做学问，你到那里去找啊。我记得是和我们先严同庚的；已经七十带了吧？”

“七十一了。”

“那还小先严一岁。先严要是还在，……”

“哦，三老爷，我们都不是外人哇，”孀妇忽然红着眼圈说了；“千不是，万不是，总是那个晒牙巴的死早了，留下我个女流之辈，少读书，少识礼。儿子又不成材，一点不给人争气，……”“那里的话，表嫂也就算命好了。”

“哼，命好！”孀妇鄙夷的说。“命好又不出败家子罗！不过三老表，我们不是外人，说句老实话，那个要挖我的祖坟，就先把我活埋了！”

“你从那里听来的啊”白酱丹佯笑着说，好像他竟不相信会有如此的怪事一样；“不要听么长子胡说，——他那付嘴！”

“我倒不会相信他啊。不过不管是张三说的，李四说的，我要让老表知道，除非我断了气，那个要撞撞烧箕背，我就和他拚了！”

“不必着急，我看你先把事情问清楚来吧。”

“这还要问嘛？想发财呀！……想趁昏水打虾笆呀！……”

主妇的意想不到的激动，使得三老爷失色了。同时也领悟出，再要糊掩下去是不行了。他灭掉纸捻，随即站立起来。

“还是那个话，”他说，“你问清楚哟，看冤枉淘一些气。……”

他强笑着，轻轻弹着花缎背心上的纸捻子灰。

“一个人想钱也不要想得挖苦了，”孀妇只顾噙着眼泪嚷自己的。“欺凌寡也不算得好汉！究竟我的眼睛还没闭呀！……”

“好，我不说了。……你们劝一劝吧！”

这后一句是三老爷对那个带点惊慌走出来的孙表婶说的，自然也是为了走起来自然一些。说完，他就退出门去了。

## 十

在人种同母亲发生过争执的夜里，这消息就漏到白酱丹耳朵里了。但他并不在意，以为这是免不掉的。所以当翌日一早会见彭胖，那肥人不大了然的把争执的情形告诉他的时候，虽然已经早知道了，他依旧让他说完下去，不加阻止。

最后，那肥人担心的问：

“这一下怎么办呢？……我看完了！……”

“你怎么这样经不得事啊！”三老爷叹息了；“是你，你也要一下命呀！这是早就料到的了。她一定要来这一套的！……”

于是他慢慢告诉他的伙伴，他所说的，他当天夜里就听见了，这并不足以证明事情的失败。据他推测，人种是爱面子的人，他是必不会收回自己的诺言的。他会坚持下去。而事情的真象如何，也只有和他本人谈过以后才能彻底的明了。

总之他主张等候着大少爷出街，问个明白，然后再给他一些必要的激励。但肥人不很赞成。他力说应该把进城采办种种工具的姚老五赶回来。他是一个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他担心着亏损。结果三老爷无可奈何的承认自己去试探动静。

他们商量这事的时间是早晨，吃过早饭，白酱丹便抱起签花烟袋访问何家去了。他猜想他是会大费唇舌的，虽然事情还未到完全绝望的程度。至于

不会绝的理由，少爷们总是爱情面的，这不必说了，此外，他相信孀妇是非常识体统，懂利害的，她绝不会为了一点细故来招引麻烦。或者自讨没趣。

但如他所经历的，他失败了。他曾经那么苦心准备好的理由一点未用他便不能不立刻退了出来。因为从他看来，再谈下去是会把大门封闭了的，最聪明的办法是等寡妇想开豁了再讲。但不管如何，这一次的谈判的失利，却是毫无疑义的了。

一出大门他就呻唤一声，甚至在想念中顿了顿脚，而且怨愤着自己会选上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拜访时间！……

市集已经很热闹了，又是闲月份，街上人很拥挤。满街只见箩筐，背兜，以及黑白套头乱翻。挤了好一会他才摸进畅和轩茶馆里去，但也全被乡下人占据完了，有一批人在等候着讲礼信，公断处是就设在这茶馆里的。白酱丹算是公断主任，他一进去，那些男男女女的庄稼汉就嚷叫起来，欢迎他主张公道。

他伸长脖子望了一会，看出他所要找的人不在，就又立刻转身朝外面走，一面随意打着招呼。他老是毫不在意的叫着。

“我泡得有的！……我找个人！……换一下！……”

但才转身走了两步，一个满脸皱纹的矮汉子拦住了他。

“请三老爷上面坐吧。你不晓得，我们出了点事！……”

“季大爷是在那里么？”

“不行，”那个名叫狗娃子的汉子一径拦住他不放，“一定要请你老人家说点公道呢！你不晓得，我这回吃亏吃厉害了！……”

那个坐在最里面一桌的公断员，那包着围巾的熨斗，也在挽留着他。他的声气又尖又大，口齿非常灵利。他是全镇欢迎的脚色，因为他从来不做挖苦事情。他颠起脚站起来了。

“唉，三老爷，”他大叫着，“今天你撤不得台啊！”

“我还有事！”白酱丹不大耐烦地转身去：“你断了就是了呀！”

“不行，不行，今天包袱大了，我一个人拿不下来！”

三老爷皱着脸，显出为难的神情。

“你是找彭胖哥么？”熨斗忽然关切的问。“刚才还在这里，恐怕粮食市上去了。逢场天，他要下午才有空吧。……请上来，一卷烟就讲完了。你这个时候横竖找不到人的！……么女子，拿碗茶来！……”

他叽叽喳喳的叫着，嚷着，做得非常殷勤。于是同在别种困难情形下面一样，他的张罗生了效力，白酱丹叹着气服从了。

“究竟是什么鬼事情啊？”坐定之后，三老爷不快的问。

“你还不知道么，狗娃子的老婆叫人挖了热瓢子了！”

熨斗忍禁复不禁的发出一阵惨笑。

接着，为了不使当事人难堪起见，他放低声音，绘声绘影的报告了一番事情的经过。和往常一样，前天石缸坝的保长，天不见亮就把自卫队吵起来下操了。狗子也如时跑向操场上去，怕挨手心。但他出去不久，他的老婆发觉他又转来了，钻进被窝就睡。……

“这究竟是什么人呢？”三老爷迫不及待的问了。

“什么人？你等我说完来呀！……这一下他就睡了啊！女人问他，今天不下操了么？没有答应！随后也死不开腔。就像俗说的样，哑巴门，……婆娘起了疑心了，下细一摸，肉非细！立刻就叫起来，……”

这个也怪女的太大意了！……奸夫呢？”

“女人一吵，奸夫，就披起衣服逃之夭夭了！……”

“啊啍！……”

“慢点啊啍，有人亲眼看见乔面娃娃从里面跑出来呀！”

这乔面娃娃是石缸坝的保长，不用说，本保的学校，壮丁，以及一切男妇老幼，都归他管。因为精强力壮，办事非常认真。他住过几天学校，精于赌博；但受教以后，他就专门为国家流汗水了。

白酱丹是很讨厌他的，讨厌他的浮气和他的高傲。其实对于一般受教的他都异常反感，看见他们的影子他都觉得很伤脑筋。

“我怕是什么人！”所以三老爷鄙夷的说了，“也要他们才搞得出来这些怪事情呢。你知道么，总以为自己是上过釉子的呀！老实说吧，我早就把他们的肠肠肚腹都看穿了！……”

由于积压下的种种不快，尤其是刚才的失败的会见，他忍不住愤激起来。目不转睛的紧盯着对方，嘴唇有点颤栗。

“你看现在的事情怎么搞得好呀？！”停停，他又说，“什么也不管，就今天对一桶料子，明天对一桶料子，颜色越新越好！这个来给你一抹，那个来，也给你一抹，以为只要刷过颜料，你总该不错了吧？嗨，殊不知天地间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夜壶还夜壶！”

他的口气粗鲁而又放肆，熨斗吃了惊了。

“你是怎么的？”熨斗玩笑的说，“带了早酒了呀？”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三老爷忸怩的回答，已经稍稍反省到自己太过火了。“这些话我老早就说过的了。不过讲句老实话，我们自己先该多找几个人去的；大家不听我的劝呀；现在怎样？”

他沉着脸，浮出一点恼怨的神情，但熨斗没有回答，他只意义暧昧的叹了口气。随后便把谈话扯到别的事情上面去了。前线的战局的传闻，行政会议，物价等等这些毫无系统的问题，白三老爷显然并不热心，他好几次提议让他先行退席。

“就只等他一个人了，”熨斗挽留着他。

随后他又叫狗子去找保长。

“你倒底看见他来没来啊？赶场天，大家都有事呢！”

“怎么没有来！”一个人插嘴道，“我都在下街子碰见过他。”

但当那庄稼汉转来的时候，依旧没有结果。其时白三老爷已经着实不耐烦了。他正在向熨斗遮掩着抽身的托辞。

“这个家伙一定不来了，”他摇摇头说，“实在说也讲不出个所以然的！你给他们说，”他忽然放低声音，“到城里去告他的状嘛！”

他顺势站立起来，提起烟袋，决心不再坐下去了。

“万一又来了呢？”熨斗也已不再坚留。

“要来他早就来了，——你没事，不妨多坐下吧。”

当他走出到阶沿上来的时候，那个刚才转来的五短汉子又拦住他，恳求他多坐一会，好为他老婆的操行主持正义。

“我打一转就来的，”但他诌骗着他，“你再去找一找呀！”

他已经急跨下阶沿，走向粮食市上去了。四处都找遍了他还没有发现肥人的踪迹。他毫不经意的走到一个卖米的面前去，问了问行情，于是抓起一撮，几颗几颗的丢进嘴里慢慢细嚼起来。

当他拍着手上的糠灰的时候，已经走到彭家大门口了。铺台面前有很多人在买油酒，铺台的一端搁置着很多瓦罐；是熟主顾客放在那里，要等卖了粮食才来取的。守柜的是一个深眼眶，掀下巴的老年人，三老爷他问明了彭胖正在家里清账。

当跨进大厅的时候，彭尊三便立刻向他打招呼了。他正在敲打算盘，不时又定着眼睛默想一下：恰在这样的時候他偶然发现了他的客人，于是他怀着期待站起来了。他急想知道交涉的结果：而且企图从他那黄而浮肿的脸上看出一点消息。

等客人坐定了，他依旧凝视着他，没有打消他的企图。然而，那在三老爷的脸上浮动的只有近乎颓唐的倦意。而且，他就老是那么平淡的抽着水烟，并不谈到问题上来。肥人耐不住了。

“怎么，你还没有到何家去吗？”他终于问。

“早就去了啊。”

“怕不容易说得进兵吧？”

白酱丹意义暧昧的闭着眼睛，没有即刻答复。

从何家归来以后，他就一直较量着，把全部真实都说出来呢，或者隐瞒下去。他深知肥人的话是难说的，他叹息了。

“真是骑牛偏偏碰着亲家，”他惋惜的说，“我早一步就好了。”

“没有会着人么？”

“林×嘴先跑去使了坏了！我去他正出来。这个家伙不知道胡讲了些什么！……你想，他那张嘴会钻得出好话来么？”

“怎么样呢？”彭胖又像丢心又像丧气的坐了下去。

“怎么样呢，”三老爷有点怀疑，虽然已经决了心要向他尽情吐露，“怎么样，我还没有开口，那个母老虎就吵起来了！”

“这还有什么说的呢，——叫邱老五回来吧！”

“所以你这个！”白酱丹犟着说，“你让我说完来呀！”

彼此不大自然的沉默了一会。

“唉，三哥，开不得我的玩笑啊！……”

彭胖终于说了，充满怀疑的窥探着对方。

“依你看究竟怎么样呢？”他又罩虑的加问一句。

“等两天再去呀，”三老爷故示平静的自信的说。“今天我根本就没有说什么，正在气头上。就像疮样，等她出股气就好办了。”

因为彭胖没有张声，是在思索着，一面胡乱的敲着算盘，所以白酱丹便又接着说了下去，讲了一番交涉的经过。他没怎样隐藏事实，但却竭力在使听者不致陷于完全的失望。他把那些过份激烈的言辞省略去，或者改换过了，没有如实转述。

如他当初所理解的一样，他认为寡妇的哭诉只是一种女人们免不了的发泼。但这个全镇闻名的孀妇却是十分通达人情的，在严密平静的考虑过后，她会知难而退的摒弃掉她的固执。并且，据白酱丹看来，这已经是一件木已成舟的事了。

因为是个冷静而又迂缓的人，说的时候又特别当心，这一来他的谈锋也就更迂回了。但毫不自觉的，他所说的逐渐成了他的信念，至于口气也就因之坚定起来，锋利起来。

但是肥人忽然把算盘举起一摇，让算珠各自归了原位，然后重新放好；

仍然不大放心的凝视着他，从而微笑着说：

“当然，你怎么说怎么好，”他几乎一字一字的说，“我自己又没去。并且，不是说推口话哇。这件事情开始也是你提起的。”

“完了！”白酱丹不快的叹息了，“像我在害你！”

“不是那个话，你误会了！我的家里的事情你是知道的，……”

他没有说完。但也不必说完，因为凡是同他有过交往的人，都清楚在任何困难中他是惯拿他的家庭作盾牌的。虽然他们同样清楚，他的两个兄弟从来不敢对他任何行事提出一点抗议。

这一点白酱丹不用说十分了然，他相信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放心他做投资的了。停了一会，他决然的说：

“这样好吧，要是这笔钱白丢了，我负责任！”

“话倒不是你那样讲的啊，”对方迟疑的说，他是深知三老爷的景况的，他连嘴都糊不匀净，“我的意思不过是说，把邱老五赶回来不简便些么！莫要偷鸡不到蚀把米，那就糟了！”

那个深眼眶，掀下巴的管账先生走了进来。也不看看情势，他一进来就那样平板无味的向肥人谈着几桩生意上的变动。

“……行市很疲。简直没人敢摸。我看放得手了。……”

“不要趁火打劫吧，”彭胖恼怒的说：“我等一下就出来！……”

掀下巴莫明其妙的眨眨眼睛，退出去了。

“怎么样，”三老爷忽然出惊的说，“你还不相信搞得好多么？”

“我看难，”胖子摇摇肥头。

“难自然难，天地间的那一件又容易呢！”

白酱丹发出感慨，立刻把题目拖在难字上面去了。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自己取的名色叫做拖工。就是当置身任何交涉的时候，一遇困难，他就把问题牵到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去。这样扭上扭下，目的自然也就离他愈近便了。至少不会破裂。

他照例不三不四的引用了一些肥人所不懂得古典，然后联接到近事上去，比如龙哥的受训，肥人自己第一次的充当团总等等。而他的结论是，凡事都难，只要肯干便不难了。

他说得那么近情近理，便是平常对于抽象问题不感兴趣的彭胖，也不能不为之受感动了。他苦着脸吃吃的说：

“自然！……自然！事怕有心人！……”

“对了啊！”三老爷扬着眉头叫了，“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在吹你呢！事情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这骗得了人么？”

肥人感觉上了点当似的凝视着他，没有张声。

“那么就这样吧，”白酱丹独断的接着说，“搁一搁看。等两天我就再去。我相信她不会硬到底的，你看那天怎样对我们吧！”

对方苦笑着摇了摇，叹息一声。

“你这个人，”三老爷也叹息了，“我难道会害你么？就说是红是黑，现在还不敢打保本，但是，那个龟儿子娃要不答应，我们会丢这笔钱么？就算你那里是龙脉，将来要出皇帝，我们不挖它吧，我们总不能丢笔钱呀！——这个又该那个来装舅子？！”

“你又在下烂药了，”肥人丢心落意的笑了。

“不是下烂药！……”

白酱丹否认着；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感情当中去了，没有想到烂药这两个字和他的浑名的互相关联的意义。

他兴奋的站了起来，逼近肥人走去。

“终不是下烂药，”他重复说，弯了身子紧盯着那张肥脸，“是使心术，我早就动手挖了！我不相信她一个寡母子会把我怎样！”

他拍了一下桌子，就势挨近肥人坐下。

“这个寡母子不同了嘛！”彭胖半怀疑半打趣的说。

“我清楚，——顶凶披起黄钱 我的冤就是了嘛！”

看出白酱丹发出狞笑，带着一点难于克制的凶相，肥人知道，平常虽然那么文诌诌的，当一生了坏心，可就不好惹了。

但正因为这点他却信赖了他，而且怕得罪了他。

“自然啊，”肥人于是转圆的说，“要她赔她还强得脱么？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娃儿，那么大的人了；也没有人搬开嘴强迫他承认我们！”

“这一下你就说对了啊！”三老爷激赏着，已经很平静了；“老实讲，要是开烂条，还要叫她多赔几信呢！这也算顶客气了。”

随后他又提起一件事来证明寡妇的并不可虑，对于镇上的某些人物，她是只有睁开眼睛受亏损的。这件事便是那件数目不小的什么公债。当发还的命令下来的时候，孀妇的一份却落进龙哥的腰包里去了。人都以为她会发作，但却至今无事。

“就拿你说，”他又微笑着接下去，“你们手上恐怕也有事吧？十八年的抬垫，十九年的两次月摊，还有下半年购买围枪，……”

“你又在瞎说了！”肥人正经的切断他；“我两个没有手续。”

“那个时候也是我在当文牒呀！……”

“你一定是记错了！”

看见彭胖认真起来的严厉的脸相，白酱丹眯细眼睛笑了。仿佛不过游乐了一场似的。接着他又抱歉的微笑着说：

“好，不谈了吧！你看你红脸了呢。”

“倒不是红脸啊，”胖子依旧非常认真，“这不是要事呀！”

“我知道，……”

“啊，忘记问你了。据你看，×嘴会说些什么话呢？”

“我才懒得想呢！”三老爷回答着，一面高高兴兴的站立起来；“他的话有屁用处，不过多些麻烦罢了。总归事情还在我们！”

“你就要走了么？……吃了饭走吧？”

“不吃饭了，……哦，你知道么，前天石缸坝出了件怪事情呢……”

于是他又停下来，十分幽默的广播了一番乔面娃娃的德政。以及对于所谓教训的得意的比拟；虽然这同样的话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说完他就抱着烟袋，摇摇摆摆的退了出去。

## 十一

林么长子的来访，是完全出于孀妇意料之外的事。因为对于白酱丹以及×嘴这一类人，她都一例存着戒心，认为是不可相与的吃人害人的角色。但因前者究竟还顾些体面，也在举止言谈方面装出一个绅士的模样，而后者却是什么也不管的，所以孀妇一向把他当成一个极端无赖的恶棍看待。

而且，就在近三五年，她还曾经尝过他的苦头。那是三年以前的事，在那照例算是一个光棍头子的收获期间的新年当中，由于青年人的轻浮，同时

也由于镇上的特殊风气，人种被×嘴骗上手了。愿意拿出一百元入流，开个五排。后来虽然给孀妇反对掉了，但长子还是厚着脸强要去那笔不小的货礼。

有着这样的认识以及经历，所以当×嘴跑来造访的时候，她不能不吃惊了。但她并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妇人，而在事实上她也对付得很好。甚至当那老流氓走了以后，她觉得他给她的印象没有她所想像的那样恶劣。虽然她也同样的不大痛快，以为他想趁她的不幸来加深她的痛创。

她是聚精会神来张罗他的，当她庆幸自己竟能那样圆满的度过难关，而一面又暗中悲痛她那时常都在遭受欺凌的孤苦的处境的时候，她又出乎意外的碰上她的正式的对手，这却使她不能自持了。她的不能照样平静的理由也就正在这里。

如像一般悲痛郁闷的人们一样，经过一度发泄，当把客人送走的时候，她的心情是爽快了，正如摆脱了一场梦压。但她的怨气并没有完全吐露出来。尤其因为她还不能判断她的抗争所能发生的影响如何。那个外表毫无变动的人，是被她吓退了，或者加深了敌意？因此她的抑郁很快又复原了。

在大厅上休息了一会，她就车身径往内院里去；而且忍不住哭泣起来了。一面报怨着儿子，自己的亡夫，以及命运。她就坐在堂屋门边的矮圈椅上，媳妇同孙表婶带着惶惑不安的神气守护着她，宝元是就在厢房的卧室里的，但他毫无反响。两次来客的经过，早已由妻子告诉他了，他深陷在追悔里面。

他是早就觉悟出他的行为的孟浪的。他对于母亲不加坚决的反驳的理由也就正在这里。自从同孀妇口角过后他就没有出街，这一面是怕难为情，一面也是幻想着事情或可由此阴消下去。他一两天来的赌气，只是想维持他的自尊心而已。

自从交涉结以后，情形就更不同了。不仅对于母亲的责骂没有还嘴，晚饭的时候，他还厚着脸皮劝慰着她，请她不必生气。仿佛那种种纠纷的制造者并不是他，倒是另外一个什么人一样。

“我还懒得忧呢，”他俨然的说：“他再扯，陪他打官司就是了！”

母亲没有理他，她深知同他拌嘴并无益处。

“好呀，”随后，她忍不住冷冷的说，“看什么去顶状嘛。”

她的想法是这样的，她相信告状的结果只能使他们在北斗镇的地位更加恶劣。因为这无疑会加深仇恨，而白酱丹又并非一个毫无作用的人物，从此他们的麻烦也就更加多了。

但她依旧不能放心，猜不透事情将会怎样发展。能够由她那场决绝的哭诉阴消下去自然很好，但经过详细的考虑，这是不可能的。而当她一想到他那沉着的面相，以及他在镇的无数的巧妙的恶行的时候，她的心情便被失望填塞满了。

晚上，她又特别叫了人种来，追询了一番事情的详细的经过。他们是怎样提起挖金的事的，他的答复又是怎样。虽然这在她是早已问清楚的了，但是她却还想听取一些她所不曾知道的有利的关节。然而由于某种原因，儿子的诉说照料是粗枝大叶的，使人相信他丝毫没有提供什么胡涂的语言。

当他说完过后，母亲叹了口气，用了怀疑的眼光凝视着他。好一会，她才又慈祥的笑着，娓娓的劝诱着他，说：

“事情不做呢，已经做了，你不要瞒我啊？……”

“我瞒你做什么呀！”人种不快的回嘴了，真像蒙了冤污一样。“要是认真说过什么，他们会早就搞起来了呢，——还来交涉！”

他的态度和口气无疑的使母亲相信了他，因为孀妇听了以后，显然是安静多了。而且立刻觉得白酱丹的不很自然的神气，以及他的故意回避本题，甚至匆忙的就走掉了，都可看成没有严重约束的佐证，阴消下去自然也是可能的了。

但是，就在次一日下午，白酱丹又来访问了。不只是他一个人，彭胖也在一道。他是三老爷邀他来的，一面他也愿意这样。因为能够当场看个究竟在他绝不是一桩无益的举动，反而倒有十分的必要。他曾经仔细打听过一次，孀妇的态度和他的伙伴的相差颇远，是并不轻松的；于是他更怀疑他了。

他们的匆促的造访是临时决定的。若依三老爷的意见还该延后两天，但肥人坚决反对。这因为，第一，邱老五回来了，他已完成了他的任务，雇了工匠，买了必需的用具；其次，街面上突然流行着一种消息，为了抵制白酱丹，寡妇正在同人商量，要自己开发烧箕背了。这两点都使彭胖异常感到不安。

至于白三老爷却是不赞成把访问提前的，应该再拖延一个时候。他判断那谣传毫不足信，她不是从么长子那里来的便是出于误会。邱老五的回来更没有把访问提前举行的理由。他已经给过保证，纵使事情失败，肥人所垫出的费用他是准要拿回来的。然而他的辩解毫无用处，他只好屈从了。

当彭胖答应他一道去的时候，曾经笑着申明，去他是去的，却不能够说话，做正式说客的一个帮手。而且他还暗示，他的去不过是因为三老爷的情面太大，事实上他倒是不高兴去的。所以在访问当中，他一直带着一种装出的难乎为情的傻笑。

他们在客厅里冷坐了好一会女主人才出来。而在守候当中，他们彼此都沉默着，只于那个给他们拿烟倒茶，气神显得不很安静的仆人两次不在的时候，肥人才咕咕了几句，重新笑着申明他只能做个陪客。正在这时，孀妇庄重的走出来了。

同上次两样，她显然是有了准备的。而且，似乎为了要给来客一种不可轻侮的印象，她还特别打扮了一番，比平日更整洁了。从她的神气看来，仿佛挖金的事已经是过去了，她只谈着闲话。

这几天来镇上最受欢迎的话题，烧箕背而外，便要算刚才闭幕的县行政会议了。说过通常的套语，她就提起这件事来。

“听说又要收什么粮谷了，”她挂虑的说，“这个日子怎么过呀！”

“是的，有这个事，”三老爷承认着；“不过还是要给价的。照市价给。还有一种是捐献，就是大家随意乐捐，愿意出多少都行。”“这倒好；那些田亩多的倒该多献一点出来，”孀妇说，仿佛自己倒是一个无田无地的人一样。“这年累积多了也没用啊！”

“可是，听说会议上还是决定的摊派呢，”三老爷微笑着说明。

“现在的话都是说得好听！”肥人仿佛吵架似的插嘴说了，“简直像扯诟坝卖狗皮膏药的一样！”他觉得当粮户真是太难。

“管他派也好，扬也好，”主妇毫不经意似的懒懒的说，“我们也只有那几亩田！只要派得公平，就派光了也没有半句话说的，……”

说话一时间中断了。彼此都落在沉默里面。孀妇的满不在意的态度无疑是做作的，因为她正为着那些新的花头感到焦灼，预想到一种新的不平又快要落在自己的头上来了。

默默的抽着水烟的白三老爷猜透了她的心思，他思索着，觉得这机会是

可以利用的；但是孀妇忽然又开口了。

她意义不明的叹了口气，淡淡的说：

“这个仗不晓得要什么时候才打得完啊。……”

“也快了，”白酱丹从沉思里抬起头来，吐出烟烟。“听说日本人快要打不起了。他现在成了骑虎之势，想下台都不行呢。”

肥人不耐烦的苦笑一下，意思像说，我们像又得下台！

“其实我们也算顶好了啊，”三老爷接着感慨的说，“就只出几个钱嘛；难道他还会打到四川来了么？好多的天险！……”

“阿弥陀佛，这样已经够了！”孀妇摇头叹气。

她已被这个秉性柔韧的来客粘得不自在了。

“再这样下去恐怕连人也活不了了了呢！”她生气的接着说，像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发泄的目标。“昨天菜油又涨价了。肉也涨到了两元！连土火柴也要两角钱一包了。钱也越来越不成话！你们看那种新一分的钱呢，先前的铜纽扣比它还要大呢。”

“城里听说毛钱也当一分用了，”三老爷补充着。

“我倒宁肯用毛钱好点！……”

彭胖也很严肃的表示了一点意见。但他并未说得完备，他之赞成毛钱是因为毛钱有着小孔，可以穿起来，不致于容易失掉的缘故。大家都期待着他再说下去，他的肥腮巴绯红了。

他并不知道他的红脸不仅因为他的话突然而来，突然而止，实际上对于三老爷的老是避开本题，他已经感到很难受了。他认清双方都不愿意抢先开口，都在等候一个更好的发言机会，这种情形使他终于只好修正了一下自己的诺言。

他决心不当一个旁视者了。他向白酱丹使了两回脸色，叫他承机而动；但是毫无效果！现在，为了掩饰他的狼狈，他不能自持了。

“唉，”他装傻的笑着，“你不是要向太太太太说话吗？”

三老爷对他扬扬眉毛，没有回答出来。

“什么话？”主人假意的问。

“你说不一样么”白酱丹找出答语来了。

“那里哟！”肥人忸怩着，“你开玩笑！……”

在初，白酱丹是颇不以肥人的性急为然的，他认为现在还不是提谈的适当机会。然而，孀妇的反应未免出乎意外，她是很平静的；既然如此，立刻提出问题，也不是件冒险事了。

他有一种成见，以为置身任何困难的交涉当中的时候，最怕的是对手失掉理性，或者一句话就把调停之门封了，使你天大的理由都没有让他考虑的余地。但虽然孀妇目前的情形并不如此，他也还不放心，所以他想把他的交涉以戏谑开场。

这做起来也很自然，因为肥人的狼狈正是他所以想到以戏谑开始的有力的暗示。他讪笑着回答孀妇：

“你问他吧，”他用下巴指点一下肥人。“怎么，还害羞么？”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说的！”肥人生气着。

“你赌个咒？”

白酱丹做作得比彭胖更加认真，但他没有引起真心的欢笑。

“好吧，”接着他又轻松活泼的笑了，“让我来开头吧！不过出去的时候”

候你不要抱怨我哇，怪我把你的生意抢了。……”

彭胖嘟嘟了一句什么，女主人佯笑着；她是集中了心思来听取她所猜透了的那事件的。她的不安又开始抬头了。

隔了一会，三老爷带着微笑凝视着她。这凝视包含着讨好的成份，但他的最隐伏的意思却是企图猜透她在心里深藏着的重要的念头，才好决定自己应该采取的方式以及态度。接着，他显出一点假装的腼腆，终于把他要说的话开头了。

他的声调比平常更从容，更迂缓，真像是在秤量着从他那蓄着柔软的胡子的嘴唇当中吐出来的每一个字的重量，不要使对方感受一点刺激一样。这在他看来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经常使用；虽然对于那种直率人他也往往一筹莫展。

他开始诉说着事件的经过。虽然是站在自己的有利的立场上说的，因为他的极力审慎，听起来却像是在作着善意的解释。然而，当一接触到人种的约束，任何审慎便都立刻失了效了。

“他个青年人晓得什么哇！”孀妇切断了他的话；纵是想要镇静，已经来不及了。“他只晓得烧烟，打牌，坐在家里当大少爷！”

白酱丹同彭胖互相望了一眼。

“你不要多心，我也不过就事说事罢了，”三老爷微笑着解释。“不管怎样，事情的真象总该闹明白的，免得大家发生误会。……”

“对，大家发生误会就不好了，”肥人帮着腔。

“我也不过顺便说说”，孀妇情真的陪着小心；“人本来也是不懂事呀！当到这几个人，又没外客，未必我还好说假话么？……”

“好吧，那你就再说下去吧！”

肥人望着他的伙伴抬了抬他那变化多端的下巴。

“好的。……”

三老爷承认着，但却舒舒服服抽了口烟才又开口。

“哦，事情不是就这样说起来了啊，”他吐着烟烟，接起业经中断的话头。“可是我们想，好，那里有别人的祖坟。现在虽然不相信这一套了，总不大好，还是先看看再说吧。所以有一天下午，顺便转耍样，我就约了彭大老表。我说，我们去看看怎样？……”

彭大老表便是肥人，他机敏的点着头表示有那回事。

“那对坟地毫无关系！”他同时插入一句。

“对罗！”白酱丹接着说，“一看，窝路离坟还远得很！这一来我们想，不错呀。隔一天恰恰大少爷请客，请我们吃饭，他又向我提起，我说，可自然可以，还是等你们老太太回来再说吧。他讲没有关系。我们想，既然伤不到坟，你又是二三十岁的人了，……”

“他就活到一百岁也不会懂事的！”看出问题的关键就在儿子的约束上面，孀妇赶紧把他阻止住了。“别人不知道，三老表和彭大老爷一定很清楚的。不管我一个人死也好，你们看我他要他经手过一件事情没有？我倒宁肯拜托外人，——什么事都不懂呀！”

两位客人感觉辣手的相视一笑。

“并且，”因为对方沉默着，她又接着说，“并且我自己的人我也多少晓得一点，没有我他也不敢作主；他没有这么胆大！”

她带点自负的笑着，以为她的说辞已经有了效果。

“总之，这一点我是信得过的，”她又加重的说。

“那倒像是我们在发疯了！”三老爷不大服气的笑了；“他没有答应，我们就四面八方集股，请工匠，买家具，这里那里，……”

“三老表倒不要误会，”因为对方的口气太重，孀妇忙着解释，“我不是怪你们，我自己的人当然也有不是的地方。不过这只怪他的老子太死早了，”她的眼圈红润起来，“这要请大家原谅。……”

“当然啊，”白酱丹宽大的，自信的说；“可是既然伤不到坟，大表嫂又何必一定要固执呢？就不说挖几千几万吧；起眼一看，大家也都不一定要靠这碗饭吃的。现在政府正在提倡开发后方，我们当百姓的没有上前线拚死，这也多少有意义呢。”

他带着一种教训人的神气凝视着她，希望他的正大堂皇的言辞能够使她回心转意，不要固执，但这却反把她激恼了。

“总之，”她突然的说，“就是老子死早了，丢下这个祸害给我！……”

她既不望着来客，更不留心他们的话语；仿佛这是用不着的，就那么沉在一种自伤身世的感情当中。但她没有料到她的这种态度恰恰构成一种对她有利的重要条件。

白酱丹感觉到狼狈了。因为他看出他的巧词已经成了废料，再不能使孀妇发生任何有效的影响，最后，他想先劝慰住她，然后重新敷叙种种足以使一个顽固者软化的巧妙的理由。但也毫无效果，这使得那在他性格中潜伏着的暴厉是发作了。

沉默一会，他那微瘪的嘴上掠过一丝毒狠的狞笑。

“事情不是笑得着的呢！”他终于警告似的说了，显然认为和善的说服已经无效，“我们是最好来商量的，有话拿出来说呀！”

“我没有什么说的。要挖，你们把我活埋了就是了！”

“现在是堂堂的党治国家，一切都有法律保障！……”

“有法律就好呀！”

“怎么不好？”三老爷反问着；“法律不会允许人讲了话不算事！在法律上他是应该负责的人了，他不是小孩子……”

“啊哟，”彭胖装着好人，“啊哟，不必说那么深沉啊！”

“是她要往严重方面说呀！”白酱丹掣蹙着，无疑想把情况和缓下来。

“你是清楚的，我的本意是想闹得大家不痛快么？”

他摊开手臂，皱起眉头，求助似的盯着肥人；随即忍气吞声的叹一口气，就又轻言细语的叙述了一番他的访问的动机，仿佛彭胖倒是一个第三者一样。他说得婉转而使人诚服。

“你想吧，”他苦恼的说，“这都不算仁至义尽，做人也就难了！……”

然而，不管怎样，孀妇的答复依旧是些不着边际的自怨自艾的断句，一直回避着本题。事情是不能立刻得到结果的了。

## 十二

彼此都抱着一种不大舒服和不大痛快的感情，他们十分尴尬的从孀妇家里退出来了。在起初一刹那，这种感情显然是从孀妇的顽梗，与夫对于此后的交涉的茫无头绪这点预感来的。但像变戏法一样，随即便又转化成为他们彼此间的不满足了。

在肥人一方面，他认为事情是定规会失败的，而这却恰恰证明了白酱丹的自信以及担保，对于自己无非一种诳骗。至少他在起初把事情看得太容易

太轻松了，因此他无异对他吹了牛皮。但白酱丹他也有他的独特的想法。以为交涉的失败，是该完全由彭尊三的急躁负责责任的，他没有认清楚谈话的机会。

他们彼此都沉着脸。一出大门，那肥人就干笑着呻唤了。白三老爷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的，虽然是不痛快，却能一点不露声色。直到走过一段路后，他才微微叹了口气，嘴角上浮出一点假装的微笑。他似乎想要说点什么。

他回头瞟了他的同伴一眼；随随便便的，正像他们不过出来快乐了一趟，并未经过什么事故，他淡淡的问：

“怎么样呢，你就回去了吗？”

“去吃碗茶再讲呀”，肥人回答。

他的神气懒散；随又强笑着叹了口气。

“这个寡母子真够搞呢，”他加上说。

白酱丹冷冷一笑，咂了一下嘴唇。他显然并不赞成他的意见。

“自然够搞，”他说，“不过我们也太性急了。”

“这个倒不见得，”胖子懂得他之所谓我们，实际上是指他一个人说的，他回嘴的说，“你就拖下去还不是一个样！”他辩解着，“生就了的麻烦事情呀。你不能怪我提谈早了！”

“哦，像你这样说，什么事情都没有个火色了啊。”

“快算了啊！要讲火色，起初我们就把火色太看嫩了！”

“那据你想又该怎么办呢？”

“据我想么，”肥人竭力装出玩笑的神情，回答说，“据我想我们也该立个纸约。现在你同他扯吧，口说不为凭，你没有证据！钱呢，可是已经杂进去一大堆了！……”

“你又是这一套！”白酱丹切断他，“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损失你一角钱我都赔；总之，还有我这么大个人呀！”

“自然，”胖子承认着；“不过说句笑话，要是把这笔钱随便买点什么东西在那里搁起，都见了钱了。比如大麦，小麦，……”

白三老爷忽然赌气的拿脸回避开他。

“不过我是讲笑话哇，”肥人笑着申明。

从此他们没有再谈什么，就那么不声不响的一直走去。虽然是同一道，并且一致的向街面上铺子上的共通的熟人点着脑袋，回敬着种种招呼，但他们却像彼此漠不相关的一样。当到了自家门口的时候，三老爷于是停下来了。

“进去坐一坐么？”他客套的问。

“你就回去了么？”胖子有点惊异。

“我已经搞疲倦了。下午再谈好吧？”

“好，”肥人简捷的说。

他闷着脸，显然不大满意。

最主要的，他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他的垫款是不容易拿回来了。虽然即使没有白酱丹的说服，在他的打算上，他也不能轻信他的钱是会白丢掉的，没有捞本的希望。他之所以不曾提出三老爷宣称过的最后手段，要孀妇赔偿，只是为了怕招恶名。

但是不管怎样，因为作事自来就胆小而谨慎，火色看得很老，凡是一种利益没有实现以前，他总是惴惴不安的。他有一句常用的口头语：“看空欢喜！要拿过手才能算事。”所以他总依旧担心着，惟恐他所拿出的钱徒然成

为一种不大名誉的浪费。人们会嘲笑他，为了贪婪，结果把本钱也蚀掉了。

其次，使他感觉闷气的，是白酱丹的态度的冷淡。仿佛他所碰见的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而这又完全由于除开一张嘴巴，他并没有拿出半文钱来，因此实际上受损失的将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的缘故。在他的意想中，由肥人自己看来，甚至他会以为他是一个合该贴钱的笨汉。

一想到这里，大老爷禁不住红脸了。“嗨，我才是豆渣呢；”他在心里嘲笑着自己。但是接着他又叹了口气，仿佛万事都已灰心，用不着再计较了。而随即涌上心的则是白酱丹一向以来对他的种种好处。他是并不完全于他有害而无益的。这样一来，他的气愤便已立刻消失尽了，恢复自尊心。

然而，一种漠然的不满，却照样笼罩着他。他懒懒的走上畅和轩的阶沿，懒懒的对付着茶客们的招呼。并且坐定之后，仿佛故意要避免与人接谈，实则是想赶走那些残余的不大愉快的想头，他吩咐堂倌去找了老骆来替他排遣。

那个老派理发师怩怩忸忸的走过来了。他还穿着单衫，他那筷子一样干枯的身体显然的在打寒颤。他张开他那洁白的手掌准备动手；于是肥人皱皱眉毛，把脑袋偏过去了。

“你也把衣服换一换呢，”他哼着说。

代召自惭形秽的叹了口气，开始收拾起来。

同肥人一桌的有三个茶客。其中有一个是季熨斗。因为眼睛干燥，怕变成火巴眼，他靠了柱子坐着，仰起下巴，免得把糊在眼睛上的蘸湿的茶叶弄掉。他在静坐着养神。别的两个，一个在裹叶子烟，一个在叠着铜板，回忆着牌经。没有人出声气。

其他桌子上的茶客也少有高谈阔论的。而且，比起赶场天来，畅和轩好像突然聋了，哑了，变成了毫无感触的麻木不仁的样子。加之又是冬季的半晌午间，因此情形就更冷淡了。那些偶尔谈谈的人，也像出于故意似的，把声音放得特别的低。

在消遣当中，肥人也偶尔向茶客们交换一两句谈话，暧昧而简短，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的。因为虽然简短，其间却隐伏着特别的掌故，风习，癖好等等，就是哲学脑筋也想不通的。

那个用茶叶糊着眼睛的熨斗，忽然叹一口气，颓唐的说：

“我怕也要变唐摸王了。……”

“昨天晚上又熬个通天亮哇？”肥人好奇的问。

“搞到大天亮呵！”

“又把什么人敲到了呢？”那叠着铜元的仰起头问。

“还不是豆渣公爷！”熨斗说。

他的声调异常得意，同时浮上一个暗笑。

“这龟儿也该背时，”停停，熨斗接着说；“半夜的时候，我都说算了，算了，他硬要插深水呢！几乎连裤带也解下来输了！……”

肥人忽然轻轻的叫了一声，把头狠狠一偏，拿耳朵躲开正在扫着耳心的扫子。他歪着肥脸，用嘴角加紧的吸着空气。

“这人的！你像瘾发了呀？”他嘟哝着。

带召屏着气，默默等候着重新工作。

“我给你说，忍手点哇！……”

彭尊三关照着，不大放心的送上另外一支耳朵。仿佛准备去吃苦头似的。

但不一会，就眼睛懒洋洋的微微牵动着嘴角陷进一种意想不到的舒服里了。……

当熨斗停止了他那巧妙的治疗，代召收拾耳朵的工作也已弄停妥了。他一面收捡家私，把那些夹子、挖子、扫子、耘刀种种工具装进一只透红放亮，年深月久的细小的竹筒里去。

于是，他这才说了一句最初，也算是最后的惟一的话。

“刮不刮？”老骆哭声哭气的问。

肥人拿手掌熨了熨下垂的两颊，以及下巴，摇了摇头。这动作的意义代召十分熟悉，他叹了口气，同样兢兢怩怩的走了。

接着他来的是黄狗老爷。他的面孔光堂堂的，不知道的人看了不会相信他是胳膊胡子。因为前一晚上在牌桌上熬了一个通夜，他已经一根不剩的把它们钳光完了。他的神气很是高兴，就像他刚才合了一个三台一样。

“前天晚上又解了好多款哇？”肥人打趣着他。

“我早就辞了职了！”解款委员正经的回答。

“那么啄到一嘴吧？”熨斗紧接着问。

“我们啄出来也有限”，老爷大声的说，“×嘴才啄肥实了呢！”

他说，特别意味深长的瞟视着肥人，暗示他在说着隐语；而这同他有着直接关系。于是对方眨眨眼睛，带点傻相笑了。

“怎么样，”胳膊胡继续说，“你还在做梦么？！”

“你少开点玩笑哇！”肥人试探的说。

“你硬像还睡在鼓里在呀！”

“他弄鬼的！”熨斗笑着插嘴，“你倒听进去了！”

“弄鬼的！”做作的嘟一嘟嘴，狗老爷生气了：“是你倒差不多！那样没有话说，我会买一包鸡骨把嘴巴安顿好呀；当真的呢！”他把黑而阔大的面孔掉向胖子，“昨天就挖开头了！……”

他原想把他的消息多多保持一些时间，使得它的效果更有力量，更显著些，因为受不住反激，他立刻被熨斗所捉弄了。

但他并不知道肥人同人种的约束已经有了问题。……

“那些人早就是把眼瞳子擦黑了的，”他兴高采烈的进着忠告，“你要赶快去交涉呢！真糟糕，怎么遇到饿蟒了啊！……”

他回忆起×嘴在团总时代所曾给他的亏损。

“你们这些老先人也难讲，”他不平着，“是我，我早动手了！”

“倒搞他妈一条鸟啊！”肥人紧接着秃脑秃头的说。

在他骂出这句话前一秒钟，他是抱怨着林么长子，或者是那孀妇，或者是白酱丹，乃至是他本人，他是并不很清楚的，似乎都有着份。但一说出口来，他就只觉得×嘴太可恶了。

“倒搞他一条鸟啊！”他嘟着嘴骂着，“将来连自己的婆娘还会变成挑拐案了呢！……想钱真是想得太专心了！……”

因为严守秘密，同桌的人只熨斗多少知道一点烧箕背的纠纷的真象，相信白酱丹的计划正在受着阻碍，但这要揭穿是不行的。而且他的习惯严格限制他只能说些不关痛痒的废话。

“彭哥呢，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他说，做出苦脸。

那个裹着叶子烟的也在自言自语似的发表着不落边际的意见。这是一个本份人，他相信任何一方总以不加论断为宜。

“这是不大好哇，”他含含混混的说。

但肥人没有听他们的。他拿手掌揩揩嘴巴撑着下巴沉思起来。而他随即佯笑一声，骂了一句粗话，挽挽黑羔皮袍的袖口，谁也不加理睬的车身走了。他得去找他的同伴对策。

白三老爷正在家里纳闷，他诅咒自己的运气同时考虑着种种的解救办法。他并不担心肥人的抱怨，他所垫出的钱，到了最后，他是有把握把它捞回来的。这不是他发愁的地方，他所焦心的是要如何才能够使那寡妇屈服，依照原定计划实现他的好梦。他是不能放弃烧箕背的，他正为它焦灼而又着急。

他坐在自己堂屋门口的方桌面前。他坐在一把圈椅上面。仿佛一个流氓，他头和肩膀紧靠着墙，两腿高翘在桌沿边上，只用椅子的后腿取着重心。他的全部姿式就像他是在坐着滑竿的一样。他的颈子是皱缩着的，怀里搂着他的签花烟袋。

他那半瞎的女人在阶沿做鞋底，嘴里嚼着麻线结搭。看见肥人走来，仿佛吃了一击似的，她站起来了。她小声的通报丈夫：

“你看有客人来了，”她端起线兜，退往堂屋里去。

因为主人的那付坐相，胖子打趣的说：

“你瘾发了哇？”

三老爷好不容易才把身子坐正起来。

“人不大舒服，”他苦着脸说；“你坐呀！”

“正有点事情要找你谈一谈呢，”胖子在他下首的长凳上坐下来，蹙着额头急急的说。“狗人的老不要脸，已经挖开了呢！……”

所谓老不要脸，白酱丹明白他是指的林么长子，而已经挖开了这句话他也立刻就理解了这是什么意思。他像受了惊吓似的揭一揭他那又短又稀的眉毛，简捷的抛出一个短句。

“什么人说的？！”他问，聚精会神眯细着眼睛。

“狗老爷说的！”肥人匆忙的回答。“昨天就动手了。……你晓得那家伙是藏不住半句话的，找过我们两三趟了。……怎么做呢？”

“依你说呢？”白酱丹反问。

他脸上的表情是弛松了；而且显然已经有了主意。

“依我么，”肥人带着一种近乎惶恐的微笑，他慢慢的说，“依我吗，混之迷之就大家混之迷之；又不是我们挖开的呀！……”

他想想，于是上身伏向桌面上去，微微侧了他的肥头。

“我看只好这样了啊？”他望着那细长的眼睛加上一句。

“当然！”三老爷扬了一下脑袋，充满信心的说了，“当然，又不是我们先挖开呢！并且我们还是有成约的。这就算不作数吧，你该向我们招呼下呀？我们的手续是做够的。两次都不答复，就那么哭哭闹闹的，什么人晓得你心里是啥意思！……”

“对了啊！”因为自己的主见有了理由，胖子快活的叫了。

“吵她自然是要吵的，”三老爷继续说；“可是雷总不会单在我们头上打。等她把么长子磨下来，我们已经挖的差不多了。”

“可是，”肥人忽然狐疑的说，“打不打了个招呼呢？……”

“给那个打招呼哇！？等龙哥回来给龙哥说一声就是了。寡母子当然不能讲，一讲就糟糕了！么长子那里呢，效果是没有的，不过我们要把地步占

到。其他的人问起不张好了！……”

“不过，不过。没要还没有挖出一个所以然来，她就闹起来呢？那就越加余得深了！”肥人的高兴已经减低下来。

“你这个人！”白酱丹不以为然的站起来了；“你是扯旗放炮的搞么？”他紧盯住他。“你是秘密搞呀；等她闹起来天都亮了！”

他带点流氓腔的说了一句野话。

在镇上一般人是把他当作龙哥和肥人的神经看的。他经常替他们出奇划策，为着种种打算准备堂皇的理论。这一次自然也非例外，胖子是满足了。他用一种表示心服的微笑和沉默接受了他的意见，于是就又开始具体问题的讨论。

由于一时的冲动，三老爷主张大挖特挖，但很快他就自动放弃了他这大胆的企图，同意了找小盆。这样产量虽然不大，但却迅速得多，而在时间上他们又是不能不注意的。并且只要人多手快，找小盆也决不是一件渺不足道的事。

他们对于这件事之能迅速决定，有着一种重要理由，那就因为在早，他们的心目中便已有了和×嘴同样的念头存在着了。不过没有找到藉口，而且不能不多少顾点面子，所以只好藏在心里。现在，他们一道去找那个为他们开路的专手去了。表面上是警告，实际倒想缔结一种各不相扰的默契。

他们带着一种正经神气走进了涌泉居。么长子正在向芥菜子公爷们敷衍着狗子女人的故事。说是过错在那女的身上，她不该睡得那样大意。这时他的拜访者慎重的走进来了。

因为历来有着膈阂，他们是很少来涌泉居喝茶的，他们立刻被一种疑问和好奇的眼光所接待了。大家都向他们着茶钱。么长子把首座让开了。因为在这镇上任何仇对彼此间都不认真，虽然也不容易忘怀。正如他们的对付友谊一样。

在资历上长子要老器些，所以虽是那么客气，他却依然就了原位，他继续拿狗子女人饷客，说的更加粗鲁；但显然是已经在对客人当心着了。他的更加粗鄙不妨说正是这样来的。他们浮着假笑迎合着你，但却逐渐感觉不耐烦了。……

当一阵哄笑以及假笑熄灭，×嘴又将重新登台的时候，白三老爷从容不迫的阻拦住他，请他另换一张茶桌密谈。

他们于是谈说起来，很快的进入了问题的中心。

“听说你们还在扯皮呀？”长子躲闪的说。

“没有那个话，”肥人插嘴说，“就剩一点点手续了。”

“你想嘛，”三老爷正式把话接了过去，“这还有什么扯的呢，单是家具就去了好几百元，那里能搁下来啊？！又不是小孩子！”

“那我倒惟愿你们搞成功啊，”么长子冷笑了；“不过我挖的地方是公地，并不是他们家的。我也不会那样不揣冒昧！……”

他谁也不看的站了起来，打算就此结束。

“那就是了，”客人也都站了起来，“我们就怕闹成误会！”

他们知道×嘴是在强辞夺理，然而这就正好。

### 十三

么长子的拜访孀妇如他所开陈的，他希望获得一种便当满意的约束，同着何家抢先开发来抵制他的仇对。但交涉的失败却也并未如何打击着他，他

倒觉得结果相当自然。

这不简单由于女性的顽固，他是颇有自知之明的，十分清楚他在孀妇心目中的不大佳妙的印象。他久已不复是镇上的红人，而许多混蛋，也把他渲染得太恶劣了。并且他也实在做过一点对不住人的事，那是不会使何家轻易遗忘掉的。但他的拜访却也并不全无所获，他对纠纷的真像更了然了。

在他的造访结束之后，他那得到的判断是于他颇有利的。他认清了寡妇决不让步。至于白三老爷，那是可以想像到的，如他所说，他决不会放弃一块已经到了口边的菜。因此，情形也就十分显然，他们一时是得不到解决的了。这样的结论一经确定，于是他行动起来，正如一般趁火打劫者一样敏捷。

他决心动手开发烧箕背了。为了秘密，开始的一天他只用了七八个人。等到白酱丹加入竞争，他又立刻增加一倍。因为是找小盆，第一天便见金了。虽然没有挖到金门子，但其时粮价还未暴涨，一个老石的谷子才卖三四十元，人工又贱，比起烧箕背以下的地区，成绩已经算得很不错了。

如它的名字所表明的，就像一只倒转伏着的烧箕那样，烧箕背的形势看起来并不怎样险峻。但因为高据在若干丘陵之上，从大道上望去却就像一座渺无人迹的黄土荒山。除开何家的陵园里耸着一些常青的松柏，它是光秃的和干枯的，恰和脚下大路边奔腾不息的昌河成个有力的对比。

那上面是没有大水源的，只有着供给少数居民食水用的小小的泉堂；要大量用水就困难了。因此，沙班们掘出的沙土，是不能就近洗的，还得背到烧箕背与七郎庙之间的一道小溪边去。其他的金厂都全仰仗它。但从路程的远近来说，从烧箕背去却要长上两倍，而且多是难走的迂回的小径。

因为要避开注意，么长子是从左侧的山腹上着手的。而且那里不远便是娘娘会的庙产，在可能的纠葛中，要找托词也就更容易了。他对白酱丹的含糊答复就是从这里来的。他的对手掘发的地段要更上些。那里原有一个槽门，但已为沙石所封塞了。他们正在挖掘，打算有效的好好利用一下。

当若干年前，这山上第一次被人开发的时候，一共有三个洞窟。别的两个已经塌了。金门子的故事正产生自这几个矿洞里面。虽然没有人敢于指明出来，那究竟是从哪一个洞里淘出来的，但既然经过开采，产量一定不会太坏。而且可以减少人工，所以，白酱丹便决心发掘那闭塞着的老槽口了。

他一共雇了二十多个工人。和么长子一样，他也极力避免引起注意。并且，他很容易的便把何家守坟的佃客哄骗住了。那是一个懵懂的，约有五十多岁的大块头老人。红红的鼻头，黄而稀疏的胡子，话语行动都很迟缓。凭着那种对于老爷大爷的不加选择的尊敬，他相信了他们曾经得到允许。

现在，烧箕背的开发已经动工六七天了。在这几天当中，虽然由于一种默契，彼此都吓怕把事情闹到寡母子的耳朵里去，他们，白酱丹和林么长子，各就自己所处的地位互相画 容忍；但责难和冲突也不是没有过的。至于那种指名与不指名的火嘲热讽，那就更寻常，更频繁了。

他们第一次认真的冲突是地段问题。当×嘴开挖的时候，他是并不单单把隐蔽和托辞放在念头上的，而实际倒是因为他所选择的地点容易挖到宝口。它和那废洞几乎是平行的，这也正是一个有力的保证。所以当三老爷领了他的全班人马走来开始掘那废洞的时候，他不能不吃惊了。

和三老爷一道来的，那时候只有八九个人，负责提调的头目是丁酒罐罐。他们带着各样的锄头以及尖底背兜，那种紧张兴奋，与其说是来挖金子，倒不如说是来捡金子恰当一些，酒罐罐特别活跃，他是已经喝过几杯的了，他

指挥着工匠们，一面划手划脚的向了主人夸耀着他所提供的妙计。

他惯常是晓舌的。因为喝过早酒，那种孩子气的无邪的微笑，使得他的容光更焕发了。因此，虽然穿着褴褛，看起来他倒颇为出色。他活泼和嘲杂得恰如一只喜雀一样。

“我愿意输我一对眼睛，”因为白酱丹多少表示了一点疑惑，他打赌了。“只要一理到窝路，你就会相信我的话了！……”

他那已经变成赌注的眼睛四下一望，随即抓了一撮石沙起来。

“你看这啼颜色！”他送往三老爷的瘪嘴边去，用了食指翻拨着它，“石头总是哄不了人的，就说我是在吹牛皮吧！”

因为某种缘故，他的高谈阔论使得白三老爷不好受合起来。好像他在揶揄着他的什么丑事。他含糊的切断他说：

“你闹那么起做什么呵！……又不是吵架！……”

“好的，好的，……”老头子承认着，放低了声音；但却仍然响亮。“这里的确不错，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你看这个地势，喏，喏，”他指点着别的两个废洞，画了两根虚线，“打横一挖就挪通了！”

他随又用手掩着嘴角，颠起脚挨近三老爷耳朵边去。

“就是×嘴的窝路我们也可以切断他呢！……”

他的脚板才一落平，么长子恰从后面走过来了。白酱丹首先瞥见了，所以没有直接回答他的工头。他支吾着，叫他少讲空话，赶紧督率工人工作。而他自己，也顺势走去督工去了。

么长子并非简简单单走来看热闹的。当看明白了白酱丹是在利用那右手边的废洞的时候，他未免吃了一惊。这因为，第一，他的槽子虽然是新开辟的，目的却在废洞；其次，废洞既然经人占去，他的窝路就有切断的危险，需得重新再来。

他和他的工匠商量了一阵。他们大家都承认他的顾虑不是没理由的。而且，他该立刻向三老爷取得一种保证，不能开掘横洞来侵犯他的利益。因此，他含着烟杆，赶快走过来了。

他自然担心着翻脸，他极端客气招呼住他。仿佛他倒是走来请安问好的一样。他玩笑似的望着三老爷说：

“对！你这一来倒恰恰把我个挖着了呢！……”

“那里啊！……你看，还隔起他妈一帽子远！”

白酱丹两边一看，含怒的张开手臂比比远近。

“总要隔十多丈嘛！”他加上说。

“那我又看见的啊，”×嘴冷笑着。“总之，你这一挖我的窝路就不能不倒拐了。老实说，我就想这样直起挖呢！这不是！……”

他侧转身子，拿手在那废洞和他的地区之间划了一下。

“你恰恰把我的保肋肉夺去了，”他照旧响着玩笑的调子。“这一来我就只好贴老本了；你这个玩笑真是开得大呢！……”

“可是，那样一来，你不是挖过疆界了么？”三老爷反问着。

他是想拿点点脸色给他看的。他的神情很是庄重，问罪似的细了眼睛紧盯他，但么长子鼻里哼了一声，随即打起哈哈笑了。仿佛对方说了一句什么非常失体的蠢话。

“你麻我们做甚么啊！”最后，他流氓似的懒懒的说。

“嗨！这都是诸人共知的事呢！”三老爷的态度更认真了。“我们是订

了约的，这别人瞒得住，难道还把你瞒住了么？……”

“像你那样说，我倒订约比你订得早呢！”

“嘻！”白酱丹感觉有趣似的笑了，“这才说得好听！……”

他相信再行辩解下去毫无用处，而长子的流氓气惹发了也是一件麻烦事；他犯不着和他吵嘴。他装出很忙的样子，指导工人去了。

“你们怎么尽抽烟呀，”他叫着，好像已经抛掉刚才的谈话。

他加快脚步，一直向着洞口走去。×嘴带着像是看穿了对方的狡诈的神气微微一笑，便也随着跟过去了。因为他的交涉是还没有结束的，他不能不忍耐着去探明一个究竟。

填塞着废洞的石沙已经取出来很不少了。酒罐罐把工人分作两批，一部分在搭工匠住宿的棚子。一部分在搬运洞子里的石头。从洞底起，每隔三五尺远站一个人，就那么一站一站的互相递送。然后一齐堆在洞口不远的洼地上面。

酒罐罐是站在洞门口的。他可以关照洞内的人，洞外的人也一样逃不过他的眼睛。白酱丹一近洞口，就把后衣包用手撩起，蹲下身子，朝着那个阴暗的窟窿尖着嘴望了下去。

“今天搬得完么？”他大声的问。

“要看呢！”酒罐罐回答着；“这个杂种真塞得紧呀！”

“你叫他们多拿两把尖嘴锄嘛！”

“已经有几把了。好在厢倒还是好的，……”

跟着过来的长子不胜羡慕的叹了一口气。

“你们这回这个落地桃子捡得好呢，”因为听到厂是好的，他就这样说了，“又不赔工，又不麻烦，就等捡金子就是了，”他打趣着他。

白酱丹并不张他。一会，他才糊掩的说：

“你们已经见采了哇？”

“少得很呀！你想，新挖的路子，不赔老本就算好了。老实说，早晓得你把门关得这样的紧，我该另外找方向了！……”

白三老爷好一会没有张声。

他在考虑着×嘴的隐伏的要求，他自己的处境，以及切断对方的窝路是否过分；他带着笑脸，慢慢的站起来了。

“你是担心我切断你的窝路吧？”他含蓄的问。

长子同意似的笑了起来；没有回答。

“那你就太把人看恶了！”三老爷冷笑一声，接着说。“认真告诉你，我们这些人做事不会做得太绝根的。只要大家拿人情说，

“那我倒晓得哩，”长子承认着，浮上一丝讽刺的微笑。

“就比如说吧，”三老爷毫无感触的说了下去；“你说你那里是公地，这骗得到我么？可是我就相信了你！这也该算得人情美美了吧？……”

“真美得很！……”

“总之，”白酱丹不大耐烦的加以结束，“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要合是一点：我是不会做挖苦事情的，你也不要太过份了！”

“要得嘛！”长子油腔滑调的满口承认。

他觉得交涉的结果只能如此，他拄着烟杆车身走了，他这样做好像是在表明一种态度；我可以照着你的话干，但要是做不到，或者失败了的时候你可不要怪我！因为我总算是尽了我的心了。

对于白酱丹那种俨然以主人自居的态度，他显然并不满意。而且，由于他那种本性上喜笑捣乱的脾气，他的客气，倒反而把他的贪心激起来了。因此，两三天后，趁着三老爷不在，他把他的地段，以一种闪击战术向着废洞那面扩张开去，并不理睬任何干涉。

他起初诳称这样做是白酱丹答应过的，随后却又牵扯到枝节问题上去。公开声称这根本就不是一件漂亮事情，在他，在白三老爷都是如此。因真正的主人是并不很赞成的。

“你瞎说！”酒罐罐顾不得选择语言，他驳斥了，“我都不知道么，寡母子亲自承认了的，不然那个敢撞？老实话，没王法了！”

“你知道，你知道的时候天都亮了！”×嘴骂着怪话。

酒罐罐没有回得上嘴。他并不是找不出回答的话，同样的社会教育对他也一般是有着好成绩的；然而，对方究竟算是一架大爷，太放肆了是不成的，他不知道怎样的开口好了。

看出抗议毫无效果，于是他又向他恳求：

“这样好吧，”他苦着脸，摊开他的手臂，“我找人去请三老爷来怎样？你老人家总要给我们留条路走呢！只要他没话说，……”

然而这一样不被采纳，反而把么大爷弄恼怒了。

“你这才把我吓倒了呢！”他敞声大笑；“你去叫他来吧！我就不相信他是长暴牙齿的，会把我的×巴连根子咬了！……”

他随又激励他的工人不要有所顾忌。

“你们挖你们的，”他命令着，“出了事有我！”

他之敢于蛮干，因为根据他最近得来的消息，证明了他的估计毫无错误，白酱丹确是偷着搞的。而且，既然犯了口舌，倘不坚持下去，未免不像一个光棍；他的大爷只好搁下来不必操了。

到了下午的时候，他已经从新开的地面上出了一二十担沙子；还在准备开拓过去，而白酱丹同着肥人一道来了。

自从开工不久以后，因为一切都已有了头绪，街上的公私事项又多，他是只在每天黄昏时候清盆，就是说把那一天所淘出的，还夹杂着不少细沙的金子，汇合起来从新洗过的时候才上厂的。但当听到×嘴的胡干的时候，他卷起烟袋赶过来了。

他正在一处亲眷家里吃分家酒，酒罐罐派去的人好容易才找着了。同时肥人也恰同座；他们并不等候坐菜上齐，就匆匆忙忙走来，巡视着和叫嚷着，大大的发着脾气。……

“好得很！”三老爷干笑着，“吃到眉毛尖上来了！”

他一出现×嘴的工人便立刻停止挖掘，彼此不知所措的相视而笑。好像在说，你再骂起点肥，这可不是我们的过错！

酒罐罐在详细叙述着经过情形。

“我说，”他追述着，“么舵把才！你实在不听交接，我只有去请三老爷了！嗨，他才回答得好，去请呀！看他生得有暴牙齿么？平常一开口就挖苦人，说我们是铁心奴才！……”

“这个老狗入的！”三老爷破口了，虽然他是很少骂粗话的，“真是脱了裤子打老虎，又不要脸，又不要命！……”

因为预料到所有的纠纷以及一切扫兴，自己又胆小而多顾虑，关于淘金的事，肥人始终在外表上尽力装出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好像他的参与实

在不过是碍于三老爷的情面。

两三天前一个熟人曾经含意很深的恭贺过他的运气。

“什么呵，”他微笑着回答，“我们是配相的！”

他也知道×嘴目前的不足重视，但他却会捣乱；加之他又常以少得罪人，少结敌怨为宗旨的，他宽宏大量的劝着他的伙伴。

“三哥呢，”他说，“我看还是轻言细语点吧。怎么一下就毛了呵！……”

他打着哈哈来缓和他的同伴的感情。

“我一向以为你的脾气比我好呢，”他加上说。

“那也要看人，看时候，”白酱丹沉着脸。但已逐渐平静下来；“像他这种东西，是只有给他一顿驴×画门神的！……”

“可是闹烂了又有那些好呢？”肥人提醒着他。

三老爷委屈的叹了口气，沉默了。因为他立刻懂了胖子的意思，这件事是见不得天日的，闹开了大家都会很不光采。

当已经心平气静的时候，么长子笑嘻嘻的，慢慢的踱过来了。虽然有着某种自信，但他也清楚翻了脸是不成的。并且他的目的既然已经达到，目前的要务，是在怎样把它合理化了。

他们是互相认清了各自的弱点的。他故示亲切的微笑着说：

“唉，怎么样，听说你在发我的脾气呀？”

白酱丹瘪着嘴做出一个鄙夷的脸相。

“我看你们两个今天还会打一架么！”肥人打趣着。

“要得嘛，”×嘴凑着兴说；“不过我只有一双手呵！你们不要打我的堆筋锤哇。……你们看，我这几天好像连走路都要倒了。”

“因为一天都在编怪事呀！”三老爷沉着的说。

“你下我这样重的诛语呀！”长子笑着叫了。

他同时走近他去。弯了身子，要想看清他那细长的眼睛；但白酱丹故意把脸车了开去。这却反而使得长子更开心了，并不丝毫觉得受了侮辱。

“哈哈！”他大笑，简直是在跟我做嘴脸呢！……”

你不要装疯，”三老爷忽然回过脸来，严正的说。“老实说吧，你做得太不光明磊落；就要挖也该说一声呀？一来就麻麻眨眨乱振！……”

“那你又误会了！”

×嘴摇头摆脑，做出一付受了冤屈的神气。

“简直误会得厉害！”他又着力的加上一句。

白酱丹冷冷一笑，表示他的作态只是可鄙而已。

“完了！”么长子叹息了，“像你这样说，我这个光棍就愈操愈漂亮了！别的暂且不提，你问问酒罐罐好了，看我等你没有！……”

“那你就多等一天要死人么？”

“我也这样讲吵，”酒罐罐插着嘴。

“多等一天！”×嘴苦笑，随即正起脸相；“我问你，你们也是请着人的，一个人空一天，要花多少钱哇？我又没有开银行！”

于是他铺叙着，说明着他的没有老等下去的理由。而最重要的是，三老爷既然表示过不会切断他的窝路，他所开拓的地面也就于人无损害了。换句话说，便是不得许可也就无关紧要。

“你看呀，”他指手划足的说，“这才好宽一点？……”

“不管好宽，各人有各人的主权呀！”

“好了，大家都不要再说了吧，”胖子装作好人，劝解着；“一句话，各人以后守住各人的疆界好了。这一回事算我的吧！……”

这场纠纷就算如此的告了结束。

但虽然有口角，彼此合作的事也不是没有过的。因为知道烧箕背的开采并不合法，口粮又高，附近的光蛋常于夜深摸来趁火打劫，偷盗一两背兜沙子。而由于利害相同，他们合力把它止住了。

那最有效的制止方法之一，是不仅把那强盗身上的衣物抢个精光，还要抽打一顿，或者率性倒吊一回鸭儿浮水。……

#### 十四

虽然从力量上说，从北斗镇自来的风习上说，纵是寡妇和自己的大地是被人强占去了，对于白酱丹和么长子还是莫可如何的，公理必定在劫夺者一方面。因为一个有地位的人吃一个没有地位的弱者乃是一桩当然的事。但是为了减少麻烦，他们依旧尽力不让消息传到孀妇耳朵里去。

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么长子不必说，便是素来对人温文尔雅的白三老爷，也变来粗糙而易怒了。若果有一个不识时务的人，以为可以讨一下好，向他提谈起烧箕背，说几句奉承话，他会立刻受点教训。“怎么样，”他会强笑着回敬道，“是在挖呢！你眼红么？眼红就去请寡母子来给我拱了就是呀！……”

这样一来，那个嗅觉迟钝的汉子便会立刻长点见识，相信事情有着蹊跷。从此不敢大声谈起烧箕背了。他不仅用当面的指斥来封锁孀妇的消息，那些同他接近而又较有地位的人，还帮同着他四处告戒，或者如袍界常用的说法，所谓打上附，叫大家对烧箕背的现状少开些嘴，免得自讨没趣。

但是，人们虽然是那么当心着自己的口舌，既不敢直接去通风报信，也不敢在茶馆里大声传播，又怕惹上是非，私下里的谈论，却是很普遍的。第一，烧箕背是出产过金门子的地方，这太刺激人了；其次，现在既然有着纠葛，大家便都不知不觉的希望着它爆发，好使平淡无味的生活添点香料。总之，北斗镇的市民们的想像力是活动起来了。他们一有机会就那么鬼鬼祟祟的密谈着，推测着，互相纠正着和传递着他们自己得来的消息以及判断。倘使没有消息，就情不自禁的创作一些，来满足自己和旁人的好奇心理。他们都对烧箕背的金夫子表示亲近，希望可以从中探听一点新闻。

现在，烧箕背的开发十多天了。就产量说自然不能算坏，但也尚未达到劫夺者的理想的地步。然而，镇上的一些聪明汉子，却用了他们的猜想来满足了当事者的预期。也不知道是怎样传出来的，但简直就如自己亲眼见过的一样，他们都相信烧箕背出的是颗子金，恰像羊子粪一般的大小。

而当这样的消息传播开来的时候，大家由于羡慕，忌妒，以及一些偶然的机遇，他们渐渐脱离了当地的风习的圈套，感觉到不平了。因而对于白酱丹他们不满起来，觉得他们竟和强盗不相上下。一两个好事之徒甚至想到向谁家告密。但也终于想想而已，因为还有一重圈套钻不出去：少得罪人好些！

然而，虽然如此，寡妇从左邻右舍的女眷们的语言态度的异样上面，却也多少感到了不安。仿佛觉得自己的头上有着一种不大吉利的暗影。她们看见她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可怜的同情的微笑，就如对付一个不识世故的，刚才死了父母的孤儿一样。哀怜着她的身世以及她的无知无识，……

她们对于她的始终隐瞒下去，却也并非来自那种怕惹是生非的小市民的怯懦性格。女性们的舌头原是极勇敢的。实际她们是对孀妇并无好感。这

不仅因为她的富裕一向使人忌妒，她平素对人的矜持使人太难受了。只有一善堂里的娘姨很想给她一点暗示，而且终于得到一个机会。

那是正街上一家杂货店里的老板娘子。四十多岁，肥胖而白皙，同着孀妇一道常在善堂出入。一天上午，孀妇到那铺子上去买丝线，手上拿一单帖坟飘，因为再过几天就是冬至节了。

由这坟飘，那个灵醒的女人于是找到一个暗示的藉口。

“你们恐怕得去烧箕背上坟了吧？”她忽然的问。

“自从前几年闹匪就很少去了，”孀妇说明着。“我身上又不好，爬不得坡；我们那位大少爷，又懒得要命！……”

“其实倒该去看一看呵，”掌柜娘子叹息起来。

她本想再说明白一点，但是她的良人，那个名叫钟老善人的老者，摸着须子狠狠盯她一眼，警告她不要惹火烧身，于是她的谈锋便又立刻转到别的问题上面去了。

但尽管这样，这点小小的暗示于寡妇还是颇有益的。虽然没有从它领悟出烧箕背的暗中被人盗劫，正在发掘着它的丰富的宝藏，但她却从它理解出一种必要的行动。那就是放弃从前对付祖老先人的冷淡态度，应该殷勤一点，同对世系较近的祖先一样，由此来证明自己的主权的不可侵犯。

至于她的没有想到劫夺上去，因为自从白酱丹的再次拜访以后，她便已觉得事情已经算解决了。她并未固执己见，她所预期的他会找个第三者跑来游说的猜疑竟也毫无影响，仿佛已经搁置不提。因此，她没有想到劫夺上去，这正如一个已经病愈的人，决不会无缘无故再想到死的问题一样自然。

支持她的推想的是这些理由：白三老爷究竟是知识识礼的人，他会反省出他的企图的荒谬；其次，现在已不是军阀割据的时代了，人民都已明白了法律的价值，是不敢胡作非为的。但她也有点不安，为此她曾经准备赔偿一笔损失。然而，既然没有再来，她便把那所谓开办费的话当成托辞看了。

当从杂货店回到家里的时候，儿子正在堂屋前的阶沿上摸骨牌玩。自从那件倒霉的纠纷爆发以后，他便没有出过街了。他觉得难为情。同时，为了使她粘在家里，免得再受愚弄，寡妇对他的将就也就特别的出格，于是他真的腌在家庭里了。仿佛直到现在他才认真尝到家庭的乐趣。

当母亲看见他的时候，她含着柔性凝视着他轻轻叹了口气，她在一张矮椅上坐下来，接过媳妇递给她的熏笼，于是登上脚去。儿子一径在玩着骨牌，浮着微笑。他是比以前安静多了。

他抹着骨牌，一面懒懒的向着母亲逗趣的饶舌。

“又是钟家买的吧？”他作弄的说；“给你们说呢，不听！那些人都打得私交么？不敲你的钉锤子我才不相信呢！……”

现在，全家的人都集合在街沿上了。他们有的烤着熏笼，有的坐在太阳下工作，神气都很闲散。媳妇在绞着丝线，因为已经雇到奶母，丈夫又少出街，她的丰韵异常妩媚。

听见丈夫饶舌，她故作生气的说：

“那么会说你怎么不去呢？”

“我倒不给那个办内差呵！……”

“你少同他讲些，”母亲阻止着媳妇；“他那张嘴还会有好话说么？口口声声讲钟善人黑心，不晓得别人黑过什么心来的！”

“善人就不是好东西！”儿子更加嘻皮笑脸起来。

“快少造点口孽吧，”表婶苦着脸叹气。

“你少作点孽！”母亲警告他。“说话你倒有本事啊！”接着她又揶揄的说，“再不说帮我操一点心，分一点劳！别的不讲，就是上坟这点小事都离不得我。连祖先人都像不想要了，还叫人啊！……”

“嗨，每年不是我都在去嘛？”

“去倒是你去的，我问你，烧箕背你去过吗？不是想发财，想捡金子，乱听别人的吹工，恐怕就连地名也忘记了呢！”

“哦，你就说得我那么样恍！”儿子红着脸叫了出来。

他担心着母亲再要提出挖金的事来，但他错了。母亲接着只是敷衍了一番慎终追远的大义。而烧箕背的祖先虽然已经很久远了，却是发坟，因此更不应该疏忽了按时祭扫。

自然，为了使儿子长点见识，关于祭扫烧箕背的祖坟的实际意义，她也没有忽略。她矜持的，从容不迫的说：

“老实讲，要是年头岁尾去一两次，又怎么会被人打算，弄来些麻烦啊！你后人都不看重，那些黑心肺自然更不管了！”

“好了吧，”深恐又要提起那件事来，儿子插断她说，“冬至节我去一趟就是了。你以为我怕么？不过多作几个揖，多叩几个头！”

他伸着懒腰站了起来，打了两个呵欠。

“后天就是冬至了吧？”他漠然的问。

“是呀！”刘二赶紧接嘴；“钱纸已经撕好了一大半了。”

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汉子。短矮，结实，眼睛很鼓。自小便在何家寄养大的。有点憨气，常常因为过份的热心做出笨事。他嘟着厚厚的嘴唇，正在太阳下面削着系挂坟飘的竹签。

因为老太婆叹息着，说是长久未去，看坟人又是很懒散的，陵园恐怕已经为荒草所掩没了，他又立刻自告奋勇，表示只要半天他就可以收拾干净。这几天来，主人们从来少有的和乐空气，便连他也传染上了。他说，一面把那竹签送进堂屋里去。

便是那个聋老婆子，看起来也是很高兴的。她随时都在担心着她的少主人和主妇之间的那么频繁的赌气，而当烧箕背的纠纷爆发之后，她那模糊悲哀的脸色似乎更触目了。但像烟云一样，烦恼已过去了。表婶婶的庆幸更不用讲。……

那一天是冬月十一，翌日吃过早饭，那青年便带着一把锋利的弯刀，到烧箕背去了。天气温和，又没有刮风，这种日子在山地里是颇难得的。等到早上的余寒退了，孀妇全家人便都从内室里走了出来，散坐在阳光下面，杂谈着上坟以及过年的准备。

他们商谈着怎样准备年货，腌肉和做家用糖食。大家都用全付精力梦想着未来的欢庆日子。只有媳妇带着一种不快的脸色。因为夜里人种由于过份的开心，他向她开了一点玩笑，说是他已经得到秘密的许可了，明年春天他要娶小，而且，是摩登。后来丈夫虽然申明这是戏言，她却终不释然。

她没有参加谈话，就一个人默坐着，做着针线。当母亲叮咛她，应该给她的女儿招贵准备两双新鞋的时候，她的不快似乎更增加了。由于赌气，她大胆的做出一付不瞅不睬的忤逆神气。

“将来会有人给她做的。”她说，影射着夜里的戏言。

母亲没有悟出她的意思。她瞪着眼睛，好像摸不着头脑似的，多少有点

见怪的凝视着她。而人种忍不住扑嗤一声笑。

“是呀，”他嘻笑的说，“那个把我挡得住我才信呢！”

他走向奶母去亲昵着他的孩子。

“你晓得么？”他拧着她的脸蛋，笑嚷着，“你明年就要有新妈了！给你做摩登衣服，摩登鞋子，一点不带苔相！……”

这样一来，孀妇以及在场的人们，都理解了媳妇赌气的那原因了。而且分明看出她的嘴角是抽搐，眼睛已经润湿起来。

“你少乱说点哇，”母亲生气了；“看看自己像个当老子的么！”

“真像一天没话说了呢，”表婶叹着气。

她做出一付哀怜的神气，走去安慰那个已在淌着眼泪的少妇。

人种也忽然觉得自己的行为太过火了，再开玩笑下去是会弄出不快来的。于是他大声申明，女人的生气，除了自讨苦吃简直毫无意思。因为任何一个老实人都可以看出那是戏言。老太婆已经认真的发怒了，以为年头岁尾淌眼泪会不吉利。

她不让儿子自作聪明。并且，对于媳妇虽然谈不上有着怎样的好感，然而，她是家长，她该主持公道。她显出一付实际上倒是出于慈爱的严肃的表情，阻止着他，不让他再说下去。

“你还不住嘴么？”她叫着，“惹出事又来假装正经！”

“嗨！劝也劝不得，那我只好装哑巴了！……”

“没有人要你劝！少给我滋些事就阿弥陀佛了！”

她叹息着，随即带点指责的态度望向媳妇。

“你也是！心眼怎么这样窄狭的？凡事还有我作主呀！”

“我又没有说什么呢，”媳妇和婉的说。

她羞涩的抬起头来，透过润湿的眼睛浮上一个灿然的，幸福的微笑。于是一场小小的家庭喜剧，显然是结束了。

正如食品中的各种互相矛盾的香料的渗合一样，家庭间的感情的种类也是极不同的。然而，它们的的同时存在，不仅不使生活乏味，反而增加了它。就像四川的名菜怪味鸡样。

何府上重新为一种新的融和的空气所笼罩。已经没有眼泪，没有责嚷和不平了。大家都静悄悄的做着各人的事。而这又非出于勉强，倒是来自那种内在的和习惯的要求。人种也有自己的事，他又在合着骨牌，准备来一回大反五关。

没有一点嘲杂和扰乱，一切都是静寂的和和平的。便是人的呼吸以及那骨牌的互相碰击的声响，都不过是静寂和平的具体的说明。孀妇伸伸懒腰，全身躺向马扎上去了。她的上身浴着阳光，脚下踏着熏笼，感觉幸福的微微闭着两眼。

卖豆腐的已经沿街叫出第一声了。一只雄鸡高据在院坝里的花台上唱和。随着这些报知时刻的自然音响，刘二红涨着脸，顺着一年约五十红鼻头的农夫走进来了。

那乡下人是何家看坟的佃户，大块头，黄色的胡子。他的神气显得恍忽而又满不在乎。才一进来，刘二便车转身去向他嚷叫。

“唉，”他叫着，“这一下你来说呀！主人家都在这里。……”

“说吗又说嘛，”红鼻头懒声懒气的插嘴；“未必我还怕么？又没有犯什么罪，就是见县长，主任我也敢见的呢。……”

“你不怕未必我倒怕了！”刘二更加愤激起来。

“这在闹什么啊？”孀妇生气的问。

她已经坐起来了。她发现出她那守墓的佃户。

“张长庚么……坐呀！……坟该没有遭牛马践踏吧？”

“还没有践踏！”刘二嘟着嘴说；“你叫他自己讲吧！”

“讲又讲嘛，”张长庚依旧异常平静，而且，微笑着：“这总不能怪我！我怎么晓得他是扯谎的呢？我又不是孔明！……”

他半赌气半得意的笑了一声。

“我是能掐指会算又对了啊，”他又加上说。

“闹了这半天，你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因为摸不着头脑，主妇认真生了气了。于是那个年轻的用人，这才恍然大悟，他是该把事情的经过说一遍的。他丢开那大块头，开始报告起来。

但一听到白酱丹们的行径，孀妇便再也忍不住了。

“嗨，真搞得真好！”她愤激的响着干笑。

“是上个月动手的，”刘二继续说；“已经十多天了！……”

“这么久怎么你们都不来说一声啊！”双手拍了一下膝盖，主妇站起来说：“你们就这样子来给我照料坟么？”她指责着那农夫。

“他们说是你答应过的呀，”长庚微笑着辩解。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么！？”

“是呀，”刘二打着合声，“我也这样问他：我说屎是香的呢，“不要尽扯了吧！同他打官司就是了！”人种大声的说。

因为经历着一种复杂的感情上的骚扰，他把骨牌一堆，嚷叫着站起来了。这是他在场面上的第一次的发言。但他才一住口，母亲便又望他报怨起来。

虽然自以为在妇人中是老练而有才具，对于这种违反常情的打击，她却感觉辣手而昏乱了。因为一时束手无策，她于是开始报怨儿子，认为这全是他的胡涂酿成的自然的结果。儿子也不示弱的顶了几句；但是因为心虚，终于赌气的回避开了。

“我看你闹一阵就闹好了！”离开的时候他这样叫了一句。

孙表婶也认为自己闹下去不是一个办法，应该平静下来商量对策。但主妇的愤怒却又立刻落向她的头上。怀疑她是在教管她，仿佛一切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招来的过失一样。

“那我才不是这个意思呢，”表婶强笑着申明。

“那总是我自己闹胡涂了嘛！”孀妇自怨自艾着；“我不想个办法难道就算了么？我肯信他就敢把我活埋掉了！……”

她吩咐刘二去雇滑竿，她要立刻到烧箕背去。

“你总是这么着急，”当孀妇叫人去拿梳子的时候，孙表婶又大着胆劝解了；“稍停一下再说好么？说，你又要怪我太多嘴了。你也该再问清楚点来，究竟有多少人挖，离坟园有多远；你匆匆忙忙跑去，别人又走了呢？下面的人又管不了事，……”

“这还有什么问的呢？我一去就清楚了！”

“再怎样说，吃了饭去也不迟呀。”

“就是龙肝凤胆我这阵也吞不下去了！……”

“然而，虽是这么说，嗜好总是不能不满足的，何况又已过了靠灯的时刻了。”所以她屈从似的叹了口气，吩咐张长庚不必就走，吃过饭同她一道。

于是退进卧室去作查勘前的准备。

## 十五

刘二是并不清楚烧箕背何家的地界的，而挖金的地段离坟莹又并不近，所以当其才去的时候，他还蹲在白酱丹的槽门边看了一会闹热。然后才去约好张长庚清除陵园，然而，当那大块头透出消息，他却鼓大眼睛，大大的吃了惊了。

那乡下人是走过来帮忙的。他同刘二一道割着草，一面向他追忆着往年扫墓时的一些琐事。忽停住弯刀，他冒失的说：

“其实也该来看看呢；一天怕要挖好几钱吧？”

“什么好几钱哇？”刘二也停了刀。

“什么？难道还是干狗屎么！黄生生的金子呀！”

当刘二带着不平把事情的真像问明以后，仿佛一头被激惹了的乳牛一样，他立刻无知无识的奔向那槽门口去。但是人们一顿臭骂就又把他还送转来了。于是他把过错推在看坟人身上，怪他不尽责任。现在，他又跟着他的主母来了。

他一步不离的尾随着她。提醒着她那些被劫夺者肢解了的土地的情形；而且又蹦又跳的向酒罐罐行施着报复。

“唉，你这一下怎么又不凶了呢？是好的又乱骂呀！”

“那个骂你来的啊！”老头子否认着。

他已经受过三老爷的训戒，倘是寡母子来了的时候，那唯一的妙计是不要发火，凡事都推委在他自己身上。……

“你不认账吗？”刘二回着嘴；“你说就是把你们母老虎搬来你也不怕呢！现在怎么开腔了呀！又乱骂嘛！……”

“你不要同他讲，”主妇制止他；“他还配不上呢！”

看了挖毁的情形，当然愤懑和不平比来的时候增加了不少，她的心情倒反而稳定多了。这一半由于既成的事实的难堪夺了她的勇气，一半是因为怨气她早已发泄够了。

并且，她感觉得，到了目前，事情已经不是哭和闹所能解决的了，摆在面前的将是一种艰险的抗争。但这都没有挫折她的决意，反而增加了它。首先，道理是在她这一面，此次她极自然的顾虑到了这点：若是容忍，外来的打击将会更多起来。

虽然嘴唇微微有点抽搐，脸上的神色有点不大自然，仿佛快要嚎哭，快要愤激的样子，但她尽力在使自己显得平静，足以应付任何困难。她追问了酒罐罐什么时候三老爷才来。

“这很难说呢。”老人摇摇头说，“有时候一两天你就连影子也见不到！我看老太太还是到街上会他好了。梁子上风又大，……”

孀妇鄙夷的冷笑了两声。

“一个不在，两个不在，我看还躲得过么！……”

她本想警告他，叫他招呼工人暂时停下工的。因为已经在×嘴厂上遭到拒绝；那些工匠表示，除开老板的吩咐，他们就是圣旨也不会接受它的，所以她便只好上街另行设法去了。

息了一会她就坐了滑竿回家里去。走到场口的时候，已经半下午了。虽然是冬天，茶馆里的人依旧不少。镇口上几家铺店里的长柜，都把熏笼摆在柜台子上，烤着手，手背上搁着下巴，一直望着走来的寡妇。仿佛就是在那

样专候着她的一样。

他们目送着她，一直射着研究的眼光。一个提着一支木桶，正要跨进门槛去的妇人，忽然停止住了；转过身来用了同样的研究的眼光注视着她。连三五个正在玩得起劲的半大的孩子，也一下变沉静了；他们也盯住她。也似乎希图从她身上看出一点新的东西。一点新的异常有趣的东西。

孀妇刚一走过，她就觉得她的背后立刻发出着一种私语，而那是议论她的。茶馆里的人们的心思动作，就更不必枉费猜疑，也会知道他们是在谈论着什么和谈着谁了。因为她深知这镇上任什么事都逃不过批评的。但她自持着全不介意那些近乎幸灾乐祸的微笑，以及他们的挤眉弄眼。

当经过钟善人的铺子面前的时候，那老板娘早已望见她了。于是她瘸着那一双负担着一具肥胖的躯干的小脚，走下阶沿，兢兢怩怩的招呼住她。一点也不管顾丈夫的脸色。

她两头望望，然后蹙着圆脸，压低声音问她：

“真的挖开了么？”她皱着眉毛。

孀妇同意了她，嘴唇微微抖了一下。

“年景这样坏，还来造这些孽做什么啊！”胖妇人叹息了，摇一摇头。

“你打算怎样呢？那些人又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那我倒不会让了他的！”孀妇决然的说。

老板娘又叹了一口气。大约担心被人发觉，于是她推委的说：

“你不进去息一下么？”

孀妇拒绝了，催促滑竿走了。

孙表婶同媳妇都在大门边上。她们都安不下心，是想早一点知道一个究竟的。有两三个邻居在同她们闲谈，故意皱起眉毛表示关切；但谁也没有承认她们早已知道了这个不祥的恶耗。

孀妇一下滑竿，她们就各自默默的，像是望见了什么不吉利的东西似的，散开去了。表婶和媳妇却都带着担心的神气看望着她，随她走了进去。儿子也是在焦急的等候着的；他正在闷灯，一听清母亲走回来了，他就立刻冲了出来。

他突兀的出现在厢房的门阶上面，双手插在衣岔子里；眼神慌耗，好像是从梦寐里惊梦醒转来的一样。但是谁也没有理他。当母亲喝过茶，休息一会，他生涩涩的走向堂屋边来。

他带着那种自知做错了事的孩子那样的表情，搭讪着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嘛！……你忧一阵有什么用呢！……”

孀妇叹息着，怨恨似的向他投了一瞥。

“话我倒晓得说啊，”她冷冷的说，随即又沉默了。

她是相当机谨的人，当在路上的时候，她曾经就她的处境考虑过她所应采取的步骤。打官司，请凭士绅讲理，或者找一个第三者来私行和解；她宁肯赔出钱来，但他们必需立刻认错而自动停止开发。她想得很周到，但正因为这样她却不能决断。

由她想来，这最后一个办法自然是顶适当的，可以少结些怨恨，而应得阻止的事却也阻止着了。并且连调解人也是想到了的。但这样一来，也许会被对方看成示弱，被一般人看成示弱，一样会给未来招致后患。一想到这里，她立刻又动摇了。她现在还不能放下决心，而她的沉闷也便是这样来的。

孙表婶深知她自负而独断，凡事不肯轻易同人商量。因此，除开一般没

有实际意义的慰安，别种意见，纵然自以为是，便也只好藏在心里。媳妇更不必说了，她不敢讲什么，实在她也谦卑的自认没有能力参与这样的大事，她只能含情的，默默的看望她，表示自己是在为她担心。

约有好一会时候没有谁再说话，大家都落在一种悲愁的闷人的沉默里面。忽然，那个家里惟一的具着坚强的自信，头脑简单的年轻用人走进来了。他才把滑竿打发起走，是来听吩咐的。因为当其离开墓地，主妇曾经表示，要找她的两个对手问罪。而在刘二想来，这也确是一桩晓得无可置疑的正当举动。

和刚从烧箕背跑回来的时候一样，他照旧是兴奋的和激怒的，深信着对方丝毫没有道理。因此也就用不着发愁和惧怕了。他原气十足，脸孔胀得绯红而滚圆，眼睛也更鼓了。

他撩足挽手的走了进来，一面直直劈劈的嚷着：

“怎么样呢？我就去找白酱丹他们吗？”

“抬滑竿的钱已经给清楚了么？”主妇支吾的说。

她随又叹了一口气，因为她还不能有所决定。

“钱给好了，”刘二说。“我就去找吗？迟了怕又藏起来了！”

“这就是我守节，守儿子的好处呀！”并不回答仆人的催促，她没头没脑的苦笑着嚎叫了。“睡倒吃，睡到烧不说，还更生些事磨折你。早知道这样，我不该老早一索子吊死好了！……”

“你怎么又发烦了啊，”表婶婶叹息着；“事情不做呢，已经做了。人家说，就是鹅颈项那样长，也有个下刀之处的呀！”

“那我倒晓得罗！”孀妇含怒的说；“总之，背时倒灶，碰到大头鬼了！一个都不说了，还是一串串接二连三的来！……”

她多少带点矜持的凝视着托在手上的小小的茶壶。

“你们鸡肚不知鸭肚事啊，”她又自语的叹息了。“这十几年来过的日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呢！只说儿子大了，该会好一点吧，她咽哽起来，没有继续下去。

“是呀，”表婶迎合似的说了，一方面是辩解，一方面是想给她的身负以满足。“是呀，”她说，“这一点难道还要你来说么？前面在善堂张善长还对我讲，这个家务也要你才搬得正呢。”

“我算什么！”孀妇掏出手帕揩着眼睛，谦虚着；“我只求自己人少给我捏些红炭团，就万幸了！我倒不想人家说好。……”

仿佛无聊到厌烦的人，不能不勉强找点事做，而同时又生气着自己所做事情的无聊一样，人种一直忍耐着，竭力不让自己多嘴。他手撑着头，一面在很不遂意的胡乱摸着骨牌。

他试了好几次要回答他的母亲；现在，因又提到他来，他便再也忍不住了。他把骨牌一推，受了冤屈似的嚷叫出来：

“你就只晓得骂我！……”

他还想说什么的，但他啐了一口，车身就走掉了。

母亲也以为他会再说出使她伤心的话的；当一看见他逃避似的冲开，她倒反而更气大了；而这怒气并又立刻转化为一种恶辣的嘲笑。嘲笑他的无用和他那怯弱可怜的性格。

“唉，躲进去做什么？”她作弄的叫着。“我骂错了你就出来说呀！……我就要看你有多大本领！可惜我就连大门也怕出了！”

从自己的卧室里，儿子狠狠的嚷了一句什么。

“你是不怕就自己去呀！”母亲凭了己意加以猜测。“你以为我想包揽这些烂事吗？……我倒真像活得不耐烦了呢！……”

“你又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表婶婶说。

“你晓得他是不懂事的，”媳妇也大胆的插了一句。

“哼，他怎么不懂事哇？”孀妇紧接着说：“他才懂事得很呢！我现在也不管了，那个弄烂的那个去补！我倒用不着抹桌框子，然而虽是这么说，由于一阵吵闹刺激起来的兴奋，与乎她的自负，以及所有的谏辞，在这中间，她不但没有真的同儿子赌气，消极下去，反而倒在她的犹豫中决定了她的态度。

所以，在儿子的始终未加回嘴，和表婶媳妇的婉劝当中，她忽然感到一种为儿为女劳碌的崇高情绪。她充满感情的说：

“快不要再说了吧！”她切住她们的揶揄，“这都是前辈子欠的债账。我总是该给他何家变一辈子的老长年就是了！……”

她把脸转向神气有点盲目的刘二。

“你站着做什么？你去请他们来呀。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把我两口吞了！我倒要看他们拿什么话来说。去，你说我请！……”

她决定把这一着当做一次考验看的，想要试探一下他们的真实态度，然后再来决定最后办法。私合，讲理信，或者诉诸法律。但她的私心却无疑偏重于简单平易的私合。

然而，当那年轻的仆人转来的时候，她却又不能不暂时放弃这个省事的想头。因为两位当事人不仅没有应邀而来，还说了许多难堪的话。仿佛她的客气的邀请恰恰倒得罪了他们的一样。这太出乎意外，她怀疑着刘二的话里有着若干虚诞。

再不然那年轻人在语言上有过不妥的地方，或者是态度太鲁莽了。所以仆人的报告虽已够清楚，她还是带着一种难于信任的神气。而且深自失悔，事前没有叮咛过他小心语言。

她要他再说一遍邀请的经过。这使得那老实人摸不着头脑，着了急了。他着急的挽挽袖子，红着脸嚷道：

“难道我还哄你么？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呢！……”

“你是怎么对他们说的呀？”

“我说，三老爷，我们老太太叫我来请你去一下呢。他说，你回去说我不得空！就走去打牌去了。还有龙主任他们。……”

“龙主任回来了么？”孀妇注意的问。

“回来了。他们都听见的，不信你去问嘛！”

“么舵把子怎么说起的呢？”

“那个老家伙都叫一个人吗！……”

他没有说下去。他嘟着嘴，眼睛避开他的主母。因为他觉得他不该转述那些不堪入耳的粗话来加重她的不幸。……

“唉，你怎么不说了呢？”她逼着他讲下去。

“那个老家伙都叫一个人吗！”

“怎么样呀？！”

“怎么样吗，他一劈头就吼我，快滚！那里挨×那里养伤吗！跑来找我！他又说，找我！林么爸没找他就算是客气了呢！……”

“这样就好得很！”孀妇极不自然的笑着。

“他又说，……”

“好了吗！”表婶制止住他。

她嗽嘴而且摇头，示意刘二不能再讲下去；因为她看见孀妇的嘴唇是在抖搐着了，跟着来的不是眼泪，便是嚎嚷。

“好了吗，”她说。“这些人不晓得怎么把人皮披上了呵！”

孀妇忽然凝神的看望着她，沉着的切断她说：

“你同我到叶家去一趟好吧？”

“好呀，”表婶立刻同意；“我也早想向你这样提了。他们究竟好说话些。真的，不是我说，要是早找他们，事情也许早补好了。”

主妇没有回答。她不能说早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她还嫉恨着外间对于她和叶二爸之间的蜚语，以及她和叶家的女眷之间有着二兀隔阂。虽然好久以来，那便已成为陈迹的了。

她不能答复她，她支支吾吾的说：

“不要尽讲了吧，耽搁一下我们就走了。”

“我梳梳头就行了；简直像乱鸡窝样。你还要烧两口么？横竖早了也碰不着人的。这个时候总还在同善社坐功嘛。”

孀妇想想，看了看天容，觉得时间的确还早，离黄昏相当的远。而且，她又深知当地的风习，当天又身受过的，她的出现一定又会要把人们的注意和口舌集中起来。她同意了。

吩咐过应备的礼物，仿佛刚才费过绝大的精力办完一桩心愿似的，她重重叹了口气，退进卧室里去了。她把家具铺张开来，媳妇替她磨着沉香面子。因为这天连连生气，担心着惹起她的痛症，不能不先事防预。

当黄昏时候正在准备动身，那胖老板娘带着一种提心吊胆的机警神情，一直走进孀妇的卧室里来。她是背了丈夫以及世人的耳目，来作某项重要建议的。这时孙表婶已经穿好浆得帮硬的蓝布旗袍，孀妇在拢头发；她走进来了。

看见她们是在装束着，靠窗的签押桌上放着两封糖食，老板娘原以机灵见称，她理会出她们正要去走人户。她也是忙着要回去的，所以当主妇张罗着烟茶的时候，她认真的婉谢着她。

“不用！”她认真的说，“不用客气，我说两句话就要走了！”

“忙什么呵！”孙表婶说，“茶总要喝一杯呀！”

“不，我跟着要回去！”她说。随又拿嘴挨近表婶的耳朵，“我们这街上耳报神多得很，留久了又有人造谣了！……”

但她已经接过烟袋，而且，似乎十分乐意悠悠闲闲抽上一通。直到寡妇那么苏气的收拾好了，她才小声而热情的完成了她的任务。但却不止两句，而是好几十句。主要的是她力劝她的朋友去找主任，因为那个具着威权的汉子是回转镇上来了。

## 十六

胖老板娘一走，孀妇便由表婶伴送着，到叶家求援去了。但二大爷不在家，到镇外东岳庙参加抬机的仪式去了。于是她们只好不管女主人们的冷淡，勉勉强强忍耐着等候下去。

孀妇同二大爷家里，认真说是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亲戚关系的。虽说是姻表亲，理起瓜葛来却也疏远得很。在孀妇家里的举人时代，甚至是提也不

屑提的。直到同志会变乱，因为哥老已经成了当日的主要势力，孀妇的母亲才看出这门亲戚的重要性了；到了自己手里，彼此的往还就要亲密起来。

但二大爷却并非恶棍，倒是很正派的。能够维持住哥老的本有的传统。也正因为这点，加之年龄也不小了，七八年前他胸怀坦白的退休下来。因为当权的日子还久，那些后起者又多是他的拜弟，在镇上他是颇能维持一个元老尊严的。虽然实际已经不能主张什么，变成了有名的好好先生了。

他的娱老的方法是扯纸牌和坐功，每天都要去向善社坐几个钟头，或者请几位善友上东岳庙抬机。他隐然是本镇上善男信女的领神，这一点似乎便是菩萨们也承认的。有一次抬机，当一位菩萨临坛，藉着机手在沙盘上显灵的时候，在场的人都跪下了，但那机笔立刻写出一串字道，“众弟子跪下，叶二爸请起……”

在这北斗镇，除开少数同他地位相差不远的人，不管男女老少，从一二十岁的到六七十岁的，大家全都叫他二爸。

对于孀妇他算是个长辈，她叫他二表爸。但在十多年前，在他们亲密的过从当中，人们忽然传出一股谣言，说寡妇同二爸的关系实际上是比口头更亲密的。虽然这明明白白是一种中伤，但二爸的两位大娘竟会怀疑到丈夫的人格，吃着无谓的醋，使得双方不能不逐渐疏远起来，很少有来往了。

事情纵然已经隔了许久，但对于嫉妒，女性们的记忆力是特别强的。从她们对待来客的冷淡和勉强看，她们还显然带点醋意。正因为这些人世间不必有的隔阂，加之孀妇又在困危当中，特别敏感，当一看出女主人们都在不大自然的打着呵欠的时候，留下一个口信，她便略显颓丧的告辞回去。

她约好隔天上午再去。当吃过早饭，已经准备要动身了，想起夜里的情形，孀妇忽又烦躁起来。她叹了口气，心灰意懒的重又坐向卧室里的独凳上面。早就候着她的表婶是突异了；她问她是否有什么地方不大舒服，或者嗜好没有满足。

她摇了摇头，她是不能把她的委屈说出来的。这会损伤她的自尊心和威严，她摇摇头，随即自怨自艾的说：

“我不晓得前辈子把什么过恶事做多了呵！……”

“你怎的？又发起烦来了啊！……”

“你不知道，”她怨愤的垂下头去，“我真磨够了呢。”

表婶长长叹一口气，沉默下来。

“好吧，”但是主妇忽然发出苦笑，显示着一种决心站起来了。“好吧，”她说，“我总算前辈人把黄包袱背拐了！……走就走呀！”

叶二爸是六十岁上下的矮老头子，身体结实，没有蓄须。但上唇和下巴上的斑白的短髭，却也表明着他已并不很年青了。他的眼睛因为少年时代的酗酒而昏暗着，微微嗽出着眼睑。他稳重而迟钝，他的浑厚以及安详有如一匹骆驼一样。

来客在堂屋里等了一会，他便抱着水烟袋走出了。他的穿着整齐。头上是棉瓜皮帽，脚下还保持着好多年以前的旧式派头，穿着抱鸡窝鞋，裤脚扎得非常妥贴。他一进来，两位女眷便堆着笑站起来了。彼此客套了几句就又各自坐了下去。

关于烧箕背的纠纷，二大爷是早已知道了的。而且明白寡妇正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凭着他的坦率，所以孀妇还在开始一番详尽的报告的时候，他便直直劈劈的切住了她。

“你们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他沉着的说。“我还以为你们真的答应过他呢，所以一向没有留心。我自己的空事又多，……”

“没有那个事！”孀妇微笑着，但却显然很为愤激。“二表叔，你想我怎么能承认呢？就是捡金子也不会承认的呀。……”

“自然，那是祖宗的坟地呢！……”

“对了啊！”

“……不过你们大少爷究竟怎么样呢？他们年青人的话就难说了。又不知天有好高，地有好厚；只要人家说得好听！……”

“不，二表叔！我自己的人我知道的。”

“你自然知道，”主人叹气着；“你详细问过他没有呵？”

“问过来的，问过来的！”孀妇急急的回答。

她倾侧出身体，感情相当激动。因为她深知这是全部问题的一个重要关键，于是她便接着叙述了一遍考询宝元的经过。比儿子的招哄来的更有理由，而且叫人相信。

“你老人家是明白人，”她继续说，“一向又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形，他是半个钱的事也管不了的，怎么敢胡胡涂涂就答应呢？”

“可是青年人的话也难说呢，”二大爷不大相信的笑着。

孀妇气馁了，她想要回答上去，但她不能及时找出新的理由，而那些自以为可以服人的理由又说完了。她的嘴唇痉挛起来，她红着眼圈子，深深的叹了口气委屈的气。……

“连二爸都这样讲，”她终于脱气的说，“我就没抓拿了。”

“那你倒用不着发急，我也不过顺口说说罢了。”

二大爷解释着，似乎担心纠缠下去。他随又问她：

“依你自己看，这件事又怎么能解决好呢？”

“我么，”孀妇咽哽着表白了，“我么，我要他们把我两娘母活埋了就是了！”她极力镇静自己，担心着万一哭泣出来。

二爸悠然的吐出烟烟，不以为然的响了一下嘴唇。

“我看倒还闹不到这个地步呵，”蹙着额头，他懒懒的沉吟着说；“不过要他们干搁下来，也怕不行；听说花了一大堆钱呢。”

“只要说得对头，该我赔，我赔就是了！……”

二爸没有张声。因为他料准了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不然粮户便不成其为粮户，光棍也不成其为光棍了。这在两方面看起来也都合。恰如俗话所说，碰见鬼总得烧把钱纸。

但是，事情的措置虽然如此合理，因为退休已久，他在这镇上只剩有一个空名了，是不能如实解决问题的。他随即叫人去邀请龙哥。主任算是他的得意的拜弟。倘若说二大爷果然有着实力，他的实力也就正生根在这种可贵的关系上面。

龙哥是个无须的四十多岁的壮汉。可以说是胖子，但他那红褐色的身体却比任何一个胖子实在。眼；当审视什么以及法币的时候，他的肥头便略向右偏，塞满钢毛的鼻孔更加浊重的呼吸起来。和二爸的整齐一比，他有点名士气，但却经常戴着一顶过小的黄呢礼帽。他的扣领常是敞开着，只有去见县长的时候他才勉强扣好，一出衙门，就又哎呀一声，喘着气敞开了。

当主客双方正在推测着和闲谈着的时候，他便同着那个和他同齐出世，运气却不及他的熨斗，挺着胸脯，手里齐齐磕磕的响着铜元，大手大足的走

进来了，一进堂屋，他就侧起肥头，向那两个带着笑容，站起来表示欢迎的女眷瞅了一眼，肥鼻头呼吸着，最后重重的喷了口气。

于是他照例十分莽撞的塞进一把圈椅里去，手里的铜元顺手登在茶几上面；掀一掀黄呢礼帽，大声呻唤着说：

“哎呀！这凉粉把人汗水都胀出来了！……”

他是喜欢吃的，而且总是不择好恶的塞一个饱。当去找他的时候他正在季熨斗吃羊肉粉，现在，他拿袖头向额上脸上胡揩一通，遂又就便瞄了孀妇一眼，于是把脸沉下来了。

“哦，”他突兀的说，“你们烧箕背那个事究竟怎么搞起的啊？”

“我就为这件事来找你们这些大菩萨的呢，”孀妇说。

“我又昨天才从城里回来，”他并不听她的，只一味照了自己的脾气说了下去，“一点火门都摸不清楚；整条街都闹嘲了！……”

忽然他秃头秃脑的住了嘴了。着眼睛想想，于是扬声一笑，望了二大爷唠叨道：

“嗨！这回这个行政会议倒把我开倒了呢，里里外外用掉他妈千打千块！一年像这样多开几回，怕要迫得人放黄腔了！”

“你在州里东西制得多呀！”熨斗说。

“多条×，就扯了几件蓝布衣服！”

“那边的米价该矮了些呀？”二爸关切的问。

“矮也不多，翻过坎坎恐怕还要涨呢！那里用铜元倒划得来！小二百都当五仙用了。这运几挑去怕不发洋财呀！……”

“真像你这样说我都要干！”熨斗认真的说。

“好呀，只要你杂种肯干我都愿出本钱！”

“恐怕路上要检查吧？”二爸摇摇头说。

“就是这一点：不然耳朵也会挤落了。不过也有办法，你抄小路呀！人家连大烟也要大挑小挑的运过去呢！……”

他忽然停住嘴，孀妇，意味深长的笑将起来。

“大太太呀，满了期硬是要枪毙呢！……”

“我这个没关系，”孀妇知道他是说的禁政，忍不住红脸了；“我是要要瘾，有又吃，不吃也行；不是一点病，早就丢掉完了。”

“你们大少爷恐怕要深沉些？”

“也不见得，现在已经丢得差不多了。”

“其实也是公事上说得厉害，”二爸插嘴说，“究竟戒不掉还是百无禁忌！中国的事情那一件过得硬啊——牛皮！……”

“现在不行了，”龙哥摇摇头。“去年的皇历翻不得了。”

“我看没有什么不同：账太背深了呀！你就天王老子来，……”

二爸从不喜欢和人争嘴，而且，和一般老年人一样，成见是很深的。因此，他没有把他的理由充份发表下去，便住口了。

沉默一会，他才又忽然想到似的，望了龙哥一眼，提醒他说：

“唉，烧箕背的事看你怎么给他们说呀。”

“这件事情要费主任的心呢，”孀妇恳求的附合着说。

“没有说的，”主任满有把握的承认下来；“又不是得外人呢！我已经撞了一下，噫，怕要多少出点血才搁得平呀！……”

“总之，主任怎么说怎么好，求个公平就是了，”孀妇说。

“当然，——我们总不会给你讲弯刀理信的！”

“不是那个话，”看出主任显出不快的神气，请求者解释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

“我知道了，”他是怕听任何理由的申诉的，他切断她：“我大小是个主任，这么大个场的事我都在管呢，总要搞对才算数嘛！”

再解释是会更胡涂的，孀妇于是扣问着他的办法。

“办法吗，”主任懒懒的但却独断的说，“依我讲简单得很，你给他们赔出一千五百元开办费就是了！这还不知道他们答不答应！”

没有人接话。孙表婶大吃一惊的吐了吐舌头。正像任何小声的咒骂都不会骗过聋子一样，主任虽然是个粗鲁大意的人，对于她们的吃惊的沉默，以及隐伏的不满，他却立刻就察觉了。

“你们算一算，毛铁现在都值好多钱一斤啊，”他自言自语似的申说，“人工口食又贵，这一天不要一笔开支来筋么？”

“这个话呢，倒也是话，”二爸叹了口气。

“那不是！”主任当仁不让的紧接着说，“虽然花千多块钱，家具值多少啊！单是刨锄子就要卖好几百块，别的不要说了。”

“那些东西我们就要到也没有用处，”寡妇谨慎的说。

“再不然又少算几个钱，不要他的家俱好了，”二爸说。

“也要得嘛，”龙哥显出一付懒心懒肠的神气，“不过事情还得看白三老爷怎样，这些都是我们半边人的空话。你总不好强迫他呀！”

“还有林么大爷呢？”孀妇胆怯的问。

“他这个容易！他不搁手，我几个堂勇，把槽门给他挖了就是了！他以为他老，夜壶那么老，还要提过来窝泡尿呢！……”

他的粗壮的声调含着一种绝对的蔑视。似乎不仅是针对着他所鄙弃的×嘴而言，便是他的拜兄叶二大爷也都同样包括在那些以老自居的袍哥当中。他也确曾有过这样的念头，不过究竟是他一手提起来的。没有显然的表示罢了。

在二大爷一方面也是颇能理解他们的情趣的，但他认为这多半由于他的直憨，而且看清民国以来，袍哥的信义已经很稀薄了。所以他对主任一向非常小心，避免预闻镇上的事。既然年事已高，生活又已解决，他也犯不着再好气了。

但他也略略感到不快，觉得龙哥说话太厂口了。另一方面对于孀妇也不满意，她使他破了不问镇上任何事件的戒规。

“既然如此，”他接着颓唐的说，“熨斗呢，你去请三老爷呀！”

在等候白酱丹的当中，大家一时陷进沉默里面。而且有点感觉闷气。仿佛他们是一群各不相识的人，聚集在一处车站上守候老不见来的车子的一样。他们已经感到不耐烦了。

主任张大着嘴大大的打了一呵欠。

“啊……啊，这个狗入的，昨天晚上太睡晏了！”

“我也是，”二爸说，轻轻张了张嘴，“回来都三更过了。”

“你们又在东岳庙搞来的哇？”

“是陈大壳子闹起的呀！横竖要拖我去。……”

话一开头，空气立刻变活泼了。大家都扫除了闷气以及呵欠。谈起抬机的事来，尤其是那两位女眷，她们一向全是很迷性的，所以特别热心。起初

大家都很关心对于时局的预言，因为机盘上是曾经显示过的。但随又跳向别种问题去了。

首先，二大爷对于时势素不发生兴会，以为那是瞎操心，值不得谈的。为要避开这种严肃的话题，他插开他们说：

“这些都是空事！乱了这么多年，大家不是还在过日子么？不过真正饥馑劫到了，那就不好搞了。肚皮又是不听话的！”

“有解救没解救呢？”孙表婶真切的问。

“怎么没有？糍粑和黄腊。另外还有几样药，我记不得了。合起拿来做成这大一方一方砖，藏好。劫运到了，敲这么大一结搭，煮成米汤，只要喝一小碗，心就定了。这看活得出来么！……”

“这些话都是牛皮啊！”主任大声的非笑了。“只要有钱还愁买不到米吃？饿吗，也只饿得倒那些没钱的干鸡八呀！”

“到了那个时候，就有钱恐怕也没处买呢，”孀妇叹息着。

“怎么买不到哇？”主任独断的反问。“只要有人总有做庄稼的！你说还要涨呢，我都相信；城里的米价又在往上冒了。……”

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自然没有理想，就连幻想也少有的。虽然他的行动多半依靠直觉，这有点近于幻想，但接着来的却是实践。比如去年，他忽然觉得食盐一定涨价。于是就立刻买了几十石米。而他的直觉便同精密的打算相上下了。

他所以单单承认米价会涨，这是因为他相信这个，而且没有出余一颗租谷的缘故。至于那种机盘上的说法，他既然没有看见事实，也没有感觉这个，便自然无法叫他去相信了。

“刘多麻子倒振肥了。”他叹着气，“杂种前年的谷子都没卖呢！”

当白酱丹进来的时候他正在说着这样的话。因为一向尊重着三老爷的学问，以及仅仅对于公事上的策划，他是把他当成友而兼师的心腹看的；他停住嘴，向着他招呼了。

“我们就在等你呢；在过瘾吧？”他说着笑话。

“你又瞎讲，”三老爷认真的说，“你知道我丢了的呢。”

他向二大爷客气了两句，没有张理孀妇。

他是知道为了什么招请他的，并且相信将会得到怎样一种结果。主任一回来他就向他申说过的，在来这里之前他又向他谈过一次。龙哥建议的赔偿数目，便是由他提出来的。但他并不满意；他有点抱屈，希望事情不会如此单率的了结。

然而，当他接到邀请，向熨斗探明了各方的反应以后，他觉得他的主要希望是坍台了。这便是说，你只好准备接受一笔有限的赔偿费了。他自然可以坚持下去，但这会减了主任的面子。至于二爸，他虽然也尊敬他，但却并不对他存着怎样的顾虑。

他的脸色显得严肃而不耐烦。打过招呼，他便稍稍矜持的抽起水烟袋来。仿佛什么也不在乎似的。最后，因为那种略嫌拘谨的沉默的难受，也许因为感觉事情终久必需揭穿，二大爷发言了。

他简略的叙述了一番纠纷的经过。但却肯定这是宝元的轻浮制造成的。装做没有留心三老爷的不快，他接着说：

“不过他究竟是年轻人；你们两家又是亲戚，不看僧面看佛面，能了就了。总之，也不必计较了，三老爷！赏一个脸。……”

“我没问题，”白酱丹慨然的说。“二哥，我没问题！可是这并非我一个人的事呢！要是我能作主，也就闹不到来惊动大家了。”

“呵哟，我晓得！”龙哥大叫着，站起来。我们总不能让你来代过呀！管他还有些什么人，一句话，帮你们贴开销就是了。家俱太太不要；她要到也没用处，总共赔你一千块钱……”

他叫着，异常严重的竖了一下他那又粗又圆的食指。

“我没有说的，”孀妇发言了；“不过总该写张字么？”

“恐怕还要画滚身图吧！……”

白酱丹带点愤激的叫了，他随又加以申说：

“老实讲，”他冷笑着；“表嫂呢，一千块钱了得了都是大面子了！认真说么，这几钱够什么用？单是人工缴缠都差得远。再说他青年人不懂事，自己总该负点责任，不能叫我来垫背呀！”

“可是他并没有答应过你们什么哟！”孀妇为着儿子辩解。

当二爸责备着人种的时候，她知道那是敷衍，现在，她感到不公平了。

“我自己的人我是很知道，”她又自信的加上一句。

“这才说得好听！”三老爷佯笑了！“就像我是在骗人呢！”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再说就算不落教哇！……”

要不是主任照着他历来的习惯，大声武气的出来阻止，事情也许会中变的。他一叫嚷，两方面的争论便流产了。他们接受了他的约束；只等寡妇拿出钱来，三老爷便立刻吩咐停工。

至于×嘴一方面，主任认为孀妇实在太多顾虑。

“我说没问题总没问题呀！”他厌烦的说：“你赶紧回去筹钱好了！……”

## 十七

从二大爷家里回公所里去，或者到畅和轩去，都是要经过涌泉居的。主任决定就便向×嘴打声招呼，警告他不要自讨麻烦。因为他还不能容许任何不合理的现象再继续的。

他并没有到茶馆里去。他站在市街当中，仿佛骂街似的，就那么十分突兀的，一眼睛发出他的警告。他说：

“我不是同你开玩笑哇，事情不要做得太过火了！”

“那是娘娘会的呀，”×嘴狡辩着：“我怎么敢过火啊！……”

“管你娘娘会的也好，婆婆会的也好，总之，自己放明白点！”

他们间的交涉，就只有这么含含糊糊几句。然而，过了两天，龙哥得到报告，长子的金厂已收工了；不过却在尽力诋毁着主任。好在报导者关于这一层是隐瞒了的，深恐纠纷更多。

但×嘴所说的却也并非什么了不得的怪话，他只提供出一些事实，而且是多数人所共知的。仅仅没有像他那样大胆的说出口来罢了。还有一层，那些话以及那些事实，他已经说过不止一百次了，现在无非又在新的愤激下面翻复一次。

他同主任的仇恨原也是这样种下来的。他亲眼看见他在二大爷家挑水劈柴，做着粗笨的活路。亲眼看见他成了这镇上炙手可热的红人，而且目空一切，这在他感觉得太难受了。所以当全镇都公认龙哥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的时候，他却登在自己茶馆里嘲笑他那些卑微时期的可笑的往事。

而且，从龙哥的关系上说，他也是和他相对立的。正如他的和二大爷的对立一样。凭着他的直率以及口厂，他一向同他们作着对。但同一切喜爱大

言壮语的人们一样，他是自私的和胆怯的；每当真的闹出纠纷来的时候，他又立刻向后退了。甚至可以厚颜的否认他的攻讦，仿佛他倒十分尊敬他们。

他的对于主任的警告提供了那样显著的效果，除了性格上的外强中干，顾虑着更坏的结果而外，在他显明的意识上，他是这样想的：不管怎样，他总算弄到了一笔意外的财喜，他们没有要再吐出来，这不能不说他的面子并未如何受损。

然而，当他听见白酱丹额外弄到一千元赔偿的时候，他却由羡慕而愤怒了。因为事情相当秘密，他是在好久以后才知道的。他一连不舒服了几天。每一想起他就干笑一声，忌恨的点着下巴，自言自语起来。

“嗨，好得很，”他说：“把我们蒙在鼓里振呢！……”

“那个又把你哥子撞到了啊？”芥菜子嬉笑的问。

和对别的追问者一样，他没有回答。他不能说仿佛初入社会的毛子一样受了欺诈：那样，他的招牌就会更没光彩。

但从此以后，他对主任们更加讨厌起来，而他谩骂的范围也就更宽广了。正像他们把他推下团总的位置的时候一样。因为那是他衰落的起点，而是龙哥们做成功的。……

有一次碰见白三老爷，他忍不住当面讽刺他了：

“你们倒弄肥实了哇？”他作弄的睁着他那深陷的眼睛。

“我那个舅子倒弄肥了！”白酱丹回答着；“你挖苦我，我倒还正在找地方出气呢。挖出来一点金子看够喝水用么！……”

“就依你说吧，那一千元呢？麻我们就是了！哈！……”

“你又在造谣言了！”

三老爷否认着，不屑争辩似的，红着脸车开了。

然而，不管怎样，实际上他确也并不如何满足。这不是因为他真的没有挖着什么金子，恰恰相反，短期的开发已经证明了成绩的不错，那点赔偿和这比较起来，他觉得是太少了。

起初，他把他的怨愤堆在二大爷身上，深怪他的爱管闲事。但随后他就对主任漠视他的利益感到不满意了。因为二大爷可以不注意他，在历来的关系上，以及他的对待龙哥的忠实，他不该让他错过这样一个可以解救他的困窘的机会。

好几次他都想向主任指明他的处置的失当，不仅遗误了他，便是他自己也在被遗误的当中。他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那一天夜里，茶堂正在关门，他们已经准备要回家了。

“老实讲，”他忽然抱怨似的说，“那件事情我还没问过呢！”

“算了吧！那样的出笔那里找不到啊。”

“你不要那么说，——一天一钱几呀！”

“那你怎么说一天才几厘呢？”主任斜视着他。

当他才从城里回来的时候，三老爷确是这样说的，他怕说了实话他会多搭两股。现在，由他点醒出来，仿佛当场搜出一个嘴硬的小偷的赃证一样，白酱丹红脸了。但却还很镇静。

“你这个人！”他故作生气的立刻弥补；“你当作那么多人问我，我怎么好说实在话呢？其实也怪胖哥，我叫他告诉你呀！”

主任沉默着，粗声粗气的响着鼻息。

“好，”他感觉抱歉似的笑了，“别人的祖坟！……”

在两伙计当中，还是肥人的不满比较好些，因为他所垫出的钱是还原了，额外又分了一点家俱；他再用不着为他的本钱来担心了。虽然他也多少忘不了烧箕背的丰富产额。

他对于三老爷的唉声叹气，照例是笑嘻嘻的制造若干理由来安慰他，劝他凡事不要尽管仰起头直朝前面着想。

“常言说，退后一步自然宽，”他会这样说：“要是根本没有这件事呢？管他的，大小总算搞了他一棒棒！嘻嘻！……”

“你当然可以这样想，”对方叹气着，“生活是解决了的呀！”

说到镇上，一般人的意见，在起初大家都充满了嫉恨谈论着他。既然认为白酱丹们的作为过于五毒，但又以为像何寡母那样的人确也值得收拾一顿。理由是因为她的生活太写意了，而且在镇上又是没势力没地位的；而且，慳吝，好高，……

然而，当一听到主任的制止成功，他们的论调又变样了。虽然一样的嫉恨，但却杂着不少那种恶性的快意。他们非常满意白三老爷的财源，是被比较他们更凶的有力者所断送了。正如看见警察取出贼赃那样。对于孀妇的侥幸则又多少感觉遗恨：她吃的苦头太轻松了。

但是时间是一件疗治任何心病的妙药，到了腊月间，不管是局内人，局外人，大家都似乎把烧箕背的事件丢冷淡了。而且，一切生意又都那么好做，仿佛变戏法一样，任何东西过一道手就涨价了，所以人们全都沉没在各种各样买卖里面，财富和法币的追求里面，一切闲事都被遗忘所掩没了。

一到腊月底边，过年的准备更加使得人们忘其所以的活动起来。尤其是哥老们，他们不但把旧历年节看成真正的年节，看成应该享乐的大好时光，而且，根据一直以来的习惯，他们把它当成庄稼人的收获时期看待。他们要仰仗这时期来解决以后三百多天，乃至以后几十年的生计问题。

办法之一是栽培光棍，或者说兄弟伙，使那些羡慕龙哥的诸色人等，送上礼金，取得一个名义。或者用纸牌骰子让那些轻浮子弟倾家破产。但前者是只有那些有着强大的声势的所谓大爷才有份的。其中最得人望，也就是说最使人觉得在他名下当个光棍才像一个真正的光棍的人，是主任龙哥。

这不是因为他资格最老，比较起来他还算是后进；但和别的几个不同，他不单是靠骰子，而是靠枪炮打出来的。当还在二大爷家里充当长工的时候，他便已大显身手了。他在镇外碰见军队拉夫，而在一种偶然的场合当中，他才一扁担就完结了那追蹶者。于是，他那值得追念的生活便开始了。

整整三年时间，他在那名叫抽筋坡的地方结果了五六个碱贩子和药客，洗清了很多过往客商的腰包。直到二大爷充当团总的时候，他才受了招安，以常练队长的资格在镇上公开出现。他的收拾盗匪，也和他收拾商旅的一样有名，好多的土匪都叫他肃清了。那些人都是他的顽梗不化的同党。

有着这样辉煌的历史，一方面又是本镇的迭克推多，再加上白酱丹们的奔走吹嘘，每到旧历年节，无怪他的收入要占所有的当权者的第一位了。至于那些请求加入的汉子，他们的想法是简单的。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可以减少自己在这镇上的种种亏损，甚至可以捞取若干合法的利益以及便宜。

主任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虽然已经四十多了，他的性情有时还像孩子一样。像孩子一样的天真，好吃，而且无知。他的喜爱钱财也像孩子。他可以毫无恶意，毫无打算，和毫无愧色的攫取任何自己高兴的物事。在精神活动方面，他最喜欢川剧，任何草台班子他都津津有味。其次便要算狮子和龙灯

了。

在“七·七事变”后的一年，根据通令，任何年节都该停止一切娱乐。当时大家的热情还高，城里的委员们更各场分头宣传，希望新年时节不要铺张。但主任还是固执己见，几乎同委员们冲突起来。使事情得到合理解决的是白酱丹。他提议龙灯可以不玩，至于狮子，倘若改成麒麟，那就丝毫没问题了。

这是一个旧瓶子装新酒的办法。太阳不就是日本么？那么狮子若果变成麒麟，这就不是娱乐，而是宣传抗战的好东西了。这不仅获得了委员们的承认，便是龙哥以及别的大绅也用少有的欢欣接受了它，放了比往年更多的花和鞭炮。第二个年头大家更把笑头换成太阳，意义于是更加深刻起来。

关于本年的准备，在腊月初就动手了。到了腊月底边，龙哥从大门趸批采办的硝磺也送来了。做花用的破铜烂铁一样收了不少。他非常喜欢这套粗野的玩艺，能够烧坏一两个人的背部头部，他的狂欢也就更加够味。所以他不仅自己大量制造，仿佛派款似的，他还半带强迫的劝说人们照办。

“这花得了几个钱啊！”他会这样说服着胆小吝啬的富室以及商家。“只要卖一石谷子来做，不烧死几个我才不肯信呢！”

起灯，就是开始玩灯的日子是正月初五。但这以前几天的日子也是颇热闹的。一到腊月三十夜里，大宝红宝就在广东馆摆设开来。门口阶沿上则是各色各样规模细小的赌摊。单双宝，牌九，掷乌龙和掷村的。由于一年来收入的丰盈，粮食劳力都很值钱，赌注比往几年大。都像一下子想开豁了。

他们大家都固执着一一种糊涂观念，以为现在的一元钱顶多只有从前三四角的使用价值，犯不着怎样惜疼。他们把五元的叫驼背子，十元的叫棒棒，神情很是以为可鄙，而且十分可笑。

“啥子啊，”他们轻浮的叫着，“横竖不过几张纸就是了！……”

为了给大后方的沉闷凑兴，也许乃是为了逃避都市里的过高的生活以及空袭，正月前后还陆续来了好几名游娼。有人说是主任从州里招致来的，主任自己却又很少跑去享受。但不管如何，风气总算已经有了进步。一个六十上下的粮户，一个鼓友，大破五才过，便带了暗疾赶下州里求医去了。

然而，使得新年的闲谈增加魔力的是另一件事。一个和那鼓友年岁相当的地主，干脆把一名游娼接进门了。因为年青人闹耍大家觉得是应得的。一个老头子就不同了，因此异常惊异。而且更有趣的，那游娼进门不久，因为赌气，老婆儿子便都和那地主闹绝裂了；而在初十夜里竟又遭了一场大火。

许多正派人说那是一种惩戒，是天火烧了的；实际倒是几个儿子的泄愤。起火的时候老头子正同自己的爱妾在镇上看麒麟灯，立刻跑回去了。但他没有救出什么。次一天就搬来街上暂住，表示只要三十石谷子他就可以使他的房子复原，丝毫没有忏悔以及与家人们议和的意思。……

在新人流的哥老当中，有几个游荡无业的知识分子和小学校的教员参杂其间，这也使人感觉很有意思。尤其当被码头上的管事们，带了那一长串杂色队伍沿街拜客的时候，看观们简直是吃惊了。他们不相信这是可能的事，虽然他们明明白白看见几个穿着制服的青年，是在那里叩头打拱。

他们的介绍人是白酱丹。其中能够拿出大批款子的并不多，但三老爷的打算却在这里；要把全镇的优秀分子网罗进袍界中来增强力量。因为目前已不复是单靠骰子枪炮所能制胜的时代了。自从十七年受过社训以后，龙哥也觉得自已开了不少眼界，似乎变文明了，所以十分高兴的同意了他。

至于那些青年知识分子和教员们本身，则一向大都怀抱一种怀才不遇的心情，深觉自己在这镇上毫无作为，倒是一个光棍说话响亮得多。而且，自从抗战以来，由于种种野心家的吹嘘提倡，袍哥这种组织，似乎又如反正前后一样为人所看重了，因此他们自然不妨预先占个地步。

另外一种传说对他们的加入也有决定意义。报上载着某某某某的某某某某就要到重庆了。于是几个自以为眼光远大的人大胆的加以推论，说这是某某人要他来的，希望他来改组四川的袍界。甚至以为某人某人有出来担任总舵把子的可能。而理由则是，除开袍界，你就休想维持后方的治安。

关于这些谣言，少数世故较深的教员是不信的，但也正因这世故，投机心理也就更重，以为弄个光棍绝非一件坏事。这镇上的情形他们已经看得够清楚了，而白酱丹的说辞又是很得体的。他申言为公为私，全市镇的团结应该非常必要，因为现在事情变动得太快了，你就不能不多少有点准备。

因为新人流的很多，正月初五的聚餐，比往年也就更闹热了。又因为新添了斯文人，谈话也就并不限于牌经赌经，他们各人也都随着己意发挥着关于时局的意见。尤其是那些目不识丁的脚色来得热烈。仿佛他们要叫那些知识分子相信，除开牌九骰子，他们也一样关心着民族的命运，而且说得出来。

其间发生了一点些小争执，几乎使么长子翻脸了。不知是从那里听来的，但如一切谣言一样，他却是编造得那样完备。么长子说得消息便恰是这样子的。他大胆的宣称，这一年后方不会有轰炸了。因为由于敌人的瘟疫，阳历年在重庆轰炸的时候，敌人闯了大祸，把德国大使馆无意间轰炸中了。

“可是使馆里是有高射炮的，”他继续说，“就打掉一架下来。一看，嗨，才是德国飞机！大使说，好呀！借飞机给你们，你们倒轰炸起我们来了！立刻打电回国，把借的飞机完全要回去了！”

“你是从那里听来的呢？”许多人问。

“哎呀，这一下重庆人不跑警报了！”心地单纯的人说。

只有几个教员和白酱丹彻底的怀疑着他的消息。但教员们不好反驳，三老爷也仅仅在微瘪的嘴唇边露出一丝鄙夷的冷笑。倒是虽然没有定见，但却处处和他作对的龙哥出了马了。

“你倒说你有条鸟啊！”他蔑视的厂声发笑，“日本倒会向德国借飞机呢！敢打这样大的仗火，他会连飞机也造不来呀？”

“造倒造得来，没有德国的好，德国的多嘛！”

“好罗！好罗！……”

拙于辩论的主任学着舌，狠狠的斜瞪着他。

“那不是！”×嘴变强硬了，“我说错了你又来嘛！可惜我只晓得三两下就发脾气！有什么大道理，轻言细语也说得的呀！”

他还没有讲完，龙哥就咆哮了。因为他觉得他的面子已经受了损害。而×嘴也不放松自己的面子，他们于是争吵起来。但口腹的享受的确比什么都还要紧，双方虽然各不相让，当其十大碗摆开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口角终于也停歇了。

聚餐以后是私人的春酒。除了几个有地位的阔人，两三个从不参加任何聚会的商家，药材贩子和杂货匹头商人，也破例请了两三桌客。因为过去一年的盈余，使他们喜欢得连吝啬的习性也革掉了。但何寡母子家里却相反的废止了往年的成例，好多人连她家里的开水也都没有尝到。

正月十五的大破五一过，由于店铺的提门，上元会的辞庙收灯，年节显然的算过去了。但为年节所造成的种种人事的变动，也就更清楚更明白起来。正如热闹的年节本身一样。而且，那些变动也和年节一样的使人们感觉着它的魔力。

最刺激人的事件是和尚袍哥僧道奎的死亡。他正在二大爷的春酌席上喝了不少的酒，抬回去的半夜就落了气。没有人相信酒会醉死人的，大家认为一定是没有给招呼好，以至于闷了气。因为当被发觉的时候，徒弟看见他竟是那么安安稳稳的四肢长伸，面孔贴在枕头上，像在练习泅水一样。

田狗熊的受伤也使人觉得异常够味。他的背和肚皮，在耍麒麟灯的太阳宝的时候，被烟花同鞭炮灼伤坏了。就如烧烤过火的猪肉一样。他本没有参加过这玩艺的，但一天龙哥正在自夸他的烟火的威风，狗熊为了凑兴，表示他不能相信，而且愿意试试他看。主任于是快活的骂了：“袍哥呀！记着！……”

“袍哥呀，”别的人也都这么叫喊起来。这句简单的话包含着如下的意思：既然是袍哥就要说话负责，就是丢命也罢，不然你就不必再想操光棍了。大家之所以这样兴奋，正因为狗熊从未冒过这样的险，而且很老实，很胆小的；而使一个老实人吃点苦头也就更有价值。所以纵想追悔，终于来不及了。

老实讲，他是连大半夜都没有玩上的。但仅仅是龙哥门口那一场略欠文明的烧法，也就要他够招架了。他曾经丢了太阳，想往人户里躲；但是主任笑道，“袍哥呀！”观众们也都附合着欢呼。他便只好重新举起太阳，重新让自己的皮肉遭灾。他一直睡到现在还没有起床，几乎全镇的人都在留心着他的死活。

骰子牌九造成的成绩也很不坏。正如往年一样，好多人破产了。规规矩矩的正派子弟忽然抵押了田产或者被家族所赶掉了。好几个赌棍解了一生的生活，只要他们能够永远保持他们的手兴。但还没有闹到剃指头，嫁老婆，乃至投河上吊这些悲剧，所以倒底赶不上吃和玩引起的风波够味。

然而，这是就一般人说的。至于那些身当其冲的个别人物，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由自己在赌博上的胜负改变了他们的人事关系的爱憎。比如气包大爷，简直弄来同芥菜子绝了交了。因为他认为他那一笔不小的亏耗，是芥菜子在骰子上弄了讲究做成功的；而一位老先生赶走了他的爱子。

龙哥最近几年来对于赌博的兴会已经降低，但他每年依旧要靠赌博收入一笔不小的头钱。因为畅和轩实际便是一个赌场，而这茶馆是他开的。场合最盛的时期是旧历新年，街上以及附近几条山沟里的粮户，总要照例在那里聚半个月上下的赌，把它当作一桩义务看待；不然算不得识相。

除了有钱人，那里的场合一般的赌棍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因为扑克起码是十元的盘子，麻将最低一百两百的底。从除夕起，往年人种也是常去凑热闹的，但总胜负不大，就退席了。这一年他也照例去玩了几天，所不同的是他赢了很多。而且他一退席，场合便断断续续的凑不够角，大有瓦解之势。

起初一两天主任没有注意。随后，因为大家有了怨言，他破例叫人去邀请了。但他没有再来，后来几次也是一样。可是龙哥依旧觉得他会来的，他在烧箕背的帮忙那两母子不会立刻忘记。最后他又叫人去了，出面回答的是孀妇。据那跑腿的说，她对他说了一大堆道理，表示她的儿子并不想依靠骰子吃饭。

得到加添过，改削过的回答，龙哥给恼怒了。又因为赌客们全都等在那里，而在这些人面前确有维持自己的威信的必要。他忍不住啐了一口，皱皱

鼻子来帮助呼吸；敞开口大骂了。

“……这些踩倒爬才不受抬举呢！……”

“他晓得什么叫抬举啊，”白酱丹冷笑着叹了一口气。“就像分硝磺样，你倒说凑合他，嗨，他才原封不动的退转来，请你吃没趣汤！”

“这个狗人的寡母子可恶！”

“那个女人看起来倒还很懂事吗，”一个赌客，浑名打头匠的粮户沉吟着说；“怎么会连好歹都不识啊！……”

“她会知道好歹！”三老爷不以为然的打了哈哈；“你还不晓得呢，就是年底边上，主任还给她捡过一回不大不小的面子。这件事还把我也扯在里面，现在想起来还很伤脑筋呢！……”

于是，他便运用起一种刺激的口气和刺激的字眼，而在外表上却是轻描淡写的叙述了一番烧箕背事件的经过，他想极力造成一种印象，他在那倒霉事情上是受了无限的委屈和无限的损害的，而这又全是主任维护的结果。

“你们想，”他自问自答着，“没有龙哥缠在里面，我会答应她吗？倒没有那么容易！那我倒要抓住胡子问岁数啊！……”

他又忽然意味深长的望着主任。

“怎么样，”他说，“我的话该验了吧！那些人不宜好的！……”

“快算了哟，别人的坟地！……”

龙哥切住他。随又支吾着说：

“唉，摆开来呀？离了红萝卜就不上席了么？我凑一角！”

他这样做并不是还想支持孀妇的利益，抹去了前一刻钟的愤激。恰恰相反，他对她的态度，是决定的完全改变过了。

他之所以支吾开坟地的事，那是出于下面两种打算。首先，他怕白酱丹会把这件事作为口实，向他大量借贷；其次，一个全镇的领袖人物，是不能随便否认自己的判决的。加之，他又是一个护短的人，从来很难认错；即使自己觉得有着过失。

三老爷是很清楚他这脾味的，而且随时都在利用着它。所以嘴上虽然没有承认他的措置大欠妥当，他却十分相信，主任已经对寡母子感到不满意了。这即是说，他已经达到了挑拨的目的，准备在一场未来的纠纷中行使他的报复。至少可以使那个阻塞了他的财源的女人吃点苦头。

但是真正使得主任发起脾气来的是另一件事。在八一三的那年，四川曾经募集过一次什么公债。这是一桩使人兴奋的事。不仅因为这是为了抗战，同时也因为那个庞大的数字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当其进行分派的时候，在民族国家的大义下面，一向所有的种种困难情形是没有了。

然而，正因为这样，当时又并无正式债券，这其间的悲喜剧也较以往的摊派为多。曾经有几家人，因为负担过重，拒绝又不可能，全家人逃跑了。出名的富室的何寡母子，虽然没有闹到逃跑的地步，但却几乎受到衙门的处分。结果她先缴纳了全额三分之一的两千元，余数限期十日以内补齐。

她是恢复自由了，动手筹集其余的款项。但在限期的三天以前，主任得到上头的命令，公债停止募集，缴纳的立刻归还。这不仅本县如此，全川都是这样办的。因为所有的募集都与摊派无异，人们嘲杂起来了，使得神圣的战争都减色了。但实际究竟退了多少，是难说的，孀妇的便一直不曾发还。

当退款的消息流传开来的时候，孀妇就去办事处问询过一次。而回答则是，停止再收的命令是有过的；发还已收的数目，还得等候命令。因为款子

早已缴上去了。后来两次的追问，得到的答案也是一样。从此便再没有影响了。是上头永远不曾发下来呢，也许被中间人吃掉了，照例无人敢于过问。

这一年正月间，人种进城给外祖父拜年，那个行将就木，依然做着农会会长的拔贡老爷，偶然说起这件事来，说是缴纳过的款项，确实已发还了。虽然蹊跷不少，但认真讨起来是有望的，因为上头究竟有过明令。回来的时候，他把这件旧事向母亲说了，于是正月底间，孀妇自己走向办事处去。

龙哥是很少在办事处的，他每天只是去打一头，就到畅和轩去了；他把所有的例规公事委托给白酱丹，而白三老爷又转而推给他的下手。一个二十多岁，很少在人众中露面的谨慎老练的司书。当孀妇走进办事处的时候，那个因为长期的伏案而显出一付病态的汉子，正在敲打着算盘。

他是在对照什么花账。他平静的，几乎毫无声息的拨着算珠，一面默念着账项的细目。除了嘴唇动，就如没有念的一样。他是如此的专心，仿佛账目以外的事他是什么也不在意。他翻起眼睛瞟她一眼，便又再把自己埋向计算里去了。

孀妇是颇讲礼貌的，同时也颇骄矜她的身分，他的冷漠给了她一个不大愉快的印象。但她见怪的冷笑一声，终于自动的在一张没有背靠的圈椅上坐下来了；申说着她的来意。

“你是晓得的，”她说；“我们交得早，也该要退还了。”

司书好一会没有张声，依旧做他的事。那就是打算盘和对账，直到告一段落，他才停止下来，从从容容的擤着鼻涕。

“你是从那里听来的哟，”他说。

他显出一种非难的，懒散的神情，一面在桌腿上擦着擤过鼻涕的手。

“根本就没有这一回事，”他又截然的加上一句。

“没有这一回事，”孀妇重复说，闪着含笑的怀疑的眼势；“你说没有这回事，城里为什么又都领过了呢！我像是聋子呢！”

“那恐怕你听错了！”司书谨慎的说，提了提袖管，“现在的事，你想想吧，不要叫你再出钱就算好了，还有吃进去又吐出来的！”

仿佛事情并无分辩的余地，他又重新算起账来。

“可是，”但孀妇并不放松，“前年你们说的要发还呀？”

“那这要问主任才晓得！”司书回答说。

他的口气斩切而含恼怒，好像他已经被打扰得不耐烦了。所以不管孀妇接下来的质问如何认真，他一律给她一个不理。

这因为他是深知道这件事的经过的，所有缴上去的款确已发下来了，而且其中一部份，在未曾缴纳的时候便已接到停止征发的命令，所以根本是连缴解也没有缴解过的。

然而，正惟其他知道，他便不能同她深谈下去。

孀妇被他的倨傲和不理睬所激恼了。她紧接着说；

“主任才晓得！”她从鼻孔里笑着，扬扬眉毛：“那你们是做什么的呢？我又不是来化缘，来求周济，倒摆起架子来了！……”

司书翻了她一眼，更加当心的做起事来。

“我们这场上的事你怕我不懂吗？”她不平的继续说，“一摩上公事就人也变了，心也大了；落下来连脚背都会打肿！”

并不打个招呼，说着，她退出去了。其间司书已经生起气来。他突的算盘一推，账簿一折，打算同她争论几句。但他那含怒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却

是孀妇的瘦削的背影。于是他就简而单之地稀稀牙齿，轻轻的碎了一口，重新把工作打开来了。

然而，他却并没有就此忘怀他的受辱。他原是很量小的，正如许多不大开口的所谓闷肚子人一样。因此，当他藉着回去吃饭的方便，走去畅和轩向主任报告另外一两件公事的时候，他又特别加油加醋的向他叙述一番孀妇的请求。

在叙说的时候他闪着一种眼势，那意思是向对方暗示，他还没有如实的说，因为那样一来他会消受不了。而且，仿佛这件事不仅对于主任，便是他自己想起来也感觉得很难为情和很丢脸的。

“要钱都不要紧，”他含笑着，“说的话才连牛都踩不烂呢！”

“这个狗人的怎么说的呢？”主任已经发了火了，他正在满头是汗的吃着滚烫的米粉，呢帽掀在脑瓜顶上。“难道我给她吞灭了吗？”

“至少有点这个意思，”司书笑迷迷的小声的说。

“她倒……！”

他赶快两口把粉吃完，嘴巴一抹，搁下碗大骂了。

“老子就吃了她会把我的×咬了吗？这些东西真是不宜好呢！”他侧着头扫了一眼周围的茶客，“冬天不是我，她的祖坟保得住吗！你们看才好久呀，简直是扯脱××就不认人了！……”

“这些人！”彭胖叹息着说，“就要钱也该好好说呀！”

“好些说！简直连人话也听不来呢，”司书插着说，意在弥补主任的漏洞。“一来我就翻公事给她看，头一次是说发还，但后一回的公事又说发还了；只叫没有收的停收。可是，……”

“是呀！”龙哥也似乎觉得先前的话是失口了，他抢着说，“这个龟儿子哟，要是真的发下来了，我窝在手里下儿子呀！”

“唉，你也好几百，你听说发还了么？”

司书问着黄狗老爷，想要从他得到旁证；而他是满足了。

“我没有那么脸长！”狗老爷正正经经的回答。

“哼，她发脾气！为了缴解凑数，我还塞了他妈一节在里面呢！龙哥自怨自艾的叹息一声。于是，就像在以往同样的机遇中一样，他又千篇一律的，自述起他对北斗镇的功劳来了。他说得激情而认真，自己并不觉得杂着大量的虚诞。

而在事实上，他确也道出不少的真实。当在以往某些时代，每次抬垫，总有一部份是他抓腰包垫出来的。虽然这是因为，若果按期缴纳，经手人便可以取得一种回扣的缘故。

这镇上的居民能够安安稳稳睡觉，近郊的农民不必一到黄昏便把黄牛水牛牵来街上投店，不用说也全是他弄成功的。不过他也由此收得更多的团款，子弹费，被服费，以及其他种种款项。总之，他的名望，田产，以及他那浑身肥肉，都是这样来的。说到损失只有一点，他的胆子没有从前的大了。

这胆小是来自那种对于报告的担心。因为招安以后，他给他从前的斗伴的待遇，太毒辣太狠心了。被他收拾的有好几个人，其余的都在暗里等候着机会。就中有个名叫苏大个子的，甚至扬言要绑他的票，请他也来尝尝菘窖的滋味。好在这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现在的胆小仅仅由于他的财富。

在他那些天真的自述当中，他照例是要夸耀的，着眼睛，表扬一番一九三四年邓家渡之役，以及他的亡命生活的。然而，事实上，敌方还没临近渡

口，他便弃了防线。而在亡命当中竟又盗卖了公有的械弹。只是这些他已经遗忘掉了。

“这些事都是大家亲眼看见的呀！”他愤愤的结束着他的自夸；“老实讲，这街上要是没有我龙闷娃么？……哼，不是吹牛！”

“的的确确，”狗老爷恭而敬之的说。

“啊……啊……啊……”

早已打盹着的胖子，这时候也醒转来了。他是出名的瞌睡虫，凡是于己无关的谈话，照例在他只有催眠的功效。他懒懒的打着呵欠。

“啊……啊，今早晨太起来早了，”他夹着呵欠说。

虽然他的昏相是龙哥见惯了的，这一次他却给了他一个不快的印象。因此，主任瞪着眼睛，几乎脱口而出的说：

“那里是起来早了，——猪牙巴骨太吃多了！”

“哈，哈，哈，哈——咳，咳！……”

胖子厚脸的从喉咙里挤出一串阿谀的笑声。

155

“你没说我，”他随即忍住笑说，“再发点体，你跟我一个样！”

“我要那么多泡子肉做什么哇？”

“你嘴硬吧，我倒看得见的呢！……”

当这严重的谈话正在转为戏谑的时候，抱着签花响水烟袋，白酱丹摇摇摆摆走过来了。他在主任侧面坐了下去。

仿佛瞎子一样，他胡乱的在烟袋的烟盒里掏着棉烟。

“招牌也写好了，”他蹙着脸，近乎脱气的说，“挂也挂出来了，这笔钱我看从那里出！我算了算，数目恐怕不很小呢！……”

他用他那细长的眼睛，意味深长的瞄了主任一眼。

他所说的事情是这样的：好几个月前办事处就奉到公事，每场要成立一个义务戒烟分所。起初大家没有怎样注意，最近，因为邻近各场都已开幕，他们便也把它当成一回事了。

总之，这与其说由于上头的督责，勿宁说是由于那种地方性的偏狭所促成的；那种“我们大小也是一个码头呀！”这类心理。

“想来想去，恐怕只有派一点了，”并不等候回答，他又接着说了下去。“不过这比不得别种款子，没有瘾的总不好叫他也出，只说在有钱的瘾民身上设法。比如何人种两娘母。……”

“那他两娘母出钱倒还了不到事啊！”龙哥突的嘟着嘴叫嚷了；“没有那么便当！杂种，硬要他戒！戒不脱我们再说！……”

三老爷略带浮肿的黄脸，忽然变开朗了。同时他也忽然清醒过来，发觉他的烟盒已经空了。所以他一面充满感情的叫道，“对，对，对，对，对，”一面急急忙忙向荷包里掏着买烟的钱。……

## 十九

北斗镇平民义务戒烟分所的招牌，的确已经挂出来了。它长辘辘的靠在湖广馆为烟薰黑的门枋上面，因此也就显得更加漂亮，生色，而那渐近朽败的庙宇，看起来却是更衰老了。

分所的办公室就设在厂内的戏台上面。两边的走楼以及后台权且作为瘾民的住所。虽然略嫌污浊，角角落落充满着阳尘吊子，蜘蛛，蜈蚣，以及种种莫明其妙的软体动物，但用来作戒烟的地方，只需把梯子一抽，你就不必

担心癩民逃跑。

而且，出进也是很方便的。一进大门，在黑暗中穿过那些往日做会演戏留下来的尿桶，破烂的条桌，一两丈长的条凳，东一堆西一堆的废料以及大便，就走到了。自然你还得回转身来，而且伸长你的颈项。不然，你所看见的将会是些十分碍眼的破布片子，金漆剥落的神象，在坝子里跑来跑去的猪狗等等。但存着奢望也不行的，你只能看见一些杂色的标语。

此外，在鼓吹休明的横匾下面，安置着一张有着一条木色新鲜的腿子的污黑的方桌；那便是白三老爷的办公桌了。他是分所的所长，只等再能借把椅子，他就可以正式坐了下去。现在守候在戏台上的是他一个隔房舅子，混名烂钟奎的年轻人。读书不多，但却能写一笔整整齐齐的状纸式的小楷。……

然而，说句失格话，他自己便是有嗜好的。穿着一件业经洗浆白了的蓝布单衫，一件认真可以保暖的黑棉马褂。脚上是圆转自如的鱼尾巴鞋。他翘了腿子躺在那方桌上，正像是想揭穿这场喜剧性质的黑幕一样。他的报酬便是连火食也虚悬起的，但他十分乐意接受了它。而且十分热心：当受委的时候，他便已向着他的姐夫，力说这是贩卖禁物的好机会了。

他已经办了两天公了。他每天要来两次，招呼招呼那些住所的癩民。但其实只有三个人的，当第一天传锣号召那些身居黑籍的可怜虫的时候，因为那打更匠的过甚其辞，大家以为真的不出任何费用，来的很是不少。至于使得所长吓了一跳。但随后总算用设备尚未就绪这类托辞推送走了。现在收容的仅是那些自备火食，不愿留家戒绝的人们。

这又并非他们乐于自讨苦吃，实在所长加给他们的负担是太大了，所以宁肯放弃他们的特权。因为为了控制一般富有的癩民，白酱丹特别立了一项条款，凡是对于已经分派停妥的负担表示拒绝的人，他们便只有来住走楼和后台了。暂时放下居家的种种方便。他给何人种两母子分派了一千元，但他的本意却是希望这个数字将会吓退他们。

比起三个已经住在后台角落里的来，这数目的确不算小了。他们合起来不过两三百元，但他们的财产的总数则几与何家相等。他们其中有一个老头子，两个青年人，那老者快要六十岁了，但他却宁肯牺牲掉他在晚景中的唯一的享受。因为嗜好固然要紧，金钱却也不该轻视。他一听到派款就跑来了。

其他两个则是家庭强迫来的，自己并不愿意。三天来的经过已经叫他们很够受了。流了不少的鼻涕眼泪，打了不少的呵欠。要是没有烂钟奎的走私，他们也许已经逼得来跳戏台了。

只有那老头儿能够勉强支持。他是自备有丸药的，里面杂着相当份量的陈灰。而且每天必醉一次来消解他的痛苦。

现在，酒已经醒了。他摇晃着坐起来向烂钟奎讨要茶水。但他立刻被拒绝了。“这又不是在茶馆里呀！”那办事员说。

“唉，就是监牢里也得有水喝呢！……”

“那么你又去坐监牢嘛！……”

烂钟奎生气的堵切住他；而那老者便也不再响了。但停了一会，也许觉得过火了，办事员于是开始了他那千篇一律的，带点安慰性质的解释；好叫大家不要错怪好人，误认他作事过于挖苦。

横躺在方桌上，摇摆着翘起的细长的腿子，他诉苦的说：

“大家想吧，屁钱没有一个，是你们，你们也不见搅得转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个道理！你怕我们要挖苦么？……”

他听见一种近乎争执的人声从戏台下传来，其中似乎夹着所长的口音。因此，他跳下方桌，趿起鞋子走向戏台口去；他的预料是证实了。

白三老爷正在戏台下面指责着一个头上缠着一条龌龊的破布的青年。这人叫何丘娃，苍白而细小。从他那尴尬的外表，你还可以看出他的出身的不凡。他是同何寡母一家的，算是举人老爷的直系孙子。但他早已只有一个净人和一付烟瘾了。他有时为人打烟，有时靠着一种别致的乞讨方法度日。

仿佛在为举人老爷顾全颜面似的，白昼他是决不在人面前现形的。一到夜静更深，人们正从赌场里售店里赶回家去的时候，他的活动又开始了。于是他紧钉着一个适当的人选：除掉鱼尾鞋打在石上的轻微的响声，他是决不动声色的。

而且，就像故意作弄人的一样，若是那对象疑神疑鬼的停立下来，他便也跟着做了。自然还是不声不响。最后，因为同样情形翻版几次，对方终于毛骨悚然，粗声粗气的问了：

“那个？”有手枪的自然已经拔出手枪。

“我，”一种细小可怜的声音回答，“我，表爸，我，……”

“这个龟儿子吓我一跳啊！”

接着这声丢心落意的叫骂，几个铜板，或者几张毛票被抛在街上了。但也有干干脆脆骂了一句便立刻走开了的，不动一点怜悯。

他虽也算得三老爷的外甥，但却从来很少钉他的梢。他现在恳求他的舅父能够由分所收容了他。他已经来过两次，都被那办事员推送走了。所长自然也不能立刻给他以满足；于是他狐疑着，以为白酱丹说的理由是托辞，实际怕他玩弄欺诈。

“我连咒都敢赌！”他几乎带着哭声说了，右手指指天空；“要是那个图在里面混碗饭吃的话，那还能叫做人么！……”

“那我倒相信啊！”

因为他的发誓要做好人，戒烟所长被急得呻唤了。

“总之，设备就了绪你来好了！”停停，他又平静的说。“其实呢，你也该下这个决心，想想你何家在早啥家声呀！……”

他双目微闭，感慨系之的摇摇脑袋。于是仿佛什么责任都已尽完似的，他随即叹一口气，不理睬他了。只是一心一意同那办事员商谈起来。一个蹲在台口，向下伸长颈项，一个则向上尽量伸出头去；谈话不多，彼比便都感觉太费事了。

“我看这样吧，”所长终于心灰意懒的说，“晚上我等你好了。”

“要得。横竖一时说也说不清的！”

“那就一定了哇！……”

他又重新叮咛一句，于是勾下已经不大舒服的颈项想想，叹一口气，穿过那些破烂的桌凳，尿桶，粪堆，摸索着走出去了。

那落难公子从后面紧钉着他，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然而，当他发觉他的时候，因为既非午夜，他却没闹到吃惊的地步。他只是给他一个不理；但他终于车转身来含笑的打量着他。

“嗨，你怎么不去找你大伯娘呢？也许……”

“你老人家不要提她吧！”何丘娃抢着说。

“怎么不提她呢？”三老爷生气了。“你晓得她那一份家务是怎么来的么？就是把你养在她家里也应该呢，——真没出息！”

他十分愤懑的走了，从此不再回头。

当他摇摆到畅和轩的时候，两三个缴款的人，已经在那里候着他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事。但却装出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似的，他淡淡漠漠回答着他们的招呼，点点下巴。

这时已经是半下午了。那些吃过午饭来喝茶的已经回去，喝夜茶的时间还相当的远，所以茶堂里十分清静，只有几个闲人和需得在茶馆里处理事务的忙人在支持残局。这些人当中有着龙哥，胖子，以及那个胡涂懒惰的黄狗老爷。白三老爷在他们中间一坐下来，一折红红绿绿的钞票，便从他的肩头上顺过来了。那缴款的是个长身材的中年人，他是同所长背抵背坐着的：他扭转身来请他清检一下数目。

仿佛那在他肩头上晃着的并非钞卷，乃是一折破布片一样，他并不立刻接过手来。他皱皱眉头，于是装着毫不关心的问：“就是你一个人的么？”

“嗨，想么我家里只有一杆枪呀！……”

“我是怕你们几个人在一起呢！”

他终于把钱接过来了。他一边清检着，又皱眉头，又是叹气。因为其中大多数既破且脏，简直成了油腊片了，别的两个瘾者缴的比较像样，而且有着驼背子和棒棒，五元的和十元的。但所长一样不大满足，当一齐检点完了，他眼睛半闭，摇一摇头，于是微瘪的嘴唇呈掠过一丝苦笑，他恼怒的说：

“你们这些票子赛会都去得了呢！……”

那个因为赌气，特别选了油腊片来的长子，一半得意，一半害羞的，禁不住红脸了，他讪搭着支支吾吾的说：

“还有个收条给我们么？”

“笑话！我手里你就过十万八万都不会错的！……”

所长非笑的吓退了他，接着把脸掉向主任。

“这个钱怎么做呢？”他问，显然是在客气。

“就搁在你那里嘛！”主任沉着脸说，“将来我们一五一十算账好了。不过丸药，唉，你要跟着办呢！听说好多烟灰都跷起脚脚要上棚了。”

“自然自然。这一层你倒用不着叮咛，只要有钱！……”他又开始展览起关于戒烟的广博的知识来了。凭着他多年的经验，他知道有许多丸药都是靠不住的，没有参杂毒物的简直没有。因此，服用过后，一个瘾民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瘾民。

“可是我这药你们又试试看嘛，”他像一个专家的说，“一不翻瘾，二不带病。你看我，随便那里盘子上靠他一天半天，连呵欠都不打一个的。”接着他又吹嘘了一番他之得到这个秘方的经过。“你光说，开这张单子就去了五十个硬银元呀！嗨，我还说会带病的，反而连肠风下血都好光了！现在大便起来简直是一锋如势的，——就是药太贵了，又不好买！……”

那几折钞票以及龙哥的慷慨使他一直说了下来；但要再说下去，便连他自己也会要红脸了。所以他就戛然而止，用一声轻微的叹息做了结束，悠悠闲闲抽起响水烟袋来了。

在他的谈话当中，大都没有人张声。他们只是有的扬扬眉头，有的浮出一点意义暧昧的笑意来表示客气。虽然实际上他们早已在想心事的了。至于肥人，则简直是在毫无顾忌的打盹。不过，这一天也许起床并不太早，因而睡意也并不深沉。他重重垂着肥头，一起鼾声，就又吃惊的醒转来了；自然接着他的脑袋就又低垂下去，全座的熟人只有主任听得认真而且老实。

他是把所长当成全镇有学问的人看的，平常就爱听他聊天。尤其爱听关于三国志以及东周列国的演述。他的关于时事的知识也大半从他来的。每当手上没事，心上没事嘴里又没有吃着东西的时候，他便会直着嗓子，用一种失败主义者的口吻向他嚷道，“唉，这几天日本人又打到那里来了哇？”

所以，当着三老爷夸耀他的丸药的时候，他几乎老老实实的听进去了；但是未了，所长一声叹息来结束了那段精采的谈话之后，他拿手指掏掏肥厚多毛的鼻孔，重浊的吹一口气。于是眨眨他的眼睛，受了诳骗似的，大笑着叫嚷了。

“快算了呢！”他大声的说，“那个不晓得你现在还在痾血……！”

但他并没有凭着他的粗鲁，天真无邪的一直暴露下去。因为那酒店老板，又哭丧着脸，走来找他收讨陈账来了。

那个瘦小多须的可怜人，从去年年底起，便一直经常来找他的。但都被他批驳回去，说是他写了假账，而假账照例是不兑现的；正月间当众打了一个折扣，数目总算是勉强被承认了，然而依旧拖欠下去。因为说到金钱，龙哥照例拿出去没拿进来爽利。

而且，这北斗镇是有着特别风习的：凡是依照常规支付款项都与自贬身价无异。因此，一切认真有着身分的人，不但不必分担任何应该分担的公共费用，便是私人商业性质的来往，也有极大伸缩性的。然而，因为讨要的次数是太多了，而且眼前便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款项，主任忽然变慷慨了。

就像那是自己的所有物一样，并不打个招呼，他便从戒烟所长面前的钞票堆里，斜着眼皮浮肿，眼仁细小，但却闪着射人的光芒的眼睛，急急忙忙清出几十元来，望那满脸是毛的家伙鼻子面前一耸，老虎一般的吼开来了。

“你少叫些吧！”他叫着，“先把尾子拿到再说！……”

“你老人家不知道，……”

老板解释着。但他仅仅吐出一个破句，主任便被那个行动敏捷，口齿灵利的熨斗拍拍肩头，请去茶堂里密谈去了。

熨斗也是来缴款的，但不是为他自己。他是特殊瘾民，戒不戒毫无问题。他是为了解决人种两母子的纠纷来的，希望只出五百元钱了事。他申说着，尽量活动着他的舌头。而正如一个重要使节一样，他的神情充满着自信。

所以未了，他便摸出一折法币十分满足的说：

“那么事情就算说定夺了，你哥子清清数吧！”

然而，那个一直重浊的响着的鼻子，忽然没声息了。而那一双细小的眼睛则一直紧盯着他，正如他们并不相识的一样。

“噫，”主任终于拖长声说了，“你像有点神经病啊！……”

他从鼻孔里很响很响的喷了口气。

“我告诉你！”他接着指斥的说，“你上错了坟了！”他站了起来，准备走了；一面嘲弄的笑着，“要我清，可惜我的手干不硬！……”

“完了！哈哈，你哥子个多了心了！”熨斗敞声发笑。

他企图转换一下他所造成的严重空气。他贴近他，极力向他解释，他之所以请他清点钞票，无非是想借重他做个桥梁，……

“可是他本人不就在那里么？你们当面说呀！”

主任于是摆开了他，跨向原位上坐下去了。

熨斗一时陷在困窘里面。然而，他是那种人，简单说，就是那种所谓一踩八头跷的角色。而且一般人都承认他是会九头跷的，只要有他，任何难题

都可解决；虽然并不怎样牢靠。

所以虽说困窘，其实也不过是刹那间的事情。主任刚刚回复原位，他又满脸堆笑的叫着茶钱，紧跟着走过去了。

“茶钱茶钱，”他望了所长笑着，“我正找你有点事呢！”

虽然熨斗同主任的谈话的内幕，三老爷早已猜出来了，但他极力做出一种淡然漠然的神气，仿佛他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从来没有关心。

“好呀，”他应声着，极力不看对方；“看是什么事嘛。”

“什么事？还是那个寡母子呀！平素一毛不拔，一有事就哭哭啼啼来找你了！不是我，我还没有那个资格。不过我也没有吃过那个的油煎扁担，千万二哥的人情大了，推不脱！……”

当熨斗做嘴做脸说着的时候，他想极力造成一种印象，他也并不满意那孀妇的。接着他便直接进入本题，希望所长把宝元母子的负担打个对折。但自然这不是他的面子，更不是孀妇的面子所做到的，这里因为其间夹着二爷的缘故。

最后，他兴高采烈的说着，一面重新拖出那折引人入胜的纸头来了。他望三爷茶碗面前一放，甜甜蜜蜜的说：

“总之，不看僧面看佛面，你清清数吧！”

白酱丹探察的瞥了主任一眼。

“你说的话自然都对，”他嗽嗽喉咙，盯着自己的茶碗慢条斯理的说，“可是你也该替我们想了，要是旁人讲起闲后来呢？”

“绝对连咳嗽也没有一声的，我敢保险！”

他的态度嘻笑而又确定，仿佛对待什么毛子一样，三老爷冒了火了。他苦笑着感觉不安似的站了起来，但随又一下坐了下去。

“对，对，对！”他大声发笑，“只要你季大爷敢保险！……”

熨斗又一次陷入困境了。但他接着便卑躬屈节的解释，他只是小兄弟伙，决不敢冒绷大爷。他为他的失口再三谢罪。至于谈到孀妇的事，他却再也不提二大爷了；只是说他自己。

“你哥子要是真不给脸，”他说，“那我只好搁光棍了！”

三老爷感觉为难似的没有张声。

“那么你又拿到吧！”龙哥终于满不在乎的说了，“横竖她烟总是非戒不可的，只有十多天就满期了，谁便那个都要调验！……”

## 二十

因为嗜好招来麻烦，这在何人种两母子，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使他们难忘的，是一九三三年的一次。那些由马靴佩刀装饰得整整齐齐的事务人员，仿佛是政府专门派往各县来和瘾民们捣蛋的。便是穷乡僻壤也有他们的踪迹，使得一切黑籍中人，不能不提心吊胆，把灯燃向坟园里山沟里去。

人种他们虽然没有闹到如此狼狈，但尝到的苦头，也不算少。每天吸食的时候，他们得安置几重岗位来严密戒备，只要一有响动，就立刻收旗卷伞，熬住发瘾的痛苦，把家具藏向夹墙里，厕所里，以及种种神鬼莫测的处所。这是因为那些日有增加的，处置瘾民的传说太可怕了。戴了高帽子游街不必说了，邻县已经有了用镣环挂住嘴唇示众的悲惨例子。

然而，也许北斗镇太偏僻了，本县的事务员始终踪影俱无。而且，在最后，连事务员这官衔也没有了。只留下一个顶着事务员太太的招牌的妙龄女郎，翘起肚皮，默祷着自己的异乡丈夫不要背义。然而，这是太太，一切少

女的心肠又极软的，别的人，至少瘾民们的反应可不同了，他们轻松得仿佛遇见了大赦。他们放心大胆，又用完好如初的嘴唇吸起来了。

最近两三年来的禁政自然更加严厉。然而枪毙似乎没有镣环挂嘴别致，而又因为那同一原因，北斗镇太偏僻了，起初瘾民们虽然吃惊不小，随后看出并无动静，大家便又只好把它当作公事看了。比较认真的只有龙哥。当去年暑期县长出来查场的时候，他预先招集了那些开售店的来，詈骂似的嚷道，“杂种！你们也给我稍微收拾一两天哇！……”

然而，那一次是县长上任后的照例的查场，此后便没有再来了。至于那些间或出来一次两次的科长科员，他们多半是来提款和上席的。顶认真的也只不过充公几盏用膏药补钉补过的灯，塞一两个堂官进监牢里去。然而，这一切都与富有的瘾民无关，所以当孀妇得到所长的通知，她就不能不吃一惊了。

那跑来传话的是一个办事处的班长。三年以前他还经常同草鞋打交道的，冬天提了灯笼守着岗位，但他现在是穿着假麂皮的皮鞋，而灯笼已经换成灰色帆布的棉短大衣了。头发上抹着很厚的油脂。他叫李洋盘，一个壮丁买卖的重要经纪。

因为长于提劲，三老爷特别指派上他。也正因为这点，所以说不上三句，他便和孀妇争论起来；而且嘴巴更放肆了。他年轻而茁壮，身材又高，再加上一点骄横，简直像个将军。

他双手插腰，十分气派的晃着下巴。他慢慢的说：

“唉……公事公办，要发泼吗不行！……”

“什么人在发泼哇？”孀妇更见怪了。“我轻言轻语的问你，问你们是随便派呢，也还有个规定；你倒发起我的脾气来了！”

“那么你又没有泼嘛！”洋盘嘲弄的说：“可是我再说一句，明后天把款子预备好哇！没有款就请到湖广馆去，——没有说的！”

他用极端放肆的口调发出他的命令；而当人种听见吵闹奔跑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趾高气扬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了。因此，虽然气势汹汹，人种毕竟没有找出他的争吵的对手。

因为正在工作，来得又很匆忙，他叫骂了一句，便立刻从床上蹦起来了。他的手上依旧握着一根老牌的红毛烟签。

他握着烟签，神情紧张的四下张望，一面嚷道：

“这个家伙就跑了么？……”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肮脏气呀！……”

由于一向自尊心极强，又深信若同下人吵闹就会降低身份，她一直忍受着，现在看见儿子，她可就哭嚷了。

“要钱不要紧，”她悲愤着，“你故意找些烂人来扫我的脸！”

她之所谓你，是泛指一般对他们存着恶意的人们说的，并无确定的对象。但一稍稍平静，她的目标立刻具体化了。而且仗着那种女性特有的穿凿，她的索引竟是做得相当的切实。她认为那全是主任所授意的，因为他恨她催索了那年已经吞下肚皮的公债。她竟连那司书的播弄也猜对了。

“一定是这样的，”她自信的说，“都讲那个家伙嘴臭！”

“我也正这样想，”儿子表着同意；“不过也抵得腿不疼！你怕是军阀时代吗？现在来不倒了！把你好大一个主任，——屁……”

然而，虽是如此的不平，他的少爷脾气并未给她若干实际帮助。倒是吃过一些沉香，让那可能发作的所谓气痛症有了保障之后，孀妇终于自己想出

二爸来了。其实她也别无办法。而且中国人原是靠情面生活的，自己没有就向阔人们借。

但她并没有亲身去，这是因为叶家的女眷始终对她透着醋意的缘故。她把那个毫无办事经验的人种逼起去了。他的结果还好，二爸承认拿出五百元来出面了结。那款子是昨天由熨斗拿了去的，现在已经下午，但却一直没有回话。他们相信结果必不很坏；然而，种种的疑虑却也逐渐钻进来了。

他们最担心熨斗，因为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光棍。然而，这样的情形倒是很常有的，当你正怀疑着一个人的品格，鄙薄一个人的恶行的时候，恰恰相反，那个无辜遭灾的人，却正带着他的诚实坦白走进来了。仿佛有意使你当场丢脸。

他们的遭际也正如此。所以，当熨斗用了他那嘹亮明确的口音，站在大厅上高声打着招呼的时候，他们禁不住微微羞红脸了。一面极表欢迎的嚷叫着烟茶。而且，就像希图减轻自己的内疚似的，特别关心着他的嗜好，问他认真过瘾没有。

那青年人最热情。他一直十分开心的笑着，因为这样凑巧的事在他看来是极有趣的。“四川是个邪；说起乌龟就是鳖！”他默念着这句俗语，一面殷勤恳切的说：

“你确实用不着客气哟？我前天才煮的花叶子呢！”

“哈哈！你这里我还用客气么？……”

“你就只晓得说，” 孀妇爱娇的责备儿子！“把灯点在客铺上呀！”因为忌讳外人用她的枪，她随又加上一句，“我的灯没油了。”

看出再推辞会是古董，也是一个笨货，熨斗也就不固执了。他在心里沾沾自喜的想道，“真正大户人家是不同呢！”至于办理的交涉，虽然尚未怎么提谈，主人们却已很安心了。

其实单看他见面时的声调容色，他们便已相信事情已经搁平。但当靠上那灯，烧完几口之后，凭了她的精细，孀妇于是扣问起交涉的经过。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她是坐在客房门口一张矮椅上的，手上托着一支细小的茶壶。

虽然茶馆里的一幕使人感到不快，嘴巴又是不牢靠的，因为袍哥一向忌讳口嘴，在答复当中，熨斗却竭力略去一切可能引起是非的枝节。但这反使孀妇对他发生出一种疑虑。

因此，他对他的叙述丝毫不置可否。但她沉默着，托着茶壶陷在略带矜持的思索里面。最后，她佯笑一声，自语的说：

“其实我也不过随便问问罢了，”她试探的望他一眼，“难道我们这些人还愿意滋事么？也犯不上，别人不找我们滋事就万幸了。”

“糟糕，老太太这个话像多了心了！……”

熨斗大惊小怪的叫着，同时搁下刚刚用过的枪，一下挣起身来。

“你去问吧，”他接着申说，“真是态度相当好呢！要是我季熨斗有半个字的假话么，没说的话，老太太你把嘴翻过来打！”

他的态度异常认真，但随又惋惜的苦笑了。

“自然啊，”他皱着眉头，微微晃着脑袋，“我们这场上的事就不说大家都清楚的——不过这又算得什么啊，这年景！……”

“二爸他们当事的时候那里像这样呀！”孀妇发着感慨。

“他哥子那还有弹驳的！……”

刚才靠下去的熨斗又起来了。仿佛嗜好已经满足，接着该是一场痛快淋

漓的牛皮，不然便不像个癩哥一样，他把他的工作让给宝元，于是大大喝了两口浓茶，认真谈起来了。

其实他在畅和轩积压下的冤气也在暗中鼓动着她。

“不是我们当兄弟伙的捧他，”他说，“你就是到邻村码头去问，半个字的坏话也没有呢！……本来也是呀，人，清楚，钱，清楚，绝不麻麻眨眨。像现在的人这样胡干么，恐怕他比毛金牛还肥实了。可是这也就是使人佩服的地方！对待兄弟伙那才叫义气呢！”

他极生动的举了两桩例子，但孀妇显然不感兴趣。

“是呀，”她乖觉的遮断他说，“你单看别人当公事的时候，派起款来多公正呵！该多少就多少，绝不假公济私，只图自己的荷包塞满。”

“并且，那个时候的派款好多啊；又是抬垫，又是月摊……”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说个不字呀！”

“岂止你？就是那个三岁的娃儿来问，也会承认派得公呢！大家人不同了，说句良心话，这回的事要是他主持么，——哈哈！”

他高声佯笑几声便不再说下去，因为他忽然觉得若果听凭嘴放肆起来就会犯禁。而他的假笑正是他的失口的掩饰。然而，经过孀妇敏捷的补充，解释，他却依旧不免狼狈起来。

“那你又误会了，”他急急的分辩，“龙哥倒是很如法的！”

“你不要替他掩盖，”孀妇显然的加以反驳，“我早就猜到他要找我们出事情了！总之，还是怪我，我不该向他提钱的事。”

“你这一说又把我关在门外前了。”

“你认真不知道么？”她问，似乎相信了他的装假。“就是关于公债的那笔钱呀！我们要是不闻不问，我想倒不会有这回事了。”

“这件事或许多少有点关系，……”

熨斗沉吟着，深恐自己又再失口。

“不过他究竟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弥补着，“人家说的一根肠子……的人，挽不了多少圈圈。我看背后有人使法，不然的话，“怎么样呢？”

“不然他不会那样的方。——这还瞒得过你么？”

“我也这样想，白三老爷在后面扇鹅毛扇子呀。”

熨斗吃惊似的凝视着她，仿佛他这才亲身体验了孀妇的厉害。

“说来说去，”孀妇叹息着，“这又是我们阻挡他挖金子阻挡错了！想来你都知道，我们还沾点亲呢。现在的亲戚就是这样！”

“我倒不认他这门亲戚啊！”人种愤愤的插嘴。

“真是阿弥陀佛！”孀妇调笑着，“他还算我们镇上第一个文墨人呢！常言说，交有道，接有理，就要做什么，你请慎慎重重向我交涉，倒来向小辈子编筐筐！请问，这是正派人做的事么？”

“名字都叫白酱丹呀！”熨斗忍不住附合了。“要是他同你不对么，只消把药瓶子取出来，这么一弹，嗨，你的事就算烂了！”

他的形容使得那年轻人爆发出一串哄笑。

“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对不住他的地方呢！”母亲快意的笑着：“也是这几年，稀饭面汤搅匀净了，宝元他爹在的时候，那一年不来借东借西？人才一闭眼睛，他就立刻变了，我们往些年的官司就是他编出来的，不过有什么用啊，多花几个钱就是了！”

谈到这些往事，她的自负心又昂奋了。但也照例杂进一些悲伤的成份。

所以继续叙述了若干家庭的悲喜剧之后，她就用了谴责和激厉的调子劝诱人种，希望他能够自立，不要习于苟安。

“老实讲，”她扬一扬高而细长的眉毛，“有我这个老长年在呢，你自然一点也不觉得，只要我眼睛一闭，唉，你慢慢的看吧！”

“啊哟，你就说得他是一条老虎！”儿子叫嚷了一句。

“自然，我总希望你比我强啊！”母亲勉强的说。

虽然微笑着，她的神气却使人感到一种凄楚的苦趣。因为从她一直以来的成见来说，她是料准了儿子不会强过她的，前途相当可虑。

她已经觉得她的谈话不能再深沉了，不然便会失掉分寸。因为熨斗既然不是亲眷，不是朋友，在镇上的地位又是极有限的，并非第一派人物。她沉默了。她喝着茶，脸上浮着一点哀愁。

熨斗也觉得再蹲下去难乎为情，人家会说他是专门来过瘾的，而且担心说出更多的失格话来。所以，当孀妇的儿子送出那句稳重含蓄的回答，他便借机会从床上跳下来了。一面整理他头上的围巾，一面弯着身子向了人种进着热忱的忠告。

“你又没说呢！”他显明惊怪的叫着，“现在的人都是坏透了的……”

“我不惹他好了！”

“他要来惹你呀，——大少爷！”

人种没有回得上嘴。

“总之，老太太劝你的话都是对的，”熨斗随又放低声音，近乎乞求的说，“不是自己的娘，你就是拿钱也买不到呢！……好，我要走了。”

“再来两口，”人种翻身来叫着，“再来两口！”

“怎么这样慌啊？”孀妇托着茶壶站了起来。

“打扰得太久了！”

“至少把这口烧了去呀，”宝元举一举枪。

熨斗没有回答。他已经在房门口和孀妇密谈着了。这是中国人的习性，不管如何的铺张，认真想说的话只有几句。

而且每每总是要在大吃大喝之后才肯开口。

“那么依你看呢？”孀妇追问着。

“依我说么，”熨斗为难着，沉吟着，“依我说还是戒了的好。因为现在的事，真也真得，假也假得。假的时候针眼里都过得牛，一真起来么……”

“我只问你，他们会不会再滋事啊？”孀妇更加逼紧一句。

“噫，讲句老实话，他们的态度是不大好，……”

孀妇克制的叹了口气。

“其实戒了也好，”熨斗赶紧安慰着她，“钱也省到了，精神也省到了。将来政府你认真搞起来么，嗨，我已经解脱了！不要说是枪毙，你就拿对窝春也没关系。别人要使坏，自然更不怕了！”

“那么你自己呢？”人种老老实实的顶上一句。

熨斗假装装着叹息了。

“老实讲我们又不同了，”他闭着眼睛，为了掩饰他的得意，故意作出一付苦相，“净人一条，搅不出个所以然来的。并且，……”

他忽然发觉他在说着蠢话，嘴巴一时笨拙起来。

“并且，并且，我是有脱肛症的，不烧简直不行。并且又那里去找一笔钱来戒啊！又要吃丸药，又要吃补品，还要像老太爷一样整天在家里躺起，

什么事不能做。你们可不同了！你们，……”

“当然啊，”主妇故作镇静的笑着，“你还不知道，我们两娘母都是耍耍癩，不过混日子罢了。真是说搁下来就搁下来呢！……”

那个已经理解出谈话的严重内容的人种叫了一声。

“像这样，那五百元早该不给他啊！”他恨恨地说。

“你年轻人少开些腔哇！……”

孀妇阻止着他；随又假情假意的向熨斗说：

“我说，你倒再坐一会去呀，”她显然的推送着客。

“不，我要走了。这回的事真没做好！”

“那里的话！真把你费心了。又说话，又跑路，……”

他们一唱一合的说着，走着，一直客气到大门堂里，那个没有来的时候高兴的使者走掉为止。于是，她脸上的笑意也消失了。她板着脸，不声不响的一径退往自己的卧室里去。

她已经很疲乏了，需得添补一点精神。而且，她确也在愤怒着交涉的并不完美，甚至失悔着她给熨斗的一切优待。

那个跟着她进来的人种，秃头秃脑的说：“看样子几百块钱又白丢了！”弯身在床上燃灯的母亲慢慢车转身来。

“我给你说哇，”她警告的说，举了举一只小巧的灯花夹子，“以后不要见人就留下来烧哇，——我家里又不是在开设售店！”儿子默认了，他又支支吾吾的发问：

“他究竟怎么交涉的嘛，”

母亲叹了口气，顺势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总之，不管怎样，”她愤恨的说，搁下那夹子在盘子上，“现在的人都是坏透了的！只要你有几个钱，大家就打伙振你！……”于是她开始抱怨起来，便是二爸也都没有幸免。

## 二十一

当天下午两母子一直谈到近黑的时候。

起初只是发泄着怨气，但随后孀妇在感情上来了一个不小的变动，她那被压抑着，延缓着的意念，终于冲上来了。在一阵沉默当中，她突的翻身起来了。她凄苦的说：“老实说，你也给我争点气呢！……”

人种莫明其妙的吃了一惊。

“你只要肯下决心戒掉，我什么事都依你！……”

“我又没有说我不戒呀，——吓！”

“我知道你的身体很坏，”母亲只管说了下去，已经含着眼泪了，“但是我可以给你多买一些补品，银耳呀，燕窝呀，不管好贵，”我说戒就戒，倒用不着这些啊！”

“我自己也要吃呢，”她苦滞的叹了口气，感情已经逐渐平复了，“我们大家都戒掉它！不然都把你当贼一样，这个振过来，那个振过去；一有点短处，你看别人怎么摆布你呀！……”

她咽哽着停歇下来。儿子的柔顺和懂事已经深深的打动她了。其次，人种的健康也颇使她担心，这也正是她在早迟疑的原因之一。但即使当时对于自己的独子的心痛是从来所没有的，要反悔是不行了。这会失掉一个为人母者的尊严。

但她依然充满了柔情关怀着他的身体。仿佛医生检查疾症一样，详细扣

问着他生理上的种种状况，叮嘱着在眠食起居上，尤其是吃东西上面的各项必要的注意。……

到最后，她的意念已经不可动摇，所以就又谈到具体问题上来：怎样戒法？用自己知道的验方，或者请医生包戒。

而在未了，他们决定进城去找医生。这样可以得到种种方便不说，还可带便排遣一下郁在心里的闷气。而且，母亲已经好久不进城了，老拔贡又瘫在床上，这就更有进城的必要。

儿子也有儿子的打算，他正月间曾经进城一次，凭着肤浅的印象，他自然不会认为这是一桩无味的举动。那时候多少生意都在停业期间，居留的时间又短，但那种比镇上更加触目的新的变动，已够吸引他了。女人吃食以及种种放肆的挥霍。

因为不久即将收获小春，他们卖了几石去年囤积的菜籽，就动身了，但当第二次和一个粮食贩子打兑款项不久，他们又回北斗镇了。前后只有半个多月时间。孀妇之如此匆促的原因相当复杂。最主要的是丢不下她的家务，以及对于儿子的戒备。她觉得他同她的兄弟，那舅父是太亲密太接近了。

她有一个哥哥，两个兄弟，现在只剩有这小的一个了。他在川陕路上一个车站上作事。他的回来自己说是省亲，但他自己申言过的限期又早过了，而且四处渲染着西安生意的旺盛。因此，逐渐也有人相信了那传闻，认为他是被路局开除了的。而开除的原因则是包蔽走私。他已经三十四五岁了，却还非常躁妄。他公然领着他的外甥胡混，而且鼓吹他向外发展。

他同他的姐姐在早便不和的。因为不能有求必应，他鄙薄着她的吝啬，她却把他当作一个恍恍，就是说一个胡胡涂涂的浪子。分隔了几年，她希望他已经是变好了，至少对她没有恶意了，然而，那第一次的谈话他就使她感到异常的不快。

初到的一天，她向父亲申诉着她近年来的遭际。她的恶运同她的受害。而当她自负的谈到烧箕背的经过的时候，她满以为能够得到他们的同情，但她碰到了一场意外的扫兴。

那弟弟叫金声，黧黑而精干。鼻梁上带着一块刀疤，这使他多少露出一点凶相。他嘲弄的切断他的姐姐的叙述。仿佛她在说着什么败德的丑事。

“啊哟，”他叫着，“你这个脑筋真旧得太伤心了！”

他粗犷的纵声笑了一通。

“我们就不要说迷信吧，”他接着说，“现在国家正需要金子掉外汇呀！自然，交给别人挖倒犯不着，你可以自己出钱来干！”

也不细看对方的脸色，想想，他又大彻大悟似的笑了。

“对呀！我们打伙干好吧？我也免得再出门了！……”

结果如何不必细说，总之，他大大的伤了她的心了。

而且，更使她难受的，是那个在争论中唯唯否否袒护着她的兄弟的父亲，而这也就愈渐促成了她提前回家的计划。所以，医生虽然力说他们还得打针，她也无所顾忌的走了。

他们已经到家好几天了。当到家的一天场上正在验瘾，但是他们没有受到打扰。实际上也只有十多个破破烂烂的烟鬼去应了应景，何况他们是认真脱离开苦海了，他们已经在逐渐肥胖起来，因而许多看见他们的人也都相信他们已经得救。

比较起来人种更差一点，在到家的一夜他便表示不大舒服，起先大半还

带点赌气的性质，随后却认真打起呵欠来了。

他的赌气是和提前回家相关联的。因为他实在愿意再呆下去，曾经力说他担心一到家里又会翻瘾。他们母子间还曾发生过剧烈的争执，就是动身的前一刻钟也在互相嚷闹。

“我自然跟你一道，”人种警告的说，“可是翻了瘾我不管哇！”

“翻什么瘾哇？就翻了我也还有丸药！”

那青年人唉声叹气的倒向椅靠上去。

“看你要把我怎么样害！”他又一下跳起来了。“几次都是你在当中打插；不是吗？现在你又来了——你安心使我成个废物！”

因为有着这样一段插话，所以当那抑郁柔顺，除了衣食不愁便无其他幸福可言的媳妇，胆怯的跑来报告丈夫已经用呻吟换了呵欠的时候，竟也并未如何使得孀妇吃惊。

母亲微微叹了口气，便又很镇静了。她忤气的说：

“你是心痛他吧？那么又把盘子给他摆起来呀！”

媳妇没有张声。

“把抽匣里的丸药给他拿去，——要我放他进城倒不行啊！你怕我不知道他的心病吧。总之，这回进城又进错了！……”

媳妇找出那丸药来，带着不快的心情走了。

然而，当天夜里他并不要吃，倒宁愿拿出更加厉害的呻吟来向母亲报复。一直到第四天上，实在熬不过了，他才勉强吃了几粒。

孀妇已经逐渐安了心了。一面凭着她那戒烟过后旺盛起来的精力收积着小麦。照目前的标准说，这不能算囤积的，因为她的用意只在安置闲钱，而且以为实物比较稳妥，可靠。

自从回来以后，这个从来点滴不沾，持身严格的半老妇人，是喜欢酒了。她每天午餐都要喝上两三大曲，于是睡一通饭后的午觉。一天因为多喝了点，前一天是集期，又疲累了，一直睡到黄昏时候还没有起床。但她终于被表婶婶叫醒了。

同那寄食者一道的还有她的媳妇。她们已经来望过她两三次了。她们是为了人种的呻吟来的。她们带着一种挂虑的神情，仿佛是她们做错了事情而在担心着她的责备一样。

那个怯弱的媳妇简直是连嘴也不敢张的，只有孙表婶一个人在说话。她在担心的，吞吞吐吐的陈说着她的意见，她解释着。

“我看不像是赌气呢，你亲自去看看吧。”

“丸药呢？”孀妇是完全清醒转来了。

“他不肯吃，”媳妇苦滞的说。

“你们都是死人！”母亲生了气了。

她愤激着下了床，一径走向梳妆台去。

她用媳妇已经打好的脸水洗过脸，收拾了一下头发，严肃而含怒的走出去了。但在堂屋门口，刘二傻头傻脑的招呼住她，他含含糊糊的说：

“怕要老太太出去下才行呢，他硬不走！……”

“你说的那一个呀？”

“丘……娃……子！”

倘在平日，孀妇只需吩咐刘二闭了通到内院的耳门，把那个败家子弟挡在大厅上便了事的。而且往往非常生效。

因为正在有气无处发泄的时候，她却自己走出去了。

“你又跑来做什么哇？”她嚷叫着，“我欠了你的账嘛？！……”

“账倒不欠，我们的家还没分清楚呢！”

丘娃子早已准备好了如此回答，但他胆怯的顺下他的眼睛。

“我要戒烟，”他嗫嚅着说。

“去戒你的呀！我这里是戒烟所吗？！滚，滚，滚，滚，滚！”

她叱嚷着，仿佛他是一匹癞狗；而且出于故意似的要把传染病菌带进她的宏厂的大厅。她以往很少有如此发怒的机会。

然而，她把那个一向怯懦无能，连做告花儿也不彻底的落难公子惹发作了。虽然在没有来的以前，他曾经怀疑到白酱丹的怂恿是否于他有利以及他的行为是否正当，而当跨进大门的时候，他已偏重于求周济了。

就像兔子有时还会咬人一样，这个头缠破布，身着油浸衫子，表情有点尴尬的烟鬼，现在，竟也梦想不到的发起脾气。

“什么哇？！”他稀开嘴大叫了，“你这吼做甚哇？！我是一条狗吗！……”

他喷着口沫的嚷着，叫着，做出十分英勇的准备扑打的架势。但是孀妇怔了一下，随即退进内院，乒一声把耳门关了。

她才转过身去便又碰见多少有点失色的孙表婶以及媳妇。

“究竟是怎么的啊？”那寄食者皱着眉毛发问。

“怎么的呀？这个东西越来越不成了！……”

“你就多少给他几个钱呢？”

“我宁肯拿去施舍！……”

然而，虽是这么说，在走向儿子的房间的中途，她又回转身来，摸出两张一元的法币，要表婶替她送走那个人间的败类。

她很不释然的走进儿子的房间里去了。当她还没进去的时候，他是朝外面侧躺着的，而一看出她的身影，他就一下转侧过去，避开了脸。但是他的呻吟，他的唉声叹气，却更高了。

母亲费了好一会时间来平复自己的感情。

“你究竟要怎么样呢？……”

她终于开口了；但接着又是难堪的沉默。

“药，药你不吃，”她最后吃力的说；“问你什么呢，你不答应，‘我没有什么说的！’”

“那你总是要我的命罗，这屋里也正是多了我了！……”

仿佛母亲的凄绝的言辞和凄绝的声调，已经发生了良好的效果，他没有再回嘴。但却像在开展览会的一样，藉着刚才由娘姨照燃的灯盏的光亮，他车转身来那么刺目的掀起他的面孔，慢慢的揩着鼻涕，擦着眼泪，……

这涕泪交流的情形使她更加心软，而且，是失悔了。

“摆起烧两口好么？”她真心的问。

人种摇了摇头；他叹息一声，依旧车转身去躺下。

“我把灯点起好吧？”母亲克制的说；“一两口不要紧，身体复了原又丢掉好了。……其实街上烧的人也不少呢，我点燃好吧？”

儿子依旧一个不给回答。

“再不想想我们是好大的人了，”当母亲正想叫人去端盘子的时候，儿子忽然秃头秃脑，自言自语的说了，“总把我们当成小孩子样。也不管外间的批评；我看就是活到胡子白了，……”

“外边有什么批评啦？”母亲切住地问。

“我们自己当然听不到啊！……”

他显然是在支吾；于是母亲决然的说：

“你不要吞吞吐吐的，你的意思我猜到了！”她神经质的苦笑了一下。

“我并不想管这个家务，我马上交出来都行！……”

“我当家做什么哇，——我只想不做饭桶！”

“要得嘛，”她习惯的，略带嘲讽的说，“这好得很，……”

当儿子自言自语的时候，她一时没有理解出他的本意，现在，她完全明白他了。他借故要挟。但她例外的没有发生多大的反感。而且已经决定，只要他肯听话，她可以把绳子放松一点。

她现在希望的只求他不要糟塌坏身体。她继续说：

“这样很好。你能作点正经事我还不喜欢么？我只求你有话明说，不要磨折人。外面的事已经把我磨折够了！……”

一种苦趣阻止她尽量发挥下去。

“烧两口好吧？”停停，她又挂虑的问。

儿子叹了口气。她从这叹气听出他已经是同意了。

她高声叫了刘二进来，吩咐他去取来那付原已当成禁物收藏起来的家具，重新摆开。而且因为母子间那种新的调协，人种确又显得异常衰败，她的心更软了，她靠下去替他泡制。

在暗夜初临的静寂中，她工作着，一面不相联贯的吐着断句：激厉，轻微的责斥以及抱怨；有时又是充满柔情的关切。

“那样睡不舒服。枕头挪上点呀。……”

儿子照办了，但却一直没有作声。

“不是吹牛的话，”等到精神稍稍振作，他才忽然响着试探的调子说了，“现在只要手边有钱，什么生意不好干啊！……”

“可是也要能够划算才行。”

“有好多傻瓜在那里哟！”他自负的接着说；……“随便买点什么搁起都有钱见。那些做西安生意的才振得肥呢！像我们这些山峡峡里，见个对本就算顶了天了；还难得敲算盘呢！……”

当他说到西安生意的时候，母亲微微吃了一惊。

“不管那里，”现在她切断他，哄骗的说；“不要见钱多，见钱少，总之，像你这样病婆婆样，总不行的。总得先把身体弄好！”

仿佛是要避开这场谈话，她随即坐了起来。

“我去看丘娃子走没有，”她说，“背时儿又缠起来了！”

在离开儿子寝室不远的屋檐角上，孙表婶和媳妇正在那里密谈。她们既不敢把那浪子的撒野如实报告，又深信主妇是不会拿出更多的钱的。她们陷在苦恼里面，堵嘴而且叹气。

她们听见了脚步声。她们看见她走过来了。

“你们在这里谈什么哇？”主妇怀疑的问。

“你就再给他添一点呢，”表婶终于被迫似的，秃头秃脑的说了；“他是戒烟。……就让他这样闹下去也不是事，所以，……”

“怎么？这半天你们还没有把那个瘟丧送起走么？”

“你自己去试试看，”那食客回答着。

因为感觉受了委屈，她来不及考虑她的言辞的重量。她脱口而出的说了，

但她立刻违反本意的把孀妇激励出去了。

仿佛预备长期鏖战似的，那烟鬼已经蹲在一张八仙椅上。他并没有脱掉他的鱼尾鞋子。他就那么蹲着，劈开两腿，手拐架在膝盖上面。而在手掌之间，则是那张可笑的灰白的瘦脸。因为那说客已经被他所降服了，他的全部姿态因而带着一种威风凛凛的气概，但这给与他的亲属的印象，却是坏透顶了。

她一看出他来便忍不住叫道，“嗨，这才体面！”于是向他急走过去。

“我问你，我欠了你的吗？你安心想赖我吗？……”

丘娃子吃惊的从椅子上跳下来了。他回避着她，一面嚷道：

“我倒不赖人啊！……你那么凶做什么哇？！……”

他已经退到通向大门堂去的台阶上了。于是，仿佛扔掉一件废物一样，巴的一声，他把那支在椅子边仓促拾起的鞋子掷在地上。他用脚摸索着穿上它，同时并不放松他的反攻。

他睨着细碎乌黑的牙齿，嘴脸已经变了样了。

“好！”他叫着，“你凶，敢把账拿来算么？！家还没有分清楚呢？”

“放屁！……胡说！……刘二，你给我赶出去呀！……”

## 二十二

黑了好一阵了，白三老爷才打着呵欠，慢慢从床上爬了起来。这天他请会酒，午餐吃得很晏。人又奔跑得太劳累了，而且多喝了两杯，所以客人一散，他就躺在床上睡觉去了。

足一落地，他又坐在床沿上闷了一会。于是趿着鞋子，走向阶沿上去了。他的屋子开间很窄，外表又很老朽，认真说起来，只有比较响亮的堂屋阶沿上才是可以驻足的地方。而且，万一坍塌下来危险也较少些。他坐下在他的太师椅子上面。……

真真，他的女儿，把点燃的纸捻子给他送过来了。她披着微黄的长发，胆怯的望着她的父亲。他一接过纸捻她就赶快走开。

“转来啊！”但是父亲招呼住她。

三老爷感觉温暖的衷心的笑了。

“难怪哇，”他发觉出她手里捏着一点腊菜，“偷着吃东西呢！”

“还是我存起的，”她腼腆的说，不敢对他直望。

“好，架势塞吧！”老头子娇纵的说了；随又加上道，“去倒壶茶来……”

他这一天颇为满足。因为花钱不多，客人却都吃得舒服。而且，这不仅是会酒，它还有着别种意义。他算补请了春酒，情也酬了，因为在义务戒烟当中，龙哥对他的关顾是太多了。

烂钟奎趿着鞋子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今天在这里相帮，才去还了蒸笼回来。他两手是油，十分担心的微微张开他的手臂。

他带点傻笑的停下来了，利用手胫擦了一下鼻涕。

“丘娃子今天才威风呢，”他说，“把何寡母硬骂惨了！……”

“怎么样呢？”三老爷立刻搁下提起的茶壶。

“怎么样吗？”那舅子又用手胫擦擦鼻子，“又是去缠钱呀！这龟儿，要钱你就要钱好了呢，他说家没有分清楚，要算账，……”

“他们的家是没有分清楚呀！”

“……啊，几句话不投机，何太太就叫刘二把他赶出来了——。这个当然也做得过分一点，这一下丘娃子好骂呀，围了一大堆人！”

“现在还在闹吗？”

“早息台了！再闹也闹不出个名堂来的，……”

“嗨，有趣！……”

三老爷仰起下巴笑了一声，踱起方步了。烂钟奎跨进堂屋，想要走进灶房里去；但是他的姐夫忽然紧迫的，小声的招呼住他。

“啥事哇？”那青年人从昏黑的堂屋里发问。

“你过来嘛！”

烂钟奎显得好奇的重新跨出堂屋。

“你不要乱说话哇！……”

三老爷首先警告着他，然后再用那种同样有点紧迫，像在报告什么严重，但却有趣的秘闻的声调一直吩咐下去：

“你去把丘娃子找来，”他接着说，“可是要避开人，……”

“这个龟儿子，还不知道缩在那个洞里呢！”

“总是那几个老地方呀！……”

“好嘛！”

“最好叫他走后门来，可是我再说一句：千万没乱说啊！”

“你放心，戒烟所卖了那么久的泡子，该没有走过一点风哇！”“对，一个人就要嘴稳！……”

他把他的舅子打发走了。

他感到一种在作战当中逃走一名哨探那样的激动。他的太婆避开着脸照出一盏灯来。这正是一个月黑头的夜晚，不照亮实在不很行了；虽然他们平常少有照亮的时候。

但他走近方桌，拨了拨灯草，使它燃得更旺一些。似乎觉得那过于黯淡的光亮，和他的情绪太不相称。当前两天偶尔激动丘娃子去向孀妇挑战的时候，他的动机只在给她一个不舒服，而现在得到的结果，却使他的心思完全变了样了。

仿佛诗人的灵感一样，它使他那么迅速，那样坚实的得到一种自信，一种强烈的欲望，而这欲望又是那么苦过他的，本以为早经死了，目前的事实却在证明着它不过是在假寐。

在他那急风骤雨一般的思索当中，只有那么一点使人扫兴的念头：丘娃子太怯弱了，他会不敢接受他那大胆的提议，……

忽然传来后门的开闭的响声。他停止住不动了，他紧闭着他那微瘪的嘴，细长的眼睛睁大起来望入昏暗的堂屋。他的脸上闪着一种如饥如渴的神气。他已经听得见步履声了。

烂钟奎领着丘娃子出现在堂屋门边。前者同意的笑着，恰如侥幸完成了一件重大使命那样。后一个则显得很颓丧。

丘娃子嘟着嘴，害羞似的微微勾着脑袋。

“听说你们闹来的哇，”三老爷迫不及待的问了。

“把你吼得像狗一样，……”

“你跨出来坐呀，”

两个人一齐跨出来了。烂钟奎递了一张长凳给丘娃子。

“又怎么样呢？”三老爷又重新问。

他坐向椅子上去了。把烟袋抱在手里，点燃一根捻子。丘娃子也已坐在长凳上面。他无聊似的理着稀薄的油浸单衫的裙边。

“简直连吼狗都不如！……”

他依旧没有说完下去。仿佛是太兴奋了，或者过于胆怯。但是他的舅父却也并未再加追问；他摇摇头，发起感慨来了。

“这样的人也叫人哟！”他叹息着说，开始指责寡妇。“你屋里的事还把我瞒住了么；要不是你爷爷在前面挡住，大家以为是举人的兄弟，他！……一个得而当之的酒店老板，就把钱振到了吗？！”

他气愤愤的把右腿提向椅子的靠手上去。

“恐怕早就出了鬼了！”他又嘟着嘴加上一句。

“是呀，”烂钟奎附合着说，“这街上那一个不知道这本经啊！”

“我又没有跟他借几七几八，”丘娃子嘟啷着。

“何况你还说的是戒烟呢！”

“对罗！”舅舅吐着烟烟，并无目的的把头点了一下，“你说他要起钱去嫖，赌，嚼，摇，不务正业，这也还说得通。他是戒烟，存心往正经路上走呀？！并且家务从来没有闹清楚过！……”

“就是提起分家她才闹起来的，”丘娃子插进来说明。

“那你现在又打算怎么样做呢？”

他不知道该怎样做，他没有张声。

“就是这样打一辈子的烂仗就算了呢，”三老爷晃着脑袋，慢条斯理的说；恰如他在吟讴古文一样，“也还是要想一个根本办法？千万你的舅舅，一个穷舅舅，”他微闭着眼睛叹了口气，“不然我就把你养起！烟，给你戒掉，找点正经事做起，这一下我才慢慢跟你算冤账呢！”

仿佛这不仅是一种设想，而是一种决定似的，他十分威严的抱着烟袋站起来了。但他随又坐了下去，手掌轻轻画了一下桌子。

他细着眼睛，感慨无穷的紧盯住他的外甥。

“难道你真一点没有想到将来吗？——二三十岁的人了！”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舅舅嘲笑的说；“娃娃，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你去问问看吧，已经在撑持门户了！还不是得顺境。那个时候你外公才死不久，外人不必说了，连家门亲戚都打起伙搞你！……”

他显得很自负，但实际那时候他正非常放浪。而且恰恰便是他没落的起点。也许记忆犹新，他没有再自夸下去了。

“总之啊，”他改换了口气说，“俗话说的，自己跌倒自己爬！”

“诸事要费你老人家的，……”

丘娃子忽然站起来了，而且俯伏下去，叩了个头。

“叩啥子头啊！只要你娃娃肯听话，争一点气，……”

“我跟她打官司就是了，”外甥嘟啷着退回长凳上去。

他已经不再拘束以及恼怒；他是很安静了。十多年来他都处在无人注意的沙漠当中，现在他算第一次感到了人情的温暖。

他静下来准备接受他的舅父的指示。而且似乎决没有二话说的。然而，由于习性，由于事情的严重，三老爷却故意的兜着圈子。他说到一个青年人处世立世的重要，凡事要有计算，勇气，……

“你说到打官司，”他接着说，“自然啊，只要有这个必要。我相信这点她是搞不过的！随便挽点圈圈，……不过现在还用不着！”

他沉吟了一会，然后扬起眉毛望着他舅子。

“你去泡壶茶来好吧，”他说。

他摸了摸茶壶，打了一个油嗝。他把烂钟奎遣送走了，于是他望了他的外甥一眼，接着便专心的向烟哨里装上一口绵烟。深恐它会自己再跳出来似的，他用大指拇熨着它，而且就那么老熨下去。

而且，就在这种悠闲自得的情趣当中，他近乎自语的向他提出他的意见：大家大伙挖烧箕背。他说得很自信，很坚定，又像在谈着什么琐事一样。

“你想想嘛，”他结束着，严肃的盯他一眼，“我也不勉强你。”

丘娃子长长的叹了口气。

“这样怕不对呢，”他终于吃吃的说。

“怎么不对呢？……你说来我听听呀！”

但他又实在找不出反对的理由，他沉默了。

“你怕别人说坏话吧？”他的舅舅替他设想：“天地间什么事又没人说坏话呢？问题，要看是什么人说的，说得对不对头！……”

丘娃子嚅嚅着想要说点什么。

“你听，”但他抢着继续下去，“不是吹牛，我做的事都会受高明人指驳，那就假了！你一天就只晓得吃饭，烧烟，你知道现在是啥世道么？”

他问着他，随即发表了一篇于己有利的时评。

“娃娃，”他归结道，“你试试吧，——错过此渡无好舟！”

“我怕闹起来难听，……”

“你这个人哟！”三老爷呻唤了，“还有我在前头挡住在呀！难道我比不过你吗？凭资格，凭地位，凭年龄，……你有啥顾虑的哇？哼！……”

丘娃子想了想，他确实比不过他，而且顾虑确实多事。

“好嘛，”他抽着气说。

“这就对罗，一个人不要尽摸黑路，……”

烂钟奎提着茶壶走进来了。

“开水简直烫得很呢，”他说。

“老实话，你吃过饭没有哇！……”

白酱丹问着他的外甥。并不等候回答，他就吩咐他的舅子到厨房里去替他热饭。而且吩咐得十分周到，就如招待一个认真的生客一样。

“你给他找点腊菜，”他又加上说，“剩的干盘子总还有吧。”

当那舅子车开身去的时候，他又摸索着掏出一折法币。

“暂时俭省点用吧！”他低声的，认真的说：“透不得一点风啊！”

他显得兴奋而且忙乱，因为失神似的想想，接着他又大声叫出他的妻弟。

“你招呼他一下吧”他叮咛着烂钟奎，“我要出街去了。……吃了你还是送他走后门出去。……啊，我再说一遍，不要到处唱啦！”

“完了！那就成了肉告示了！……”

“对，年青人就要嘴稳才好！”

三老爷感觉满意的走出去了。当到了街上的时候他才稍稍冷静一点，这时街面上已经显得很热闹了。但也照例是那几家出卖夜食的摊贩。切面，汤元，卤肉等等。茶馆洋溢着人声。

他是去找那肥人的，但他没有找着。去找龙哥也扑了空了。他站在暗夜里思索起来。他随即恍然大悟的叫了一声，冲向下场口范大娘家里去了。因为他忽然记起，新才到了个货，也就是说一个散播文明种籽的游娼，他们一定是在那里消遣。

是的，消遣，若是误认他们嫖娼那是不正确的。他们并不放浪，但于新货到时候逢场作戏一番。在以往，龙哥对于女人的兴致较大，自从那个块头比他还大的太太收拾过他一顿以后，他就变规矩了。因为和一切具有权势的人物一样，虽然常在万人之上，对于自己的太太却是一个毫无办法。……

范老婆子是替人洗衣服的，她只同着自己的孙儿住着一间房子。而且只有一张床铺。但在近两年来，为了一点口粮，她却常常得睡地铺，把自己睡惯的床让给那些法币过多的人们享乐。现在，那卑陋老朽的小屋，已经被淫荡的笑乐所充溢了。

床铺上摆着一付丑陋的家具。灯是用膏药钉补过的，一张草纸权且代表着套盘。但这并未减低大家的兴趣，因为彼此的目的原不在烟。那个满脸是粉，上唇有着一颗黑痣的娼妓正在工作。一面应付着客人的调笑。她的对面躺着龙哥，床沿上是肥人。一张粗糙的长凳上坐着季熨斗和一个杂货店的老板：他是去年才新入流的。

他们的谈话都很粗鄙，而且无耻，但全又说得那么直率，那么自然，好像是在谈着一顿便饭，一碗随茶那样。然而这是发表不得的；正如其他的丑事一样，做得人尽管做，你一宣扬，可就犯了罪了。

在那淫糜的嘻笑声中，那皮肉贩卖者终于把那毒物泡制好了。她把一支棕红透亮的利器顺向龙主任去。但他拒绝了，随即翻身坐了起来。

“你来，你来，”他吟讴似的叫着，“我退位了！”他用肥厚多毛的手掌推着胖子。

“好嘛，”肥人笑得连眼珠也看不见了，“大袖子烟呢！……”“嗨，我就猜对了吧！……”

三老爷轻脚轻手的走进来了：

“……你们害得我好找呀！……”

“你来得正对，”刚要躺下的胖子翻身起来。

“请，请，请，请，请！……”

“浑烟啊！”

“素烟我都不吃！……”

这是实在的，三老爷确乎不曾把那女人看在眼里。

“我好找你们呀！……足板都跑大了！茶馆里，家里，……”“你还找我们呢！”主任插断他。“何丘娃的事你也该站出来说几句呀？！……不管亲的也好，隔层皮的也好，你也总算是他的舅舅！”

“怎么，你们已经知道了么？”

“简直满场都晓得了！”熨斗插嘴说。“他来要钱你就给他几个呢！”他批评着孀妇，“还要七七八八臭骂一顿！”

“简直是太泼了！”龙哥大声的说，“就像她的背景有好雄呢！”“不行不行！”熨斗摇摇头说。

这个圆滑角色知道他是暗指二爸说的，他赶紧解释。

“我懂嘛，”他的口调充满着自信，“二爷对她早就头痛了！”“他就不头痛又怎么样呢？”

“哎呀，这些都是空话！……”

三老爷着急的插断他们。

“闹了这半天，”他接着说，“你们知道那娃为什么去找她么？……是去找她要点钱戒烟呀！又不是拿去嫖赌嚼摇。就是一个外人，……”

“唉，”主任深沉的叹了口气，“去年该把烧箕背给她挖开！”“你个老公公还要说呢！”

“怎么，现在她未必用铁水淋过了吗？！”

龙哥感觉不快的斜瞪着他。但三老爷并不见怪，他知道他的脾味，而且相信他的计划已经成功，至少初步成了功了。“她自然没有用铁水淋过，”他卑陪的说；“就淋过也没关系！……”

他吞吞吐吐的停了嘴了。

“啊，”他又突然的说，“我想找你谈个话呢！……”他的口气依旧有点迟疑；眼睛示意的向那长凳上的两位投了一瞥，意思希望他们知趣一点。于是那个圆滑自如的熨斗扯了个谎，领着那生意人走出去了。

当屋里只剩了他们两个，以及那躺在床上的一对以后，三老爷于是把主任拖向长凳上去。他压低声音，详细告诉着他同那外甥商谈的经过。他说着，忽的又像皮球一样的跳起来了。“你听！”他叫着，弯下身子，极力想要看清对方的眼睛，“这一着棋都会下错，我也不必操了！唉，他至少总信你么……哼？！龙哥从鼻孔里很响的吹了口气，站了起来。

“要得，”他决然的说，“烧他妈一艾螯再看！”

“是呢，这个东西太讨厌了！……”

“那个又来！……”

肥人吐着烟烟，轻松的叫着，十分笨拙的爬起来了。

“啥事情哇？”他走近他们去。“听得么？……”

三老爷向他简略的说了一遍。而在这中间，胖子双手挽着肚子，不时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仿佛他在倾听着一件趣事。

而在未了，他才半玩笑，半认真的笑道：

“好自然好，就看搁不搁得手啊。没又像去年一样，……”

“不得！”主任斩切的说，“认真说丘娃子才算正柱子呢！”

“你闷闷不乐的做什么哇？”

“唉，”三老爷摇摇头，长太息了，“你总把我霉倒在呢！就拿去年的事说，我也没有错好远呀？你知道的，要不是龙哥的面子，“本来也是，”龙哥支持着白三老爷，“天底下的事情就这样呢！……早知道婆娘要死就该把她嫁了，至少简省一付棺材！……”

他的语调态度带着极端的蔑视；但是胖子笑得更甜蜜了。“我是开玩笑啊，”他说，“这几个人，就是跳岩我也来呀！他们的误会很快就化解了。而在几分钟后，当主任重新和那游娼逗趣，假装抱怨着自己的年龄太老，说她并不真心爱他的时候，三老爷对于女人虽然早已感觉乏味，竟也很开心的打起合声来了。

他把蓄着胡子的微瘪的嘴贴近她去，一面亮出自己的一枚缺齿。

“你看我年轻吧，”他说，“连牙齿都没有长齐！……”

### 二十三

丘娃子的撒野，被逐，就在当天夜里，便传播开了。

于是在茶馆里，烟盘上，柜台边和阶沿上，以及一切喜欢说长道短的人类托足的处所，都一齐响激着各色的论调。

他们都暂时搁下宝经牌经，买卖上的商讨以及对于生的怨嗟，专为此新鲜的话题而努力了。他们打开记忆之门，而且非常勇敢的钻进所有当事人的灵魂里去，以便翻检对于自己的论断有利的材料。就连举人老爷也被提谈

到了。

一直到第三天上所有的舌头上才又转动着别的新的话题。因为现在并非平时，生活太紧张了，变动也太快了，太大意了就会逃走一笔大的利益，或者给生活添上窟窿。所以有钱的都要忙钱，没有钱的那就更不必说了。那些还在口上心上念念难忘的，只有少数懒虫，以及特别有着利害关系的人。

当一听到何家的纠纷的时候，由于那种历来的宿怨，么长子便立刻当众宣称，这一定又是白酱丹在捣鬼了。

和一切独断论者一样，他是先下判断，然后才慢慢找材料来证明的。自然，若果没有碰见强有力的反驳，他就干脆不找证据，单是一直宣布着罪状。然而，因为茶馆里人多嘴杂，于是他就竭力提出有利的材料；但全部相信他的人人是太少了。

其实怀疑他的判断的人也是有成见的。他们认为他同白三老爷的嫌怨太深沉了，而且一向他的嘴巴是很刻薄的。加之，消息传到之前他又正在过火的暴露着义务戒烟的黑幕。说他单是走私一项的进款就有好几千元；办药的钱自然更被他全吃掉了；以致逼走很多瘾民，甚至有跌断腿的，……

总之，大家只能勉强同意他的结论，而这使得么大爷几乎要发火了。所以此后三两天，虽然嘴上赌气不说，心里却在期待着新的证据。因为金厂的问题，他近来的心情太恶劣了：而一个心情恶劣的人总是特别喜欢吹求别人的缺点。

然而，他灰心了。所以到了第三天上，当那个凭着自己的年龄够得上称为北斗镇的活的历史的戴矮子，在涌泉居对比的叙着丘娃子的往事的时候，他依旧闷着脸不动声色。

这矮子原是极潇洒的，也比任何一个后方民众对得起抗战。因为除开凭骰子弄点口粮而外，其他的欲望便也再没有了。

这天是冷场，他用不着忙饭。他悠闲自得的说：

“确实，这场上的那个小孩子未必有他阔吗？”他那无须的瘪嘴浮上一个调笑。“才七八岁就穿皮褂子了！那些舐肥的都说他要中状元，掌印把子。现在倒也验了——他妈的烟灰状元！”

“听说他爷爷脾气大吗？”芥菜子懒懒的问。

“名字都叫何蛮子呀！不过举人还不算凶，人种他爷爷那才要话说呢！一个粮食市就叫他闹酸了，随便买甚都发官价。只要他讲过价钱的么，你就摸都不敢摸了，就像蜈蚣爬过的样！”

“你说粮食，”有人插嘴道，“听说城里米价又涨了呢！”

“他涨他的！”矮子说，“我一天一个人一把米就够吃了！”

他原本没有存心要替何家宣传，而且素无爱憎，他只是名符其实的谈天。所以别人提到粮食，他便也谈起粮食来了。

其他的人也都立刻兴奋起来，谈话立刻变活泼了。么长子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更感兴会，一开口他便咒骂着，打着粗鄙的比方。因为要是再涨下去，他的金厂就有全部停工的危险。

他的槽子是去年挖的，出产很是不错。一翻过旧历年，情形是变动了。产量在跌下去，粮食的价格却是老往上爬。金价自然也涨了点，但比粮价太差远了。品迭之下虽然也有三四分利，但没有百分之百的钱赚，任何买卖便都不能说是买卖。

这是目前一切生意经的第一要则，所以经过一番严格的计算，他减少了

六人，把范围缩小了。他希望粮价回跌得再来扩大。但这显然是个幻想，于是他就忍不住说起粗话来了。

他掬一掬他那瘦脸上的浓黑的胡子。很响很响的咋了一下嘴唇，又挠了挠它，于是依旧十分响亮的说：

“晓得么，这就像婆娘家偷人一样，只要尝过一点味道，就不愁第二回了！结果是大开门。妈妈的，这个××也像睡觉去了！”

“它那里会来管你这些事啊，”芥菜子说，“又没钱拿！”

“可是金子是怎么又管得这样紧呢？”矮子正经的问。

“那是金子呀！”×嘴冷冷的讽刺的说。“又不怕烂掉，又不怕老鼠子咬，带起走也方便。只要两老斗米，恐怕连腰杆也压爬了！”

他板起面孔站了起来，提起烟杆，到茶炉边燃烟去了。

而当他转来的时候，别的人正谈着金价，走私，以及黄金的用途。虽然不免一知半解，而且夹着不可轻信的传闻，但也接触到若干事实；不过却没有一个人肯承认限制的正当，它在战时应是一种必要的措置。

所以他们的全般议论无非是一种胡胡涂涂的怨嗟。

“国家买枪炮自然要金子啊，”他们叹息着，“不过也要给老百姓丢碗饭呢！你想，现在随便什么一涨一个对滚，金子呢，……”

“嗨，恐怕走私倒不错吧！”芥菜子忽然自作聪明的说。

他显出一种沾沾自喜的神情，仿佛他是提出了一条妙计。

“你还没有那个资格！”但×嘴立刻驳复了他。

他嚷着，同时极端粗犷的横了公爷一眼。他之所以如此生气，因为他考虑过这走私。但他没有这个胆量，而且成都的黑市的价格也不怎样合算。再走远些自然好点，然而，这却更不是他敢想像的了。

“你还没有那个资格！”所以他切住他道；“看你当了伟人差不多么，那不要使四川，香港，外洋，你都可以随便运起来了！”

“也不见得，”那半瞎的医生摇摇头说，“最近就有人栽了岩了。”

于是在鞋底边扣去烟蒂，吹吹烟杆，他就慢条斯理的讲谈起来。他是很清闲的，因为一切病人一向都在避忌着他。

他说，金子在外国确是很值价的，因为它们自古以来就不作兴铜和白银。所以经常有人在内地买了黄金向外国走私，而那最为方便的地域便是上海，香港。但上海是陷落了，到香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就不能走路，只能够坐飞机去。

而且，要想多带也不行的。因为每个乘客都要预先用秤称过，若是过分重了，你就休想起飞。因此，当那位富有名声的女性，周身扎着过多的金条，想从昆明飞往香港的时候，她是被拒绝了。

“走不成都不要紧，”他惋惜的说，“恰恰税务官在场，他就向她检查，金子全给搜出来了。好在面子大，人倒没有吃什么亏！……”

“当然啊，”公爷羡慕的说，“是你我脑袋早搬家了！”

“所以，”么长子愤恨的叹息了，“现在啥事情你抢得过别人呀！就是做贼，他们也都比你高一着的，恐怕剩下的只有收大粪了！这个他们绝不会抢着干的，又脏，又臭，太不合卫生了！”

他惹得茶客们稀开嘴大笑起来。

“啊，林哥！”公爷忽然止住笑说，“听说你的槽子不做了呀？”“怎么不做哇？我就要看这个粮价簸成个啥样子呢！”

“其实收拾了也好啊！随便什么生意都比挖金吃糖。刘胡子囤菜油，振倒了！囤乌药，也振倒了！这几天又在囤积小麦！”

“小麦涨出来也有限，”有人沉吟道，“收成太好了。”

“不见得，”医生表示反对，“听说坝里收成很坏。”

“哎呀，”公爷不大耐烦的叫了，“现在的生意是见风涨，收成好收成坏的话靠不住了！去年收成还坏了吗？你看看米价喳！”

么大爷正想说点什么，但他忽然又咽住了。

气包大爷满脸堆笑，带着一付装了一肚子重要而且有趣的消息的神情，向着茶馆里走过来了。他的眼睛直望着他。

仿佛不说出来实在不好受合，才上阶沿他就嚷道：

“嗨，林哥！你哥子的眼力是不错呢！”

长子眨眨眼睛，做出一付猜疑的神情。

“是不错哇，”他解嘲的说，“我隔土都会看出落花生来呢。”

“不是说笑，我是讲真话呢！”

气泡认真着，一面在他侧面坐了下来。

“嗨，”因为长子没有张声，他又接着说，“那味烂药硬是在给丘娃子当军师呢！看样子像是安了心的，已经在放稍了！”

“你像在造谣呀？”×嘴说着反话。

“真的！这几天每天都在陈烂狗那里烧胖烟呢！”

长子带点轻蔑的，叹息着笑了。

“给你们说呢，你们不相信！”他倨傲的拖长着声音说；“不是吹牛，他的把戏我看得也不少了！三天不害人，一身筋骨痛！”

“恐怕也害不出个所以然来，”公爷推测着。

“自然害不出个所以然来，”那医生加以附合，“家已经分了几十年了。理信讲过，官司打过，再闹也闹不出二百钱了！……”

“你又没这样说呢！”×嘴切断他。“常言说，一根灯草沾缸油；你是稀的，他是干的，沾来沾去，他总要沾你几个的呀，碰见鬼你不烧钱纸得了事么？不过这个狗头军师又叫他找对了呢！”

他的脸上浮上一个恶毒的讽刺的冷笑。

接着，为要使得大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又正面揭出他的论断；丘娃子找白酱丹是找错了，他很难得到什么好处。这却并非那味烂药还不够劲，他吐出的口沫是连鱼也毒得死的。他之得不到好处，因为他在白酱丹看来，无非工具而已。

至于对这事件的全般看法，和纠纷开始传播时的论调一样，各方当事人都吃了他一顿备极挖苦的臭骂。他认为那寡妇是该遭灾的，她吝啬，她刻薄，她平常太爱摆架子了。而丘娃子的落难也正是举人老爷的很够分量的报应。白酱丹自然不必说了，但他竟未料及他会堕落到欺凌一个寡妇！

当他进行他的挖苦的时候，他是没有想到他自己的，更不曾想到他在去年玩过的一切把戏。然而，即使是想到了，他的话也不会有折扣的，一样说得够份，一样说得那么条畅。

“你们想现在才好久啊，”他做作的说，“三月初八！可是他就弄了两回磕绊。这千万是米价高了，我只希望再卖七八百钱一斗！”

“啊哟，”那医生惊怪着，“你像在做梦呢！……”

他的老实使得×嘴非常扫兴，他无可奈何的苦笑一声，抽起烟杆来了。

接着来的是其他几个人对于那纠纷的种种展望。

然而，这种空泛的推测毕竟太乏味了，所以公爷忽然叫道：

“快收拾起吧！再争起些，还是一文钱也分不到的。可是有件事我倒忘记说了，上前天到磨家沟去了呢；这是啥讲究呀！”

“那一个哇？”有人莫明其妙。

“你想还有那个呢，那味烂药呀！我在下场口碰见他，一问，说是去磨家沟的。……嗨，这个家伙贼足贼手的，像是有点讲究！”

“总是去仿中央卷嘛，”戴矮子打趣的说。

“磨家沟他倒钻不进去！”么长子摇摇头说。

当公爷说出那仇对的行踪的时候，他就微微吃了一惊，把烟杆从嘴里取了出来；现在，他率性把它搁置开了。

“……他的脑壳还削得不尖，”停停，他接着说，“若果那里的油水有他的份，去年刘百万的槽子他就搭上股了。他也只认得一个刘百万！龟儿和他一样，心肝五脏都黑透了，——真正的一对！”

“那他跑去取草帽子呀？”气泡怀疑着。

“老实，”公爷击了一下自己的胖脸，“这家伙是有讲究！……”

“杂种是进城？”×嘴沉吟着，陷在思索里面。“……去告状？”

……”

“那也该丘娃子一道去才合适，”有人提醒着他。

“是呀，”长子恍然大悟似的表示同意，“他又没有抚给何家。那么一定是去办什么公事去了。不过也不对，一个小小的文牒！”

他自问自答着，终于他的快意消失掉了。

“唉，你同丘娃子亲自谈过来么？”

他忽然十分严肃的盯住气泡。

“那一位到那里去他该知道点呀，”他紧接着说，“两个既然搅得那样的紧？不管怎样；总又算是舅甥，他不会不知道吧？……”

“你说了这一长串，”气泡抱歉着，“可惜我也是听来的呢！”

×嘴异常扫兴的叹了口气。

“不过，我想他一定是去告状的！”停停，他又说了。“丘娃子用不着进去，现在还没有告响在呀！问案的时候他自然会去！……”

他说着，但他的语句和口气并无若干自信。

他感到挫折了。尤其难受的，是别人对于这同一问题似乎已经毫不感觉有趣。只是为了客气才勉强装出一付在听的神气。因此，当他不大自然的停歇下来的时候，他们都仿佛得救似的松了口气，彼此相视一笑，乘机谈起别的事情来了。

对于他们的话，×嘴自然同样心不在焉。所差异的，他连客气也没有了。他翘着胡子，做出一付很难沾惹的神气。最后，他冷笑着站了起来。“谈你妈条鸟啊！”他咕咕着，于是车身走了。

为了排除心里的疑虑，他是去找丘娃子的。这时已经半下午了。几个腿快的脚夫用打杵撑着担子，吹嘘一声，准备要投店了。骆代召的摊子外围着一大群人。因为那顾主很是特别，他用两手抱着他的毛头，一边嚷道，“总之我不卖呀！……”

他的装束像个脚夫，那个执意要把他打扮一番的是办事处的洋盘班长。因为不能及锋而试，老骆提着剃刀，模样更颓唐了。当么长子挨近去窥探的

时候，他是正在叹气。但他没有得到同情；×嘴恶心似的啐了一口，钻进隔壁售店里去了。

因为禁政就在偏僻地区竟也生了奇效，那售店的所在地相当隐秘。它的穿过一条漫长的巷道，几家人的厨房卧室才能发现。是一间打开梗隔的两间房间，对面各摆着三张床铺。室内烟雾熏腾，所有灯都燃上了。就像检阅部队一样，×嘴逢中通过，向着每张床铺张望；但他没有发觉他的对象。

检阅完最后一张床铺，他想带着他的失望退出去了。但他忽又停立下来，转向身后一张床去。因为熨斗是在招呼着他。他早已认出×嘴，只因嘴巴正在工作，不曾立刻表示欢迎。

现在，他已经把那羊粪一般大小，红褐透亮的东西抽进肚皮里面去了。因此，他翻身起来，用了呵欠的声音叫道：

“唉，林哥，怎么就走了么？！……”

长子于是回转身去。

“哦！”他说，“我怕是那个啊！”

“靠下来呀！……横竖没有事的！……”

熨斗把铺位让开来了。虽然并非瘾民，又不同一派系，但是那工作的趣味是领略过的。而且，那个平常逢人要好的角色又是那么真诚，过份推诿太不成话，么长子靠下去了。

他烤着，裹着，一面进行着闲谈。他忽然出于无心似的发问：

“哦，丘娃子闹一阵该有结果了呀？”

“屁！恐怕还在往烂的搞呢！……”

“怎么样呢？×嘴装出仅仅感觉有趣的样子。

“有人在给他戴蒜苔胡子呀！”熨斗含糊的说。“不过那个寡母子也未免太厉害了！……那张嘴呀，不是一个人你真搞不过她！”

“那里呢！”×嘴同意着：“哦，听说已经进城了呀？”

“那个？”熨斗开始警戒起来。

“那个？那一味烂药呀！不过我想，他总不好去顶状吧？”

他打着冒诈；而那个本想含混过去的熨斗觉得瞒不住了。

“这些话依理都不该我说的，”他叹了口气，“确实是进城去了。是不是去告状，我可不大清楚，——不过你的耳朵真也尖呢！”

×嘴莫测高深的微微一笑。

“我倒要吹火筒做眼镜，看他玩些啥把戏呢！其实他那几乎想也想得到的：烧房是官众吗？家还没有分清楚吗？哼？哼？……”

熨斗唯唯否否的出了一点声气。

“你说我猜对了么？”×嘴紧逼着问。“哼？哼？！……”

“这个我就更不大清楚了！”

熨斗想要极力装出一付诚实的样子，这却反把怀疑引出来了，以致使人相信实际他倒十分清楚，不过担心自己惹上是非。

×嘴对他的情趣的理解正是这样。他冷冷一笑，没有再问下去。

## 二十四

没有发现丘娃子本人，在初虽然有点扫兴，当他走出到街面上的新鲜空气中来的时候，他觉得他的收获已不错了。白酱丹进城的推测已经证实。至于是否去告状，虽然熨斗没有说出真话，但是他的掩盖却正反证着他的猜想的无误。

加之又在一种兴奋的心情当中，他简直认为他的疑虑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若果有人敢于指责他的判断虚诞，他一定是会吵起来的。然而，他的侦察却非出于单纯的好奇；即使起初如此，猜想既经证实，他的胃口也该换一换了。所以，回转涌泉居广播一通之后，他终于装作无事似的去找孀妇去了。

除了那种人所共有的报复念头，这另外还有一桩心思推动着他；他希望从中得到一点好处。他还没有忘记掉他在去年冒称为娘娘会所有的那一段土地上的出产，妄想重新开发一次。他现有的金厂的产量，使他亏累得是太多了。

这点打算也许是不漂亮，但他却发生得那么自然。正如对着一碗好菜举起筷子那样，既用不着惭愧，更用不着考虑一下是否正当。这因为他一向就这样生活惯了，而且从未发现别人有过和他不同的生活方式，其间的差异只是外表而已。

然而，当他到了何家大门堂里的时候，虽是那么昏黑，一支生人的眼睛没有，他的老脸却也情不自禁的热了一股。这不是为了那动机，他一时回忆起了去年交涉失败的情形。但这也只是刹那间的事，他终于鼓起耳门来了。

隔了好一阵，么大爷已经灰了心了，刘二才从门后发问：

“那一个？”

“你开开嘛！”×嘴当心的说。

“你是那一个嘛？！”

“你打开来！”是孀妇的声音。

因为担心暗算，当听到敲门的声音的时候，她慌乱了。但她已经收检好一切违禁物品，所以她也壮着胆，照了亮走出来了。

那个同样受了惊扰的人种跟着她。他也大声的叫道：

“你打开来看！”

门打开了。

“哦！……”

这声哦表示两母子都落了心。但在孀妇，一种新的担心又上来了。她对这不意的造访者怀着疑虑，但她照样接待了他。

他们于是客套起来。而在闲谈当中，×嘴忽然的说：

“我也正是为丘娃子事情来的呢。这个家伙真也混蛋透了，”他摇摇头，“你知道么，有那位人在当中下烂药呀？……”

“你说的那个？”

“还有那个，白酱丹呀！他不坏这场上也就再没有坏人了。你知道么，已经进城去了！……哈哈，他以为他做得秘密得很！”

“同丘娃子一道？”孀妇疑虑的问。

“他一个人，——现在还没有告响在呀！”

“也好，”孀妇故持镇静的说，“我陪他打官司就是了。以为可以吓诈我吧，那倒不行！请么老表给他说，不管州里，省里，我都陪他！……”

“唉，你太误会凶了！”×嘴见怪着。

这是实在的，因为孀妇一时认真怀疑他们是通同作恶，跑来打口风的。这使他一下站起来了，大不了的摇着他的胡子。

“真太凶了，”他叫着，“像你这样说我们像是一气的呢！哈哈！”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样说就把人太说糟了！”

他叹息着，重又坐了下去。

“表嫂要知道，”他申辩的说，“我是一番好意跑来的呢！我怕事情闹糟了受旁人的批评，‘嗨，对！你们还是亲戚！’说我知道消息都不先通个信。这样，你想我还有脸在北斗镇操下去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孀妇还在道歉，已经有着几分真意了，“我把话说夹了页了。难道我会连你也不相信了么？绝不会的！”

“确实把话说夹了页了，”人种附和着；“千万不要多心！……”

“话明气散，怎么会说到多心来了！哈哈！……不过你也真该赶快想个办法呢！那些人吐口唾沫在河里鱼都会毒死的，那说这话对不？”

孀妇凝想着，随即微微一笑。

“我看还是等他告响了来，”她审慎的说。“这又骗不到人的，家呢，早就分清楚了，官司打过，礼信讲过，分关还在我箱子里，“当然，”来客承认着，“连我都在场呀！”

“……所以我看还是等他告响了再说。”

主妇具着戒心的自信，以及她的沉着，使得么长子失望了，因为觉得再缠下去未免乏味，他咋咋嘴唇，懒懒的站起来了。

“好吧，”他说，“我总算尽了我的心了！”

“真是费心得很！……再坐下去嘛？”

“不了！……不过你们这样抄起手等也不行呀？”他摇摇头。“比如，去把丘娃子找来，给他点钱，把这把火先抽了，然后再说！”

孀妇心里一动，像在掩饰什么似的假咳一声：

“……我倒还要告他个顶名借替呢！”×嘴恶毒的一笑。“至少编造挑拨的罪他是逃不脱的！——除非是他的舅子在当县长！”

“我看还是等等看吧，”孀妇殷勤的笑着。

“也好，”×嘴叹息了；“若是用得上吗，你给个信嘛！”

“那是不用说的；有许多事都还要麻烦么老表呢。”

她大量的给他留着想头，糊糊掩掩把他推送走了。

当她才听到那不快的消息的时候，她是疑信参半；随后她就完全相信他了。但她却极力压制着自己的激动，对他存着戒心。因为无论如何，她不能设想那推动他来的动机的纯粹坦白。

现在，当面前已经没有什么值得防范的时候，她也就无须乎再遮饰了。所以才一退进大厅，她就兴奋的叫嚷起来。

“嗨，对，这镇上简直不要人住家了！”

她坐在一张八仙椅上，重重拍了一下茶几。

“我明天就搬家，就是捡金子我也不敢再住下去了！哈哈，”她干笑着，“我们真变成唐僧肉了呢，什么时候都想吃你！……”

她从肋下掏着一张白纱手巾。

她并不怕打官司，但是那种没有止境的迫害却不免令她感到愤怒，乃至悲苦。她的眼睛毫不自主的润湿起来。……

“总之是赶我们走好了！”她揩着眼睛，“我决心搬开！”

“对！”人种赞成着，“再住下去连狗也要欺负人了呢！”

媳妇现出惶惑的神情走了出来。她呆呆的站着，仿佛是她自己在受申斥一样，那个紧跟着她的寄食者叹了口气。

“我还懒得忧呢，”她自语的说；“他还没害到人在呀。”

“管他害得了人害不了人，”宝元反驳似的紧接着说，“总之，这里是不能住了！你看，才好久的时间就出了多少岔子？！……”

“你单叫我不忧，”主妇并不理他，倒是望着表婶说了；她的感情此刻已经稍稍平静，“请问，这样闹下去怎么了呢？这里不生肌，那里不告口。钱吃亏不说，尿泡打人不痛，骚气难闻呀！”

“哎呀，这未必还把你丑倒了么？丑他自己！”

主妇没有回答，似乎劝慰已经生了效了。表婶于是更加宽解的笑了起来，力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在保养自己的身体。

“我看你忧病了又怎么了，”她说；“这个担子那个来担！……”

孀妇重新体验一次那种准备为人牺牲的崇高的情绪。

“好！”她叫着，“总算我变人变错了就是了！……我该受罪！”

接着，她又带点自夸说了几句自她孀居以来所处的境遇。想起儿子的趁火打劫，把她的气话当成真话，附合着赞成搬开的时候，她原也想提一提的，她只恨恨的冷笑一声，便丢开了。

她随即把话头接向正经事件上去：现在只是准备着材料，等传票到了再说呢，或者实行×嘴的釜底抽薪的办法。她认为两种方式都有缺点。实行后者她怕引起更坏的反响，但是老等下去吧，若果串通了官府，那就什么证据都无效了。

她说着，断断续续的，有点类乎独白。既没有人敢打插她，同时她也不觉得有向别人商量的必要。她只相信着她自己。

“刘二，”她忽然注意到那年轻仆人，“你找得到那个背时儿么？”

他们知道她说的丘娃子，但刘二认为这是一个难题。

“噫！”他说，“恐怕不好找呀。又不在人面子上。……”

“那里有找不到的，”孙表婶插嘴说，“总在那几个地方嘛！”

她显出一付丢心落意的神情，因为她在心里原是赞成这样做的，只要不告顶替借名，这确可以减少很多无谓的麻烦。

“就这样对，”她又接着说；“不顶着告就是了。也犯不着，”那也要看，”人种说，“敲得到我就要敲他一下！”

在起初，孀妇的意念还在动摇当中，现在，由于大家的附合，她变来很坚定了。虽然仍旧在心里顾虑着事态的扩大。

“现在倒说不上这一层啊，”她切断他，“等找来了再看。……”

于是她强制刘二必需完成他的任务，就退进去了。

她在堂屋门外的台阶上坐下来，其他的人跟进来环绕着她，仿佛以往听见有土匪劫场的消息的时候那样，他们的睡意都跳掉了，沉在不安的期待里面。除开孀妇，表婶，宝元是在臆测着纠纷的结果。

他们谁也不曾把丘娃子的是否肯听劝告当成严重问题来考虑的，现在，因为等候得太久，他们便也感觉得这事情不简单了。

“老实话，”人种忽然醒悟的说，“要是他不听劝呢？”

“他不听我就和他拚命！”母亲意外的赌着气说。

“你凶我做什么呢？我也不过说说罢了。你想，人家不会给他些好听的么？”他想到了自己的受骗，“要是听进去了，……”

“我看不见得，”看见主妇已经烦躁起来，表婶赶紧颇为自信的说了；“他究竟是吃饭长大的呀，什么人亲些，什么人疏些，他不会一点都不知道。就拿那一天来说吧，也还讲得人情人理的哇！”

“我看这屋里都是好人，”主妇愤愤的说，她想那天夜里的情形来了，“帮我添点钱给他那有这回事呀？！定要等我！……”

她忽然转眼瞪着媳妇。

“你呆痴痴的站着做什么呢？把亮照进去呀！……”

她走进自己的寝室里去了。她打开一支立柜，动手清点着文件。在一个装满契约佃约，以及种种证件的包裹当中，她终于把分关找出来了。她又走出来让人种详细的读给她听。

他读了，她没有听出一点对她不利的条款。

“他不来也好，”于是她自慰的说，折着证件，“陪他打官司就是了！吃亏的不过几个讼费顶凶，别人无非笑我好讼，笑我太不息气，……”

她又忽然把脸掉向那个不生男孩的媳妇。

“娃娃醒了——去看看奶妈好吧？”

在孩子的哭声当中，刘二粗大的喊声，就像大炮一样响起来了。

几个人一下都站起来了。他们一同带着紧张神情走了出去，赶快打开耳门。开门的是人种，主妇不安的留在大厅上面。

她由孙表婶伴随着，期待着那由刘二带回的消息。由那种种着急的和催促人的短语，她们知道她们盼望的人是找来了。但他似乎不肯走进光亮的大厅，宁肯留在黑暗的门堂里面。

“你进来呀，又不是新媳妇呢，”刘二在劝诱着他。

“你未必还怕羞吗？”宝元是发火了；“既然知道怕羞，……”

“你少开点腔哇！”母亲大声制止住他。

她担心他闹坏事情。她自己走过去了。

“宝章，”她站在耳门边，柔声的叫着丘娃子的名字，“这是外地方么？你进来呀！我们何家也没有多的人了，什么话不好说呢？”

她认真受了感动的咽了口气。

“对，对，对！”那个跟在后面的表婶说，“你们娘不会害忌你们！”

“你不要掀嘛！……”

从漆黑的门堂里发出一种含怒的空洞的叫声。随即一个人影现出来了。接着出现的是稀开单嘴唇笑着的刘二。

仿佛迎接贵宾似的，站在耳门边的人立刻让出路来。

丘娃子还是穿着从来那身衣服，包着同样的破布。只是头发已经剃了，脚下已不再是鱼尾巴鞋，倒是结结实实套着一双汉州草履，看来精神多了；使人觉得他是抱着一种什么坚强的决心。

但他并未一直走去，他在大厅上的第一根柱子边站立下来。他嘟着嘴，脸上带着生气或者烦恼的神情。他默默的掏着指甲盖里的污垢。

其他的人也接着走进来了。孀妇坐下在他的附近。她说：

“唉，你还客气么？坐下来呀！……”

丘娃子动了动嘴唇，依旧掏着指甲。

“这里也没有外人，”看出和他讲礼是太费事，慎重的咳嗽一声，主妇开始说了；“宝章呀，”她亲切的叫着他，“你怎么会干出这种糊涂事情来啊？你又不是傻子，人也聪聪明明的，书也读过，‘我没法子了呢！’”

“好，你没法子，你还生得有嘴巴么？你该来向我说呀！‘伯娘，我不得了，把你的钱借点。’你试试看又怎样？一来动不动就闹家务。……”

宝章气愤的刚想张嘴，她又立刻阻止住他。

“你听我说完来嘛！”她紧接着说；“一来就扯家务，也不想一想，家早分了的，分关在我手里，许多证人也都还活起在，这有什么用呢——哼？！”  
丘娃子呼吸迫切的透了口气。

“总之，这个你怪不了我啊！”他截然的说。

“那总该怪我啊！”对于侄儿的倔强，孀妇是恼怒了。“你烧烂烟，也是我的不好；不成行，也是我；串通人告我也是我自己不对！”

“我没有那么不要脸！……”

“你多要脸啊！”孀妇更愤激了，无意的响着恶毒的嘲弄的调子；“你只是告我的状，倒还没有抓包耗子药来把我两娘母毒死呢！”

“总之，”丘娃子傲慢的挽挽袖头，“我们说不好啊！”

他的神气好像满有把握似的，而且什么都不惧怕。但这并非他丝毫没有忏悔的意思，正惟其他还想合好，孀妇的嘲弄也就更加刺伤他了。

“怎么不想想你自已呢，”他又说，“把你像吼狗样！……”

主妇强制着自己笑了，因为她已很快反省到她的失口。

“你看你呀，”她惋惜似的笑着，“我才一句活你就这个态度！幸得我还是你一个伯娘呢，一个人也该想想自己是怎么长大的吧？”

她颇为伤感似的叹息了。而接着，她就长长的诉说起来。并且毫无恶意，不经思索的添造着许多使人为之赞叹的琐事。因为当其生母病故，丘娃子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孀妇曾经抚育过他两三个月。

“这些都不说，”她结束道，“单替你洗过多少屎片子啊！……”

“确实的，”表婶婶充着见证：“所以你千万昧不得心呢！”

丘娃子像在咀嚼食物似的动了动嘴。他已经再没有气愤和不满了，有的只是悔恨以及感动。而且觉得上了那烂药的当。他是并不深信他的，而他的钱又完了。他苦恼的说：

“我未必安心要闹烂么！……”

“你自然是上了别人的当了，”孀妇的心景开朗起来，虽然依旧现出一付苦脸；“你只说他是怎样给你讲的，一封公事就了结了。我也不会抵着告的。……”

“说嘛，”表婶打着合声；“事情又终久会闹穿的。”

丘娃子叹了口气，随又掏起指甲盖来。

“你不要怕，”看他感觉为难，孀妇重又说了，“若是用过他的钱，我还他好了。只要你好好的，肯听话，钱算什么？戒烟也好，就是将来烟戒掉了，你要做点正经生意，我总不会有二话说的。”“对，对，对！你伯娘还害忌你么？”

“唉，你是壬的吧？”伯娘忽然记起似的问了；“……不错，壬的，明年满三十了！看你自己还想成个家么？么房就只有你了。”

“又没有说些什么！……”

“怎么会没有说些什么呢！”丘娃子的语调虽然低微而含糊，伯娘到底立刻听清楚了。“既然居心告状，会连怎样告法都没有商量过么？这样怪的事情，就是你自己恐怕也不会相信的呀！”

她逗趣似的大声笑了。

“你不说也算了，”她随又叹息着，站了起来，“只要你问得过心！”

“他要我打伙挖烧箕背！……”

“你答应了么？”她赶紧走近他去。

“他说他进城立案去了。”

“嗨，搞得好！”她带点狂气的笑了：“你这种人也叫人呢！”

“又不是我，……”

“滚，滚，滚，我何家没有你这种东西。——刘二！……”

## 二十五

在进城的当天下午，在一间颇为宏敞的堂屋里面，白三老爷忽然感觉厌烦起来，因为他进来已很久了，而那位和他隔着方桌坐着的主人，除了进门时说了一声“坐呀，”简直没有理他。

他重又咳嗽一声来提醒他的注意。

然而，这是多余的，因为主人终于那么仔细的清好了堆在面前的红红绿绿的钞票，而且用一张白纱手巾包妥当了。

于是提起包裹，绕着桌子走了过去，拿眼睛贴近客人细看。

“好呀，”三老爷笑着站了起来；“还认识么？”

“我怕是那个啊！……”

近视眼把头缩转去了，就在客人下首隔着茶几坐了下来。

他是很有名的，这不仅因为他有着一对全城第一的近视眼睛，而且因为他是一把公事场中的通关钥匙，任何难题，一有他就解决了。他是枯焦而冷静的，就像一块岩石一样。

他叫吴监；虽然他是官班法政毕业，并非监生这类假货。

“这几年该好呀；”他问，把包裹搁在大腿边上。

“不怕你笑，老哥！生活都还成问题呢！”

“怎么，都说你们睡在银子窝窝里在呀！乌药，碱巴都很值钱，涨了好几十倍。又出金子，——唉，啥时候帮忙买是便宜货渣！”

“这个容易，要多少开腔好了！我也正为金子来的呢！”

“走私哇？”吴监直直率率的说。

“不！”三老爷红脸了，“还说不到这里来啊！事情是这样的，他正大堂皇的叙述了一番事情的经过。

“所以我特别跑来找你，”他接着说，“要请你在立案上帮帮忙呢！你知道，我好多年没进城了，许多事都摸不到大门；怕走不通！”

“这个不成问题，大家老朋友呀！”

“自然，自然，”三老爷有点口吃起来，“自然，不过，唉，大家不同了，揭开脸壳子说吧。这当中还有点沟沟坎坎，虽并不怎样严重，……”

“你不是说何家已经承认了么？”

“承自然承认了，就怕大房起来说话。我这个人一辈子作事又是摸到石头过河的；唉，就你看，将来不会有大麻烦吧？……”

那个黑而精瘦的主人，闭着嘴沉思了。

“总之，这要请你这位老公事斟酌一下子呢，”白酱丹催促着。

他想掏出主任的信，一转念头，他又觉得不必要了。

“出产比磨家沟强，”他又秃头秃脑加上一句。

近视眼忽然响了一下嘴巴。

“我看，这样做吧，”他斩切的说，“你率性单独陈请立案好了！你要知道，政府正在奖励这样做呢！他地主么。你照章分红给他就是了。不过说实在话，我这个人怕做冤枉活路，出产真的旺不旺啊？”

“旺，旺，旺，这点我敢保险！可是这样行得通呀？”

“这是明令，怎么行不通哇？又不是那个捏造的呢！”

“那就好了！不过还有一点，别人有祖坟在那里啊！”

“唉，你太落后了！……”

瞎子叹着气惋惜了：

“我的祖坟出金子我还要挖它呢！”

“然而，这是别人的呀！哈，哈，……”

“我知道是别人的，——可是政府正在破除迷信！”

近视眼的态度口气虽然不大礼貌，但那张黄而浮肿的大脸忽然被一种丢心落意的光采所涂抹了。细长的眼睛笑起来像两条细缝。

来客完全满意了这个阴谋家了。于是就在这个出乎意外的新的主意下面，他详细扣问着种种有关的法令，立案的措辞和其他必需预先打通的关节。这一部分由他自办，一部分就由那近视眼负担下来。

于是他们开始分头活动了。为了事情的稳妥，他们把老拔贡也拖了进来。当白三老爷去的时候，他反对着，虽然他的家境并不宽裕。但接着那公路职员却自己找着来了，拍着胸口负责说服他的父亲，而且担保老头子最低限度不加任何阻碍。

在进城的第四天上，公事就到了县政府了。出名立案的有吴监，老拔贡的令郎，龙哥，彭胖和白三老爷。由白三老爷领衔。他们的组合叫利国公司，似乎真想大锣大鼓热闹一番。可是少数城绅却不平了，这是因为没有搭上股份的缘故。所以当第五天上酬客的时候，只有几个一呼即至的法团跑来凑趣。

这虽然有点扫兴，好在无关大体。最重要的，那个满口承认帮忙的秘书，毕竟叫他们恭候着了。那是一个小胖子，眼小鼻塌，因为胸部挺着，衣着又小，看来就像没有臀部一样。他一进来，主客间的谈话立刻哑了。吴监受着肩膀，侧着颈项欢迎过去。

那个素常以冷静自夸的白三老爷多少显得有点狼狈。他赶快放下手里的烟袋，他脸红了。这因为，第一，那来的是一个行政上的重要角色；其次，他颇担心立案的事。他假装着咳嗽了。

那个和秘书密谈了几句的吴监走过来解救了他。他一声不响的动手把他拖往那位贵宾面前了；这自然是好的，但他止住他。

“没忙啊，”三老爷红着脸说，“立案没问题吧！”

“有问题他不来了。”

“唉，唉，唉，”白酱丹喜欢得口齿笨拙起来，“他没有说钱嘛？”

“你怎么这样宝气啊！”

三老爷的老脸更加红了；而且真像宝气一样走过去了。

经过监爷的介绍，隔着一张茶几，于是他同那小胖子攀谈起来。在初很不自然，而且老是换着话题。正像一个从未见过大世面的乡绅一样。随后，他们却把谈话集中在北斗镇的土产上面去了。

别的人也在同着自己的对手重新讲谈起来。那最起劲的是老拔贡的令郎，他在大吹大擂着他的西安生意。留心听他的人也特别的多。但那教育会会长，一个瘦长，秃头的中年人，却始终对谁也不留意。他只间或站起来走去搅乱一下那些得其所哉的苍蝇。

现在，他那长长的身材重又打直起来，而且重又走向那早已摆好种种冷盘的圆桌边上去了。他伸出手臂去拂了两拂。

“怎么这几天就有了，”他苦着脸自言自语的说。

“哄了你算孙娃子！”那公路职员几乎在咆哮了，“硬是随便买什么都是一个对本！像他们办车胎办颜料的，两个对还不止呢！”

秘书和白三老爷的谈话却一直都是那么客气。

“成色比章腊金如何啊？”秘书庄严的点着下巴。

“好啊！”三老爷自信的扬扬眉毛；“将来看嘛！”

“对，那就一定请你帮忙买一点吧！因为内人，……”

“怎么说买，那还成了笑话了呢！……”

“请坐起吧！”近视眼忽然大声的说，“大家恐怕已经饿了！”

这是确实的，因为便是那个带点军人风味，精神百倍的车站职员，也已懒妥妥的住了嘴了。秃头也只是那么苦滞的坐着，不再关心苍蝇。所以但等主人摊一摊招请的手臂，大家就入座了。

虽然为了身份，为了礼貌，秘书拱着手推让着，不肯坐上首席，但一察觉大家已不耐烦，也就不再推辞。于是动手吃甜汤了。一片调羹碰调羹的和喝着滚烫的开水的声音，接着就单是轻躁的调羹碰调羹的声音了。咀嚼冷盘时的声音却要沉重得多。

这期间也有着主客的对话，但都很简短，很斩切的：“请！”“好！”“重请一点！”“好好好！”实际上就只这么单调！所以认真的谈话是在第五碗热菜下台以后；于是大家打着油嗝，真的谈起来了。

先是共同谈一个题目，不久，因为那种漫谈中所常有的杂乱无章，在进行当中就又逐渐分化起来，谈话的便变成好几组了。

仿佛居心证明自己并不土气，三老爷在和秘书谈着抗战。

“不错，不错，”他说，“首先中国地大物博，历史又这样悠久，“你起来敬杯酒嘛！”吴监向他耳语。

“好！……提不提谈事呢？”

对方摇了摇头。因为，他认为宴客只是预留地步，为将来万一发生麻烦找着落的，提谈反而多事。于是三老爷提着酒壶站起来了。他先请大家喝干，至少要喝一口，又再重新斟满。

他举起酒杯，笑着扫了一眼高高矮矮绕了圆桌站起的客人，然后就单独望着秘书笑了。于是庄重的咳嗽一声，他说：

“这回进城，诸事都很仰仗，”他又笑起来，“请干一杯！……”

在道谢声中，各式各样的喝酒方式，是开始了。有端着杯子闻的，有单用嘴唇挨挨酒杯的，有的发出很响很长的撕裂布匹的声音。实际并没有喝多少的。合格的酒徒也不算少，只听得咕的一声，酒便见底了。

但就在这极端客气的表演当中，一个衣服整饰的中年妇人，走进来了。那是何寡母。她才到城不久，当一听到立案的内容已经变卦，她就立刻赶向吴家来了。虽然那个瘫在床上的拔贡老爷劝她消停一下，竟也没有留住。因为她有一种错觉，以为宴会一完，她的希望也就完了；至少困难是更多了。

而且，这个变卦于她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以外。正如一个自以为已经应药的病人忽然碰见一个致命的翻复。她所保存的证据，分家的和坟地纠纷的，是全没用了。而她的自信也就随之崩溃。这在别人也许已经失措，但她却在尽力支持着自己。

当她露面的时候，大家正在喝酒。只有白酱丹还擎着杯子，而且眼睛四下扫着，极想表示自己的周到。于是，当他把眼光移向下席去的时候，他那黄而微肿的脸上的喜悦，以及礼貌，是没有了。

他瞥见了她。他皱皱眉毛，随即那么自然的放下举在手里的酒杯。他又微笑了。可是他却依旧没有找出适当的话来。

“三老表，”倒底女的先开口了，“这不打扰你吗？”

“那里的话！请坐，——添一份杯筷来！……”

他忽然想起孀妇是很讲究的，绝不会同生客共席，就又立刻改叫用人泡茶。他招待得很殷勤，这一半因为他有点吃惊，一半想使自己平静下来。

“是今天动身的么？……那你这几十里路赶得快呢！……”

客人们早已坐下去了。他们当中发生了一阵短促的低语，随即便不大自然的哑静下来。他们拘谨得正像送亲的上宾一样。

最后，还是那个见多识广的吴监起来打开这场僵局。

“唉，我们吃我们的吧，”他说。“你也来呀！”他随又大声加上一句。

这后一句是他仰起脖子随便叫的，目的是在招呼白三老爷；而那一个却也立刻理会了他，丢下女客，挨着监爷坐下来了。

“真太遇缘了，”他小声叹息着说。

“不管，”近视眼满不在乎的说，“吃了再讲！”

因为姐姐故意没有答应他的招呼，而且极力回避着他，公路职员是生气了。全席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动手。但当坐菜上席，开始用饭的时候，他抓起筷子狠狠一顿，终于也吃起来了。

他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仿佛她的闯入多少有点使他丢脸。这似乎很快被她观察到了，因为当他顿着筷子的时候，她禁不住异常凄苦的冷冷一笑。而且，她所那么揣摩着的种种理由，一下子全没有了，立刻滑入一种极想申诉的悲楚的心情当中。

她得到一个新的念头，以为若果诉说一番她那艰苦的身世，她是会得到同情的，因为在座的都是体面的绅士。她设想他们的感动程度和她一样。所以，当大家搁下筷子，摆出一付准备受难的脸相，默默的分开坐定之后，她就开始说起来了。

她说得详尽而委婉，虽然她的眼睛仅仅有点润湿，她的声调也还那么明瞭，但是一个心软的人可以从它听出眼泪。……

但这并无效果，好多人都在表示不耐烦了。便是那些香烟瓜子，似乎也都不能使得他们的耐性增强一点。到底那秃头禁不住开口了。他是得赶回去领孩子的，否则太太就会淘气。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他插断她，“大家都还有正经事呢！”

“对的，有话直直劈劈的说了好了，”别的人附合着他。

孀妇挫折了。

“好，”她叫着，重新鼓起勇气，“那就请白三老爷说吧！”

“怎么该我说呢？哈哈！……”

“怎么不该你说哇，——你请的客呢！”

“这个话才怪，”近视眼严正的驳斥了，“人家请客是请客呀！”

孀妇没有接搭下去，她觉得她是被敌人所包围了。那个一直感觉着自己是在大庭广众中丢脸的弟弟站起来走近她去。

“你回去歇歇好么？”他恳求的，低声的说；“大家的面子也要紧呢！”

“什么叫面子哇？”孀妇连自己也没料到的忽然变激昂了。“我的面子早丢完了！外人振我不说，连自己的亲兄弟也打起合声振你，要你的命，……”

“那吗你又闹吗；看你闹得出一个名堂来么！”

认为已经尽了手足之情似的，公路职员的心上是轻松了。于是他退回堂屋门边的矮椅子上去，两脚一伸，两手抄过去兜住后脑。

他是决心不开口了，但他忽然两手向前一抛，重又坐直起来。

“说起来又怪我太多嘴了，”他叹息着，“你究竟问清楚行市没有啊？人家是根据法令做的，又不是骗人，哄人，欺诈那个。自己就是不愿意吧，也该拿人情说呀？‘唉，大家都不是外人哇，’……”

“那我们像在装疯！”白酱丹非难的笑了。

“……一来就又吵又闹，也不看看在座的是些什么样人，……”

“我给你说吧，”姐姐切住他，“就是丢脸也只丢得了我何家的脸！……”

兄弟十分见怪的睁大眼睛，再也接不下去了。于是，仿佛唾弃什么似的动了动嘴，重又四肢长伸的躺下去了，认真不再开口。

“我活了这么大，”她紧接着说，“我守了一二十年的节，现在倒要你来教训我了！恐怕就是给人烧起吃了也不出点声气，那才叫面子呢！可是没有那么便宜。这不是乡坝里，没王法的地方！”

“对，”三老爷忽然懒懒的说，“这不是乡坝里，凡事要讲法律；吼一阵还是吓不倒人的！”说时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自信的，得意的微笑。

他是决心要了结这纠缠了。

“真对不住，今天把大家耽搁久了，”他接着说，抱着烟袋站了起来；“又受打扰。现在就让我来说一说吧。免得大家吵得头痛！”

他从自己的观点说了一番金厂立案的缘起。

“事情就是这样，”他总括着，“请各位批评批评，看我又做错没有？就说我知识浅短吧，这城里的高明人——岂少也哉？……哼……哼！……”

他原想说城里的高明人都很赞成他的，但是那也妨害了他，使他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本意。而且，无法接下去了。所以他弄来只好搂着烟袋，响着鼻子，身子车来车去的绕视着前后左右的客人。

“当然，当然，”几个声音同时的说，“这些事是该有人提倡的啊！”

“自然该提倡，”孀妇插进嘴来，“各位都是明达之士，”她极力做出微笑，“未必还会乱说话么？又都是机关法团的人。我们女流之辈，见识浅。我要请问各位，再说该提倡，究竟还讲不讲个主权呢？”

三老爷非难的笑了起来，隔着桌子迅速的走向她去。

“主权自然是你的呀！”他用手指轻轻击着桌面，“所以，……”

“既然是我的，为什么你们又随便就把案立了呢？”

“完了！”因为回答不出，三老爷解嘲的笑了，“你怎么这一说啊！……”

虽然没有看出，也不容易看出白酱丹的狼狈，近视眼终于出了马了。依照习惯，每当说话的时候，他总现出一付沉思的样子，而且，每说一句，他总毫无目的的点一下脑袋。他的语调异常沉着，充满一种专断的自信。

他一知半解，但很能自圆其说的谈到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种种战时生产建设的法令。他是解释得那么确切，便连自负博学的秃头也佩服了。但是孀妇却不信他。因为若果相信了他，除了屈服他便别无出路。同时她又不能找反对的理由。她觉得她被缚得更紧了。

而且，他的声名和魔力她又是早知道的，对他不免存着畏忌。因此，他说得愈多，她的失望也就愈大；但她忽然遮断了他。

“我没有你那么会说，”她急不择言的嚷道；“我们打官司好了！”

“好嘛，”吴监并不生气，反而冷冷的笑了！“看政府还把法令给你改

一下么。好在中央也搬到四川来了，就要告上控也不费事。”

“我说不定是要找中央呢！”孀妇叫嚷着。“我怎么不找？”

她是如此的愤激至于发泼似的陡地站起来立了一下，再又扭着腰肢塞进椅子里去。但当坐定之后，她害羞了。她没有能够如她所想的再说下去。

“问题倒不在中央不中央啊，”浮着机敏深沉的微笑，秘书乘着这机会威严的说了：“这是法令，就去找×××吧，该怎样还是怎样。”

“对罗！”三老爷兴高采烈的叫了；“你手里过的案子未必还少了么？”

他叫着，存心要给孀妇一个有力的暗示，而他立刻就做到了。她断定他是政府里的重要官员，失悔自己早前没有认识注意。于是失败的情绪更加是增强了；然而，同时她也发现了一种新的希望。觉得她的身世也许能够得到他例外的同情。

“你先生不知道，”她开始从容的说，“我守了一二十年节，秘书感觉厌烦的笑了。”

“好吧，”她叹了口气，随即改变过话题。“就算是政府规定的了，常言说，官有一问，民有一诉，这个主权总不能给我说走了吧？”

“主权自然还是你的，”秘书忍耐的扬扬眉毛。

“好，既然是我的，——为什么不由我作主呢！”

“闹了这大半天，”苦着脸，秃头出其不意的抢着说了，“怎么你还没有弄清楚啊！他们是根据法令使用一下，使用的时候照规定给你分股，不使用的时候地方还是你的。呵唷，那个给你背起走了么！”他呻吟了。

“可是各位要知道呵，我那里有祖坟呀！”

“绝对不会挨你的坟！……”

三老爷赶紧跳起来顶上一句。而在同时，吴监却异常见怪似的嚷道：

“……霉了，——挖人家的祖坟！”

“对，对，对，对，对，……”

客人们也都一齐叫嚷开来，极想造成一个脱身的机会。

“对，只要承认不伤你的坟就好了嘛，”他们异口同声的说。

“不，不，各位像还不清楚呢，我那里是发坟呀！”

“这些脑筋真太旧了！……”

秃头愤愤的咕噜了一句。这总算主人家没有错请了他，因为会长随即自告奋勇的讲说起来，用着极大的忍耐开导了孀妇一番，证明风水之不足信。

“外国人就从不看阴地的，”他接着说，“别人不一样出大总统，出发财人么？”

“我们中国人可有中国人的风气！……”

“呵唷，何太太呢，”秘书戴上呢帽，蹙着脸站起来了，“你这点道理无论如何说不走的！发坟，”他从鼻孔里轻轻一笑，“我告诉你，中央已经在准备全国普遍修公墓了——就不兴说这套！……”

“可是秘书长要晓得，我是一子之家呵？要是犯到……”

“依我看这样子，”，虽然并不理她，胖子倒像代她求情似的，微笑着转向白三老爷去了，“你们将来开工的时候多叮咛一声工匠，不要伤她的坟吧！”

“这是当然的呀！哈哈，我同他们何府上还算是内亲呢。”

“好，好，好，事情这一下也算说来顶了天了！……”

带着极不耐烦的神气，客人们也都站起来了；仿佛孀妇倘再胡扯下去，

那就无异是和他们作对。而当公路职员走向厢几边去，取下呢帽，向着头上一笼的时候，他更忍不住迅速的向她横了一眼。

“这就叫做自讨莫趣，”他恼怒的对自己说。

孀妇是被全世界同她作对那样的感觉所压倒了。她很想哭嚷出来，请他们把她活埋了再说，但这太失态了。因为这是城里，在她面前的且又尽皆体面的绅士。她一时间为沮丧和失措所淹没了。

但她还在挣扎，而且忽然得到一个新的主意，她鼓动余勇站起来来了。

“那么好，”她充满自信的赌气的说，“我可额外还要搭股！”

“呵唷！这个好不容易，连外人都在搭股子呢！……”

出乎孀妇意外，她所提出的难题，立刻就解答了。

于是，不仅当事者，客人也都个个高兴起来，觉得了却一桩大事，可以毫无愧色的走出去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对得住一席并不菲薄的饕宴。他们道着谢，就由主人伴送着退出堂屋，走向大门口去。……

但当屋子里只剩何大太太，那几个早就在门缝里窥探着偷听着的女眷，走出来屈尽女人的本分的时候，孀妇可就认真成了失败者了。

“我苦了一二十年，”她啜泣着，“我二十几就居孀守节，……”

## 二十六

正如太阳的大公无私一样，抗战把一切都推动着前进了。而那速度，用句乡下人的话说，便是套起草鞋也赶不上的。因此，目前距白酱丹从城里凯旋归来那个日子虽然并不长久，其间的变动，却颇相当于我们祖父辈一生的经历。

当他终于降服下那个厉害的富孀，完成了开发烧箕背的合法手续以后，他觉得他的希望是开花了。他一面就大锣大鼓的准备起来，此外一切全不在他意下。但这样的时间是有限的，到了回家的第九天上，他却逐渐由他的陶醉里醒转来了。他并不明确的知道已经有了什么阻碍，但要相信万事顺利却又不行。但是被疑虑蛀蚀着了。

首先是股金的收集。当进城立案的时候龙哥们是用全部热忱支持他的，回来的时候也还不错，最近却变样了。他们总是推诿着交股的日期。这在起初，他相信他们的现款确不方便，因为他知道他们到手的小麦菜子是很多的。经过昨天的谈话，那怀疑就钻进来了。他看出他们是在推诿。

就因为这点疑虑，这一早晨，他连坐茶馆的习惯也暂时革除掉了。他抱着签花烟袋，仔细的，但却仍然像被热情冲昏了头的那样，毫无结果的推敲着他们推诿的原因，及其理由。

他一时认定他们是在生他的气，他们的股份是搭少了。然而这不对劲，假如这样，他才回来的时候他们便会向他提出抗议。

于是他又重新回忆一遍他们昨天谈话的情形。

“也就是这样！”想完之后，他对自己说，“格外没有讲什么呀！‘不要慌，慌什么啊！’自然，态度不大那个，有点像冷水烫猪！”

烂钟奎从外面走了进来，他已经成了他的重要助手了。

“跑了一早晨，”他自语的说，“连脸都还没有洗呢。”

他想一直穿过堂屋，走到灶房里去打水洗脸。

“你也该换一双草鞋呢，唉，”三老爷叹息着。

他皱着眉头，斜视着他那一双太欠考究的鱼尾巴鞋。

“人怎么样呢？”他又问。

“人倒多啊，”舅子停下来，傻笑的抓抓耳根。“林×嘴的槽子已经停了，刘大鼻子的听说也要停；你就要一百人也好找呢！”

“大鼻子的也要停工？”

“挖蚀了。你想，口粮又贵，一天挖他妈一点，眼屎样，……”

“那是呢！”三老爷毫无理由的高兴起来，“出产不旺宁肯莫挖！”

“烧箕背将来好啊！不过究竟是怎么的，闹了这样久，……”

“快去洗了脸再说吧，”白酱丹切住他。

他的高兴已经消失，他又重新被烦恼所包围了。

而且，现在他似乎已经接触到龙哥们的一再推诿的理由，但他却又不相信他们。所以直到吃饭的时候，他的眼前依旧蒙着一层雾罩，使他那么苦苦追求的东西终于无法接近。

因为这天逢场，又失约好几次了，他是该留在家里等酒罐罐一道去市上买木料的，但连饭后烟都来不及抽，他就抱着烟袋出门去了。只留下一个口信，叫那老金夫子到畅和轩找他。他多少有点着急，模糊觉得自己的命运，就快临到决定的时期了。

当从涌泉居经过的时候，×嘴连说带讽的大笑着招呼住他。在三老爷初从城里回来的时候，他的嫉恨狠狠的苦过了他，现在，他却含着一种恶意的期待来看他了。他只希望粮价更涨。

他故意作怪的眨着眼睛，大笑着说：

“嗨，老是走！认真要挖金门门子了哇？……”

白酱丹原想点点头就走过的，于是他停立下来。

“唉，又怎么样呢！”他带着应战的态度反问。

“不怎么样！”长子作弄的回答。“就是请你放个信，我们也好燃串鞭炮！不过，唉，要当心点，谨防把人骨头挖出来哟！”茶客们大快人心的哄笑起来。

“啐！……”

三老爷担心闹来不成体统，于是啐了一口，走了。

赶场的乡下人已经在拥挤了。但因为正当农忙时节，挑担的很少，大多是上街备办酒肉的女人。她们走着谈着，手上挽着提筐。谈话最普遍的是雨水问题，因为冬田已经在亮底了。

在畅和轩，主任正在一张空方桌上清检着钞票，他的对面站着肥人；他一支脚踏在长凳上面，左手撑着下巴。他们不时又交谈着意见暧昧的短句。他们正在进行一桩违法买卖，准备掉换硬洋，然后派人到松茂去。他们感觉自己是在冒险；虽然半年以后，这在北斗镇已经成了公开的了，直到这样的時候，……

因为这件事，龙哥近来已经变得很沉静了。这不是良心上有着不安，他在顾虑着，但又舍不得那三倍四倍的利益。胖子也是一样。而白酱丹感觉他们冷淡的原因，也有多少是从这里来的，当他们听见他的口音的时候，票子已经清点完了。

“啊哟，开银行嘛，”三老爷说，一面走向他们。

龙哥在动手包扎钞票。

“开啥银行啊，”他懒懒的说，“还斗不到眼眼呢！”

三老爷红了红脸，但他仍然搭讪着说：

“你这几天像有病呀？看你的神色，……”

“狗人的就是头昏得很！……”

主任回答得有点心不在焉。于是叹息一声，结结实实坐下去了。但坐着的是大腿，并非臀部，他的肥头靠在抄在桌沿边上的手臂上面。

“你收检好哇，”他翻了胖子一眼，加上说。

“要得嘛，”彭胖蠢笑了，“横竖检也检不热的。”

于是他把那包裹拖了过来，无聊似的用手估着重量。

“看有二十块硬银元重么！……”

“唉，股款究竟怎么样呢？”三老爷终于忍不住提出严重问题来了，同时斜坐在一张长凳上面。“有多少东西早就该备办了。”

“我看这样吧，”主任一下坐直起来，“我量两石玉米给你。”

“对，”肥人接着说，“开了工横竖你要吃的，我也匀点。”

“可是没有现钱也不行呀！打撑装厢的木料，刨锄子，……”

他搬着指头，激动的说了一长串必要的用具。

“请问，没有家具这个工怎么开呢？”三老爷接着说，红涨着脸；“未必学赵五娘用手挖么？城里的款也不来气。真想得好！人种舅舅来了封信，说，他到西安去了，分的金子交在他老婆手里。钱呢，一个字不提，真像我是在唱黄金窖呢！”他骂着粗话。

“我看这样好么，”嗽嗽喉咙，胖子审慎的说了，“横竖什么都不就流，等到粮价稳住了，再来动工怎样？你想想吧，哼？……”

三老爷没有张声。他苦着脸，似乎正在考虑。

“老实说，”肥人接着说，“又何必定要挖金子啊！现在随便什么，过道手就有钱见。你说事情就流也不说，又处处发生岔子！

白酱丹苦笑着，咋了咋嘴唇。

“我们忙了这一场像是在装疯呢！”

“怎么是装疯呢！案是立了的，金子埋在土巴里在，等粮价跌了，……”

“你当然可以这样说，有钱，等得起呀！”

“好，少说点吧！”那个肥厚多肉的鼻子响了一声，主任接着站起来了。

“我们两个人给你凑一千好了！不然你会以为我们过桥抽板。老实说，粮价这样簸来簸去，实在太冒险呢！……”

“要是金价跟着涨也不说了，”胖子赶紧插进一句。

“对罗，金价呢，他又给你捆得邦紧！……”

“早知道是这样结局么！……”三老爷摇头叹气。

“这只能怪目前的事变动得太快了，”胖子假装出愁相，“像在变把戏样。拿菜子来说，你以为登了市好买点吧，嗨！……”

“怎么，你未必还没有收够吗？”龙哥惊怪的斜瞪着他。

“我才收好几颗啊！头几场太忍手了。”

他们谈着，一面走向阶沿上去。至于白三老爷就像对烧箕背那样，他们似乎对他并不怎么注意，以致把他忘记了。

他自己好像也没心思定要跟着他们。那个早晨怕于承认的若即若离的真像，现在已经明确起来。但他立刻把他的感情浪费在对于他们的不满上去。他觉得他是被出卖了。而这却又使他得到一种意外的勇气，决心自己坚持下去。

他的脑筋是在起着急剧的变化。而在未了，他也终于站了起来，走向他们正在密谈着的阶沿上去。这时茶馆里的客人已经增加多了，随处都在响着

人的骚音，以及茶碗茶船碰击的噪响。

当快要走近他们的时候，他很懂事的预先咳了声嗽，于是说：

“那么，钱又什么时候拿呢？我好做我的事了。”

“下一场好吧？”胖子客气的说。

“你手里不是有么？”

“啊哟！这个钱那我才挨都不敢挨呢。”

“这样对吧，”主任把呢帽望后脑一掀，粗声粗气的说，“晚上你找胖哥好了！不过还是那个话，不要慌，不挖金就不吃饭了么？”

他说这些话的居心原是好的，但三老爷却被他立刻掀进自觉没趣的感觉里面。加之，说完他们就扬长而去，他的扫兴也就更加大了，直到狗老爷出了声气，他才一下回过神来。

络腮胡子是坐在阶沿上的长桌上的。他向他好奇的叫道：

“嗨，你像想进去了呀！……”

三老爷扬着眉毛车过脸去，而他随即安心似的笑了。

“唉，我正想找你说话呢。”他说，走近他去，在空着的首席上坐了下来。“找得到一千块钱么？今晚上就如数还你！……”

“你早该说呀！几个钱头一场买小麦就买完了。”

“怎么，你也看热闹了呀？”一个同桌的插进来打趣。

“什么啊，横竖不大费事，搞到玩样！”

“你去编一编好吧？”白酱丹又说。

“不行，”狗老爷摇一摇板刷一样的下巴；“现在那个肯把钱搁下来乘凉啊！你就出五分钱都借不到，——都拿去耍变化去了！”

“好，那就不必谈了，我另外想法子吧！”

仿佛认真又以另外设法，而且很有把握似的，他强笑着站起来。他信步走下阶沿，挤进人丛中去。他挺着胸口，紧绷着脸，双手搂着烟袋，装出一付和心情很不相称的高傲神气。

一直走了好一段街，他才得到一个念头，他是可以去寡妇那里试一试的。当在城里的时候，地主应得的股份而外，她是承认过，或者说确切点，他们是允许过她搭两成股的。而且，就在前一个场期，因为主任们的推诿，他还自己去催过一次。

但他没有得到结果。甚至没有会见寡妇本人；这使他生了气了，而他一时没有想到再去找她的原因也就正在这里。现在，既然四面都是墙壁，那种毫无实效的负气，自然是让步了。

他已经在那大厅上坐下来了。但他显得很不自在的样子，因为正同前次一样，只有一杯温茶陪伴着他。他忍耐的叹息了，于是望着屋椽凝想起来。他想她是找不出款来，但谁也不相信这个想法是合理的。或者已经放弃入股的念头，那就糟了！

寡妇终于淡淡漠漠的走出来了。虽然依旧那么整洁，但她显然带着病容。她消瘦而且苍白。她的微笑是勉强的，以致看来像是含点恶意。她是被悲愤和那种失了面子的感觉所压倒。她直到旧历年底才得恢复旧观。因为那时候粮价涨得更高，她的财富既然增加不少，烧箕背是连提也没人提了。

但在现在，在这和她的仇对相对的中间，她的憔悴确是很打眼的。当在城里从吴监家里回转娘家的时候，她同她的兄弟闹了一架，而且嫉怨着她那毫无主见的父亲；不过没有发作。次日一早，她怀着一种决绝的心情赶回来

了。不仅是悲愤，那气痛症也磨折着她，于是重又染上嗜好，和儿子对烧起来。

也许由于那过量的愤嫉，或者完全出于一时的感情作用，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关于额外的股份，她已遗忘了。上次白酱丹的拜访才又使她重新记起，她把他敷衍走了。现在，经过一度考虑，于是她就亲自出来向他表白她的决心。

相见之下，他们双方都立刻发生出一种生疏的，甚至难为情的感觉。因为这还算是他们离城以后的第一次的会见。但因彼此都是很世故的，他们都自持着，按照常规谈起来了。

在招呼之后，白酱丹显出关切的神气，说：

“上一次来，听说表嫂在欠安呀？”

“是呀，死又不死，就这样磨折人。”

“那里的话，”白酱丹佯笑了，“你还早得很呢！”

“总是罪还没有造够嘛，”孀妇发出含意颇深的苦笑。

谈话停顿了。三老爷微笑着，遮掩的专心吹着纸枚。

“哦，”他并没有吹燃，但又忽然想起什么重要事情似的笑着说了，“哦，表嫂，我想你是方便的，那两千股款可以拿么？”

孀妇叹息着，瘪着嘴摇了摇头。

“这个钱我不敢想，老表另外找人顶替好了。……”

“可是，……”

“我怕人家批评我，”她不让他插断，“说我太想钱了！吃不起饭也不说了，稀饭面汤又勉强搅得匀净。我这人脑筋又旧，……”

她忽然觉得她的话语过于尖刻，她就立刻设法纠正。

“老表处的地位自然又不同了，”她极客气的笑了起来，“你们是替国家作事。总之，我不好入股，就费心另外找人吧。”

只有傻瓜会再纠缠下去，三老爷假笑着站起来了。

“你的想法也对，”他说，“现在做人本来也太难了。……”

他走的时候比来的时候热烙得多，主妇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堂里。但虽然如此，一上了街，他的愤怒可就再也捺不住了。

“这个婆娘厉害！”他嘟哝着，发着狞笑。

然而，这倒仿佛不是生气她的拒绝入股，他只觉得她的口齿太伤人了。他也有点自怨自艾，认为他的拜访是一种愚蠢举动。但是不久，他就又想到实际问题来了。这一下又怎么办？

率性搁下来吧，太丢人了。凭着一千元做下去却也一样丢人。自然，主任和胖子还答应过玉米，他是可以凭着他们的人情拿过来的。但这也不是事，除非短时间内准会见到大量的金子。最后，他把希望搁在孀妇放弃的股款上去，考虑着人选。

但他想不出一个适当的人来。这一天的碰壁已经使他把自信失掉完了。他想到叶二爸，他厚重，直率，一定不会市侩似的斤斤计较。但他终于不敢确定下来。因为，就为了烧箕背，他连招呼也不向他打了。而且这位素重口德的大爷曾经当面挖苦过他：太毒，太不知道饱足，而且警告他下药忍手一点。

末了，他挫折了。他充满着失望以及惭愧。他一直望家里走去，想把自己孤独起来。他一到家后就坐在堂屋门边的太师椅上，两腿一卷，伸向桌沿

上去。但他忽然又把脚放下地了。他从茶壶上面取出一封信来，那是他不在时邮政代办所送来的。

他从封面的字迹看出是吴监的信，于是忽然来了一种朦胧的希望，他拆开了。这确是近视眼的信。内容是这样的，那秘书已经在催问了，若是见了金子就赶快送去，免得丢人。……

他没有提到股款的活，大约相信自己该得干股。

“嗨，展意！”白酱丹异样的笑了起来；“真是有趣得很！……”

“丁酒罐罐已经来过两三次了，”太太忽然脱气的说。

她正有病，她坐在堂屋门后的烂躺椅上。她是说得那么丧气，那么不合适宜；仿佛要咬人样，丈夫狠狠的把头车过去了。

“啐！……去把酒拿出来！……”

他喝了很多，一直醉到晚上才醒。当他起来的时候，更锣已经响了。但他还是走了出去，虽然担心着胖子已经关门。

但他同样没有会见胖子，因为门虽是开着的，人却有事出街去了。因为头脑昏晕，他就权当养神的等候下来。他没有料到他会等待很久，当他满载而归的时候，街上连汤元担子已收了。

他在黑暗中摸索着，脑筋上通过着种种杂乱的想头。由于胖子的再三说服，他已决定暂把烧箕背搁下来了。等到粮价低落再讲；虽然后来事实证明粮价竟是那样的不通商量。

夹杂着若干失败的情绪，现在，他只考虑着怎样利用他那藏在怀里的法币。坐着吃自然不行，做生意钱又少了。他想到松茂，因为当时去的人少，他没这个胆量。最后他才决心翻囤粮食。这没有危险，资金可多可少，而且，任何人都可无师自通。……

最后，他决定做囤压了。而在半年以后，事实证明了这种简单方便的法门倒比挖金子赚钱可靠。他已逐渐脱离了借贷请会的可怜生活，他那签花烟袋也擦得比从前更放亮了。

但在当夜，他却总是无法摆脱他的懊丧。觉得他的损失难于弥补。

“去他妈的！”他又忽然想起了烧箕背，想起了他们处心积虑以及目前这个太不痛快的结局。“啥运气呀，”他不住咒骂起来，“煮熟在锅里的兔子都跑掉了！”

他已经踏上自己的阶沿了。他走近门去，掀开那在门后抵住的长凳。他就要跨进去了，一团黑影顺着和大门平行的墙脚辗移过来。而且，忽然又停止住了。他的背上通过一股寒颤。

他赶紧跨进门去，然后再又回转身来，略略伸出他的脑袋。

“那个？”他问，毫不自觉的摸摸怀里的钞票。

“我，我，舅舅，……”

“这个杂种吓我这一跳啊！……”

他兵的一声把门关了。而且从此他便不再觉得他还有个外甥。

## 短篇小说

### 丁跛公

——一个道地的四川故事——

丁跛公是穆家沟的乡约，还是一个青年时，他便跟着老丁跛公，见习这惹人嫌厌的职务了。这父亲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跛子，拐了右腿，走起路来脑袋一点一点的，仿佛一匹被山路和重载磨坏了的驮马。他像尾巴一样跟着他，替他担上蓝布褡裢，“扫荡”似的在这山沟里穿梭着，整有七年之久。直到老头儿的眼睛合拢了，他就代替了他，并把他那响当当的浑号，也一同接手下来了。

在起初一些日子里，因为时候正当反正不久，他自己又不是适宜于板着脸说话的人，一到收款或派款，在他总像“过殿”一样的难受。因为不但那些稍有势力的家主亦揶揄他，就是一个毫没眉眼的农夫，也不把他当成一个上头派下来的看待。“什么，”有一次他竟十分愤怒了，嚷叫道，“什么，唱小旦也是人干的呀！”可是当他送上几两银子，叩了一些“响头，”给泡水大爷承认了他是一个哥老会的会员以后，情势就全然两样了，那些泥脚杆再也不敢多和他罗嗦了，他们只是斜着眼睛想道，“好哇，你现在给掐了眼睛了哩！”

从那时起，他在职已十多年了。在这长长的岁月中，他凡事都办来顺手。他是一个十分乐观的汉子，身体又好，虽说是四十六七的人了，看来却还只四十岁的光景。并且倘是给旁人开起玩笑来，甚至显得连四十岁的年纪也不到了。他的对人也很和气，不管怎样的玩笑，他那松弛而宽大的嘴唇，总是嘻开着的。仅仅是碰到那些作弄太野蛮了，或在许多人对他一个时，他才会生起气来。但即是这样，也无非瞪了眼睛，嘟着嘴喝道，“龟儿子！我要毛脸了哇……”于是又忍不住笑出来了。

那些玩笑对手的范围，在他，是颇为宽广的。起先不过是几个同沟居住的光棍和赌徒，不多久，竟连县城里的一些表面人，也发觉了跛公是一个混身趣味的人物了。待到后来，就是两三个时常跟父亲登茶馆的孩子，一望见他那老是半张开着，留神着什么似的阔嘴，也会做出一种告哀的神情，用乳声哼道：“您，老，人家，怎样咯……”

这句话包含着如下的故事：在一回春天夜里，那个住在沟头的屠夫老王，用了他的屠刀，把一个从城里跑来的逃兵阴销了。早晨时乡约一面扣着钮扣，一面跳到那大汉子的面前追究道，“枪哩，枪哩！”他出了十元钱，把那军火在苕窖里藏起来了。但是不久明白了这事的团总，却并不生气，仅只冷笑道，“好哇，你藏起好了哇。”于是丁跛公立刻软了半边，后来自动地把那凶器献上了，并且还连连地陪笑着，说话格格不吐；直到背过身子时，这才很联贯地嘟哝了一句，“我们是听水响的啦。”

“什么？！”周三扯皮立刻生气了，喊叫道，“你说清楚来！”他接着宣言说，公事已经放在他的荷包里了，上头正在追究这件案子。他不让丁跛公插嘴，也不想再从他身上找出一点趣味，他老是挥着手道，“你把它带转去！你把它带转去！”这时候那位可怜人，竭力地微笑着，好不容易才吐出一句十分重要的话来，“您老人家怎样咯……”于是他得救了。……

但是这件事足足有一个月使他不舒服。他一点也提不起应付玩笑的趣

味，即是碰见过火的作弄，他也只好袖统了手走开去。自然，在末后，他也终于把它想通了。然而不知道怎样，自此以后，每当他一人独自时，他老是会不知不觉地惦念起他的景况来，想到和他同齐出世的几个人，他们差不多都已翻身了，几乎只有他，还依旧住在一排长五间的破屋子里面，穷得来和下台后的木偶一样；他脸上罩上一层黑气，独语道，“人的，有些人还讲我吃肥了哩……”他突然感到人世间的平和和没趣了。

然而一九二八年那一年——当中，从开春以来，丁跛公的命运却随时都显露着转机。二月里，仗着团总周三扯皮的情面，他把独生子小跛，送到一位驻防外县的同乡那里，当马弁去了。这青年人烂酒烂赌，放荡得像一条野马。但去后不久，似乎另外变过了一次人，他时常请人写信回来，说是那位营长很信任他，不过要做大事，总得先寄点钱去联络一批朋友。乡约常常把这些信搁在襟袋里，去碰头所有的熟人，并且一点也不脸红的，他让人们称他做老太爷了。

到了收鸦片烟的时候，运气也待他不错。他很便宜地收买了八分地的烟苗，出浆很多，一个“肉桃子”也没碰见。但最使他感到“运气像来了呀”的，却是那件三月尾边勒派奖券的工作。那些奖券是州里司令部发行的。当他把自己区域里的一份领下时，还说，“又给我们腊烛坐呀！”因为在十多年中，在这奇怪的省份里，他仅仅勒销过两次烟土，劝人发财的事，却是做梦也未曾梦见。然而靠了他的经验和历史，那结果，竟连乡约本人也觉得太意外了。

那些泥脚杆，在起首自然咬定说，“我们不想发财呀！”后来看出强不过，便大多自愿白出一条奖券的半价。奖券只有五个号码：一共二十多条，而沟这里的住户却超过它三四倍。因此，他不但到手一笔现款，并把那些发财的机会也捞住了。事后跛公对这经过是秘密的很紧的；见了人还故意抱怨这差事的繁重，希望不会再有。但是不多久，从团总到摇单双宝的老八，都气骂他道，“这龟儿，就是中了头奖，什么人还想沾你一文么？！”于是他只好憨笑着，把自己的运气向他们承认下来了。

然而扫兴的是，奖券并没有依照预定的日期开奖。到现在已是冬天，消息反而更沉寂了。倒是认识跛公的一批朋友识趣，他们一瞥见他那用白线密钉过的蓝布襟袋，就提起这事来谈，似乎非常关心。这当中有三四个光棍，甚至还冷不防抓去他茶碗边的钱柱，买了烧酒和落花生来，预祝过两次他的中奖。第一次他是很高兴的，在吵嚷的打趣中，快乐和害羞来像一个新郎一样。但在最近一次，当大家有了几分醉意时，他却突然横了眼睛喝道，“我要毛脸了哇！”于是把刚才举起的酒碗，又还在茶桌上了。……

这一天丁跛公起身得很迟。因为昨天在一家边界酒的筵席上，一个不提防，给两三个熟人，灌醉来梭桌子了。他坐在被窝里大大地打了个呵欠，便披起衣服，向着堂屋里走去。两个雇来给烟田芸草的短工，早已下田工作去了。乡约娘子在灶屋里搅合猪食。那个浑号干黄鳝的青年人，站在柱子边隔着，还不时用食指搔一下上颚。他是乡约的内弟，细眉细眼，鼻梁瘦来和刀背一样，穿着一件油污的单衣。他在这屋里算是一个跑腿的用人。当跛公走近门槛时，他讨好似的报告说：

“说是已经开奖了哩，”他偷着瞟他一眼。

“又是从八娃子嘴里听来的吧？！”

“不是老八，”内弟胆怯地回答道，“是邓布客说的。昨下午进城打油，

我在烧房边碰见他。他才从州里办货回来：他说，‘干黄膳，……’

第一分钟，跛公几乎相信下去，但一想到布客和老八是好朋友，而且和他自己新近也有了玩笑的往来，便立刻松了一口气，截断他，道，“见你娘的鬼呵！邓，布，客，说的！……”

他长长地瞪了他一眼，重新扣起纽扣来，慢腾腾地回转到堂屋里去了。但他随即又走出来，指摘了一番干黄膳那可怜的装束和相貌，说是他不知道在城里损伤了乡约多少的脸面。他对外人虽然和气，可是一回到家里，他总立刻记起他的身分来了。他觉得又无聊，又不耐烦。吃过饭，向田园里看了一会烟苗，还是不能把一些杂乱的想头忘掉。从烟田边走回时，他又横了干黄膳一眼，道，“邓布客说的哩！”

可是一眼看见那藏着奖券的板箱，他觉得内弟的话，或许有几分可靠，也说不定了。他叹了一口气，掏出钥匙，把那些红红绿绿的花纸头取了出来，借着从“亮瓦”上漏下来的光亮翻了一会。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时间不知道怎样才好了。干黄膳还在柱子面前站住，好像要数清那上面的虫伤一样。他走近他去，做出一付恶心的神情，用眼角扫着那个可怜人，沉吟道：

“你看你那烂眉烂眼的样子呵！——他是不是才从州里回来的，你都没带眼睛么？！”

“是吧，我看见他穿的草鞋哩。他说，‘干黄膳，已经开奖了呀！你还不赶快回去……’”

不让他说完，乡约吁出一口气，半气半笑地嚷道，“玩笑开多了真不好！”

他随即把雪帽往眉毛边一掀，摇了摇下巴，跑进屋子里去了。他从床架上拖下条项巾，向颈子上几绕，决心上城去问探一下。这里离城只有七八里远近，除了快近市街时有一片沙坝，其余都是山沟路。路上行人很少，冬田里的积水静来像镜子一样。有的屋顶上，已经冒着炊烟了。在木牌坊，一个肩着捆松树杆的农夫，一瞥见他那矮而肥扁的身体，笑道，“老太爷，上城？”此外便再没有碰见一个活人，一直上城了。

这城是很小的，只有两条大街。并且小得来如那些刻薄嘴所形容，立在南门城楼撒泡尿，就会撒进北门城边的毛坑。但它却有着十个以上的茶铺；其中有名的是者者轩，和那没有牌号的半边茶铺。前一个是正经人的巢穴，后一个位置在南门城边，茶客的分子很复杂，也有绅士，也有歪戴帽子的赌徒。当跛公走上半边茶铺的阶沿时，五六个茶客们，都忍不住嗤地一声笑出来了。

“把屁股亮在外面了哇，笑什么？！”乡约笑嚷着，一面红着脸掏荷包。

“笑什么，”老八回答道，“昨天下午，我们就煨起烂肉等你哩！”这人脸孔白净，嘴角上有两个艾火疤。

“呸！你以为我是听了邓矮子的话才上城么？哎呀，笑话，笑话！”

“好吧，邓矮哥，你就不要给他说吧！”

“那个龟儿子才想问他什么！”

他仰着身子大笑了一会，便俯下脑袋喝茶去了。他一连喝了五六口，每喝一口，又拿眼角扫一下左右的茶客，发出一声干笑，好像他是给滚茶烙伤了的一样。别人也都停了嘴，但皆微笑着，挤眉弄眼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仿佛是说，“看你这宝贝今天怎样？”当一仰起头，接触着这些眼势时，他又忍不住发出一串不自然的笑声，挣起身来，向老八的肩头上打了一掌，骂道，“碰见你这龟儿就不吉利！”

他抓了自己的钱柱，在一片笑声里面，摆开肩头进城去了。他想倘是真的开了奖，三扯皮总会知道得更清楚一点。但那坐在公铺门口的奶母告诉他，团总已经上衙门搓早麻将去了。同时那个五岁的少爷，一只手抱了柱子，挖苦他道，“你老人家怎样咯！”在别处，他也没有嗅出关于开奖的真实消息。于是在衙门口读了几张告示，他又依还转到半边茶铺去。那些茶客们都已经吃过午饭了，但结果他们还是摆布他买了两个大铜板的糖食。待到快只剩一张包糖的草纸时，老八抢去最后一块“米花，”笑骂道，“宝贝！想发财谨防想疯了！”

乡约转到家里，短工们已经吃过晚饭了。他在场坝上踢了一脚那只瞎瞌着的黑狗，骂了一句，便一直朝堂屋里的油灯走去。他坐上椅子，又立起来笑一声，骂道，“我早就料到的吧！”干黄鳝把夜饭搬进来了，乡约娘子叹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门槛上面。她瘦来像干柴桠一样，贴着两枚太阳膏，时常淌着眼泪，并且叹气着。当丈夫琢磨干黄膳时，她总是叹息出这句老话来：“你一点也不争气呀。”

现在她又为她的兄弟伤起心来了，她一面包缠着黑头巾，一面嘟哝道，“还要怎样说呀，自己没娘没老子的，多争一口气……”

乡约探着饭碗喝道，“城隍庙的鬼给你说，你也会相信的哩！”

“他是那样讲的，……”

“‘他是那样讲的！’——看看你自己那烂眉烂眼的样子呵！”

乡约十分闷气地离开了食桌，在一张圈椅坐下。他吁出一口气，拿一只脚勾了张长凳来，搁上腿杆，于是躺倒在靠椅上面了。乡约娘子还在淌眼泪。从远处不时飘来一两响步枪的响声，狗懒懒地猎吠着，好像出于无聊。跛公忽而挣起身来，叫屈道，“人的，旁人都摆端正了！……”他又想起他的景况来了，他老是问他自己：“我的命就这样坏么？！”许多连他不如的人，在这扰乱的岁月中，都已经走上正路了，他们建筑起“四水到堂”的新屋了。有的还讨了小老婆。只有他依旧穿着粗布大褂，守着一个贴着太阳膏的女人，他有一个“拜弟，”早前还不过是一个捏锄把的，但现在却腆着肚子，在者者轩出进了。……

那些奖券一很明显地跳上他的意识，他就耐不住生气道，“我真想几爪撕掉它！”

但是一眨眼，五十八年的粮票又下来了。他兼了两个粮会的粮董，每到下粮的时候，他就没有工夫来想心思了；他只是不停息地瞎跑，争嚷，逼得小粮户上吊。他得隔一天上一次城，缴掉那些零碎收来的粮款，因为时候已经是土匪出世的季节了。在这带点习惯性的忙乱中，他只有一个机会对他的运气发过牢骚。这是在一个教书匠家里，不知怎的，那老先生忽而感慨起省城里男女同校的事来了。不过谈到文化，对手又是正经人，乡约是只会“是呀，是呀！”地应声的，然而当蓝布褙褙搭上肩头时，丁跛公却也很明白地拿出他的意见来了，他红着脸嚷道，“老先生！我们中国人的事情都闹得好呀！……一点不顾信用！”

可是当次一日上城时，要是他的记性好，他一定红脸过他的胡说八道了。他一走进栅栏子，那个烧房的胖老板，便在路上拦住他，用吊在纽扣上的手巾揩揩胡子，道，“嘻，怎么说哩？”于是他告诉他说，奖券的号单，已经在前一天寄来了。此后没走上十家铺面，一个剃头司务又给了他一次同样的报告。在半边茶铺的门口，那些朋友们的通知，要算是来得顶认真的一次了，

他们直到重新承认了万一中奖后的应酬，然后才让他通过。他们没有骗他。而且高兴的是，他竟有半张奖券碰上尾奖了。在征收局的大门外，在那张红地粉字的号单面前，他呆立着，反复地去默读那一串幸福的号码；有一次还不知不觉地读出声来。要不是一个司书的出现突然使他红了脸，他简直会连缴款的事也忘掉了。

退出来的时候他又看了它们两遍。他打算立刻回家去，赶一点路，把奖券取来兑现。但八娃子们在南门口把他拦住了。“中个屁！”他很失望地回答他们。可是因为性格关系，同时也经不住人们的逗引和逼迫，他终于把他的幸运承认了。但他随即叹了口气，向那些道贺者造出一篇开销来，而且冒失到多过他所得的数目半倍。他拍着衣兜嚷道：“过胖年？连还账都不够哩！”

“我们没有人借你的，狗宝！”人们骂他。

“呀，我骗你们么？！单是张寡母一笔账，……”

“你不是说连本带利都还清了么？！”老八指着他的鼻子问。

乡约红着脸笑出声来了，他忸怩地笑道：“好好好，我不同你们辩嘴，……我们去喝两杯吧；我会账！”

他一直胡闹到夜里才回家。这一天晚上，他再也不像平常在家时那样的严刻了。只是当干黄鳝给他送上酸汤时，他却例外地要他从床上扶他起来，并且像喂孩子一样地喂他；虽然他醉得并不厉害。喝了两口，他忽而带着同情稍他一眼，沉吟道：“你看你那烂样子呵！”于是对他那黑布头帕缠的很低，坐在油灯边的老婆说，她早就该把他那件短棉袄取出来，交给她的兄弟了。他随即又和她开玩笑，问她可不可以让他给他的小跛讨一个“小妈”。对于这问题，乡约娘子充满爱娇地回答道，“只要你养得起，我怕你讨十个来摆起哩！”

她已不叹了口气了，仿佛突然间胆大了似的，她老是谈着儿子的亲事，谈着家庭里的亏损和添补。“不管你答不答应，”她说，“开了年，我借债也要买一槽猪来养。培修房子？这样的年岁，还讲究什么外表呵，又不是住在露天坝里的。……”

但她停了一会嘴，忽而胆怯地问道，“明天该还领得到奖么？”

乡约拍着大腿笑道，“你一开口就笨的撒牛矢！”

因为夜里太做多了好梦，乡约醒来时，太阳已经爬上阶沿了。但他出门时还和那两个短工开了几句玩笑。他把奖券在那老的一个胡子边摇荡着，笑道，“花纸头？给换成铜板，你一个上还驮不回来哩！”于是做了一个鬼脸，嘻开嘴上城去了。这一天正当集期，时候又近年终，街市上显得十分拥挤。那些索债者大声地恐吓着，在旧蓝布套头的黑云上，已经飘荡着各色的喜神壳了。丁跛公还役挤进城门，就给几个“中间人”拖住密谈过两次。但他都很巧妙地把他们回复了；心想，“年终岁尾的，三分息我还要借呢！”他以为不如把运气搁在买卖烟土上好些。于是，为了避免熟人的眼睛，当走过城门时，他把身子向着稻草担子边一闪，溜上一条僻静的巷道里去了。他决心由背街到征收局去。

他一个人行走着，竟有三次忍不住笑出声来，自言自语道，“现在倒请求我哩。”他只碰见过三四个提着篮子上市的老妈子，但他把她们看成空气一样，一点也不因此检点一下自己的行迹。然而当他正要穿出孝子巷的巷口时，后面忽然来了一声招呼，把他留住了。因为这正是团总的声音。周三扯皮是一个三板子人，满脸骨头，门齿凸出，好像老鼠一样。他是举人的兄弟；

但在反正后，他又兼上一个“大爷”的头衔了。他正走出门上衙门去。他冷声冷气地问乡约道，“你是进局领奖的哇？”

跛公的嘴唇嘻开起来。

“哼，好哇，你进去等我一下再说。——领奖，嘻！”他看也不正看他一眼，就把跛公剩下在大门上了。

乡约一时间失神了。他伸出颈子张望了好一会，然后才定着眼睛嘟哝道，“这才怪！……”但他的脚杆把他带进大厅里面去了。在那里，只有那个生着撇长胡子，长就一付马脸的账房在着。这人抱着水烟管，一看见他就笑弯了腰。于是在吹了几口纸枚都失败了之后，他忽而停下来，腾出右手，抹了一把胡子，闪着眼睛，笑问道，“你是来领奖的哇？”

跛公动了几下嘴唇，然后低下视线，叹息道，“我又没得罪过什么人，……”

“快算了，这笔钱你都吃的下来呀！”

于是他说这事早就有人向县控告，钱已给征收局扣留起来了。

“那三老爷早就该说一声呀！”乡约叫了出来。

“‘早就该说！’像你这样讲，还是三老爷的错哩，——那才怪，想一想吧，钱是全县的人出，你一个人倒得奖，三老爷不说话，别人也不说话么？我给你说！缝不缝得好，还要看三老爷上衙门回来才清楚哩。”

“我清楚！我们是听水响的，……”

“好好好，我不同你讲：我两个讲不通！”

可是当三扯皮搓过十六圈麻将回来时，丁跛公终给他讲“通”了。“我一辈子就给人变牛，”乡约很阴暗地肯定了自己的命运。但他的嘴里还连连地赔着不是，强装出笑脸。他有气无力地退出来了，这时已是夜间，有几家人已经关上大门了，城门只有半扇是敞开的。在半边茶铺里，老八正在大声地骂道：“这龟儿，一发了财，就连人影也看不见了！”乡约忽而清醒起来，他嘟哝了一句，“见鬼！”于是赶紧背转身子，从茶铺的侧面，顺着城墙溜掉了。

失望和饥饿，已经打击得他十分疲倦了；因为在长久的守候中，那账房催了他三次吃饭，他都推说，“我不饿。”但他的脑筋却很兴奋，充满着种种的念头和幻象。这是一大堆亮晶晶的银元。他又看见鸦片烟和新房子了，他的女人正在挽起袖子喂猪。一想起“小妈”，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带着羞愧，也带点忏悔。但是当那张有着老鼠门齿的瘦脸，忽而在他眉毛下扩大起来时，他又振作起来了，叫屈道，“唉，就是一条猎狗，也得有一付肠肚吃呀！”

“倒是做土匪好些！”当走近木牌坊时，他突然向自己这样的叫出来。他又想起几个早年的朋友，和他那“拜弟”来了。那是一个土匪出身的绅士。他起初路劫，后来抢多了就“打门”。待到有了号召能力，便又做司令官了。不久虽然给缴了械，但他现在却拥有四五个老婆，留着一埂胡子，就是那个以正绅自命的周三扯皮，也和他打上儿女亲家了……他觉得这倒是一条正路。他挽着袖子申言道：

“就是当裤子，我也要买两条枪来烂一手！”

一听见狗噪，干黄鳝便赶急把煤油照子，由堂屋里照出来了。也已经穿上那件短袄，虽着臃肿得不成人形，但却暖和。他笑嘻嘻地拿着灯向场坝上走。然而他没有料到他的姐夫会向他喝道，“走开！我看不得你那烂样子！”

“你在喜欢些什么？”乡约又把他叫近来。

“我又没有哩……”

“你穿和暖了是不是？！你给我脱下来！我要几爪撕掉它！”

“叫你争口气呀！……”

“这年岁只有做土匪！”乡约的声调带点悲哽了。……

他整整有两天没有进城，也没有继续去扫解剩余的“粮尾”。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那条静僻的干堰沟上，想着倒不如做一个匪徒有望一些。但在第三天夜里，他忽然听见狗噪，场坝上亮出火把，随即是打门声和叫嚷声。他赶快跳下床，可是十多个脸上涂着锅烟，头上插着油纸枚子的汉子冲进来了。“兄弟们，都是自家人呵！”他打着江湖话。但随即又恳求道，“我没有带过什么人们过呵！”因为他已经被缚在柱子上了。末后他更吞着眼泪叫屈，“我一文钱也没得到手呀！……”

这一夜他并没有失掉什么银钱，虽然连毛坑也被搅捞过三次。可是当匪徒们临去时，他们用石块把他右脚的踝骨打碎了。这使得他两月后只好跛着脚走路。也许原因就在这里，他并没有去做土匪，他依旧肩上他那用白线密钉过的蓝布褡裢。他突然间变得很苍老了。但半年以后，他又重新在半边茶铺里开起玩笑来，而且比先前更粗野了。有一回，老八摸了一下他的屁股，他便就势躬下身子去，跛着脚车了个半圆，用手拍着臀部，弯转头项嚷道，“来呀，你来呀！”

然而虽是粗野，却也新添上例外了。那就是，要是有人提起奖券的事来打趣他，他便立刻连颈项也气粗了，凶神恶煞地喝道：“你另外说点什么哇！——你就入我七祖八代都行！”他又喘着气加上一句。

一九三五年一月

（选自《土饼》，1937年7月初版）

## 在祠堂里

一放下晚饭筷子，那些散处在祠堂里的破落家族，又重新聚集在七公公的门口了。天色慢慢黑了下来。在院坝里，鸭群寂寞而懒散地鸣叫着，伸长颈项，踱过着秋霖的积水。大堂屋里已经点上神灯了，但因此院落里却更显得清冷，好像同着暗夜一道，一切都正在走向黑暗里去。

聚集起来的大半是女人，他们带着一种探究的神气，有的平静而暧昧地讲说着，有的不时发出问询，大多数则都静默着，把一天来生活疲倦了的身体靠在柱头上，尖起耳朵，大张着嘴，只是有时叹口气来表明他们的关心和存在。

那个发话最多的是经理员大叔，一个平稳而自负的汉子，他似乎早就知道事件的起因和结果，恰像他自己做过的一样。但当他正在陈说一种自以为高明的假定时，那个老年的主人，突地掀起没有胡子的下巴，大声地苦笑了。

“你也是过后兴兵呀！”

他带着责斥的口气切断他：

“老实说，我们原早不该让他俩母子搬进来才对，常言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

经理员咕咕道：“现在倒说这些话！”

老头子吃惊一下，感到内疚似的不响了。但他撅着嘴想了想，接着啐了一口，便又拍着膝头嚷叫起来：

“这些话！我亲耳听见她叫我七疯子哩！她不疯，养出他妈这样一个现世宝来。昏头昏脑的，也不想想，兵太太你的都惹得呀！——自己倒跑了！”

“是呀，自己倒跑掉了呵！”两个女人附合着他。

大家于是都十分担心地叹息了。想起了那个连长的粗暴和威吓，他们就免不了吓怕起来。这是一个黑而粗壮的人，浓眉大眼，说话好像吵架一样，但对人却极和气，他很喜欢同孩子们玩，时常用一只手把他们举得高高的，给他们糖吃。他是那种所谓“裹腿帮”出身的军官，原来是一个兵士，大约曾经在龙泉驿浮图关一带的火线上拚过不少次数的死命，才一直升迁到现在的地位。他平常总显得随随便便的，不大生气，虽然有一回他几乎用矮凳打断了一个卖柴人的脚胫。因为老头儿自己算错了柴账，倒反申言给吃了克扣了。

他们现在回想着他昨夜里咆哮的情形。而在城墙上，号兵们每天照例的“翻音”又开始了，其中一个人毫无止境似地吹出一种单音，摇曳而悠长，直到快要接不上气了，别人再又继续下去；就这样反复着，使人想到那种被人扼杀时的情景。经理员懒懒地从门槛上站起来了。

“你们这些人的话也难讲，”他说，“总是惊风扯火的！请问，搜查也搜查了，他还会把谁抓去枪毙么，不会的！就是显庭姑母也不会再‘吃碰。’”

有人提醒他道：“说是又跑去找张局长去了哩。”

“这个老姐子呵！”

那个浑名电报的寡妇赶紧接过嘴去：

“已经碰了一鼻子灰，不知道她还要跑去做什么呵！要是他肯帮忙，他早就该把那个瘟牲安顿下了，也不会闹出这一场鬼事！”

“又恰恰碰着那个狐狸精！”

“还有脸说自己是女学生呵，真羞人！”

寡妇狠狠地把嘴一瘪，住了口，于是别的两三个女人接起头，把话题展开了。她们开始批评那个眉毛很淡，生着一付倔强的，直而短俏的鼻子的太太，她的装束和神气。这女人宽裕的生活和身分引起了她们的忌妒。她骄傲而冷淡，随时架了腿，坐在自己的堂门边嗑瓜子，挺直腰杆，仿佛要想将自身和那平俗的环境分开似的。她见了谁也不理睬，就是对自己丈夫的殷勤也很冷淡。可是她这种不合时宜的脾气，昨夜里却也得着过丰富的报赏了。

那个抱着娃儿的布客大嫂，忍不住哎哟了一声，做声做气地叫道：

“是我，打都把我打死了呵！”

从耳门外传来一阵沉重而缓慢的皮鞋声响，人们的饶舌立刻停止了。连长李海山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的脸色比平日更黝黑了，他的脑袋已经低垂了下去，两手插在裤袋里面。他一直朝着自己的门口走去，但看起来却又像并无一定的目的。那个发育未全的小兵照例尾随着他，穿着一件普通兵工的上装，一直盖过膝头。

上尉疲倦地落在门边的躺椅上面，含糊道：

“把洋灯照起。”

于是在闷人的静寂里，小兵在堂屋里取下洋灯，寻找着火柴。他寻了一会，一连刮上几根又都没有效果；他乳声乳气地抱怨道：

“我怕有鬼哩！”

“你背着风呀。”

“又没有风哩。”

连长忍耐着什么似的吁出一口气，全身躺在椅子上了；他把手肘搁向额头上面。那个枯瘦矮小的丈母娘毫无声息地出现在堂屋门边。她递给小兵一根燃着的纸枚，随即十分谨慎似的向女婿问道：

“我就给你热饭么？”

“没有这样容易的事！”

几乎同时，他从躺椅上翻身起来了，并且在靠手上打着他的拳头：

“我十五岁就在外面‘跑烂滩！’我没有给人剪过眉毛！”

“你息一下气再说哩。”

“我是受气宝吗！”

“她已经向我认错了！”

“你挪住我做什么！？”

他挣脱自己的手臂，跨入堂屋，冲进寝室里去了。老太婆吃了一吓，便也蹒跚着跟了进去。她在这屋里算是一个可怜的存在，那女儿随常为自己的婚姻抱怨着她，而上尉也只当她是一个娘姨看待，对她那种老年人的罗嗦存着鄙视。可是她却不管这些，一样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老是想法消解掉他们当中漠然的隔膜。为了这，她是很用过一些心思的，而且试验过不少的糊涂手段。她才一跟进门，却又慌慌张张地退出来了。

她带着一种严重，但是近于滑稽的神情，迫视着小兵，压低声音嚷道：

“呀！怎么站在那里就杠子也搵不动呵！还不快去！……”

她于是说出一串军官们的姓名来，以及找不到他们时他会得到的责斥。但在卧室内，咆哮和拳头，已经开始活动起来了。和昨夜一样，那女的依旧很少声张，她依旧只在紧要处凑上一句。而上尉则老是重复着这些话：

“你还要嘴硬呀！”

或者是：

“我知道你的供口硬得很！”

接着便总是一阵扑打，或者一段长长的，痛苦而低沉的申斥，随即，咆哮又开始了。

天已经黑定了。是一个郁闷的晚上，城上的号音还在没命地继续着。在七公公的堂门口，那些旁观者已经管束住他们的嘴巴了。他们只是更加尖起了他们的耳朵，胆怯地给他们听来的响动加上一两句说明；并且监视着一两个青年人，禁止他们太走近厢房边去，显庭姑母也在他们里面，但她没有他们那样好的兴致，她的心被那个相信爱情的儿子占满了。

由于一种奇妙的关联，当上尉咆哮起来时，她便滚着眼泪哭道：

“天呀！我不知道那辈子给他张家背了多大的‘黄包袱’了呵！……”

“所以你这个老姐子就是！”

滕电报马上切住她：

“你有什么哭的哩，旁人连自己的婆娘都管不住，何况是儿子！”

她又忽然忍住笑提醒众人：

“这个老鸡婆！”于是大家听见那个可怜的丈母娘，正在长声夭夭地嚷叫着：

“快还一个价钱呀！说是下回不了，……”

“我怕你老糊涂了么！”女儿和女婿同时怒止住她。

一时间没有声息，但突地上尉又爆发了：

“狗入的，我总要让你认得我！……”

“一枪只有一个窟窿呀！”

“你还不配！你是我用钱买来的！”

“我们原早讲过不是买卖婚呵，”老太婆胆怯地分辩着。

“没有你张嘴的！”上尉威吓她。“我喂一条狗，它还会向我摇尾巴！”

于是那种千篇一律的谴责又开头了。从他的叙述和口气看来，她简直应该把他看成衣食父母。因为要不是他把她从那种破烂的“十家院坝”里提出来，使她从一个洗衣婆的女儿变成一个太太，给她漂亮的服饰，并且替她供养她的母亲，恐怕她早已在那种难堪的贫困里完事了。

他说得矜持而琐碎，以致经理员大叔忍不住从门槛上站起来，厌烦道：

“太把人说得不值钱了！”

“要是值钱又对罗！”

七公公冷笑了，他斜视着他反驳过去：

“你看她那付神气哩，简直是她妈个贱皮子，过不来好日子的。”

“拿到福享不来呵！”滕电报立刻表示了同意。“要吃有吃，要穿有穿，是别的人么，恐怕屁股也是喜欢的哩！”

“你们听！”

布客大嫂忽然吃惊地报告着，于是大家立刻听见一种低沉而颤栗的嚷叫：

“你再说一遍渣！”

“我是喜欢他！你丑不了我！”

突地静寂下来；他们没有再听见回声，但都无意识地屏住了呼吸，好像准备要毫无抵抗地遭驾一下打击一样。而接着，新的扑打来临了。不过这跟以前有点两样，奔跑声和撞着木器的声响一停止，便一切静寂，只有一种低沉而吃紧的扰嚷继续着。丈母娘放声哭嚷了。

“我就是这一个女花花呵！”

她随即又奔到堂屋口去：

“他快要把她扼死了！”

好像磁石下面的铁砂一样，人们立刻涌向连长门口去了；仅只七公公和显庭姑母没有移动，她全身颤栗，扯了衣角在揩眼泪，而老头子则在不平地申斥着，咒骂那些好管闲事的人将会得到他们应得的报赏。他突然搔着下巴给她建议道：

“咦！我看你还是避一下好点吧？”

同着小兵一道，一个矮小的军官走进院子里来了。他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的，一到连长门口，便立即驱散着那些充满了关心的芳邻。然而他的声调是轻松的，好像在开玩笑一样。

“把戏么？——快倒了尿去睡！”他笑嘻嘻地嚷叫着。

连长随即从堂屋里走了出来，摇着头惨笑道：

“狗入的硬把我‘恨干’了。”

他摊身在躺椅上去，双手掩了面孔。

“你这个老弟！”小军官弯身向了他。“常言说，婆娘家，洗脚水，洗了一盆又一盆，……”

“我十五岁就在外面跑滩。……”

“快收拾起吧！一合‘热觉’睡起就半个钱事都没有了！”

“看我得罪人哇！”

“那你要怎么哩？”

看见并非玩笑的事，小军官轻松的声调，忽然变得低沉而略带苦恼了；他把脸逼近连长的去。谁也没有听见那回答是什么。但不一会，他懒懒地撑起腰杆站起来了。于是摸了一回颈项，踌躇道：

“我看倒犯不着这样认真吧？”

“我总是‘空子啦！’”连长猛地撑起身来，“就是当活乌龟也不要出气！”

这时候，两个新来的军官把他们不快意的谈话打断了。其中一个身体很肥大，他一路大声地自言自语着，好像一匹刚才生过蛋的鸡婆一样，当他向他们问了几句以后，他更是口沫乱溅地嚷叫了。

“她哟！”他大叫道，“这还有什么说得哩！连上叫两个兵把盘子（脸）给她花了就是了，打发给栖流所的告花儿去。再不然让那几个夫子拖她到城外去，点她的牌牌红，（轮奸）……”

他说得刻毒而猥亵。竟连豚电报也禁不住耳根子发烧了，她唏嘘道：

“怎么打这些烂条呵，我的天公儿！”

“这就稀奇了么，”经理员小声道，“你还没有看见好看的哩！女人家在她们就像烂草鞋样。七公公总还记得吧，那个塌鼻子排长才叫毒呢！他把他的女人，——”

“快少造些口孽吧！”

想起塌鼻做出的那猥亵而毒狠的场面，老头儿把他的叙述阻拦住了。

人们有的喷响着嘴唇，有的叹了口气了。但这也不过是几分钟中间的事，那种容易使人变成旁观者的好奇心理，即刻就把他们的同情和不安赶开了；他们又重新为一种漠然的期待所占据。然而经过一通暧昧难倾的密谈之后，连长家里的空气倒反而平静下来，似乎并没有发生任何奇观的预兆。随后，那

些客人们随意地谈笑着，连长则垂头丧气的，一齐向外面走去了。

“我说会冷下台吧，”滕电报目送着他们说。

布客娘子接着道：“究竟是两夫妇呀！”

“没把正事给我耽搁了哩！”

七公公咕咕着：他又向着媳妇嚷道：

“你像看热闹看忘记了呀，我的酒罐呢？”

他每天睡前照例是要喝几杯的。在一张小方凳上，他一个人独自饮着，面前摆了几颗炒落花生。那些穷家族还在发舒各色的意见，似乎不大满意。打更匠王童子已经在行使他的职权了，可是依旧没有人想到睡觉的事。

“这样其实也好，”滕电报开始安慰自己和众人，“至少那个霉鬼子的事取松了。我们也少担些心，你看他妈哭哭啼啼的那个样子呵！”

“那只怪她自己想不通呀！”老头子呷了口酒，说：“是我么，好对付得很，儿子的足杆长在他自己身上在，当娘的管得着？会见怪的该怪自己，拿到一个年轻婆娘，一天有事没事都花花草草的！常言说母狗不摇尾，……”

“你再说好听一点吧！”经理员插嘴道，“像没有逼死两个人你还不甘心哩！”

“这才把我吓倒了呀！——他逼死逼活有我屁事！就这样：有点看不惯！”

他们互相争吵起来了。有人在慢声地劝解着：

“鸟呵！别人打婆娘，你们倒来争嘴！”

“我争什么？我又不想当娘屋人！”

老头儿略带讽刺地叫嚷着，掀起下巴，进屋里困觉去了。他躺在床上还唠叨了一会，但人们已经陆续走散，于是过了不久，他便也在烧酒的效果下打起鼾来。而当他口渴醒转时，时间早已是去半夜不远了。

“我的茶壶哩，嗯？”

他嘟哝着，但没有听见老婆的响声。他自己爬起来才找到那把小小的宜兴壶。然而恰当要尽情享受的时候，院子里一种低沉而吃紧的响动，把他引诱出去了。

在正屋子和一边厢房转拐处的黑角落里，他发见了他的老伴，滕电报和布客大嫂；她们弯了腰半蹲在那里，哑声不动，好像影子一样，恰如孙子们“学样”似的，双手捧了茶壶，老头子毫无声息地，也跟着她们蹲在一起了。

那响动，是从连长家里发出的，而且还没有完结。堂屋里的洋灯还在照耀着，正中摆着一口白木棺材，附近站有两三个兵士，那张眉张眼的神气好像戏台下的观众一样。几个军官把连长太太从卧室内拖了出来；她的嘴是用毛巾包扎着的，他们十分迅速地把她塞进棺材里去了。

这一切都仿佛在做哑剧一样，只是当棺材盖合拢时，那个胖大军官才十分明显地嚷叫了一声：

“赶快钉起！”

“死了？”

老婆子颤声道，“我怕你在做梦哩，闹了这半夜！”

“这未免太‘莽’了，唉！”

吃惊了一下，七公公明白过来，于是深深地叹息了。滕电报一句话也没有说。从安静的寝室里，那个丈母娘突然哭叫了一声，但随即就在低沉而迫人的叱咤中哑了下去：只剩有一种模糊不明的咽哽了。

夜很黑，四近没有一点声息。锤子打在棺材盖上的声音，恰如打在木桶

上的一样，空洞而不着实。而在远处，突地响起一阵清脆的“司刀”声，接着便跟来一种悠长而凄厉的叫唤：

“……三魂七魄回来没有呵！……”

狗嗥叫着。……

（初刊 1936 年 6 月 5 日《文学界》创刊号）

## 代理县长

在身分上虽然是县衙门，但在私人谈话间，即使是县长自己，也把它叫做标准“灵房。”因为这只是一排长五间的房屋，除掉柱头和檩子是道地的木料，其余都是用竹子扎成的。代替屋瓦的是茅草，周围栏着牛眼睛蔑笆。夜黑的时间最讨厌，山风从四面的山峡中兜灌下来，每每吹破蔑笆上的糊纸，于是老爷们就不能不尽量把头缩进被窝里去，睡做一团，做出那种乡下人叫作“狗撞对”的睡眠姿式。

县长到省城公干去了。他自己宣布的目的是请赈，但实际上是去活动政费的。他已经去了两月，起初时常给同僚来信，告诉他们一些接洽上的烦难，最近却少有信来了。他是军官出身，又住过半年县政训练班，所以当接到委任时，一看是灾区，便很热情地表示他要苦干一下。不过一走进这残破的城市，他却又立刻灰心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马上冷了半截，”因为他“连做梦也没有梦到会这样的糟！”

现在，留在衙门里的只有第一科和第三科科长，以及代理县长职务的秘书。秘书名叫贺熙，是个年近四十的汉子，面孔白净，毛眼却极粗大。他当过小学教员，后来又在招安军队里混过很长的时间。本是有烟癖的，但早已只吞服一两颗泡子“吊瘾”了。他的动作活泼，脸上很会表情，简直是“要哭有哭，要笑有笑”的。他常常自夸他是一个老“跑滩匠，”见过很多稀奇古怪的场面。

他这时正在誊写禁止灾民出境的告示。第三科科长也在埋着头写，别一个却还摊在床上。这本甚健旺的老人已经弄出毛病来了，他紧裹在被窝里，只留有一张黄而打皱的大脸露在被外，头上缠着一条“祝君早安”的毛巾。他在唠唠叨叨地抱怨着，很不满意县长。他早年曾经做过一两度县衙门的收发员，是个肝火极旺的人。

“简直是胡涂虫，”他忽然认真地说，微微欠身起来；“胡涂虫还晓得爬一下！……才接到委任状我就对他讲，我说：要把政费靠稳呵！——本来地方就苦寒呵！——这个恍字号！”

他突地摇着头哼声叹气起来，重新躺下去了。跟着来的是一声沉重的叹息。他觉得这一次的出门太失策，倒是蹲在家里坐冷板凳好些。那第三科科长没有答理他，这是一个沉闷而少话说的青年人，油黑的面孔上生着几粒面疱。他便在清闲时候也只会挤出着面疱里的油脂消遣。到底秘书转过脸来，用笔管头搔着鼻翼，笑道：

“他是太相信苦干了呀！”他照例把一切都付之一笑。

但老头儿却是严肃的和认真的，这使他更加生气起来，他拍着床怒吼道：

“苦干个屁！……麻我么？一来就清查这门款子，那门款子，看出没有指望，就溜了！……真好意思得！”

秘书没有回答，仅只从鼻孔里嗤嗤地笑了两声。屋子里立刻沉静了。时钟滴搭地细语着，炖在火盆上的水罐发出幽微的声响。这时是早晨九点钟。为要赶忙把告示张贴出去，他们一起床就动手工作，所以屋子里还弄得乱七八糟的。地上散乱着口痰，谷草和火柴头，被盖毯子耸做一团。秘书甚至连脸也没有洗。末后他誊写好自己担任下的几分，大大地伸个懒腰，掷下笔站起来了。

“天底下那有那样多认得真的事呵！”他用叹气一般的声调说，两只手

按着头发往后一拢。“我这个人就这样：没关系！到那匹山唱那个山歌，……”

他懒懒地自言自语着；一面校对着写好的告示，搔着头和肩膀，好像刚从灰堆里洗过澡来的鸡婆一样。这当中没有谁插他的嘴。他穿着一身灰布军服，只有三个黄铜钮扣，棉外套的领子高耸在肩头上。他随后走近火盆边去，拿食指在水罐里两搅，探探温度，于是动手洗起脸来。

他从床架上扯下一条毛巾，自负地叹息道：

“这种烂账日子我过得多哩！……”

他的洗脸是有一种特别的派头的。要滚锅的水洗，洗的时候把脸全浸进水里去，拿毛巾按着原是发痠的鼻子揉搓，息里呼呶，好像在水里搓洗衣服一样。随后还要打扫烟筒似的，用毛巾的一角尽量塞进鼻孔里去，不住地转动。“别的不要紧，”他常常这样愉快地说，“这帕脸非洗舒服不可！”

因为老头子又讲到要走的话，他就把水流水滴的脸略抬起来，打插他道：

“好好养你的病吧——既来之，则安之！”

“我没有什么安不安的！”老科长回答道，“住孤老院还比这里强得多！……我也登过一些衙门，从没有这样丧德！……真是做贼都要约一个好伙伴！……”

他说得很愤激，秘书继续收拾他的鼻子去了，息里呼呶的。那个年青科长也已誊好了自己担任的几份告示。他把它们叠在代理县长的台子上，用砚盒压好，便撅着厚嘴唇走向火盆边去，在一张没有背靠的大圈椅上坐下。他并不当心烤火，只是闷起脸呆想着，一只手弄着面疱。他出其不意地把眼射向老头儿毛茸茸的嘴上去，申诉道：

“他再不来信我们一道走！……”

“怎么！”秘书把毛巾从鼻孔里扯出来，故作惊异道，“你也想不开了么？……算了吧，老弟！这种生活就出十万元也买不到呢！”

睡在床上都可以看山，还是雪景！又一点不受拘束，又可以随便把老百姓拖来打屁股，高兴的时候，……”

他的僚友正起面孔叫道：

“说正经话哇！”

“好，说正经话！”代理县长马上同意。“我敢向你们担保，这些告示一两天就会生效。索桥边给我派两个人守住，看还长得有翅膀么！一天平均拿十五个人计算吧！一个人五角，五的五，五五二块五，……”

老头子叹息说，“杯水车薪呵！”

“你难道一锄头就想挖一个金娃娃么？哈哈，所以呀！……我给你说，不要慌：久坐必有一禅！”

他隔了好一会才收拾停妥。于是照例用手掌擦着脸，叹息了一句，“哎呀，这帕脸洗舒服了！”随即便推开那扇颇为别致的篾笆窗门。从这里望出去，便可以一眼看清那些俯瞰城市的山岭，一条黑狗在残缺的城墙上找死人吃。秘书凭着窗门呼叫了几声用人，但没有回声。几个一同跑来“发财”的随从，都陆续逃光了。现在为老爷们服役的是几名褴褛的壮丁。他们是从乡镇上征调来的，由当地居民凑集口粮喂养，下雪的时候还要供给柴火。

这些可怜人住的是一间小茅棚，好像赶鸭人的窝棚一样，每天就在那里吃喝睡眠，并且正正经经地为这全县最高机关服役。茅棚就建造在一段焚毁过的地基上，那原是县署头门的所在，现在只剩有四个石头门臼了，两根盘绕“猪矢练子”的石桩突出在地面上。秘书因为许久没人应声，趿起鞋子，

拍达拍达的跑出去了。他张望了好一会，然后才发现出一个正在守卫着的公民。

这是一个十四五岁的青年，衣衫褴褛，黑布头帕上扣着一顶灰布军帽，已经睡着了。他蹲在门臼边的谷草上，头脸紧埋在膝头上，只有那根夹在腕里，饰着红布纓络的矛杆子还是挺立着的，看来倒像插在垃圾堆上的一样。秘书忍不住发笑了，他望那缠着牛毛袜子的腿杆踢了一脚，嚷叫道：

“吓，这才好看哩！……”

壮丁给立刻吵醒了，他怔了一下，随即右手在耳朵边一搁，赶紧拄着矛子撑起身来。

“敬礼！”他颤声说，又把手向耳朵边搁了一下。

“倒还没有忘记敬礼哩！”秘书作弄他说。“我问你，你们夜里是在做贼么？”

“没有睡，报告。”

“你听！唏，还说没有睡！”

“我只晕了一下，因为，——”

代理县长急急地打断他的解释，道：

“你们的道理总多的很呀！好吧，我下一次才同你讲：噢，你记着吧！我是说一句算一句的。”

他拿一串罗罗嗦嗦的谈话把壮丁支吾开去。原来他已猜到那“因为”后面跟来的照例的诉苦，口粮没有了，脚饿酸了，而接着便总是请给一点吃食的话：所以他不让他再说下去。本想追问另外几个人的下落，也就不再提起。他们大约是到城外山间找寻可吃的草类去了。他催促他赶快去请联保主任。待得壮丁阴缩缩地车开身去，他这才忍不住苦笑了两声，望着那褴褛的背影，摇摇头哼道：

“还要到那里去找告化儿呵！……”

当秘书正为病人炖好粥罐，联保主任走进来了。这人面貌黑瘦，浑身打扮得像寒暑表样，头戴雪帽，灰布单衫上罩着花缎马褂，下面是牛毛袜子的裹腿。他穷困了二十多年，现在才好容易找着一个替桑梓服务的机会。一进县衙门，他总要说几句坏话，生怕那些还在外乡亡命的绅士回来把他挤掉。他日夜都担心着这件意外。

他的眼睛是向外凸出的，在县长提起应该多邀几位正绅，回来帮忙地方上的“复兴”时，他就骨碌碌地转动着它们，佯笑道：

“他们肯给你回来呀？……哼，你怕是原先么！……说不得，县长！没钱的事只有我们这些傻子才肯干呀！……”

这一天他又找机会说了两三句坏话，随后秘书就同他谈起告示的事，以及禁止灾民出境的有效办法。代理县长说完过后，主任默默地想了一会，于是斯斯文文地站立起来，手背揩擦掉鼻尖上的水珠，强笑道：

“要报告秘书长，这个办法恐怕不行呢。”

“怎么不行？——只要你们肯办就行了呀：我懂得的！哈哈！”

“的确的！”主任认真他说，“秘书长出去看看就知道了。每个人至多只有一口烂锅，……”

“呵唷，难怪！你以为我们的目的是在筹款呀！……”

“不是不是！秘书长的意思是想为地方上保存点原气。这我是知道的；还消说么？……决不是！不过我试验过来，你一阻挡，他们就横扯，说，好

呀！那你就供养我们：简直难缠得很！……”

秘书讽刺地插嘴道：

“完了，你都这讲，那只有让他们走好了！”

他说这话时，眼睛略略向上一闭，两手一摊，随即望枕头边找寻香烟去了。联保主任没有再说下去，好像突地失掉了记忆一样。他依旧呆立着，带着不甚自然的笑容，不时抿一抿嘴唇；病人从被盖边怒视着他，第三科科长一径在摸着面疱发愁。

待得秘书找出一枝压皱了的香烟，在炭火上吸燃，他这才又重新擦去鼻尖上的水珠，佯笑着说：

“我看根本要请点赈款来才行。……”

“你们这些人！”秘书装出不愉快的神气把颈项一偏；“我还要怎样说呢？康县长去省里就是请赈的，我们起码要叫他们拨五万元，……”

主任不大相信地笑道：“有一万元都好了唷。……”

“五万！是一万么，我们就让他们自己来，请他们看看老百姓吃的是些什么东西！……”

“呵！我还没有报告，五狼沟又发现一家吃人肉的呵！”

“你详详细细写个报告来，姓名籍贯通写上，要不然又以为是我们骗人！……一定要他们拨五万；决无问题！……你像还不大相信呀？看你的神气，……”

“不是不相信，要快一点才好哩。嘻嘻！”

“快一点，又不是点火吃烟呀！……不要担空心，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省赈会和总部里老康都有熟人，只要他去吹一声，就行了。”

“能够这样，那地方上就受福不浅了呵！可是我说在这里看，一听到赈款，许多人都会马上回来的！……”

主任摇了摇头，于是发着感慨，诉说起绅士们原早承办赈务的黑幕来了。他们常是用八角的升子发赈，而且只有自己的亲族佃户有分。还有叫老百姓先出钱买了票据来领赈的。他在结末添说道：

“呵唷！他们的话都说得么？就只有没把大河里的水喝干！”

他的神气显得十分忧惧，但秘书却立刻给他保证，说是他决不能让这些“烂绅”染手。

“我们挨都不准他们挨，”他万分认真地说，“我们要自己办；你将来可以多出一点力。……”

“没有说的——秘书长是外乡人都这样热心哩！”

“不过这一件事呢，”代理县长指着告示说，“你得即刻就去办，最好一个都不要他们逃掉。”

“我总尽力就是了呀，没说的！白庙子安几个人，索桥边安几个人，看他还长得有翅膀么！哈哈！”

主任自负地挺了挺胸部，同时用手掌擦了一下清鼻涕，于是搓搓两手，挟起告示，很低地鞠躬几下，退出去了。秘书摇头摆脑地微笑起来，懒懒地吁出一口长气。老科长在床上叹息道：

“一说到赈款，就喉咙里都伸出手来了！……”

“你让他个舅子去蠢想呀，”秘书打着哈哈说。

十二点钟一敲过，那年青人伸伸懒腰，走出衙门午餐去了。自从厨子逃走以后，他就一径在邮政局搭火食；代理县长却是自己开锅。因为依照科长

的办法虽然方便，但这城里只有邮政局长的东西才敢放心大胆吃，而那里的空气却又十分拘谨。加之秘书对于口味很是考究，戒烟以后，他是更把精神集中到肠胃这方面来了。

和许多惯常出门的四川人一样，他自己也能够弄菜。那最得意的杰作是麻婆豆腐，回锅肉和烘蛋。但在这边地面兼灾区的地方，他却只好每天吃“猪膘”炒潼川豆豉。而且这还是他上任时准备就的。衙门里不大便于开火，所以每天餐饭时，他总得出街去临时借用老百姓家的锅灶。当作报酬，他每次给他们一个值银一分的大铜板，或者半碗剩饭。

他飘飘荡荡地从街面上经过着，一只手拧着包米的手帕，一手拧着穿挂猪膘的草绳，探出头脑，挨门挨户地问道：

“锅空么？——帮我烧一下子！”

倘若每一家人的锅灶都占用着在，他就坐在那家全城唯一无二的茶堂里等待一会。这城里现在只有临时搭凑的半段街道，一共不上三十户人，他全都和他们熟识；好像他自己的那只宝贝鼻子一样。所以要是什么人家的吃食下肚了，总不会忘记站在门首给他打一个招呼的。他们大都乐意给这清寒的老爷服役。

这一天帮他烧锅的是一个老年的孤孀。他吃过饭，打了两个略带烟熏气味的饱嗝，于是照例把猪膘提在眉毛边瞧瞧，自语道：“看还吃得到一个礼拜么！”随即高高兴兴回衙门去了。因为当他正在挥动锅铲，而那一片一片的猪膘，也正在蜷缩，透油的时候，联保主任跑来报告他，说是索桥边已扣留下二十个以上的灾民了；所以他想回去夸耀一下他的智谋。

才一走进屋里，还来不及把猪膘挂向篱壁的竹钉上，他便撅起拇指笑道：

“如何？——说马上见效就马上见效！……”

“你看一下那里的信再高兴吧！”老科员捶着床嚷叫道，“真是岂有此理！”

“你又怎么了呵？老太爷！”秘书滑稽地瞪着眼睛问。

“又怎么了么！”老头子继续道，“还不是那个混蛋！……真说得漂亮！叫我们再忍耐一两个月看！”

“呵唷，哈哈！我怕什么！……你让他个舅子去昏呀！横竖打饭平伙样，吃一节剥一节！”

“饭平伙也要打的匀称才好哩！……再这样下去真会连婆娘娃娃都对不住！……”

那第三科科长突地把手掌从面疱移开，嚷叫道：

“真太狗屎了！”

“我决定走，”老头子继续说，“难道我还要把几根老骨头送葬在这里么！……我明天就写信回去要盘川；自己垫钱就是了。……我不信会在这里拖得出什么好处来的。死了会连蔑折子都找不到一张哩。……”

他的声调忽然咽哽起来，于是秘书叹息道：

“不要瞎想吧，你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啦！……”停了一会，为要使得他的同僚振作起来，便又敞声道：“呵唷，我先前还没有讲完呢，早上商量的事已经生效了呀，这个舅子！……”

他于是开始重述起联保主任的报告来。在应该使同僚宽心这一个道义的意见上，他还逐句夸张着，似乎那些灾民准定出钱无疑。但当他正在笑嚷道，“管他妈的，弄一个算一个呀！”而老头子也快已被说服下来的时候，联保

主任走进来了。他已经改变了面目，满脸血痕，额头上粘贴着很厚的黑色灰烬；显然是乡下人医治生伤时常用的纸灰。

秘书呆了一下，站起来惊问道：

“你是怎么的！”他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了。

“怎么的呀！”主任喘着气说，“我才挡了一下，这些狗人的！……他们要强着过，我才挡了一下，他们就蛮干起来！……他们晓得几杆枪都是烂行头！……”

老头子突地从床上欠身起来，恳求道：

“请你们把墨盒子给我！”

他的脸色枯黄，声调略带颤抖，仿佛是在请求一件与生命有关的事情一样。秘书怔了一下，随即佯笑道，“好吧，我们一齐滚蛋！”于是他两手尽量一扬，直捷了当地向床上躺去了。……

然而秘书并没有决心走。联保主任去后，他又重新振作起来；把他的同僚也劝转来了。与其失业，他们不如再呆下去。这时是夜间，科长们都已睡着了，屋子里黑暗而静寂。代理县长还“团”在被窝里想心思。

他忽然为一种灵感所激动，觉得要是叫灾民买票候赈，这倒是一桩十分可靠的办法。他把老科长叫醒，急想告慰他。但那一个才应声，陡地一阵冷风灌来，他又赶快把头缩进被窝去了，一面嚷道：

“吓，你愁什么！——瘦狗还要炼它三斤油哩！……”

他愈缩愈深，而当他重新蜷成一团时，他那新的计划也就愈加明确起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选自《苦难》，1937年7月初版）

## 在其香居茶馆里

坐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联保主任方治国，当他看见从东头走来，嘴里照例扰嚷不休的那么吵吵，他简直立刻冷了半截，觉得身子快要坐不稳了。

使他发生这种异状的有下面几个原因：为了种种糊涂的措施，他目前正处在全镇市民的围攻当中，这是一，其次，么吵吵第二个儿子，因为缓役了四次，好多人在讲闲话了。加之新县长又是宣言了要整顿兵役的，于是他胡胡涂涂地上了一封密告，而在三天前被兵役科捉进城了。

但最重要的是：如全市所批评，么吵吵是不忌生冷的人，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的。而他本人虽不可怕，但他的大哥是全县极有威望的耆宿，他的舅子是财务委员，县政上的活动份子，并且，就是主任的令尊在世的时候，也是对么吵吵那张嘴表示头痛的。

但么吵吵终必吵过来了。这是那种精力充足，对这世界上任何物事都抱了一种毫不在意的态度的典型男性。在这类人身上是找不出悲观和扫兴的。他常打着哈哈在茶馆里自白道：

“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说够了回去两杯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

现在，他一面跨上其香居的阶沿，拖了把圈椅坐了下去，一面直着嗓子，干笑着嚷道：

“嗨，对！看阳沟里还把船翻了么！”

他所参加的桌子已经有着三个茶客，全是熟人：十年前当过视学的俞视学；前征收局的管账，现在靠着利金生活的汪二纸店老板黄光锐。

他们大家，以及旁的茶客，都向他打着招呼：

“拿碗来，茶钱我结了。”

“坐上来好吧，”视学客气道，“这里要舒服些。”

“我要那么舒服的做什么哇，”出乎意外，吵吵红着脸叫嚷道：“你知道么。我坐了上席会昏头的，……没有那个资格！”

本份人的视学禁不住红起脸来。但他立刻觉得么吵吵是针对着联保主任说的，因为在说的时候，他看见他满含恶意的瞥了坐在后面首席上的方治国一眼。

除却主任，那桌还坐着的有张三监爷。他们都说他是方治国的军师，但实际上，他只能跟主任坐坐酒馆。在紧要关头，尽点忠告。但这又并不特别，他原是对什么事也关心的，而往往忽略了自己。他的老婆在家里是经常饿着饭的。

同监爷对坐着的是黄毛牛，正在吞服着一种秘制的戒烟丸药。他是主任的重要助手；虽然并无过人之才，惟一的特点是毫无顾忌；“现在的事你管那么多做什么哇，”他常常说，“拿得到的你就拿！”

他应付这世界上一切足以使人大惊小怪的事变，只有一种态度，装做不懂。因此，他小声向主任说道：

“你不要管他的，”他眨眼而且努嘴，“发神筋！”

“这回子把蜂窝戳破了，”主任发出苦笑说。

“我看要赶紧‘缝’啊，”监爷拿着暗淡无光的黄铜水烟袋，沉吟道：“另外找一个人‘抵’怎样？”

“已经来不及了呀。”

“不要管他的，”牛肉道，“他是个火炮性子。”

这时，么吵吵已经拍着桌子，放开嗓子叫了。但他的战术还停留在第一阶段上，即并不指出被攻击的人的姓名，只是隐射着，似乎像一通没头没脑的漫骂。

“搞到我名下来了。”他佯装着打了一串哈哈，“好得很！老子今天就要看他是什么鸡巴人出来的：人鸡巴，狗鸡巴，你们见过狗鸡巴么，嗨，那才有兴趣！”

于是他又比又说的形容起来了。虽然已经蓄了十年上下的胡子，但他是以粗鲁话出名的。许多闲着无事的人，有时甚至故意挑弄他说下流话。他所谓的“狗”是指他的仇人说的，因为主任的外祖当过衙役，而这又是方府上下人等最大的忌讳。

因为他形容得太难堪了，那视学插嘴道：

“少造点口孽，有道理讲得清的。”

“我有什么道理哇！”吵吵忽然正色道，“有道理我也当什么鸡巴主任了。两眼墨黑，见钱就拿！”

“吓，邢表叔！”

气得脸青面黑的瘦小的主任，一下子忍不住站起来了。

“吓，邢表叔，”他说，“你说话要负责啊！”

“什么叫做负责哇！我就不懂，——什么人是你的表叔，你认错人了，是你表叔你也不吃我了！”

“对，对，对，我吃你，”主任解嘲的说，一面坐了下去。

“不是吗？”吵吵拍了一掌桌子，“兵役科的人亲自对我老大说的！你的报告真做得好呢。我倒要看你今天是长的几个卵子！”

他愈说，就愈觉得这并非玩笑的事，如一向以来的瞎吵瞎闹一样，他感到愤激了。

他相信，要是一年或者半年以前，他是用不着怎样着急的，事情好办得很，只需给他大哥一个通知，他的老二就会自自由由走回来的。而且以往他就避掉过四次。但现在不同了，一切都要照规矩办了。而且更重要的，他的老二已经抓进城了。

照经验，事情一露了头，弄得县长面前去了，就难办的。他已经派了老大进城，但带回来的口信是：因为新县长的脾气还不清楚，而且一接印就宣布他是要整顿兵役的，所以他的伯父和舅父都表示情形的险恶。额外那捎信人又说，壮丁就要送进省了。

凡是邢大老爷们都感觉棘手的事，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也是说，他的老二只有作炮灰了。

“你怕我是聋子吧，”么吵吵简直在咆哮了，“去年蒋家寡母子的儿子五百，你放了；陈二靴子两百，你也放了！你比土匪头儿肖大个子还厉害，钱也拿了，脑壳也保住了，——老子也有钱！你要张一张嘴呀？……”

“说话要负责啊！那么老爷！”

主任咕噜着，而且现出假装的笑容。

这是一个胡涂而胆怯的人。胆怯是因为富有，而且在这个边野地方，从来没有摸过枪炮的缘故。这里是每一个人都能来两手的。他一直规规矩矩地吃着祖宗的田产，在好几年以前，因为预征太多，许多人怕当公事，于是在一种策动下，他当团总了。

他明白这是阴谋。但一向忍气吞声的日子引诱他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起初老是垫钱，但后来他发觉甜头了：回扣，黑粮等等，并且走进茶馆的时候，招呼茶钱的声音也来得更响亮，更众多了。

而在五年以前，他的大门上已经有了一道县长颁赠的匾额：

“尽瘁桑梓”

但不管怎样，如他自己所感觉的一般，在回龙镇，还是有人压住他的。他看得清楚，所以他现在很失悔做了糊涂事情。他老是强笑着，满不在意似的说道：

“你发气做什么啊，都不是外人。……”

“你也知道不是外人么？”对方反问道：“你知道不是外人，就不该搞我了，告我的密了！”

“我只问你一句！”

主任又站起来了。他笑问道：

“你说一句就是了：兵役科什么人告诉你的？”

“总有那个人呀！”

吵吵说，十分气派地摊在圈椅里面；一面冷笑着加添道：

“像还是我造谣呢。”

“不是，你要告诉我呀。”

看见吵吵松了劲，主任知道可以说理的机会到了，他就势坐向视学侧面去，赌咒发誓地分辩起来，说他是一辈子都不会做出这样胆大糊涂的事情来的。

但却并不向着吵吵，而是视学们。他说：

“你们想吧，”他平摊开手，侧仰他那瘦瘦的铁青的脸蛋，“你们想，我是吃饭长大的呀！并且，我一定要他去做什么呢？难道×××会给我一个状元当么？没讲的话，这街上的事，一向糊得圆我总是糊的！”

“你才会糊！”吵吵叹着气抵了一句。

“那总是我吹牛啊！”主任无可奈何地说；“别的不讲，就拿公债来说吧，别人写的多少，你写的多少？”

他又挨近视学的耳朵呻唤道：

“连丁八字都是五百元呀！”

他之所以说得如此秘密的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想充分表示出事情的重要性；又其一，是因为街上看热闹的人已经多了。公开宣布出来究竟太不光彩，而且容易引起纠纷。

大约视学相信了他的话，或者被他的诚意所感动了。兼之又是出名的好好先生；因此他解劝道：

“么哥！我看这样啊，”他斯斯文文地扫了扫喉咙，“人不抓，已经抓去了，横竖是为了国家。……”

“这你才会说呢！”吵吵一下撑起来了：“这样会说，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的送去呢。”

“好！我不同你讲。”

视学红着脸说，故意勾脑袋吃茶去了。

“你讲呀！”吵吵重又坐了下去，继续道；“真是没有生过娃娃不晓得×痛！怎么把你个好好先生遇到了啊：冬瓜做不做得樽子？做得。蒸垮了呢？那是要垮的，——你个老哥子真是！”

他的形容引来了一片笑声。但他自己并不笑，他把他那结实的身子移动了一下，抹抹胡子，宣言道：

“闲话少讲！方大主任，说不清楚你走不掉的！”

“好呀，”对方漫应着，一面懒懒退还原地方去；“回龙镇只有这样大一个地方哩。往那里跑？要跑也跑不脱的。”

他的声口和表情照例带着一种嘲笑的意味，至于是嘲笑自己或者对方，那就要凭你猜了。他是经常凭藉了这点武器来掩护他自己的。而且经常弄得顽强的敌手哭笑不得。他们叫他做软硬人。

当回到原位的时候，他的助手一面吞服着戒烟丸，生气道：

“我白还懒得答呢：你就让他去！”

“不行不行，”监爷意味深长地说，“事情不同了。”

他一面这样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有理由的。他确信镇上已在进行一种大规模的控告；而且邢大老爷是可以左右它的；他可以使这成为事实，也可以打消它，所以连络邢家乃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何况谁知道新县长是怎样一付脾气的人呢！

这时候，茶堂里的来客已增多了。连平时懒于出门的陈新老爷也走来了。新老爷是科举时代最末一次的秀才，当了十年团总，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但他的说话还是同团总一样有效。

这可见么吵吵已经布置好一台讲茶了。茶堂里响着一片呼唤声，有单向堂信叫拿茶来的，有站起来让坐位的，有的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不准乱收钱啦！嗨！这个龟儿子听到没？……”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信手里。

在这种种热情的骚动中间，争执的双方，已经变平静了。主任知道自己会亏理的，他在殷勤地争取着客人。希望能于自己有利，而么吵吵则一直闷气着：这是因为当着这许多漂亮人面前，他忽然直觉到，既然他的老二被抓，这就等于说他已经没面子了。

这镇上是流行着这样一种风气的，凡是按规矩行事的，就是平常人，重要人物都是站在一切规矩之外的。比如陈新老爷，他并不是惜疼金钱的脚色，但就连打醮这种小事他也是没有份的；不然便是惹起人们大惊小怪，以为新老爷失了面子，快倒霉了。

面子在这里就如此的厉害，所以吵吵闷着脸，只是懒懒地打着招呼。直到新老爷问起他是否欠安的时候，他才稍稍振作地答道：

“人倒是好的，”他苦笑着，“就是眉毛快给人剪光了！”他一连打了一串干燥无味的哈哈。

“你瞎说！”新老爷严肃地晃着脑袋，切断他。“你瞎说！”

“当真哩，不然也不敢劳驾你老哥子动步了。”

为了表示关切，新老爷叹了口气；并且问道：

“大哥有信来没有呢？”

“他也没办法呀！”

吵吵呻唤了。但为了免除人们的误会，以为他的大哥已经成了没面子的脚色，遂又立刻加上一番解释：

“你想吧，新县长的脾气又没有摸到，他怎么办呢？常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又是闹起要搞兵役的；谁晓得他会发什么猫儿毛病呢！前天我又托蒋门神打听去了。”

“这个人怕难说话，”一个新近从城里回来的小商人插入道，“看样子就晓得了：带他妈副黑眼镜子……”

但严肃沉默的空气没有使小商人说下去。

大家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表示自己的感情才好。表示高兴是会得罪人的，因为情形确乎有些严重；但说是严重吧，也不对，这又将显得邢府上太无能了。所以彼此只好暧昧不明地摇头叹气，喝起茶来。

看出主任有点焦灼和担心的神情，似乎正在考虑一种行动，牛包着丸药，小声道：

“不要管，这么快县长就叫他们喂家了么！”

“去找找新老爷是对的，”监爷说。

这个脸面浮肿，常以足智多谋自负的没落者的建议正投了主任的机，他是已经在考虑着这个必要的办法的了。

使他迟疑的是他和新老爷的关系，与夫新老爷同邢的关系的比较。他觉得差得多，并且虽然在派款和收粮上面，并没有对不住团总的地方，但在几件小事情上，他是开罪过他的。

比如，有一回曾布客想压制他，抬出老团总的招牌来，说道：

“好的，我们到新老爷那里去说！”

“你把时候记错了！”他发火道，“前几年的皇历用不上了！——你想吓倒我不行！”

后来，事情虽然依然在团总的意志下和平解决，但他的话语也一定散播开去。团总给记下一笔账了。可是他终于站起身来，向了新老爷走去。

这行动立刻使人们振作起来了，他们都期待着一个新的开端和发展。有几人在大叫拿开水来，以图缓和一下他们紧张的心情。吵吵自然也是注意到主任的攻势的，但他不当作攻势看，以为他是要求新老爷转圆的。但他却猜不准转圆的方式。

而且，他又觉得，在他目前的处境上，任何调解他都是难于接受的。这不能道歉了事，也不能用金钱的赔偿弥补，那么剩下的只有上法庭了。然则一个整饬兵役的县长面前这件事他会操胜算么！

他觉得苦恼，而且一切都不对劲。这个坚实乐观的人第一次被烦扰所袭击了。

他在桌面上拍了一掌，苦笑着自言自语道：

“哼，乱振吧，老子大家乱振！”

“你又来了，”那视学说，“他总会拿话出来说呀。”

“这还有什么说的呢？你个老哥怎么不想想啊：难道什么天王老子还有面子把人给我取脱手么？！”

“不是那么讲。取不出来也有取不出来的办法的。”

“那我就请教你，”吵吵依旧忍耐着说，“什么办法呢？！说一句对不住了事？打死了让他赔命？……”

“也不是那样讲。……”

“那又是怎样讲？！”他简直大发火了；“老实说吧！它就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到场外前大河里去喝水。”

他愤怒地吼叫着，真像要拚掉他的命了。

这宣言引起一阵新的骚动。许多人都像预感到节目的精彩部分了。一个看客，他是立在阶沿下人堆里的，他大声回绝着朋友的催促：

“你走你的嘛！我还要玩一会！”

茶堂倌也在兴高采烈叫道：

“让开点，你个龟儿子，看把脑壳烫肿！”

在当街的最末一张桌子上，那里离么吵吵隔着四张桌子，一种平心静气的谈判已近结束。但效果显然很少，因为长条子的团总，忽然板着脸站起来了。

他仰着脸把颈子一扭，大叫道：

“你倒说条鸟啊！”

但他随又坐了下去，手指很响地击着桌面。

“老弟！”他一直望着主任，“我不会害你的！一个人眼光要远大点，目前的事是谁也料不到的。”

“我知道呀！你都会害我么？”

“那你就该听大家劝呀！”

“查出来要这样呀，我的老先人？”

他苦滞地叫着，用手在后颈一比：他怕杀头。

这确也可虑，因为严惩兵役舞弊的明令，已经来过三四次了。这就算不上数。我们这里隔上峰还远，但县长于我们的情形却全然不相同了：他简直就在你的鼻子下面。并且既已捉去，要额外买人替换是更难了。

加之前一任县长正为壮丁问题撤职的，而新县长一上任便宣称他要扫除兵役上的种种积弊。谁知道也如一般新县长一样，说过了事，或者他更认真干一下？他的脾气又是怎么样的呢？

此外，他还有不能冒这危险的理由。他已经四十岁了，但他还没有取得父亲的资格。他的两个太太都不中用，虽然一般人把这责任归在他的先天不足上面，好像就是再活下去，他也将永远无济于事。

但不管如何，便从他那畏惧的性格着想，他也是决不冒险的了。所以停停，他又解嘲地继续道：

“我的老先人！这个险我是不敢冒的。你说认真是我密告他的我都想得  
过……”

他佯笑着，而且装得很安静的神情。同么吵吵一样，他也看出了事情的诸般困难的；而他应该否认那密告的责任。但他没料到，他是把新老爷激恼了。

那个人并不让他说完，便很生气地截住他道：

“你才会装呢！可惜是大老爷亲自听兵役科说的！”

“方大主任，”吵吵也直接地插入了，“是人鸡巴搞出来的你就撑住吧！我告诉你：赖是赖不脱的！”

“嘴巴不要伤人啊！”

主任认真起来了；但对方的嗓子也更提高了：

“是的，老子说了，是人搞出来的你撑住！”

“好嘛，你多凶啊。”

“老子就是这样！”

“对对对，你是老子！哈哈！……”

联保主任干笑着，一面退回自己原先的座位上去。他觉得他在全市镇的人家面前受了辱，他决心要同他的敌人斗了。他的同伴依旧担心着他。那牛说：

“你愈让他就愈来了，是吧！”

“不行不行，事情不同了，”监生叹着气。

许多人都感到事情已经闹僵了局，接着而来的一定是漫骂，是散场了。因为情形很明显，争吵的双方都是不会动拳头的，有的人是在准备回家吃午饭了。

但茶客们却谁也不能动身，这会很失体统，得罪人的。并且新老爷已经请了吵吵过去。在互相商量着，希望能有一个顾全体面的办法，虽然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的生命不会恰恰的和体面相等。

然而由于一种不得已的苦衷，么吵吵终至让步了；他带决然忍受一切的神情，说道：

“好好，就照你哥子说的做吧！”

“那么方主任，”于是团总站起来宣布了，“这一下就看你怎样，一切用费么老爷出，人由你找。事情由你进城办，办不通还有他们大老爷，——”

“就请林大老爷不更方便些么！”主任插入说。

“是呀！也请他们大老爷，不过你负责就是了。”

“我负不了这个责。”

“什么呀？”

“你想，我怎么能负责呢？”

“好！”

新老爷简紧他说，闷着脸坐下去了。他显然是被对方弄得不快意了；但沉默一会，他随耐着性子问道：

“你是怕用的钱会推在你身上么？”

“笑话！我怕什么，又不是我的事。”

“那是什么人的事呢？”

“我晓得的呀！”

主任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带着一种做作的安闲态度，而且嘲弄似的笑着，好像他什么都不懂，因此什么也不觉得可怕，但他没有料到吵吵冲过来了。而且那个气得胡子发抖的汉子一把扭牢了他。

他扭住他的领口朝街面上拖，嚷叫道：

“我晓得你是个软硬人，我晓得你是个软硬人！”

“有话好好的说啊！”人们劝解着：“都是熟人熟事的！”

但一面劝解，一面偷溜开的人也就不少。堂倌已经在忙着收茶碗了。监爷在四处向人求援。

“这太不成了，”他摇着头说，“大家把他们分开吧！”

“我管不了！”视学微笑着说，“看血喷在我身上。”

牛 在包裹着戒烟丸药，一面咕咕道：

“这样就好！那个没有生得有手么！好得很！”

但当他收拾停当的时候，他的朋友已经吃了亏了。他淌着鼻血，左眼睛已经青肿。他已被团总解救出来；他一手摸着眼睛，嚷叫道：

“你姓邢的是对的，你打得好！……”

“你嘴硬吧！”吵吵则在唾着牙血，喘气着，“你嘴硬吧！”

黄牛 建议主任应该即到医生那里去，但他被拒绝了，反而要他赶快去租滑竿。他觉得还是保持原样的好，因为他就要进城向县署控告去了。

他的眷属！尤其是他的母亲，那个以怪吝出名的小老太婆，一看过主任

的成绩便连连叫道：

“噢，兴这样打么！这样眼睛不认人么！”

邢么太太也在丈夫耳朵边咕咕啾啾着：

“眼睛都肿来像毛桃子了！”

“不要管，”吵吵吐着牙血，一面说，“打死了还有我报命！”

别的来看热闹的妇女也不少，整个市镇几乎全给翻了转来，吵架和打架本身就值得看，一对有面子的人动手动脚，自然也就更可观了！

但正当这人心沸腾的时候；一个左腿微跛，满脸胡须的矮汉子忽然挤将进来。这正是蒋米贩子，因为人呆滑尴尬，他又叫蒋门神。前天进城吵吵就托过他捎信的。所以他此刻为大家所注意了。首先拖住他的是么太太。

这是个顶着假发的肥胖妇人，爱做作，爱谈话，浑名九娘子。她担心地，颤声颤气问道：

“怎么样了？……你坐下来说吧！”

“怎么样，”跛子冷淡地说。“人已经出来了。”

“当真的呀！”许多人吃惊了。

“那还是假话么，我走的时候还在十字口牌桌子上呢。昨天夜里点名，报数报错了。队长说他不够资格打国仗就开革了；打了一百军棍。”

“一百军棍？”又是许多声音。

“不是面子大，你就挨一百也出来不了呢。起初都讲新县长厉害，其实很好说话。前天大老爷请客，一个人早就到了：带他妈副黑眼镜子……”

正说着；他忽然注意到了么吵吵和联保主任。纵然是一个那么迟钝的人，他们的形状，也不免略略叫他吃惊起来了。

“你们是怎样搞的？”他问着，“你牙齿痛吗？你的眼睛怎么肿了？……”

（选自《播种者》，1946年2月）

## 老烟的故事

——记L君的一段谈话

不错不错，我们有许多事都是倒霉的神经过敏弄糟糕的。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

这样的事我也见识过不少呢。

我要告诉你一件小事情，这是可以充分证明你这个结论的。主人翁是我一个朋友，年龄和你我差不多，三十六七的光景。我们暂且叫他做老烟吧。

其实日常朋友间也是这样称呼他的。虽然是同乡人，我们认识的地方却在上海。他从前的历史说起来太长了，现在我只简单告诉你一点：小地主的儿子，大学生，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曾经勇敢地反叛着自己的传统地位。

大约是一九三一年左右，他被抓进“别墅”里去了。这次的经历给他印象很深。

“那洋罪你受得了吗？”他曾经告诉我道：“先同你好客气呀，茶哟，纸烟哟——想软化你！你不承认吧；好，硬的来了：冷不防给你一阵脚头耳光，……”

据老烟说，这是为了使你在拷审时昏头昏脑，好让他们随意摆布你强奸你的缘故。

我不知道他们在他身上捡到便宜没有，但出牢不久他却消沉起来，天天躺在法国公园的草地上晒太阳，或者捉弄小罗宋消遣。究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听说他还没有做过丢人的事，总算相当难得。

一二八后他就回家乡来了。他长住在省城里。他在一处中学校代点课，一面兼做新闻记者。重新见面的时候我几乎不认识他了。虽然依旧矮矮的，黑黑的一对大眼睛，但是神气比在上海分手时还要消沉。

可是，虽然如此，八一三后在成都知识界开展的救亡运动，他却是参加着的。我有一次笑话他道：

“怎么样，你又忘记受洋罪了吗？”

“现在怕什么哇？”他回答道：“……老子救国！……”

于是他又用他大而略带恍惚的眼睛两边一瞥，看附近有没有什么不可靠的家伙，然后不时拿手掩住嘴角，低声地告诉了我一通当地的情况。

我听他讲，一面忍不住好笑。但这笑，并不是因为他的分析有着错误的地方，他的话都是极中肯，极真实的。我不是笑这个，而是由于我不能不想到：你的胆子原来是生根在这些上面的呀！

毫无问题，他的对于本地的知识确是极丰富的。他不仅知道大体的情况，而且熟悉细节。某个人的背景怎样，他的一切言行的用意何在，他都清楚。仗着这些知识，我才得避免掉好多无益的误会呵！这是我该感谢他的；因为我不在故乡已经很长久了。

比如有一次，我正在茶馆里向几个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发表一点意见，他却再再打岔我道：

“怎么样，你今天这样兴奋吓？”

他向我递眼色，又用腿子靠我。

“这些都是空话！”最后他说：“肚子要紧；回去吃饭了吧。”

当我们两个人单独相对的时候，他才低声告诉我，聚谈时参加者的某人如何如何，要我以后谨慎一点。

“那我就是这样，”我对他的繁琐生气起来：“我又无党无派，全是根据良心说的。我有什么怕的呢？”

“事情没有你讲的那样简单，”他冷笑着，摇摇他的头；“有你讲的那样简单就没事了啊。晓得么，他们会瞎猜的。他们关心的是报消，会管你这一套？只要裁得上他就裁。”

接着他又用手半掩着嘴，眼睛警戒着，十分神秘地告诉了我一些琐事。

“他们就是这样胡干！”他结束道：“看你想得到吧！”

我倒吸着冷气说不出一句话来。

“所以我常常劝朋友，”他极当心地假咳了两声，继续道，“大家为了救国，有什么顾虑的？前线的将士，连性命都舍得呢！不过中国的事，合适一点好些，不要太尖锐了。”

我一直什么也没有说。

老兄！你想我怎样回答他好呢？我能说他所提出的那些不堪入耳的见闻是捏造的么？凭着我一时的感情指责他的微温主义也不大对，这太不礼貌。

自然我也可以给他打打气：

“你所看见的只是黑暗的一面。”等等，等等……

但这也并无好处。讲到大道理，他是比你更在行的。而且说起来，还是非常精明的角色呢。所可誉议的是：这个人凡事都离不开自己，便是别人吐巴口痰，他也要想想是否与自己有关。所以他那丰富的智力所经营来的结果，总像是被阉过的一样。

他的做人的作风也像被阉过的，不冷，也不热。连他的外表都引起我这感觉。虽是又矮又黑，却不能说不健康；他甚至可以冒充体育专家。然而他却那么沉静，秀气，一切都按照着礼貌行动。

他热中一切日常生活的细节，也有点女人气。但我并不是说女人该回到家庭里去的，不过，一个男子汉，就那样整天在油盐酱醋里打漩子，看起来也不顺眼。而他甚至连老婆孩子的鞋脚也操心呢。

不用讲，这一面也是紧窄的生活所造成的恶果。所不同的，多数人都难免掺杂着愤怒和不舒气，而他却总是那么服服贴贴，好像是当然的事情一样。他只有一次向我发过一点牢骚。

“你看像你我这批人怎么办！”他苦笑着，手背敲着一张极详细的账单：“变狗呢，又不愿意，……”

至于他的老婆——这样讲下去也许太沉闷吧？好在几句话也就够了。她是初中毕业的，身体异常结实，正如他的爱她一样，她也热爱着自己的丈夫。佩服他有学问，什么事情都得仰仗他的指示。

但老实说，她是有点蠢的。一次她竟公然对我表示：

“你不要看我们陈先生吧，”她周身都闪烁着夸耀的说：“人满细心呢。才结婚的时候连该怎样走路他都教我……”

这是实在的。有两次我邀他两夫妇逛公园，看看已经就动身了，老烟总会临时拖延起来。替他的太太提着领子，绷伸下摆，不让有一点不必要的碍眼的皱纹。于是这才从容不迫地按着礼貌出发。

他们已经有着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小的三岁，大的女儿七岁，叫巧巧，父亲对他们非常当心，教管的很好，已经像大人一样的懂事了。比我都还懂事，……

但是就此带住，回到本题上来吧，我们且来谈一谈他是怎样因为神经过

敏弄糟了自己。

今年春天，他居留的地区出了一点岔子，你是清楚的吧？这真是一件不吉利的事呢！……

出事的时候他正在那里，他很快地就把自己隐蔽起来了。他是熟悉这一手，而且时时刻刻准备着这一手的。至少去年以来他是如此。因为当我约他同我一道来这里工作的时候，他就透露过这种意思。

“还是老地方好，”他说，摇摇头，“社会关系多些，有什么乱子的时候溜也好溜一点。……”

但其实，在我们分手的半年以前，他便已经成了“休谈国事”派了。据他的说法，这是因为当地的与夫一般的情况有了变动的缘故。然而对于熟人，他还是很大胆的；但在瞎吹一通之后，他总照例唉声叹气，觉得前途渺茫得很。

“你看我们这批人怎么办？”他说，从鼻里苦笑了一声；“又不是看不清问题，但你就动都不能动！”

“那是你太顾虑呀，”我反驳着，“我们又无党无派……”

“事情没有你讲的那样简单，”他摇摇头说。“人不同了，我老实告诉你吧；不要太尖锐了，合适点好些。你我都是榜上有名的；说不定还有人盯呢。他就要你动都不能动呀！”

既然有着这样一付精神状态，而当时的情形确也有点严重，所以一出岔子，就像受到袭击的蜗牛一样，他立刻隐蔽起来。

但他还是不能放心。因为那阴影还在扩大着和加深着，简直成了形了。加之，他又是“社会关系多些”的人，虽然伏处着，但是他的耳朵，就像果戈里的七品文官的鼻子一样，仍旧在全城逛着，张开在所有的熟人面前：这个人怎样了，那个人怎样了，他都清楚。

这样一直继续到五月间，他认为不能再在原地方住下去了。他显然是被一些自造的和外在的恐怖包围得很苦。他希望到这里来。这是他春天来给我的唯一的信，虽然我早给过他三封，但都被他吃了。

他的不答复，据来信说，是怕暴露目标。他的信上连住址也没有，这自然也是为了怕暴露目标。

他要我为他找职业。但却不必把进行的结果直接告诉他，只需要简简单单通知某某报的某某先生一声，他就立刻理会。这更不用说是怕暴露目标。他使我唉叹了好久，但也终于为他找起工作来了。

我一直忙了两天，然而毫无结果。我们总爱说，目前一个普通自由职业者抵不住一个摆纸烟摊子的，但你去试试吧，希望取得一种起码的生存权利，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自然，我们是在抗战呀！……

我两天都没有搅出一点成绩来，我失望了。我仿佛可以看见他那副等待回信的焦灼神气。我被一种对不住朋友的感情所袭击，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才好。

然而，一天夜里，当我正在屋子里出神，考虑着一种可靠的门径的时候，他却忽然轻脚轻手走进来了。

像做哑剧似的，我们情绪紧张，我们互相握手。

“就是你一个人住吗？”他问我，声音很低。

我透了口气，然后告诉他我这里是没有什么的。而且当地的情形似乎也用不着如何担心。

“当然，”他承认着，“这里总该好些。不过，……”

“唉，你怎么不坐呀？”我打断他。“坐下来谈谈好吧！”

“好好好，……不过像有人跟我呢！”

“你瞎说！”

“不，不！很可疑。你不清楚，同我一道上车的呢。他一路就老跟我谈这样，谈那样，歇店他也跟我一道。……”

“现在还在跟着你吗？”

“不，我在秦家桥就下车了，我扯谎说会人！”他带点狡猾的笑了。

他这一笑，不但使我感觉前一秒钟我们的紧张情形可羞，便是他也如此。至少，他是平静下来了。

他已经到了两天。工作，也已经有眉目了。他的托我设法，无非是为防万一的一种准备。他这个人就是什么事都细心的。他对自己的职业相当满意。那官气十足的报馆经理是有某种背景的，而这正是十分难得的掩护。

“钱自然太少，”他叹了口气；“不过我现在是躲雨样，过了这股劲再说。好在老婆孩子都送回去了。”

“不过我要问你，”我插入道，“为什么会搞你呢？”

“是呀！我们这批人也算顶规矩了！……”

“恐怕你太神经质了吧？”

“不！事情没有你讲的那样简单。他们就不管你那一套呀。有你讲的那样简单又好了啊。”

他说，意味深长地晃着脑袋，而我也只好尽他在“复杂”方面想了。和所有的善疑的人一样，他的自信是极强的。这大约是因为对付每件事都消耗过太多的脑汁的缘故吧。

一礼拜后他又来看我，是下午，我正在和一位饶舌家高谈阔论，从目前种种艰苦情形一直到世界大战。在生人面前他是照例不讲话的。他默坐着，似乎在等待我们的完结。最后天已煞黑，大约再也熬不住了，于是他申言要同我单独谈谈。

他的稳重和礼貌当中掺杂一些神秘气味。我猜想，他一定又碰到什么“复杂”问题了。为了尊重他那谨慎精细的品格，我特别邀请他到天井里去。

我首先问他的生活怎样。他笑了笑答道：

“还好；倒还没有碰着那个家伙。”

“你说的那个？”

“唉！就是同我同车的那个人呀。但是听说这里空气也不行呢。好在地方大了，我想一时总搞不到这批人身上来吧。还有大脑壳在前头。”

他感觉庆幸似的笑了一声；随着叹息了。

“真的，这个时代就是活出来也要脱层皮呢。”

他摇了摇头，于是室内瞅了几眼，像是侦查那个在里面来回踱着的朋友是否在偷听似的。他放心了。

“我是特别来找你的，”他说，“你给省里写过信吗？”

“前天才给老崔一封信。”

“提起我的事没有呢？”

“我向他说做什么？”

“那就好！我就是特别跑来叮咛你这点的。无论向什么人你都不要提。若是问起，就说不清楚好了。”他的变本加厉的繁琐使我生起气来。

“不要太神经质吧！”我沉着脸说，“这是什么地方呀？”

“当然，这里究竟不同了。多少他总要顾一点观感。实在不对，我还可以给他公开出来。不过，……”

这一次他给我的印象很坏。在他那矮而黑壮的躯体里面，简直给一个完完全全的，怯懦繁琐的灵魂占据住了。一个人为什么只能面对着黑暗发抖呢？

我给他的印象恐怕也不大佳，从此我们长久没有见面。但也许这又是我的神经过敏吧，因为事实上，大家工作都忙，谁也不愿无缘无故，爬山越岭地去看一个朋友。而接着，敌人的狂炸又跟过来了。

从五月底到六月，我们不仅没有见过面，就连信也少写。我说少写，因为实际上，他是来过一次信的，怨着防空洞的拥挤和那种可怕的的气味；但却没有透露丝毫对于轰炸的恐怖，这真是一件奇怪事情！

我们的重新见面是在七月间。六月底他来信说，他已进医院了，要我无论如何去看他一次。

选了一个保险日子，一个阴雨天，我渡过江，到了那个建造在荒山沟里的颇大的医院。病房里有三张床。同房的人都不在，大约乘着好天气进城去了。只有他一人，张了眼睛躺在床上发呆。

他的眼睛比平常更大了，脸面也仿佛白净了一点。他病的是失眠症和胃病。然而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些知识分子的恩物，他以为会自然好起来的。

他所苦的是一个和他同房的病人的一些可疑的形迹。

“你让我说完来，”他阻止着我，当我刚要劝他不必自苦的时候；“不然你又会说我神经质的。”

“那不会！”我插入道：“但是，我要劝你冷静一点。”

他十分败兴的叹了口气，沉默下来。

“当然，”像现在才知道他是病人似的，于是我转圆说，“当然，你所说的一些情形是应该注意的。比如，既要照你的相，他该正大光明的照……”

“对了啊！”他兴奋地叫了，“对了啊！”

“并且，”我又道，“他为什么可以自由进出呢？还藏手枪？不过，你不要管他的！少同他谈些什么问题。……”

“那我倒不会上他的当！”

“这样就对；赶快养息好出去就没事了。”

“不！情形太坏我就要搬走的。”

恰在这时，那扇特别由我掩好的房门开了。

从老烟的神色，以及他那变大眼睛的示意看，这闯入者显然就是我们谈话中的主角。虽是穿着普通，但很漂亮整齐，带着目空一切的神气。他随便拿服角扫了我们一眼，就各自照料起自己来。

我们依旧蹲在拘谨沉默里面，一时不知如何把话题接起的好。而忽然老烟这样说了；

“其实现在还是我们这批人好哇。”

他佯笑着，还故意提高声音。

“你下细想吧，”他愉快地继续道，“那个比得上我们？又不负什么责任；又不主张什么，争执什么，完全在空隙里过日子！……”

他无疑是在放着烟幕，然而，我却替他的神经更担心了。他原早是不会聪明到这种程度的呀！

我的心情阴暗了一两天。第三天早上，日来的淋雨早停歇了，整个山城

笼在雾罩当中。不管空袭也罢，轰炸也罢，我只希望能够放晴。老兄！你体验过吗，人有时渴望阳光，是无所顾忌的呢。

我坐在屋子里纳闷着，凝视着豆浆瓶子出神。忽然，一个礼帽上沾满泥浆的人走进来了。这是老烟！一双脚不用说，他的衣服裤子也是泥土。连脸上都有。

他是黎明时候从医院逃出来的。原因是这样：他碰上那个逼他下车的人了。这家伙来拜会那藏手枪的，立刻认出他来。于是他，强认老烟是熟识好朋友，对他异常亲密，提出种种问题来谈。

这还不算，连那个平日只会用侦查眼光看他，暗里藏着手枪的脚色，也忽然变来爱讲话了。

他充满感情地说着；最后，他喘喘气，加上道：

“我夜里就想走的，那个看门的不肯。”

“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搅得这样严重呢？”

我想这么问他，但我咽住了。我淡淡地说道：

“好罗，你静静在这里养两天再谈吧。”

“不！我就要走了。我是特别来告诉你的。我还要去找找经理，我请他答应在报上公布出来。我就怕他们蒙住搞无声无臭就把你干了。……”

那个从我门口经过的提水的女人使他停歇下来；但却依旧陷在那种可怕的虚假的兴奋当中。

这种感情是和疯狂相邻近的。我叹了口气，说道：

“你说的自然也是一个办法呵，不过，……”

“我知道你又要讲什么了！”他生气地切断我，这在他是很少有的：“难道我真是发神经病吗？我们不要谈了吧！事情要落在自己头上才清楚的！”

“这完全是你的误会！”我连连解释，“你太兴奋了。”

“也许是我太兴奋，”他叹着，稍稍平静了；“但是我就怕别人说我神经过敏。难道我没有长眼睛么？你自己试试就相信了。”

于是他又向我提出几点细微，但却十分重要的情节来证明他判断的正确，绝不是发神经。而且他是多么讲得入情入理呵，简直连我也相信他了。他们的确有点像在监视着他，一有机会就会请君入瓮。

但虽然如此，我却不全同意他的办法。

“是相当可疑，”我承认着，“不过公开的事你还得多考虑一下，不要弄巧反拙，生出枝节问题来。……”

“难道没有另外的办法吗？比如，你走一走？”

“现在怎么能走呢？”他不以为然的苦笑了；“你现在走就正好；随便路上那个小地方他都可以下手。这里，他多少总有点顾虑呀。我已想过好多回了呵！”

我的沉默似乎越发加强了他的判断，他满有自信地站起来了；一面用眼睛搜寻着什么东西。

“什么？”我怪异着；“你找什么？”

“我没有带手杖来吗？”

“你是没有带来呀！”

他陷在沉思里。想想，他叹着气沉吟道：

“也许先不公开好些。……”

他慢慢把视线转向我。

“就这样吧，”他同我握手，“请你暂守秘密吧！”

松了口气，他静悄悄地走了。

我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送他。我站在屋子中间，穿着睡衣，陷在一种无端的迷惘里面。从现在看起来，老兄！当时我的神经似乎也有毛病了呢。

我以为他此后一定还要来的。然而，时间迅速地在轰炸中过去了，一直没有消息，我也逐渐忘掉他了。在这苦难的时代，生与死的意义固然都极重大，但对于一个生活在空隙当中的人，却又是多么的渺不足道呵！

自然，老兄！没有一个明明白白的结果，我知道你是不服气的；只看你的神气便清楚了。但是老烟的结果却很简单；离开我那里，他当天曾经去见过他的经理，请求保护，但却得到一顿申斥。随后他就“逃”到北岸宝胜寺附近一个亲戚家里去住；而且终于平安无事的死了。

这段不幸的尾声，是我一次在乡下跑警报听来的。你知道，在郊外躲空袭非常惬意，又不拥挤，又可以自由吹牛。那发言人是个胖老绅士，一个健谈家。因为彼此偶然谈到一些隐密的轶事，他列举出老烟来。

但他显然并不深知事件的底细，有着很多附会地方。和他辩解是无用的，所以我只追问道：

“老先生同这个人认识吗？”

“怎么不认识！我们三小儿就是他那位亲戚的房客呢。落气那天我正在那里。别的不讲，那位堂客以后的日子怎样过呵。年青青的，拖起一群娃儿。”

“他的太太也赶来了吗？”

“赶到那天就落气了！听说两口儿感情满好呢。那堂客哭着对我们媳妇说，连走路都教她，……”

“但是，请问究竟他是什么病死的呢？”

“我也说不清！医生讲是热症。据三小儿推测，恐怕就叫经理那一顿骂气惨了。但我看也不象，……”

“医生说是热症，但我看也不象！……”

后来我又多方打听，终于弄不清老烟致死的真正原因。但当我一人独处，偶尔想念到他的时候，我总每每于朦胧中看见绞架，陷阱，以及种种或软或硬的迫害，而好多人萎缩了，死亡了！但我又想，这是应该的么？现在是什么时候？……

不过，就这样带住吧！而且请你原谅，我要收我先前的同意了，因为无论你怎么样讲，倒霉的神经又有多少错呢？

（选自《堪察加小景》，1948年8月）